錢賓四先生全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錢穆 著

17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⑰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錢穆 著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目次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 附 姚立方 馮山公 程綿莊 胡東樵 顧宛溪……二七五

第九章 章實齋 附 袁簡齋 汪容甫

第十一章　龔定菴　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六七七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　羅羅山……七三九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　朱鼎甫……七七七

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淩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

里堂傳略

焦循，字里堂，揚之甘泉人。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年五十八。以舉人應禮部試不第，即奉母家居不出。母卒，即託疾閉戶，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著書數百卷，皆精博。

里堂著述大要

里堂與東原

里堂論學極重戴東原，謂：「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雕菰樓文集卷七申戴。）又曰：「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

論語通釋之年代

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羲、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爲孔子之義理也。」（文集卷十三寄朱休承學士書。）是里堂論學，亦主以訓故明義理，仍是「經學即理學」之見也。其先嘗爲論語通釋，在嘉慶甲子，（此據文集卷十六論語通釋自序，木犀軒叢書所刻論語通釋前序作癸亥，先一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七有焦循的論語通釋一篇，考論與此異，可參看。）時里堂年四十二，其書體例即倣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而作。文集序通釋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阮芸臺通儒揚州焦君傳亦作十二篇，蓋據文集序言之。）今刻通釋凡十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端、曰仁、曰聖、曰大、曰學、曰多、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據、曰君子小人；增異端、多、據三篇，而次序亦異。疑木犀軒本乃里堂以後改定之本。文集編次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里堂年五十五，距其卒尚三年，今刻通釋殆尤後，出里堂晚年也。里堂又爲論語補疏，書成於丙子，里堂年五十四。自序謂：「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自丙子上推十二年，則甲子也。故知今文集所收通釋序乃原稿，後通釋略有增廣而易其序文，乃誤記爲癸亥

耳。補疏中於異端執一諸義，言之極詳，故知今刻通釋，其異端、多、據三篇，乃向後增入者也。里堂晚年又爲孟子正義，先於丙子冬，與其子廷琥虎玉，纂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立程自限，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翌年七月里堂下世，距正義成書整一年矣。凡里堂論學語，除散見文集外，大率萃是三書。而里堂平生精力所注，尤在周易，有雕菰樓易學三書四十卷，（通釋二十卷，圖略八卷，章句十二卷。）成於嘉慶乙亥。里堂於經學外，尤精天算，能詩文，淹博精深，阮芸臺以「通儒」目之，眞無媿也。

孟子正義

易學三書

里堂論性善

里堂之性善論

里堂論學極多精卓之見，彼蓋富具思想、文藝之天才，而溺於時代考據潮流，遂未能盡展其長者。然即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與東原、實齋鼎足矣。其立說之最明通者，爲其發明孟子性善之旨。其言曰：

性善乃性能覺於善

所謂性善，善卽靈也，靈卽神明也。……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旣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卽荀子之所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

孟子正義「滕文公爲世子」章，參讀文集卷九性善解五篇。

里堂論義之時變

里堂言性善，以人之有智慧言之，又以人之能進化言之，其說亦本於東原，而人類之自以其智慧而進化者，其一段之歷程，里堂名之曰「變通」，變通之所得卽善也，仁義則善之大者。故曰：

仁義由於能變通

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正義「性猶杞柳」章。

人類何以必出其智慧以求變？里堂則曰變化所以爲利。故曰：

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

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蠃蜷之肉，飢則食，飽則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卽義不義，義不義卽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卽一義而已矣，卽一智而已矣。（正義「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章。）

故人性之善否，視其心知之智愚。智則能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故曰善；不智則不能變而之於宜而不得其利，故曰不善。人與禽獸之分在此。其界說明白通順，自來持性善論者未能及。今更進一步言之，此所謂變而之於宜以得其利者，其實卽人智之變也，卽人之智慧之進化也。人智慧之能進化，卽可以人之一生證之。故曰：

變通所以爲利

人智與年俱進

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正義「性猶杞柳」章。）

赤子如洪荒

里堂以人智之進化言性善，故不喜言赤子之心，曰：

人之為赤子，猶天地有洪荒。……（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芒憔悴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興，弧矢之威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疢毒於鳥獸蠃蠅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匍匐可以入井，必多方保護之，教誨之。……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為真樸未散，不亦傎乎！……不失赤子之心，而即為大

人，於是傭人匠貫，皆可自命為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吃菜事魔者等矣。正義「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斥覺悟而主行習

里堂既不喜言赤子之心，因亦不喜言心悟、心覺，謂：

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為宗旨，皆亂天下之楊、墨也。正義「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按：此實焦學歧點，上云性能覺於善，何以言心悟又為楊、墨耶？

又曰：

明人講學，至徒以心覺為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為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弱者恃其心以為道存，……真邪說誣民，孟子所距者也。正義「離婁章句」條下。按：以赤子比洪荒固是，然今世只是洪荒變來，聖賢亦從赤子植基，既主性靈，何以又不敢言覺悟？焦學從此歧入矣。絕事務習行而言覺悟，固不可；只有事物習行而無覺悟，亦不可也。

里堂近似顏李處

里堂此兩條及前引人智明昧因習而殊諸義，極重學習，力斥心悟，且明擧周官「六德、六行、六藝」爲說，頗似顏、李。然里堂似未見顏、李書，故正義自序歷引諸家著述，獨顏、李缺如。可見論學容有暗同，近人必主東原疏證開之顏、李，實無的據，此亦可爲旁證矣。里堂既深斥心悟、心覺之說，謂人智之開通進化，必有賴於習行，而習行必有所因。故曰：

習行必有所因

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誦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所因，變其所因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其所因，化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卽何以通變神化？……故非習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同上）

里堂近恕谷遠習齋處

習行必有所因，而歸於誦詩、讀書，博學詳說，此意近恕谷，可以矯習齋主習行而力攻讀書之偏。然後人學問，正不必全賴六經羣籍，仍自有仰觀俯察，近身遠物可因也。習

里堂性善論之不徹底

性之與反之

三百年學術思想不脫尊聖信古一見

齋力斥讀書，亦不能從此處著眼，乃專據禮樂爲習行之主，失之益遠。又里堂謂人初不知夫婦，伏羲教之有夫婦，人初不知熟食，神農教之有熟食，而曰：「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其說是矣。然伏羲、神農所以能發明人倫、火食以教人者，正亦由其性之善。則亦可謂非性善無以開其教，亦非能教無以證其性之善也。聖人與我同類，後世非不能再有伏羲、神農。孟子言聖人，有性之者，有反之者。「性之」則自「誠」而「明」，自發自悟，開教創義者也。「反之」則自「明」而「誠」，因人之教，反之吾心而知其誠然，信教服義者也。里堂因斥心悟、心覺之說，故其論性善，似偏於信教服義者言，於開教創義之理未能深闡，故其言重「因」不重「創」。則以當時漢學家讀書博古之風方盛，里堂浸染者深，遂不覺其言之偏倚。至習齋亦言性善，又力斥讀書，乃亦未能從此層發揮，則以習齋成學精神，本在其意志氣魄之堅強，不在其心知識解之湛深也。三百年來學術大體，要之不能脫「尊聖信古」之一見。雖若里堂以人智進化言性善，習齋以力斥讀書言習行，而結局均不免。然則陸王發明本心之論，即孟子所謂「彼人也，我亦人也，我何畏彼」之義，其末流之空言心覺、心悟者固可斥，其教人自發自悟，自開自創之風，苟言性善，決不能抹撥此路，又斷斷然矣。又

按：里堂言「因」，本含二義：一則「所因」，如「通其所因」、「變其所因」、「神化其所因」云云，「所因」者，指其所變通之事實言；一則「所以因」，如「神農因於伏羲」，及「非好古敏求何以因」之說，「所以因」者，卽指所以爲變通之方法與事實言。則「所以因」者，卽是「革」，卽是「創」，非「因襲」之「因」矣。里堂以變通言因，故但懲空洞之陋，而無承襲之弊，此則猶賢於當時漢學家，惟以讀書博古爲學者已。

里堂論情之旁通

里堂言性善，其主要義有二：一曰義之時變，里堂謂：「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正義「義內」章語。是也，其說如上擧。又其一則曰情之旁通。其言曰：

> 禽獸之情，不能旁通；……人之情，則能旁通，……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此性所以善。……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如是則情通。……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為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

也。智則才，愚則不才。正義「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章。

里堂謂義之時變者，相當於東原之言「解蔽」；里堂謂情之旁通者，相當於東原之言「去私」。惟東原謂「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學」，二者分言之，於是有「忠恕反躬」與「精察幾微」之兩途；里堂則一以智愚說之，其不得時變之義者為不智，其不識旁通之情者亦不智，而智卽吾性之神明也。苟吾性之神明得暢遂而毋窒，則義之時變無不知，情之旁通無不得。惟其能變而通，故曰性善。此其為說，似較東原尤完密焉。然里堂時亦分言之，故曰：

> 聖之為言通也，通之為言貫也。……大戴記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性情者也。」聖人以通得名，非智無以通，非學無以智，非恕無以測萬物之性情，非能測萬物之性情，無以應變而不窮。通釋「釋聖」。

此以「智」與「恕」分言也。然一歸之於吾性之神明，則雖分而仍合矣。智卽義之變，恕卽情之通。里堂既以義變與情通二者說孟子之性善，又復廣推其說於六經，謂詩教主

禮主時變易義兼之

通情，毛詩補疏序。禮敎主時變，禮記補疏序。而會其義於周易。里堂易學三書，處處發揮此「通情」與「時變」之二義，惜其拘牽於時尚，未能擺脫注疏考據面貌，卓然自抒心胸之所得，效實齋通義體例爲之，則其成績，必遠超於今諸書之爲一鱗一爪，隱現出沒於煙雲霧靄之間者，無疑也。郭嵩燾養知書屋集卷七周易釋例序，謂：「焦氏循易通釋，其辭博辨不窮，而頗病其舍本義而專意於互卦，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未聞錯綜其言也。焦氏之弊，在以易從例。」所言頗中焦書之病。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

執一即異端

里堂論學，旣尚情之旁通與義之時變，故其論學態度極明通廣大，頗不喜唐、宋以來所謂「異端」之說。乃別爲「異端」二字創新解，其說曰：

> 執其一端爲異端，執其兩端爲聖人。論語通釋「釋異端」。

> 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無意、必、固、我」。異端反是。……執一即爲異端。……聖

執一在止知此不知彼

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執一由於不忠恕。（同上）

里堂所謂不忠恕，蓋謂惟知己之所有，而不知人之亦各有其有也。故曰：

> 聞見之外，有不知；聞見之內，亦有知之，有不知。……蓋異端者，生於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此而不知彼，「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不執矣。知其所知，知也；知其所不知，亦知也。執一者，知其一端，不復求知於所不知。不求知於所不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以為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也。（通釋「釋知」）

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此里堂之所謂「執」，而深惡焉者也。故曰：

> 楊子惟知為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袷也。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為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

善與人同則不執

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孟子之距楊、墨，距其執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文集卷九，攻乎異端解下。

趨時能權則不執

里堂既惡「執」，故言「權」，曰：

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為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為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為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文集卷十，說權一。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可與權，治天下如運諸掌。說權二。

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說權三。說權凡八篇，可合觀。

又曰：

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者，不知有忠恕之道，不能自貶損，則至害道而害人。如執於禮而視嫂之溺而不拯，不欲賤其君而使君止於敵，執一端以至於害人，既害人而道亦害。聖人所以重能權也。（通釋「釋權」。）

然則里堂言權，仍不越通情、達變之兩義也。（里堂言通情、達變，言權，惡言執，故又不喜「矜」，不喜「定」。文集卷十有說矜一篇，說定上、下二篇，可參看。）

里堂論一貫忠恕

里堂深惡異端執一，乃反而言「一貫忠恕」。夫謂執一者不達於義之時變，此說猶顯，知之者多，謂執一則不達於情之旁通，此說則晦，知之者少。里堂於此，發揮特有深趣，此即其一貫忠恕之說也。其言曰：

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

卽忠恕一貫

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通釋此處多「近時考據家漢學、宋學之辨」一語。）其始緣於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使明於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文集卷九，一以貫之解。）

又曰：

由一己之性情，推極萬物之性情，而各極其用，此「一貫」之道，非老氏「抱一」之道也。

又曰：

> 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指，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通釋「釋仁」。）

忠恕之極度

里堂此論，可謂宏深圓密，較之實齋爲學必本性情之說，尤爲本末兼賅，物我並顧。德儒尼采，以憐憫爲弱者之道德，而創爲「超人」之說，豈如里堂所言，不使天下立達皆出己施，爲始盡忠恕之道者，遙爲深厚而入情耶？里堂亦深以其一貫忠恕之說自喜，故其序通釋也，謂：「余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於理、道、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之若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忠恕之說，未及闡發。」則其書要旨在是，可知也。余謂陽明拔本塞源論，乃以孔、孟之知命盡性，爲老、莊之齊物逍遙，若里堂此說，可與並觀矣。

里堂論同異一多

里堂論異端，論一貫，其說皆與昔人異。蓋里堂之論性，乃重視其異，而不重視其同，故曰：

人各一性同而實異

人各一性，不可強人以同於己，不可強己以同於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實異也，故君子不同也。（通釋「釋異端」。）

又曰：

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清、任、和，其性也。不同道，即分於道也；其趨一，則性不同而善同矣。（通釋「釋一貫忠恕」。）

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為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理之言分也。大戴記

分故不同

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眞宰、眞空耳。（正義「性無善無不善」章。）

理卽分

又曰：

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卽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卽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得有義。……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卽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恉，故戴氏（東原）詳為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芒乎未聞道矣。（正義「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條。）

里堂謂「性不妨歸諸理」，卽東原「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之說也。惟里堂本此極論性分之不同，則似非東原所及。（其言「以性爲理，非起宋儒」，又曰：「性不妨歸諸理」，皆糾戴說之偏。）既定性分

聖人重博重多

之異同，則進而論爲學之「一」、「多」，其言曰：

聖人重博、重多，乃曰：「……予一以貫之」，何也？重多者，惡執一也。執其多於己，仍執一也；一以貫之，何多之有？多與一，相反者也。儒者不明一貫之旨，求一於多之外，其弊至於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講良知良能而不復讀書稽古。或謂一以貫之，卽貫其多。亦非也。……多聞者，己之所有也。己有所聞，卽有所不聞；己有所知，卽有所不知。則合外內之跡，忘人己之分。……藝有六，流有九，學詩不學易，不知易也；學名不學法，不知法也。雖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習之，終不能知。謂明其一，卽可通於萬，豈然也哉？通釋「釋多」。

此卽實齋爲學必本性情，及其博約之論也。里堂輩行稍後實齋，雖未能盡見實齋書，而爲論頗若時兼東原、實齋兩家之長矣。

里堂論漢學考據

里堂治經方法

里堂，一極富文藝天才之人也。乾隆己亥，年十七，應童子試，受知於督學諸城劉墉石庵。問：「學經乎？」曰：「未也。」曰：「不學經，何以足用？」又曰：「不學經，無以爲生員。」里堂歸，乃屏他學而學經。文集卷一感大人賦。然里堂治經途轍，亦復與當時風尚不同。里堂幼承其祖、父學，好易。丙申，十四歲。自塾歸，其父問日課，舉小畜彖辭。曰：「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里堂自後著易通釋，卽本此發軔。文集卷十六易通釋自序。其學主就經之本文精思眇會，得其大義。其治易與當時所主治漢易者不同。治他經，亦以治易之法治之。其治論語，曰：「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董、揚、班之說。」文集卷十六論語通釋自序。其意境途轍，亦非當時名物訓詁逐字逐句零碎考釋之類也。里堂能詩文，讀

書每玩大體，又精天算，能爲嚴密之考核，二者交濟，又治宋明理學者言，故其成就，頗與當時專務考據者異。而里堂亦深不喜「考據」二字，嘗與孫淵如書極論其事，曰：

里堂論考據

無性靈不可言經學

> 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無所謂考據也。……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輔，彙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趙宋以下，經學一出臆斷，……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

經學非考據

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文集卷十三，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里堂此書，在乾隆乙卯，為袁簡齋散書後記有「考據」、「著作」之辨而發也。（實齋通義內篇卷五詩話，又書坊刻詩話後，又外篇三與吳胥石簡，皆駁袁說，論考據不得別稱一家。此章、焦二人立說之同時相通也。）翌年又與劉端臨書，謂：

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為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文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

此與東原以義理、考據、辭章分學術為三途者，深淺有殊，而與實齋文史通義議論，頗相桴鼓也。里堂之所以深惡於考據者，正為其不能用思以求通。里堂又暢論之於論語通釋之釋據一條。其言曰：

有據即執一而不通

近之學者，以考據名家，斷以漢學，唐、宋以後，屏而棄之。其同一漢儒也，則以許叔重、鄭康成為斷，據其一說，以廢衆說。荀子所謂「持之有故」，持即據之謂也。孔子一貫之道，自楊、墨出而充塞之，故孟子力闢以存孔氏之學。荀子謂「人之患，在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於是非十二子。由秦及漢，儒道消亡，聖人之教微，……公孫宏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然聖人一貫忠恕之指，莫之能明也。各經其經，各師其師。石渠之議，同異互執。孟子改師法，遂不見用。江公與王式，同為魯詩，至嫉而相詈。嚴彭祖與顏安樂同事眭孟，而各持所見。譬如五季之亂，各據一地，據淮南者不復至吳越，據楚、漢者不復至孟蜀。揚子雲惡夫當時之習，……曰：「……一鬨之市不勝異意，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曰：「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班固作藝文志，……曰：「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學者之大患也。」然東漢諸儒執一尤甚。……范蔚宗論鄭康成曰，「東京學者，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康成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儒林

傳論曰：「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譌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蓋東都之學，至鄭氏始通。……其箋詩主毛而屢易其義，注儀禮則兼用古今文，注周禮則兼采杜子春、鄭衆之說而案以己意，子夏喪服傳且駁正之，注詩不必同於注禮，前說與後說殊，雖一己之言，不拘於一，誠能述古而不泥古，博而能貫，得乎聖人之意。王肅、孫毓，不知鄭義，或相爭難，至於南北分途，門戶異立。唐學士元行沖作釋疑引王邵云：「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寧道孔、顏誤，諱言服、鄭非。」然則服、鄭之外，皆屏之矣。服、鄭之外皆屏之，則仍兩漢譊譊之習。蓋必據鄭以屏其餘，與必別有所據以屏鄭，皆據也，皆非聖人一貫忠恕之指也。班固論諸子曰：「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然則九流諸子，各有所長，屏而外之，何如擇而取之，況其同為說經之言乎？論語通釋「釋據」。

此則暢論兩漢以來所謂經學家知據不知通之弊，惟鄭康成能不專據而求會通，今康成且不當據，況又別據以屏康成！其言可謂廓清摧陷，纖翳不留矣。然其時所謂漢學者尚猶據康成，後則復據今文屏古文，康成亦在所斥，至謂自有康成而兩漢十四博士專家之經學遂亡，是誠考據學之末路，皆惟求有據，不能用思以求通者也。然當時經學家所以專務為考據者，夫亦曰我以述古也，里堂於是又深辨之，作述難五篇以見意。曰：

述難

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孟子能述；孟子歿，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為己之道，以己之道為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於古人之言而莫知古人之心，而曰「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聖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於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為述也，則庶幾其述者也。（文集卷七，述難一。）

述非托非誦寫

作述無等差

又曰：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覺而己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為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孔子……非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宋、元以來，人人讀孔子之書，皆自以為述孔子，而甲詆乙為異端，乙斥甲為楊、墨，究之……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述難二。）

又曰：

學者好詆諆人，人不易詆也。……善述者，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學宋、元人之學者，非漢、魏矣，學漢、魏人之學者，非宋、元矣，猶之學冶者非陶，學農者非圃。老於農而後可非農，精於冶而後可非冶，門外者不知門內之淺深。

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述難三。

能非乃能述

漢儒之學非即孔子

又曰：

學者詡於人，輒曰：「吾述乎爾」，……「吾學孔子乎爾！」然則所述奈何？則曰漢學也。嗚呼！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學者學孔子者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即孔子否耶？……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為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或知其言之足徵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為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為漢學者也。噫！吾惑矣！述難四。

又曰：

善述人者，如善醫。……不善醫者，先具一病以擬其人，……或縣一不切之藥

善述須無我存人

以泛應千百人之病。……善醫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則必於陰陽、表裏、虛實之故，骨空、經脈、營衛、度數之理，金石、水火、飛潛、草木之性，無一物不深索而窮究，不名一物而無物不明。……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善醫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不善述者，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述難五。）

著書五派

凡里堂所謂述之難者如此。述作無等差，各當其時。苟非深有得於里堂所論時變旁通之義，能自出性靈，以運思而求通，而專據古人之一說以爲述，則里堂之所謂誦、寫，非述也。否則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曰古人如是，則里堂之所謂托，非述也。惟其專據而不能會通，故終不足以言述，而當時漢學家，則專以考據爲述，故里堂深非之也。里堂本此而評論當時成學著書之等次，凡分五級。其言曰：

通核

今學經者衆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

據守　校讎　摭拾　叢綴

敝，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跼蹐狹隘，曲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贋為真，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文集卷八辨學。）

是里堂所識為據守者，尚列二等，其下如校讎、摭拾，則只是學者預備工夫，非可語於

成學。叢綴一途，貌似通核，一得其整，一得其散，蓋通核者出其餘事爲之，亦可由是而進窺通核之藩籬。通核之於叢綴，正猶據守之於校讎、摭拾也。然則經學塗轍，由里堂之見論之，只有通核、據守兩派，可謂成學，而里堂則力主通核，極斥據守者也。

里堂與實齋

統觀里堂成就，闡述性理近東原，平章學術似實齋。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里堂繼起，能綜滙兩家之長，自樹一幟，信可敬矣！惟里堂於東原素深服膺，而實齋書則未全覩，其讀書三十二讚，大抵皆當時漢學家言，獨廦一文史通義，亦僅佩其論文史義法諸說耳。實齋批評當時經學家之意見，里堂似未詳知。里堂殆所謂「能述之乃能非之」，其非議當時之考據者，乃由其精治考據而得，乃不期與實齋之說頗多暗合也。

雕菰樓集卷十七有贈方鐵珊序，自記平日研治詩文情況，謂「詩與古文，迭相疏密」，又說始好食蒜，已乃愛韭，執一不變者愚，而每嗜其一，則必赴以深情。此等處可見里堂性格，實活潑而兼肫摯。其迭相疏密爲課，正又與實齋類似，知兩人性好，亦有一部分相通也。

里堂論學缺點

然里堂雖力言變通，而里堂成學格局，實仍不脫據守範圍，凡其自所創通之見解，必一一納之語、孟、周易；里堂雖自居於善述，然自今觀之，與當時漢學據守諸家，仍不免五十步之與百步耳。其解「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及解「格物」諸篇，（文集卷九有格物解三篇。）若脫離舊文，自造新說，固足成一家之見，若以此爲述古，則不惟不通核，抑且難據守，又

何以服當時漢學家顓顓於考據訓詁之業者哉？

蓋里堂論性善，仍不能打破最上一關，仍必以一切義理歸之古先聖人，故一切思想議論，其表達之方式，仍必居於述而不作，仍必以於古有據爲定。故里堂旣爲論語通釋，又爲孟子正義，集中論義理諸篇，亦必以語、孟話頭爲標題，言義理決不能出孔孟，此非仍據守而何？又其治孔孟，仍守六籍爲經典，雖於詩、禮諸端，未多發揮，而奇思奧旨，往往寄之治易諸書，不知易之爲書，未必卽是孔門之教典也。又里堂旣務爲通核，乃不願爲考據、著述分途，論語通釋專言義理，乃早成之書，未刻入雕菰樓全書，而別爲論語補疏，與易通釋、孟子正義諸書，均以發抒義理之言與考據、名物、訓詁者相錯雜出，遂使甚深妙義，鬱而不揚，掩而未宣。以體例言，顯不如東原原善、疏證，別自成書，不與考據文字夾雜之爲得矣。故其先謂經學卽理學，捨經學安所得有理學者，至是乃感義理之與訓詁考據，仍不得不分途以兩全。雕菰樓集卷七申戴篇，述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里堂極辨東原所謂「義理」，乃其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然要知考據與義理，在東原自身，顯屬兩事，未能併歸一體矣。此則經學權威必以此降落，而學風將變之候也。合觀東原、實齋、里堂三人之學，正可以見斯間之消息矣。

里堂論命

里堂書中，尚有論「命」一義極精善。里堂論性，主人智進化爲說，故言命，亦主創造革新，而不主有一成不變之命。其論見於其說易之書，曰：

道變化而不已，命分於道，則有所限。有當安於所限者，不舍命是也。有不當安於所限者，申命、改命、致命是也。命而能改、能申、能致，則命不已，即道之不已，如是乃爲知命。自變通之義不明，而「未受命」、「未順命」之文，遂成一莫解之說矣。易通釋卷五「命」。

昔船山論學，主性乃日生而日成，命亦日新而日受，里堂所見，頗與相似，故其說孟子性命一章，亦較東原爲圓密。其言曰：

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

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爲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囿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囿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即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爲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己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文集卷九，知命解下。）

里堂言命，全本人事，與向來以天意言者不同，猶其言性善，全本後天智慧，與向來以先天稟受言者不同也。

芸臺傳略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年八十六。江蘇儀徵人。里堂，其族姊夫也。芸臺敭歷中外，所至提倡後學，主持風氣，不遺餘力。督學浙江，修經籍纂詁。及撫浙，立詁經精舍。任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撫江西，刻十三經注疏。（其校勘記多出段懋堂、洪震煊、徐養原諸人手。）總督兩廣，立學海堂，編刻皇清經解。晚年爲體仁閣大學士。其致仕歸里之年，清廷以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查辦廣東鴉片煙事，奏禁鴉片，固芸臺督兩廣先言之也。及芸臺卒之明年，而洪、楊起於廣西。芸臺猶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領袖一世，實清代經學名臣最後一重鎭。咸、同以下，世亂相尋，稽古之業，亦遂衰焉。

芸臺論學宗旨

芸臺與東原

芸臺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舉鄉試入都，時年二十三，得交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揅經室二集卷七南江邵氏遺書序。時戴東原卒已十年，懷祖、子田，皆東原弟子也。芸臺講學，頗師承東原，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意。其言曰：

> 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為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於督學浙江時，聚諸生於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按：其事在嘉慶三年戊午。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勗新知也。揅經室二集卷七西湖詁經精舍記。

經籍纂詁

經籍纂詁一書，其議亦先發於東原。見錢竹汀經籍纂詁序。以古訓求義理，本東原所主，而自古言之，則宋自不如唐，唐不如晉、魏，晉、魏又不如漢也。又曰：

芸臺與定宇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揅經室續集卷一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揅經室一集卷二論語一貫說。）

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揅經室集自序。）

然若僅務詁訓而不求義理，則亦非是，故曰：

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揅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

此等議論，完全戴學面目也。然自古訓求義理之說，惠、戴皆主之，（語詳東原章。）故芸臺於惠氏亦深契，其序江藩鄭堂（生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卒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七十一。）漢學師承記有云：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

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揅經室一集卷十一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芸臺古訓論之推衍

鄭堂又爲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均不著錄，（見其子鈞跋語。）而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在焉。可證當時惠、戴論學固無差歧，以古訓發明義理，而取徑於漢儒，兩家意見實相一致，芸臺則聞其風而起者。今觀其集中如論語論仁論、（一集卷八。）孟子論仁論、（一集卷九。）性命古訓（一集卷十。）諸巨篇，皆所謂以古訓明義理之作也。（伊川誨學者，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張南軒祖之，類聚孔、孟言仁，而朱子不甚謂然，云：「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宋儒未嘗不知將古訓類聚而觀，惟領悟之淺深，仍不在此。近人若以阮氏方法爲漢學家獨擅，宋儒皆專輒自信不守古訓，此豈爲知漢、宋之辨者？）其他如論語一貫說、大學格物說，（均見一集卷二。）亦同爲講明古訓之文。而所以講明古訓者，則一以古人之言爲依據。如論語解（亦一集卷二。）引劉向、延篤諸人，論語、孟子論仁兩篇，據鄭玄「仁，相人偶也」一訓，孟子論「性命」章，據東漢趙岐注，此皆依據漢人古訓之明例也。又推而上之，謂：

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七十子親受業於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

子十篇乎？（一集卷二曾子十篇注釋序。）

自兩漢推至孔門

推芸臺之意，凡取法孔子者，其時代去孔子益近，其說益可信。故宋不如唐，唐不如晉、魏，晉、魏不如兩漢，兩漢不如子思、孟子，子思、孟子又不如七十子，此皆本其自古訓明義理之一意推衍而得者也。（此間尚有眞僞一層，芸臺似未細辨。故信大戴記曾子十篇爲眞曾子語；又信孔子三朝記，謂與論語並重；（一集卷十一與洪筠軒頤煊論三朝記書）信孝經，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實聖門微言。（一集卷二孝經解）此皆其失也。）然若義理自古訓中來，則孔子所得之義理，亦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訓中來矣，芸臺本此而有詩、書古訓之推尋。其言曰：

自孔孟推至詩書

>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論。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續集卷一詩書古訓序。）

故芸臺自兩漢之古訓，推而上之至於七十子，又越孔子上推而至於詩、書焉。然依芸臺此意，嚴格論之，孔、孟義理，出於詩、書之古訓，詩、書之義理復何出乎？若必以最先之古訓爲貴，則推溯古訓來源，必有窮極。（錢大昕謂蒸民之詩，孔子歎爲知道，而其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方植之駁之

云：「是時六經未有，籀史同朝，秦、漢小學，未有萌芽，不知仲山甫所講爲何等訓詁？」見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此卽推溯古訓必有窮極之說也。主張自古訓求義理，起自竹汀、定宇諸人，至芸臺而竭。植之遂有以掎其後，然後微言大義之說起。此亦漢學窮極必變之一端也。

且何以最先之古訓，卽爲最眞之義理乎？此尤無說以解者。而義理自古訓中來之意見卽無形摧破，而芸臺不之悟也。芸臺所極自得意者，卽在其推溯古訓來源之一事，其性命古訓一長篇，卽本此意而成。「仁」字不見於尙書虞夏商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故芸臺僅爲論語、孟子論仁論，不及詩書。芸臺又申說義理最古卽義理最精確之意於釋敬一篇。續集卷一。其言曰：

自詩書推至造字之聖人

>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音狗也。苟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

謂「敬」字本訓恆自肅警，後乃變爲端坐靜觀主一，其說縱是，然學者何以必恆自肅警，不當端坐靜觀乎？此別是一事，與敬字義訓無關也。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論之云：「以敬屬心，並不自宋儒始。卽以說文證之，『恭』亦訓肅。『恭』與『敬』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許君並以『肅』釋之。如近儒所疑，戴記明言『手容恭』，洪範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將毋造字之誤耶？說文心部自有『憼』字，與『恭』字相次。如謂敬在事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臨事者乎？」則知敬字義訓，亦並不能專從外面行事說也。若謂文字最古之義訓，卽人生最高之眞理，此稍一置思，可悟其不然。清儒推尊漢學，亦爲其去孔子較近，欲求孔子書中義理，不得不借徑於去

孔子較近漢人之訓詁；而孔子義理何以當尊，此別爲一事。今芸臺卽本惠、戴兩家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推進一層求之，乃超越孔子而前，謂孔子義理亦本之詩、書之古訓，然則孔子亦止等於一漢儒，乃不得不轉而爲「古聖人造字，本義最精確無弊」之說。然則孔子著述之聖人，乃不如荒古造字之聖人也。芸臺本此而論「性」字之義訓，曰：

> 性字之造，於周、召之前，从心，則包仁、義、禮、智等在內；从生，則包味、臭、聲、色等在內。是故周、召之時解性字者樸實不亂，何也？字如此實造，事亦如此實講。（再續集卷一節性齋主人小像跋。）

然則自周、召乃至孔、孟，不過爲幾個能解字的聖人而已。清儒唱「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自居爲解字者，今乃欲強坐周、召、孔、孟亦與漢儒、清儒同等並列，爲解字之聖人，然則彼造字之古聖人又何人乎？一切最精確之義理，果包蘊於造字最先之初，而此最先造字之古聖人爲後世一切義理準繩者，其人何人，若茫若昧，已在荒晦不可知之域，卽芸臺亦不得不僅而稱之曰「古聖人」而已。推極「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終不得不超越孔子而上；（否則孔子義理何從來，仍是問題。）既超越孔子而上，終不得不極於不知誰何之造字古聖

自造字之聖人推之說話之聖人

人。而古聖人之造字又何始乎？芸臺又說之曰：

> 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一集卷一釋矢。

其說亦是矣。則造字古聖人，其最先義理，乃得自開口出聲說話之古聖人也。苟本「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苟本「捨古何以求是」之意，充類至盡，不得不推溯及於開口出聲說話之古。以其茫昧難尋，乃不得不降而稍下，求之於初造字之古；而猶苦其茫昧而難尋也，乃益降而下，求之於初見於詩、書之古。如芸臺所云：

> 尚書之「虞性」、西伯戡黎。「節性」，召誥。毛詩之「彌性」，大雅卷阿。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性命古訓。

然猶或苦詩、書之簡略不詳備，難盡尊式，乃益降而下，求之於孔孟之古。孔孟去我亦已遠，其義訓亦未可驟曉，乃求之於七十子後學，及並世諸子，乃至於兩漢說經之言。此則清儒精神大率如是，芸臺不過其百尺樓頭，更上一層者也。

塔性說

芸臺又有塔性說，文見揅經室續集卷三。大意謂：

東漢時稱釋教之法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者，則別有一物，……梵語稱之曰「窣堵波」。晉、宋、姚秦間翻譯佛經者，……別造一字曰「塔」以當之，絕不與「臺」相混。……至於翻譯「性」字則不然。浮屠家說，有物焉具於人未生之初，虛靈圓淨，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為嗜欲所昏，則必靜身養心，而後復見其為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之於中國經典內，（原注：經典釋文所謂「典」者，老、莊也。）有一「性」字似乎相近，彼時經中「性」字縱不近，彼時典中「性」字已相近。（原注：莊子「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駢拇、馬蹄之喻最為明顯。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莊子此言復性，謂復其自然也。晉人讀老、莊者最重自然，故與佛所謂「性」相近也。李習之復性書之「復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經，顯然可見也。）於是取以當彼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執「臺」字以當「窣堵波」而不別造「塔」字也。……然而與儒經尚無涉也。唐李習之……作復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召誥、卷阿、論語、孟子内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於心而著於書者，仍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是直以「塔」為「臺」，口崇古臺而心炫西塔，外用臺名內用塔實也。……佛經明心而見之物，原極高明淨妙，（此與莊子復初之性已為不同，與召誥、孟

子之性更相去萬里。特惜翻譯者不別造一字以當其無得而稱者，而以典中「性」字當之，不及別造「塔」字之有分別也。

復性辨

繼此而有復性辨，亦見續集卷三。曰：

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為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卽馬蹄「天放」也，卽所謂初也。以天放為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唐李翺復性之書，卽本之於此。……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為滅溺，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儒家借良知為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為祖乎？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不讀書，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說一切經而面壁見性也。

芸臺之辨精矣！其深闢莊周、李翺復性之說者，意亦本東原。然芸臺不悟若自古訓求義理之說為之，實同一反本復初，將同一使人還歸於茫昧淳樸之上古也。阮福雷塘菴主弟子記卷六庭訓云：「余之

學多在訓詁，甘守卑近，不敢矜高，以賢儒自命，故論仁、論性命古訓，皆不過訓詁而已。塔性之說，本應載入性命古訓之後，嫌其取譬少入於諧，然由晉人淸談轉入翻譯釋典，又轉入於唐人之復性，實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徹，將來姑收入續集而已。」則芸臺講學，不脫訓詁根柢，芸臺亦鄭重自言之。然芸臺「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之說，則截斷衆流，卓乎爲乾嘉考據樹一至堅定之標的矣。芸臺同時如方植之，雖力詆漢學，而卒不能不先慮夫自考據之厭倦，而一變爲陸、王。（詳後）稍後陳蘭甫、曾滌生論學，雖均有主約之說，然特足爲阮說之補充或修正，未能對阮說爲反駁也。

芸臺誤解性命

抑余觀芸臺於古訓，亦有未能明白求之適得古訓之眞者。如上論「敬」字之例。茲仍擧其性命古訓爲說，其言曰：

>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尚書召誥、孟子盡心。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美味，……美色，

……音聲，……芬香，……安佚，……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恩愛施於父子，……理義施於君臣，……禮敬施於賓主，……明智知賢達善，……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今按：孟子此章，趙注本甚是，即朱子集注亦不誤，自東原疏證別創新解，轉嫌牽強，芸臺又節外生枝，比附於召誥，說益支離。孟子「命」字乃遭遇之命，趙岐一語已足，何得與哲命、敬德互相牽纏？芸臺誤認古訓必大指相同，故爲之比附，又誤於東原疏證，只認食色爲性，不欲將孟子仁義禮智云云，直捷認爲性分中所有，故遂支離牽強說成如此。又如論語論仁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芸臺謂：「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然孟子論仁篇又謂：「孟子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以仁義爲「本心」，與以仁爲「本心之德」，所別何在？既認「仁，人心也」之說，又何以謂「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芸臺此等處甚多，由其先未有一根本之見解，既牽纏於古訓，又依違於新說，故時見矛盾模稜也。（芸臺專據康成以「相人偶」爲仁，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一辨之云：「當孔、孟時，小篆未興，但有从千从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嘗以『相人偶』爲仁也。」又謂：「仁當作內外動靜言之。專求諸內近釋，專求諸外近墨，必待人偶而後仁，將獨居之時仁理滅絕乎？」方氏商兌對此亦有詳辨，見卷中之上。）無怪譏評漢學者，謂彼輩只能考訂名物，談及義理，便無是處，亦由如芸臺此等處授之口舌。然若謂古訓自可有異同，則此異同之間，孰爲得其義理？孰爲不得？若謂愈古則得義理愈正，則孔孟尚非甚古，勢必至違棄孔孟而後已。若謂孔孟得義

理獨正，則古訓之尙在孔孟以前者，何以轉不如孔孟之可據？此皆無說以解。故既主自古訓求義理，則必認古訓爲大指相同，苟欲彙列並說，自不得不爲之勉強比附，此亦勢之有必至也。芸臺性命古訓，凡擧尙書臯陶謨、西伯戡黎、召誥、洪範、詩大雅文王、卷阿、抑、周頌昊天有成命、春秋左氏傳劉康公、邾文公語、穀梁傳、周易文言、乾彖、萃彖、繫辭傳、說卦傳、孝經、論語、禮記、中庸、禮運、樂記、王制、孟子諸書，凡言及性命，莫不同其意指，此固甚難之事。論、孟論仁兩篇成績較佳者亦在此。然芸臺要爲闢此一蹊徑，要爲實做從古訓求義理之工夫也。

芸臺爲實做從古訓求義理工夫之學者

焦阮兩家異同

今就芸臺、里堂兩家爲學，合而觀之，其學風同源於東原，亦同主古訓明而義理明之說，而其用力之途轍，則兩家確有不同。芸臺長於歸納，其法先羅列古訓，寧繁勿漏，繼乃爲之統整，加以條貫，如前擧性命古訓之例；揅經室一集卷一有釋順、釋達兩篇，亦用古訓歸納之方法也。里堂則長於演繹，往往僅摭古書一兩字，引申說之，極於古今，如論語通釋用「據於德，游於藝」一語，乃力斥「據」之無當於爲學至於千數百言是也。又按：硏求古訓有兩法：一則會通以求之，如芸臺之所爲；一則分別以求之，如當時所謂西漢專門家法之學。芸臺國史儒林傳序於孔廣森公羊春秋、張惠言虞氏易，特致推尊，卽分別以求之學也。惟自里堂之見言之，則二者皆爲有據，與里堂所唱求通之學不同。故芸臺每喜擧河間獻王傳「實事求是」一語，而里堂則主以我之性靈思而求其通。若以古人例之，則芸臺

阮氏之影響於後學

近朱子，里堂近象山。故芸臺集中極斥陸王，里堂則頗喜陽明，此兩家爲學途轍之異，亦自其性情以爲別也。至其影響於後學，則以兩人出處顯晦之不同，芸臺遠較里堂爲大。其所編刻諸書，如經籍籑詁、十三經注疏、學海堂經解，皆大有惠於學者。其在浙立詁經精舍，在粵立學海堂，興起尤多。以芸臺頗主求義理，故漸成漢宋兼采之風。其在粵，又頗推譽陳清瀾學蔀通辨，謂「其學博識高，爲三百年來之崇議」。續集卷三學蔀通辨序。粵之學者因雜治朱子。後有陳澧蘭甫，其學蓋聞學海堂芸臺之遺教而起者。著漢儒通義，卽芸臺性命古訓之舊規也，力主讀六朝、隋、唐注疏，卽芸臺學海堂策問續集卷三。所提倡也。方植之先已推許此說，謂爲儒林讜議，見漢學商兌卷中之下。方氏又謂：「鄭氏易、書實於經旨正解爲短，唐人所定未便爲非。諸經經文實未嘗讀，諸儒注疏實未嘗詳玩，客氣好事，矯異矜名，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斷未能若唐賢之篤實。」其論當時經學家未能細讀注疏，亦與以後東塾言合。惟東塾主會通漢、宋，植之則主宋抑漢，芸臺乃會漢抑宋，此三家之異耳。故東原當日力詆宋儒，而其後承東原之風而起者如芸臺、如里堂，其言義理，皆不能爲孔孟與宋儒間造一嚴格之壁壘，里堂並不斥宋，芸臺晚年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辨後云：「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理必出於禮也。」此雖偏重「禮」字立說，然謂朱子中年講理精實，其意與東原遠歧。江鄭堂經義目錄有孟子字義疏證，而清經解不收，僅刻己著論孟論仁、性命古訓諸篇；雖揅集中屢讚東原疏證，揅經集無之。若自此點言，似芸臺識東原不如里堂之深。然兩人皆不守漢、宋壁壘則一也。其極卒滙而同流焉，此則又自河北顏、李以來一番起落之波瀾也。

次仲傳略

淩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生乾隆二十年乙亥，卒嘉慶十四年己巳，一七五五——一八〇九。年五十五。其父經商海州之坂浦場，家焉。次仲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唐詩別裁集及詞綜，携歸就燈下讀，遂能詩詞，而六經未全覩也。年過二十，亟思發憤讀書，著辨志賦。時兩淮鹺使奉朝命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字句違礙者，次仲遂至揚州，從事讎校，得脩脯自給，年二十七矣。越兩年，至京師，從遊於翁覃溪，始習擧子業，嗣以進士爲寧國府教授。母沒，哀毀骨立，眚一目，旋卒。次仲治禮極精，又熟於史，其友甘泉江藩稱之，謂：「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多得。先進中惟錢竹汀、邵二雲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孝臣、汪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又稱其駢體文在胡稺威、孔巽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

次仲與東原

次仲與東原

次仲論學，極尊東原。爲戴東原先生事略狀，謂：

> 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大興翁覃溪先生，授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為言先生為學之始末。……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廷堪於先生為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輯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

次仲論朱子陽明

其推挹嚮往如是。故次仲於宋明朱王之學，均致不滿，晚年賦姚江篇，（詩在戊辰，次仲年五十四，翌年次仲卒。）有云：

> 六經日月光中天，家法端賴儒林賢。王何以來弊漸出，稍有異論違師傳。翻新好

奇宋所尚，竟以二氏參遺編。援儒入釋始關洛，理窟時扶曹溪禪。晦翁無極本丹訣，貫通佛老尤融圓。襲其精微詆其迹，面目雖變心神專。……陽明學亦考亭學，竊鉤竊國何譏焉！至今兩派互相詬，稽之往訓皆茫然。本天本心若爭辨，潢潦烏足言通川！……（校禮堂詩集卷十四。）

此次仲論學態度也。

次仲之復禮論

次仲治經，最精於禮，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其文集有復禮三篇，阮芸臺稱之爲「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揅經室集次仲凌君傳。）其意謂：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良金之

性與禮之關係

在外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為削，非㮚氏之模範不能為量。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為轂，非輈人之繩墨不能為轅。禮之於性也，亦若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是金之為削、為量，不必待鎔鑄、模範，材之為轂、為轅，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復禮上，校禮堂文集卷四。）

次仲論荀卿

蓋次仲分言情、性，以性為具於生初，情則緣性而有，實即宋儒先、後天之辨也。以性本至中，情則不能無過不及，實即宋儒性本至善，夾雜氣質乃有不善之說也。（程易田以性必待氣質而有，情之發亦初無不善；議論均較次仲為圓密。）以禮為復性之具，如金之待鎔鑄，木之待繩墨，則全是荀子性惡善偽之論。（程易田以禮為性中天秩之所有者，亦較次仲說精。）而其所謂節情復性者，亦幾乎莊老反本復始之義矣。次仲議論淵源荀子，有荀卿頌直言之，曰：

夫人有性必有情，有情必有欲。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知其然也，制禮以節之，自少壯以至耆耄，無一日不囿於禮，而莫之敢越也。制禮以防之，自冠、昏以逮飲、射，無一事不依乎禮，而莫之敢潰也。然後優柔厭飫，

> 徐以復性而至乎道。周公作之，孔子述之，別無所謂性、道也。……夫舍禮而言道，則空無所揣；舍禮而復性，則茫無所從。蓋禮者，身、心之矩則，卽性、道之所寄焉矣。……孟子長於詩、書，……荀卿……所推，……皆禮之精意，……後人尊孟而抑荀，無乃自放於禮法之外乎？（校禮堂文集卷一。）

又曰：

> 卓哉荀卿，取法後王，著書蘭陵，儒術以昌；本禮言仁，厥性乃復，如范范金，如繩繩木。（同上。）

東原論性本近荀子，而空尊孟子性善以爲說。次仲深慕東原，乃論古經推荀卿，較東原爲條達矣。次仲又曰：

> 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禮。（同上。）
>
> 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

德無象也，必藉禮為依歸。……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後儒……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為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復禮中。）

創禮與襲禮

次仲謂義因仁生，禮因義生，則先王制禮大原，端在此心之仁矣。顧曰為仁惟禮，求諸禮始可以復性，是原仁制禮者惟屬古人，後人祇能習禮以識仁，不得明仁以制禮。此亦與東原所謂「古訓明而古聖賢之理義明，古聖賢之理義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亦從而明」之說，為徑略似。要之祇許古人有創，後人有襲，不敢求古聖之所以為創者，以自為創而通其變，故使義理盡於考據，此則東原、次仲之缺也。宋儒重義理，故言「理」，

禮與理

東原、次仲重考據，故言「禮」，次仲又言之曰：

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

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性，……媿聖人之道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為性，不如我之以理為性也。」……誠如是，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顏子問仁，……孔子告之者惟禮焉耳。……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復禮下。

又曰：

五常實以禮為之綱紀，何則？有仁而後有義，因仁義而後生禮，故仁義者，禮之質幹，禮者，仁義之節文也。夫仁義非物也，必以禮焉為物。仁義無形也，必以禮焉為形。……記曰：「致知在格物」，物者，禮之器數儀節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復錢曉徵先生書（癸亥），文集卷二十四。

徽學之流變

夫而後東原之深斥宋儒以言理者，次仲乃易之以言禮。同時學者里堂、芸臺以下，皆承其說，一若以理、禮之別，爲漢宋之鴻溝焉。夫徽歙之學，原於江氏，胎息本在器數、名物、律曆、步算，以之治禮而獨精。然江氏之治禮，特以補紫陽之未備。一傳爲東原，乃大詈朱子，而目其師爲婺源之老儒焉。再傳爲次仲，則分樹理、禮，爲漢、宋之門戶焉。至曰格物即格禮之器數儀節，是宋儒以格物爲窮理者，次仲以格物爲考禮，尋之故訓，其果若是乎？次仲十年治禮，考覈之精，固所擅場，然必裝點門戶，以復禮爲說，籠天下萬世之學術，必使出於我之一途，夫豈可得？此皆當時漢學家意氣門戶之見驅之使然，亦不必獨病次仲也。

次仲之好惡說

次仲好惡說

次仲復有好惡說，立論與復禮三篇互相發。其上篇曰：

好惡者，先王制禮之大原也。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節其太過、不及，則復於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性」字祇一見，卽好惡也。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互相成也。好惡生於聲、色與味，爲先王制禮節性之大原。……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爲釋禮之書也。好惡說上，文集卷十六。

此以好惡言性，其說甚是，顧專以聲、色與味言好惡，則非也。好惡固有關於聲、色、味者，然實不盡於聲、色、味。卽以禮言，古人尊天事帝，崇神敬祖，哀死樂生而有禮，禮不能無聲、色，禮不盡於聲、色也。謂節人對於聲、色好惡之過、不及而有禮，則淺之乎言禮矣。東原言性善，專就食、色之性言之，與次仲言禮，專就聲、色、味之好惡言之，同一失也。既專以聲、色、味之好惡言性，故曰性不可以不節，芸臺承之，乃有節性之論，要之爲荀學之承統而已。

次仲好惡說下，乃力斥宋儒事理體用之說，謂之爲禪學，其言曰：

論語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好惡，卽大學之好惡也。宋儒說之曰：「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考論語及大學皆未嘗有「理」字，徒因釋氏以理事為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義。按：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則宋儒所謂好惡當理，正本樂記，烏見其必為援儒入釋之新義？是以宋儒論學，往往理事並稱。按：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鄭注：「理，猶事也。」淮南子詮言：「唯能勝理」，注：「理，事理情欲也。」事理並稱，亦漢人常語。其於大學，說「明德」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說「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說「格物」曰：「窮至事物之理」；於中庸，說「道也者」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按：道、理互訓，尤為常見。呂覽愼行：「則可與言理矣」，淮南子原道：「是故一之理」，本經：「喜怒剛柔不離其理」，主術：「而理無不通」，說林：「不如循其理」，脩務：「殊體而合於理」，氾論：「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注皆云：「理，道也。」呂覽察傳：「必驗之以理」，注：「理，道理也。」廣雅釋詁三：「材、實、綸、理、胥、膴、命、裕，道也。」王念孫疏證，七字皆有說，獨「理」字絕不論，不知何故。其宗旨所在，自不能揜。又於論語，說「知者」曰：「達於事理」，說「仁者」曰：「安於義理」，說「吾斯之未能信」曰：「斯，指此理」，說「不知而作」曰：「不知其理」，說「知及之」曰：「知足以知此理」；至於「無違」下文明有三「禮」字，亦云：「謂不背於理」，按：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樂論亦同。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禮器：「義理，禮之文也。」則無違禮以不背於理說之，亦非大繆。無端於經文所未有者，盡援釋氏以立幟。其他如「性卽理也」、「

天卽理也」，（鄭注樂記「天理滅矣」，已云「理猶性也」。）尤指不勝屈。故鄙儒遂誤以理學為聖學也。然理事並稱，雖為釋氏宗旨，猶是其最初之言，若夫體用對舉，惟達磨東來，直指心宗，始拈出之。（按：王弼老子注，「上德不德」章：「雖貴無以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此處「體、用」對舉，尚在達磨東來前。）至盧慧能著壇經語錄，乃云：「法門以定慧為本，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宋儒體用，實出於此。故其大學補傳曰：「全體大用」；中庸章句曰：「一體一用」；又以「大本」為「道之體」，「達道」為「道之用」。論語集註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以為「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說「忠恕」，以為「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孟子集註說「理也義也」，引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至於論語「禮之用」，本無「體」字，亦云：「禮之為體雖嚴」，補出「體」字，以與「用」對。此外隨處莫不以體用對舉。然則宋儒所以表章四書者，無在而非理事，無在而非體用，卽無在而非禪學矣。……夫好惡原於性，子產言之，子太叔述之，春秋時學士大夫，尚知此義。……宋儒最喜言學、庸，乃置好惡不論，而歸心釋氏，脫口卽理事竝稱，體用對舉，不知先王制禮，皆所以節民之性，好惡其大焉者也，何必舍聖人之言，而他

求異學乎？……晁以道曰：「體用本乎釋氏。」然則雖在宋人，猶有見及此者。近時如崑山顧氏、蕭山毛氏，世稱博極羣書者也，而崑山攻姚江，不出羅整庵之剩言，蕭山攻新安，但舉賀凌臺之緒語，皆入主出奴餘習，未嘗洞見學術之隱微也。又吾郡戴氏著書，專斥洛、閩，而開卷仍先辨「理」字，又借「體用」二字以論小學，猶若明若昧，陷於阱擭而不能出也。其餘學人，但沾沾於漢學、宋學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則漢學勝，理義則宋學勝」者，寧識宋儒之理義乃禪學乎！文集卷十六。

次仲此論，證宋儒以「理事」、「體用」字解經，原於釋氏，援據尤明備。然六籍所無，而為義蘊所宜有，後儒加之發明，此正後儒之功。程明道謂「天理」由己體得，即是此意。若謂其字來自釋氏，即謂其學乃釋氏之學，則「道」字見於老、莊，儒家即不得言道，「理」字見於佛書，儒家即不得言理；治漢學者，欲專以一「禮」字代之，其事不可能。且宋學與釋氏雖同言「理」，同言「體」，其為學精神途轍固非無辨，且佛書亦並非一字要不得，亦非無一處可與孔、孟相通。陳澧東塾集卷四有復戴子高書，謂：「自唐以後，不獨儒者混於佛，佛者亦混於儒。學術未有久而不變者。且唐以後皆華僧，其未出家時，固嘗讀儒書矣，而所見所聞皆中國之

俗、儒者之教，後雖學佛，不能盡廢。大約自唐以後，儒者自疑其學之粗淺而驚於精微，佛者自知其學之偏駁而依於純正。譬之西方之人向東行，東方之人向西行，勢必相遇於塗。」東塾不守漢、宋門戶，故於儒、釋亦得通解，語雖平淺，實非次仲、子高之所與知也。若必以考覈爲義理，即以用字之同，證其學術之無異，排宋入釋，奪儒歸禮，如次仲所云云，乃亦仍有未得爲定論者。次仲言好惡，好惡不能無節也；先王制禮以節民之好惡，次仲言之矣，而先王制禮之大原何在乎？次仲亦謂「有仁而後有義，因仁義而生禮」矣。宋儒雖不專言好惡，而固常言仁，宋儒亦未可深非也。陽明則明明以「好惡」言「良知」矣。東原之排宋儒，猶辨「理欲」，辨「仁智」，範圍尚大，今次仲惟欲以「禮節好惡」四字，上接孔、荀傳統，盡排餘說，所見已狹，實未能超東原而上之也。

次仲論愼獨格物

次仲愼獨說

次仲又有愼獨說，謂：

> 禮器曰：「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此卽學、庸愼獨之

次仲論格物

正義。……然則學、庸之愼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按：此語實嫌不辭。禮器謂禮有以少為貴者，因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內心之精微，故不得不以少為貴。此謂禮之器數、儀節，不足以表達其內心之精微，今反謂是禮之內心精微，內心指在人，豈在禮乎？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愼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又曰：按：此指禮器篇。「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卽大學「格物」之正義也。格物亦指禮而言。……然則大學之格物，皆禮之器數、儀節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問，而侈言格物，則與禪家之參悟木石何異？文集卷十六。

又曰：

考古人所謂愼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今按：此數語更嫌不辭。若謂禮之內心精微在行禮時，卽不得謂雖不見禮，若有威儀也。若謂此內心精微並不在行禮時，又何以說是禮之內心精微乎？非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按：次仲下引：「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皆人所不知、己所獨知，與禮無關。當知獨坐觀空，與己所獨知，亦非一事。……又考古人所謂格物者，蓋言禮之器數、儀節，皆各有精義存乎其閒，既習於禮，則當知之，非「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按：此言似只認禮有精義，不認天地間別有事物之理矣。宋儒訓格物為「

窮理」，並非主張參悟木石也。其與大學原意合否可不論，然大學原意，決不謂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工夫，全在格禮之器數、儀節，則斷可知。……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卽指禮而言也明矣，學者尚何疑乎？文集卷十六。

如次仲此說，聖人學問只有一「禮」字，然禮何從來？且禮之義，時爲貴，苟不知制禮之原，卽無以通禮之變。義理之學，盡於考覈，次仲與懋堂仍出一途。良以當時學風，本尙考覈，於義理並不精，而必架空爲大言以駕宋儒義理之上，適足陷於東原之所謂「意見」也。

次仲論漢學流弊

次仲論漢學流弊

次仲治經精審，於當時堪推巨擘，然好越訓詁考據而言義理，架空爲大言，抑揚漢宋，蓋承東原之風而益甚。然次仲要不失爲一深心人，於當時漢學流弊，頗能道之。與胡敬仲書癸丑夏。闡發尤詳盡，其言曰：

都中奉到手書，所云「近之學者，多知崇尚漢學，庶幾古訓復申，空言漸絀」，

漢學不足盡千古之學術

西漢學

是固然矣。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借之以竊名，豈如足下真知而篤好之乎？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遂可盡其源流。卽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學也。蓋嘗論之，學術之在天下也，閱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旣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當其時，亦必有一二人矯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變之旣久，有國家者綰之以法制，誘之以利祿，童稚習其說，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與安之；天下安之旣久，則又有人焉思起而變之；此千古學術之大較也。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氏，詩齊、魯、韓氏，禮大、小戴、慶氏，春秋公羊嚴、顏氏，春秋穀梁氏，黨庠無異學，授受有專家，西京之盛，蔑以加之。哀帝時，劉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怨恨，衆議沸騰，龔勝乞骸，師丹大怒。建武初，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為不可，陳元爭之而不從。譁然而攻之者，如此其衆也，豈非變於始者難為力乎？……至鄭君

西漢至魏晉爲一變

康成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所注諸經，皆兩漢之不立學官者，……於是天下皆靡然從之，矯之者獨一王子雍耳。……及魏、晉以還，鄭氏之易、書、詩、禮，服氏之左傳，始立於學官；延至永嘉之後，西京立學之書，遂掃地而無餘。此學術之一變也。魏王輔嗣以空言講易，好異者競相祖述，未幾而杜預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幾而梅賾之古文尚書出矣。東晉太興初，周易王氏，尚書孔氏古文，左傳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後，南北分裂之際，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易、書則鄭康成，左傳則服子愼；詩則竝主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蓋天下攻之者半，而從之者亦半，其風會又不同於魏、晉之初矣。唐貞觀十二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周易用王弼、韓康伯注，尚書用梅賾所上孔氏傳，詩用毛公訓故傳及鄭氏箋，禮記用鄭氏注，春秋左傳用杜預注，天下始靡然從之，而鄭、服之學寖微。唯資州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少存漢、晉以前之舊，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此學術之又一變也。

魏晉至隋唐爲又一變

由是而行之數百年，……陸務觀所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

唐至宋明為又一變

國、鄭康成，況聖人乎？……」啖助、趙匡，舍三傳而說春秋，時人未之或從也。宋劉原父七經小傳出，稍稍自異於傳注。嗣是有疑及繫辭者，有排及詩、書序者，王文公導之於前，朱文公應之於後。大學、中庸，小戴之篇也，論語、孟子，傳記之類也，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焉，別取而注之，命以四書之名，加諸六經之上。按：次仲單據禮器一篇解學、庸，謂聖人之學只有一禮，不悟禮器亦小戴之篇，五經非一禮可盡。則其為學取徑，亦何以全異於所譏？其於漢、唐諸儒之說，視之若弁髦，棄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從之，較漢、魏之尊傳注，隋、唐之信義疏，殆又甚焉！而浚儀王氏、金華范氏，數公者，尚能以舊說自持者也。元仁宗皇慶二年，詔易用程氏、朱氏，尚書用蔡氏，詩用朱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用古注疏，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學術之又一變也。元、明以來，儒者墨守程、朱，亦猶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鄭、服也。元行沖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則又「寧道孔聖誤，諱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陳氏經典稽疑、郝氏九經通解開其端。然其書或守誦習之說，而未安於心，或舍傳注之文，而別伸其見，學者咸以詭異視之。固陵毛氏出，則大反濂、洛、關、閩之局，掊擊詆訶，不遺餘力，而矯枉過正，武斷尚多，未能盡合古訓。元和惠氏、

清代漢學淵源

當時學風之眞態

休寧戴氏繼之，諸聲詁字，必求舊音，援傳釋經，必尋古義，蓋彬彬乎有兩漢之風焉。按：此段述漢學淵源，本出明人，西河而下，並及惠、戴，詮次脈絡，最為分明。本書論東原學術淵源一節，其意次仲早言之矣。浮慕之者，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眞。讀易未終，卽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卽以毛、鄭為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賾僞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為能事，所謂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嗟乎！當其將變也，千百人譁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旣變也，千百人靡然而從之者，亦庸人也；矯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誰乎？文集卷二十三。

次仲此文，論風尚流變，極似同時章實齋，論漢學弊病，極似稍後陳蘭甫，而次仲又有志於矯其弊而毅然持之之人也。其辨學篇亦言之曰：

弟子問於博士曰：「……今天下爭言學矣。易以輔嗣為異端，書以古文為贋作，毛詩以淫奔為非，左氏以杜注為鑿，此唱彼和，一唯百諾。至於考其居稽，核其聞見，則彖、象、繫辭所云，典、謨、誓、告之文，閱之未能徧也；三百十有一

鄭服變西漢

濂洛關閩變隋唐

篇，二百四十二年，讀之未終卷也。甚且憶說文數字，挾許氏一冊，輕詆先儒，妄改古籍。忽公、穀之易，屏之而不視焉；畏禮經之難，束之而不觀焉。豈其言之果可從歟？抑浮薄不足效也？……」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問也！今夫……學術之變遷，……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衆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衆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故肆力於未盛之前，則為矯枉之術；攘臂於既興之後，遂為末流之失。子徒惜壽陵之失其故，不知固無傷於邯鄲之步也；徒詫醜女之驚其鄰，不知無害於西施之真也。昔者漢氏諸儒，專己守殘，十四博士，立於學官，同源別派，互相譏彈，非所師承則必毀，殊所授受則必刊。於是鄭康成、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籬，抉其門戶，鬱而未明者為之探索，伏而未發者為之訓詁。故其論撰諸家，皆西京儒者所未取也。自是而下，遞相闡揚，釋不厭冗，疏不厭詳，綿綿延延，以至於有唐。當是時也，唯傳注之是遵，莫章句之敢違，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後濂、洛、關、閩諸君，竝起而救之，蓋以矯株守之陋也。迨其後則不爾矣，其為說易入，其為教易成，以篤學為鄙俗，以空談為粹精，趨新義者謂之奇士，守舊訓者謂之腐生。……數百

年來，不復知漢、唐之淵源，不能舉孔、賈之名號，……於此而欲踵其故迹，襲其緒言，譬猶水沸於釜，火燎於原，捧雪塞之益其漲，負薪撲之增其熖，豈不誤哉？……寒極則必暑，暘極則必雨，……故易不獨掊擊輔嗣也，將荀、虞之是宗焉；書不獨指摘古文也，將馬、鄭之是從焉；毛詩不獨闢淫奔也，將以箋、傳為趨向焉。左氏不獨排杜注也，將以賈、服為依傍焉。……若夫斤斤於聲音文字者，蓋閔小學之不行，而六書之久昧也；遲遲於二傳、三禮者，蓋知異說之未淆，而古義之尚在也。其又何怪乎？……」弟子曰：「敬聞命矣！然則今之學者，萬全而無病乎？」博士曰：「惡！是何言歟？夫偽士不可以亂真儒也。……子前所疑者，憤俗之激辭，乃弁其不當疑者而疑之；今所信者，衞道之正論，乃弁其不可信者而亦信之。……且吾不云乎？未盛而扶之，豪傑矯枉之術也；既興而趨之，庸衆末流之失也。是故為所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則謂之抱殘守闕；為所為於衆人共為之時，則謂之雷同剿說。彼拾人餘唾而甘之者，特猩猩之效人言耳，烏足與守先待後之儒並論列乎？」文集卷四。

清儒變宋明

學術之眞僞

從次仲集所見漢學諸流弊

考證之學，至惠、戴已臻全盛，而弊亦不勝焉。次仲此文，在癸丑前，與癸丑與胡敬仲書並觀，可以見當時漢學風氣矣。次仲他文，可以見當時漢學流弊者尚多，如云：

不通古今成敗

> 搜斷碑半通，剌佚書數簡，為之考同異，校偏旁，而語以古今成敗，若坐雰霧之中。此風會之所趨，而學者之所蔽也。（大梁與牛次原書，（戊申）文集卷二十三。）

為學不通世務，不切時用，為漢學一大病。又為汪容甫墓誌銘，謂：

> 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聆之者輒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氏、德清胡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尚書者，閻氏也。尚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文集卷三十五。又文集卷十四，正家七政隨天左旋辨云：「毛奇齡，世稱專攻宋儒者。」）

好罵宋儒

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以爲千古絕業，此又當時漢學一大病也。按：次仲謂容甫好罵宋儒，汪孟慈孤兒編辨之，謂：「先君與劉先生（端臨）爲問學交，劉先生素習宋諸儒之學，先君若聞人舉宋儒輒罵，則不與之友矣。胡竹邨云：『仲子先生罵宋儒最甚』，則淺蓋假先君以自附耶？」據此則次仲亦是好罵宋儒者。又復孫淵如觀察書云：

伏讀來札，云「近時為漢學者，又好攻擊康成，甚以為非」。此言切中今日之弊。文集卷二十四。

罵鄭與佞鄭

不僅罵宋、罵朱子，又進而攻擊東漢，罵康成，此又當時漢學一病也。然當時漢學家必尊許、鄭於考亭、陽明之上，以爲聖學之宗傳，而許、鄭訓詁，亦自有失，固難盡掩。孫星衍同時有管世銘緘若，其人乃時文家，然韞山堂集有漢學說一篇，論孫氏佞鄭，頗足發噱，茲爲幷錄。其說云：

鄭康成博洽貫穿，畜諸經之精蘊，集漢儒之大成，厥功偉矣。但詳語而未能精擇，純雜參半。……近代學者，厭棄宋、明以來空言性命之陋，復不能實力窮經，……高言漢學，……則必以鄭說為大宗。崇奉太過，即鄭說之誤會經文，沿

習衆說，有待後人之釐訂者，亦必強為之說，旁引曲證，使無一字不合於聖人而後已。此則鄭氏之佞諛，……就使康成復起，必以為失吾廓然大公、抑然自下之意，揮之門外，惟恐其不速去者也。……姑以尚書……開卷言之，鄭訓堯典「稽古」為「同天」，爾雅所未有，七十子之徒所未嘗言也。……必由漢初諸儒，本孔子「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二語，為放勳義疏，經口授者傳譌顛倒，遂以「同天」移帝堯之上，因以當「稽古」之訓，鄭氏耳熟而沿其誤也。……夫康成羽翼諸經之功甚鉅，千慮一失，不足為康成病。……譬如食瓜舍蒂，嘗梨棄核，……偏嗜者乃幷其蒂核咀嚼而誇美之，夫豈瓜與梨之知己哉？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鳴，駸駸入古人之室矣，……忽去而說經，有不尊奉鄭氏者，騈面戟手而與之爭。余未嘗與辨，而心不以為然，著是說以糾其失。又竊取韓稚圭終身未嘗與歐陽永叔言易之義，不必示孫，亦以息爭端、全交道也。

學術之盛衰，一往一復，歷時必變。風尚歇則是非白，雖有大力莫之能持。孫氏以漢學護法，極推康成，然已不足服同時鄉里之口，更何論於後世？王鳴盛蛾術編卷五十八鄭康成下，迮鶴壽按語云：「先生生平

以許掩孔

專守鄭氏一家之言，所著尙書後案三十卷，搜羅宏富，辨證詳明，洵爲鄭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稱，獨守鄭氏家法，於古今一切訓詁、一切議論，與鄭合者則然之，略有異同卽斥之，必欲强天下之人悉歸於鄭學而後可。」孫、王同於佞鄭，及其反動，乃爲罵鄭，而漢學漸衰矣。

次仲雖頗然孫說，然次仲又謂：

> 世之學者，徒惜夫宋學行而兩漢之緒遂微，不知鄭學行而六藝之途始隘也。（漢十四經師頌，文集卷十。）

其意固在鍼砭夫執一師所垂爲圭臬，懸一氏之義作標準者，而承風逐流之徒，則又不至於尊西京斥東都不止，是又次仲所言學術必變之大例所莫可逃也。次仲又謂：

> 六書廢已久，訓詁多闕殘，一二篤信儒，闡發誠艱難，殷殷考訂時，亦擇心所安。纖兒擇唾餘，羣籍束不觀，但取許氏書，閉戶施鉛丹，六經所有字，無不遭譏彈，說文未載者，毅然信筆刪。用力旣不多，已足驚愚頑，尋彼沾沾念，真見其肺肝。宋儒論錯簡，厥咎尚可寬，似此僭妄罪，何止如邱山！豈其許叔重，遂掩周孔還？（學古詩之一，校禮堂詩集卷五。）

漢學本主以訓詁明義理，其極遂至以許愼掩周、孔，此又當時漢學一大病也。（今人治甲骨、鐘鼎，流

高擡考覈弊所極，亦有似之者。次仲又曰：

> 儒者不明禮，六籍皆茫然，於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祀制，洛誥何以詮？不明宮室制，顧命何以傳？不明有司徹，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儀，安能釋賓筵？不明盥與薦，易象孰究研？不明聘與覲，春秋孰貫穿？如衣之有領，如官之有聯，稽古冀有獲，用志須精專。（學古詩，詩集卷五。）

此則儼然東原七經小記之說，而範圍尤狹，必如莊子天下篇所謂「天下皆以其有爲不可加」，遂以考覈爲義理之原，又以禮之器數、儀節爲考覈之原焉。漢學考據家意氣之日盛，此又當日一大病也。

次仲之史學

次仲不僅治經精善，其史學亦爲流輩所推。然其論史有可異者，嘗謂：

反民族觀念之歷史論

史以載治亂，學者資考究。胡為拳麟經，師心失所守？拘拘論正統，脫口即紕繆。拓拔起北方，征誅翦羣寇，干戈定中夏，豈曰無授受？義爾江介人，栽篡等禽獸，荒淫無一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盡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漢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構，奈何紀宋元，坐令大綱覆？兎園迂老生，永被見聞囿，安得如椽筆，一洗賤儒陋！學古詩，校禮堂詩集卷五。

治漢學者必斥宋，宋儒論史，主嚴辨正統，次仲乃譏為賤儒之陋。而以金晟比漢文，又深惜其謀之不臧，坐失滅宋之機。書金史太宗紀後，文集卷三十一。又謂：

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讀宋史，文集卷五。

又謂：

道學之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於元。同上。

而於秦檜、史浩，皆力持平反。書宋史史浩傳後，文集卷三十一。又深惜元人不能重用擴廓，付以恢復之

事，遂令明祖坐大而有天下。書元史陳祖仁傳後，文集卷三十一。又爲十六國名臣序贊，文集卷十一。謂：

尼父之作春秋，亦書荆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

對於范長生、陳元達、張賓、王猛諸人，若不勝其仰敬之私。又爲十六國名臣補贊，同上。旁及慕容恪、苻融，目之爲宗賢。嗟乎！此其治史之意，所爲深異於船山、亭林、梨洲諸老而適成其爲乾嘉之學者，則又深心治史之士所當引以猛省深惕者也。

附 許周生

許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一七六八——一八一八。年五十一。以嘉慶己未成進士，是科得人稱盛。大興朱珪曰：「經學則有張惠言，小學則有王引之，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其許某乎？」著書號能持漢宋之平，極爲時流推許。

周生論學語

周生論學大旨

周生為學，蓋亦值漢學之全盛而頗感不滿者，其大意備見於寄答陳恭甫同年書。（鑑止水齋集卷十。）謂：

來教謂學莫大乎經術文章，宗彥以為經誼之大者十數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就今自謂能了，亦萬不能見信當時，取必後世。（此似指典章制度等言之，其說頗似方植之。非考證學發展到相當限度，不能發此想也。）如僅僅校勘文字同異譌脫，或依傍小學，辨析訓詁形聲，又或綴拾零殘經說，所得蓋小，私心誠不欲為之。（此似焦里堂所謂漢學家中校讎、摭拾、叢綴三派也。）……夫人之為學，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不求諸心而逐世之所尚，非善學者也。（此意極似章實齋。）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欲伸己之所見，使人同己，愈不可也。（此意極似焦里堂。）

經學上之悲觀論

宗彥自惟生平思過于學，而學又屢變。（此自述學風全似章、焦，及以後陳東塾。）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經學。為之有年，乃悟三代去今遠，書籍散亡，典章制度，誠有不可

孔子生今世所學不過由明溯宋

考實者，自西漢之儒，已不免望文為說，況又二千載下乎？昔孔子學三代之禮，……而已嘆文獻不足，至軒、農、唐、虞，孔子固未嘗言，且未嘗學也。則使孔子生於今世，其所學者，不過由明溯宋而止耳，當不遠追三代，為無徵之言，而施諸當世，無一可用也。此論為章、焦、方、陳諸家所同。以後今文家遂以古經籍言變法改制。

此雖周生寫述一己感想，然足以反映當時學風轉變之大體矣。周生又暢論其意於原學及學說之兩篇。原學曰：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道而行之也。所謂道者，內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家、國、天下而無弗達，民咸被其利，……明於造化，察於事變，洞於人情。……聖人以是著六經，示後世。……聖人之教學也，期于有用焉耳。今之治經者吾惑焉！其言曰：「聖人所以明道者，辭也；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考之蒼雅，攻其訓詁，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載籍，展轉引伸以說之。一字之誼，紛紜數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為古學。夫六書特小學之一耳，古之時，唯年十五以下者為之，今則窮老畢精竭慮於此，而猶

學問虛實之辨

不能盡通。將由是以考其辭，復由辭以知其義，而期於道之成，則雖假以彭、聃之壽，而亦有所不能及矣。孟子不云乎：「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今之學者，奈何不求聖人之志，而專務其文辭也！（方植之謂漢學家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與此正反適合。）然而不為是者，則羣斥以為空疏。夫學之虛實，至易明也。積之內，見之外，行其所學而賢不肖皆見焉，言其所學而賢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謂實學矣。聯牘殫翰，返之心，無當於仁義禮智之數，推之家國天下，一無所施之，執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謂，則真所謂迂疏寡效者也。（此辨學之虛實，亦與植之全似。）且夫聖人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三代以下，凡治平之世，其君若臣之夙夜勤政事，進賢能，退不肖，求乂安百姓，生養得其所；及其衰亂，賢者在下，持名義，抑貪僞，扶風教，使弗至大壞者，蓋莫不有六經之意存焉。則皆聖人之學也。（此視宋、明儒者見解稍寬，而與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亦微別。）……夫六書亦何嘗非學？而以為高出前世諸儒之上，必如是而後為學，則惑之甚也！……辨不極則不返，其始也，一二專己者倡之，羣焉以為新奇可喜而慕之，繼焉則相與為名而摭拾以仿傚之，蓋數十年于茲矣。其亦可以倦而知返乎！（繼止水齋集卷十六。）

此正式對於由古訓以明道之說，施嚴厲之攻擊也。學說篇則曰：

下學與上達

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此論所由與陸王、顏李異途。以後漢學轉變，如陳蘭甫提倡鄭玄、朱熹，常州學派專治公羊，皆仍就讀書博古一路。……學也者，所以求知也。……始于知言、知禮，終于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惝怳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總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鑑止水齋集卷十四。

原學一篇所以破，學說一篇所以立。芸臺爲周生作傳，錄其學說一篇，而不採原學，以原學之所破，正是芸臺學術立足點也。周生之所謂「學」者，在乎治性情，達政事，而止至善。語亦見上文。至其所以爲學者，則見於其所爲書齋之記，曰：

余不肖，幼秉先人之訓，讀周公、孔子之書，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政事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真僞，……思竭慮畢能，效其區區，以佐聖化之萬

一。（鑑止水齋集卷十四鑑止水齋記。）

周生之禮論

此周生論學大旨也。周生又有禮論三篇，其言曰：

禮以靜人心

古之聖人，欲天下之久治安也，於是為禮。禮也者，靜天下之人心者也。天下之治亂，由於人心之動靜。……大亂之後，民困兵革，思所息肩，受命之主出，盪滌而撫安之，天下翕然以定。承平既久，人日衆，物力日耗，富貴者恃財力以縱其欲，貧賤者常不勝歆羨，以生覬倖。在上者繩之以政，威之以刑，民曰：「此有位與權者所為也，我一日得其位與權，則所以繩我威我者，我亦可以繩之威之。」於是政刑不足以靜民，而益以速其動。（稍前有洪亮吉之意言、程瑤田論學外篇之覺夢，稍後有龔自珍之平均篇，均可與此互參，以見清代自乾隆盛極後社會之狀況與其意象也。）古之聖人，逆知其必至於是也，故於其得天下之始，因民之思治，而制為一代之禮以治之。自朝廷以至草野，吉凶萬事，尊卑異等，莫不稽之天理，合之人情，為之一定之節制而不可越，則民無所生其覬覦。貴者、富者，行其禮之所得為，不為榮；貧者、賤者，亦行其禮之所得為，不為辱。上下相磨厲以禮，則無歆羨勢力之心。……雖有兵凶之變，而民猶知顧恤於禮義，則

不至於動而難靜。禮論上，鑑止水齋集卷十六。

又曰：

禮以同風俗

後世以禮爲具文

自漢以至元、明，莫不有一代之禮。其異於三代者，……三代之禮，通於上下，後世之禮，詳於上而不行于下；此其所以異也。……禮非專為天子設，……後世國家有大典，儒臣博議，依仿古禮而為之，以飾耳目而已；至于祭祀、婚嫁、居室、墳墓，凡民日用之事，固未嘗一一為之制焉。其編於禮書者，自公卿之家猶未能遵本朝之法度，而況于庶人乎？然則其所為禮者，具文而已。……士民各從其鄉俗之所尚，而又各逞私臆以增之，益趨于浮華誕慢而不可止。……蚩蚩之民，日相耀于勢利，則不逞之心生。采章服物無所別，而祿位輕；四民不相異，而賢知絀；州黨不讀法，社蜡不會民，而上下不相親也。其使民嚚然而不靖者，皆禮之流失為之也。禮論中。

又曰：

制禮不必合古

或曰：「禮不行于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于俗，擾及天下，而終不可行耳。」是不然。順人情而制禮，斟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求合于古，亦何不可行之有？……蓋人情所甚不便者，莫過于無節。無節則貧賤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貴者亦終不能以自暢。卽如一送終也，飾以綵繒，感以鼓吹導從，甚且雜以俳優百戲，而又蕩然無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從頹俗，此豈人情之所樂哉？……有聖人作，察人情之所便，事事而爲之節，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見天下之人從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禮論下。

自戴東原以來，學者相戒惡言「理」，而以「禮」代之，里堂、芸臺、次仲其著也。周生與諸人同時，於此未能自外，然其言禮，主今不主古，主社會庶民不主朝廷君相，其議論發端於人情世故而不重窮經考覈，亦其異也。周生成進士，芸臺爲其座主，兩人又爲姻家。而論學諤諤不苟合，芸臺亟稱之。其同年陳壽祺恭甫，推爲「於越士足以躡梨洲而跨堇浦」，見壽祺所爲墓志銘。其見敬於時賢如是。惜其多病不壽，未能極學力之所至。其卒歲，正江鄭堂在廣州督署刻行漢學師承記之年，而繼此有方植之著書盛毀漢學，其論乃頗近於

汪家禧

周生焉。

仁和汪家禧，字漢郊，亦肄業詁經精舍，遺著有東里生燼餘集二卷，其儒與二氏出入論，謂：

天人五行，漢人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為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偽學之禁，宋為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昧昧歟！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

此防空悟一說，與方植之同見。

又與陳扶雅書，謂：

近世推重漢學，妄論真漢學亦不盡傳。孟氏之學，當時已有微論，況歷久至虞氏，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檢牘，比擬詳定，恐經旨不如此破碎。鄭、荀同學費易，何以立說又不同？鄭從馬學，何以與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災

異何又不同？出奴入主，究何定論？尚書力闢古文，妄謂今時伏、鄭本文久已放失。近世復古者，所本仍用僞孔，卽鄭注無有者，仍不得不用孔義以通之，用其說而闢其書，何足令人心服？詩四家同本荀卿，一堂受業，縱有異同，何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傳，未必盡經師本旨，或出陋儒附益，必欲一一信之，眞所謂陳已棄之芻狗矣。妄謂漢儒經學，以適用爲貴。諸大儒之書，皆當各存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遺經，又不必曲說以添膠結。至於唐、宋以來，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當一一參稽，斷不可概爲抹殺。如必限代讀書，則太倉、歷下，用其說於詩文者，今復用之於經學，恐千秋定論，斷不能廢程、朱而但遵伏、賈也。且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褒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是，而致用則非也。班史無韋賢，鄴都無王粲，精專則是，而閎覽則非也。魏默深經世文篇卷五亦錄此文。

此亦自經術轉而爲經濟、掌故，識趣堪與周生並駕，駸駸乎薄梨洲、謝山之藩籬矣。詁經、粵海，皆漢學最盛結集也，而歧趨異論如此，不足以覘世變乎？又按：東里生燼餘集卷一六藝流別論，亦主成

周官師合一之說，與實齋文史通義相似。汪與王宗炎交好，必有聞於章說也。余觀里堂、次仲、漢郊諸人持論，與章氏相通者甚多，實齋思想議論，其影響於當時者已至深矣。又桐城胡虔，字雒君，爲廣學篇，謂：「國朝通儒碩學，鑒宋人之失，義不敢臆造，語必有據依，疏通證明，以求本始，洵漢以來說經之盛軌矣。乃風會所趨，言不問是非，人惟論時代，近不妨棄其精華，古則必珍其糟粕，以爲去聖未遠，自有所受。夫以子夏之學，傳爲田子方、吳起，彼二子之言，果聖門之緒論乎？且推崇叔重，詬厲紫陽，幾於萬口一聲。而撰述之體，博引繁稱，以多爲貴，一字之偏旁，音訓動輒千言。以古準今，事窮則變，不數十年，知必有厭倦而更張之者矣。」胡以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世與汪相若，議論亦相似。胡氏曾遊鄂，與章實齋同修湖北通志，相交契，宜其識議及此也。

方植之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咸豐元年辛亥，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年八十。嘗學文於姚姬傳。阮文達督兩粵，延修廣東通志，又授經文達幕中。著漢學商兌、書林揚觶兩書，皆譏彈漢學。

方氏論學大要

植之評漢學大意，備見商兌一書，其序例成於道光六年丙戌，是年乃文達在粵最後之

年。儀衛軒集卷七有上阮芸臺宮保書，自獻其商兌，惜是書無年月可考。鄭福照所爲年譜，附儀衛軒後集。定著商兌在道光四年甲申，然亦無他證。近梁氏清代學術概論，謂商兌成書在嘉慶間，益無據。要之成書在丙戌前，刊行則在辛卯，又其後之五年也。文達在粵十年，立學海堂，刻經解，在嘉慶二十五年庚辰。頗招致名士，以宏獎漢學自任。江鄭堂漢學師承記八卷，即刻於粵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翌年而植之亦赴粵。後商兌刊行，而鄭堂即以是年卒。商兌於鄭堂師承記及阮刻經解均致抨擊，謂：

方氏評漢學師承記與學海堂經解

> 江氏作漢學師承記，阮氏集經解，於諸家著述，凡不關小學、不純用漢儒古訓者，概不著錄。……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為難，非徒不為公論，抑豈能求真得是！卷上。

蓋阮刻經解，其意本如鄭堂師承記所列經師經義目錄之類。芸臺爲師承記作序，謂「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其先計畫如是。略近經籍纂詁。後乃苦其繁重，乃創始爲今刻經解之編輯。鄭堂之師承記、芸臺之經解，皆漢學極盛期之產品也。而植

之其時亦適在粵，乃不禁對此全盛之空氣而生反動。其議論所到，實亦頗足為漢學箴砭者。其言曰：

考據只在紙上

> 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羣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卷中之上。

說文不足盡恃

植之又深斥自訓詁求義理之見，謂專據說文以證經義有十五謬。詳卷中之下。姚惜抱文後集卷二跋許氏說文，謂：「許書非一人一時所成，故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又不著為何家之經；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矣。」植之頗承其意。又新城陳用光碩士序薛傳均說文答問疏證，引顧亭林論說文之學，謂「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為善學」，於錢竹汀曲護許氏處，頗有糾難。文中亦引姚說，此皆當時桐城一派對說文所持之見解也。其於考禮以易理之說，亦極致非難，謂：

理與禮

> 禮者為迹，在外居後。理是禮之所以然，在內居先；凡事凡物之所以然處，皆有理，不盡屬禮也。……理斡是非，禮是節文，若不窮理，何以能隆禮、由禮而識禮之意也？……今欲中其蔑理之旨，舉凡事物之理，悉舉而納之三禮注疏，是

尚未及率履之禮。李顒、顏元、李塨等有懲于明儒心學之失，務以躬行矯之，似也。……茲漢學者，僅欲以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易程朱之統，又下於二曲、習齋輩一等。卷中之上。

又謂：

漢學諸人，堅稱義理存乎訓詁、典章、制度，而如考工制度，江氏有考，戴氏有圖，阮氏、金氏、程氏、錢氏皆言車制，同時著述，言人人殊，訖不知誰為定論。他如蔡氏賦役，沈氏祿田，任氏、江氏、盛氏、張氏宮室，黃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專門，亦互相駁斥，不知誰為真知定見。……竊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無關于身心性命、國計民生學術之大。……以荀子「法後王」之語推之，則冕服、車制、祿田、賦役等，雖古聖之制，亦塵飯木胔耳。三統之建，忠質之尚，井田禮樂諸大端，三代聖人已不沿襲，又何論後世，而欲追古制乎？卷下。

古制爲塵飯木胔

朱子即實事求是之學

凡植之所以駁斥漢學者率具如是。而於朱子尊護尤力，謂「理即事而在，即物窮理，即實事求是」。（卷中之上。）又謂：「朱子非廢訓詁名物不講，不如漢學諸人所訾謗。朱子自言：『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漢學家刪去最後一層，遂差失離畔而去。」（卷下。）大抵植之此書，議論駿快，稍前如章實齋，稍後如陳蘭甫，同時如許周生，皆於當時漢學極盛空氣中感不滿，持論亦往往與植之書相出入，惟皆立言有節，不如植之肆口無忌。以造詣言之，則文史通明不如實齋，經義湛密不如蘭甫，識趣深細不如周生，而惟以縱橫排奡見長。然亦頗爲並時學者推重。（即其首列諸家題辭可見。）良以漢學已臻極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學術將變應有之象也。

書林揚觶

植之書於商兌外尚有書林揚觶，謂：

> 兩粵制府阮大司馬既創建學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以「學者願著何書」策堂中學徒。余慨後世著書太易而多，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因誦往哲遺言及肊見所及，為十有六論，以諗同志。

其書亦掎摭時病而發，與商兌爲姊妹篇也。（揚觶末載商兌序略，今不見於商兌；商兌末亦述及揚觶。兩書同刊於辛卯，蓋亦同時所成。）惟商兌專

務糾駁，揚觶則稍有建白。大率其書上不逮章實齋通義，下不及陳蘭甫學思錄，而風格差近。要其在漢學極盛之時，努力欲創一新趣，雖識解未深，魄力未宏，而頗有平坦淺易處，可以繩當時漢學病痛者。植之復有待定錄，乃隨時箚記之稿，未刊行。又儀衛軒文集卷一有辨道論一篇，謂：

辨道論

> 考證漢學，……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棄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無益於世用。……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則必翻然厭之矣。翻然厭之，則必於陸王是歸矣。何則？人心之蕩而無止，好爲異以矜己，迪知於道者寡，則苟以自多。……吾爲辨乎陸王之異以伺其歸，如弋者之張羅於路歧也，會鳥之倦而還者，必入之矣。

其後陳蘭甫起於粵，倡爲鄭、朱同歸之學，亦所以防倦返者之歸於陸王也。今文學派則轉而治春秋，以發明微言大義爲標幟，而德清戴望子高倡爲顏、李，凡此皆倦鳥也。惟均不歸陸王，植之言卒不驗。是蓋乾、嘉尚實博證之風，尚有其宰制牢籠之力，使後之來者，雖變不能脫其樊。倦鳥之颺不厲，囿阱之防尚密，此亦道、咸以下學術風氣迴翔往復，終不能一變故昔之所由也。

夏炯仲子集

又按：當塗夏炯卯生，（生乾隆乙卯，卒道光丙午，年五十二。）有仲子集，桐城姚石甫、武進李申耆、寶山毛生甫俱推之，許其識見爲百年所未有。而姚氏序之，謂其與植之之書若遙相和者也。父鑾，官新安，炯與兄炘、弟燮皆年少隨侍，猶及聞徽學諸宿如程瑤田、凌廷堪、汪萊諸人之議論。及鑾再宦新安，又得交俞正燮、江有誥，皆徽人所稱考據名儒也。然炘、燮皆以理學、史學成名；炯早年亦治訓詁考據，繼而悟其非，於漢宋之見力爲平反。集中於清儒自顧亭林以下，如毛西河、朱竹垞、閻百詩、臧玉林、惠定宇、戴東原、錢竹汀、盧抱經、江艮庭、段懋堂、王懷祖父子，以及阮芸臺、凌次仲諸家，皆有糾彈，而於乾隆以下臧、惠所倡以小學說經、以訓詁明義理之說，排駁尤力。其學於清主楊園、稼書，於明主敬軒、心吾，循是以上溯紫陽，而辨陸王之非。此道、咸以往治理學者，軌轍大率皆然。而仲子集議論明暢，條貫不紊，量其識議所屆，猶在唐鏡海、倭艮峯諸人上。其弟燮治朱子尤精密，考辨明當，亦勝王白田。近人於景紫一集頗有流傳，而仲子書獨晦。（民國有鉛字排印本。）其集寫定於道光庚子，距商兌行書不越十年，議論亦時有高出商兌之上者，亦考論當時學術思想轉變一可注意之書也。



第十一章　龔定菴

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

一　常州莊氏

莊方耕

言晚清學術者，蘇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學，始於武進莊存與，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學不顯於當世，而頗為後之學者所稱許。阮元序其書，謂其「于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又謂其「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枘鑿不相入，故祕不示人。通其學者，門人邵學士晉涵、孔檢討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見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此文刻入味經齋遺書卷首，而阮氏揅經室集未之收。）董士錫序其書，謂：「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正滙也。」又曰：「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醰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溷以游雜。其門人為之，莫不以門戶自守，深疾宋以後之空言。固其藝精，抑亦術峻，而又烏知世固有不為空言而實學

恣肆如是者哉！」見董氏易說序，亦刊味經齋遺書卷首。魏源之序其書則曰：「韓詩外傳之言曰：『儒者，需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無類之言，不形之行，不贅之辭，君子愼之。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則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韓傳、董生，處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於器械，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所極。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夫班、徐二子，生東漢之世，而其言又若是。淸之有天下，百餘年間，以經學名家者數十輩，獨先生未嘗支離瓠析，如韓、董、班、徐四子所譏，是以世之爲漢學者罕稱道之。烏虖！公所爲眞漢學者庶其在是！」

見魏氏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刊莊書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後者，推之愈崇，辨之愈暢。莊氏之學猶是也，而世風既變，人心既易，則出主入奴之見自異焉。然阮氏刻經解，僅收其春秋正辭，其意蓋猶取乎其專家，非取乎其大義也。至龔自珍爲莊氏神道碑銘，定菴文集卷上。乃擧莊氏之不辨尚書今古文眞僞者而亦曲譽婉稱之，謂：「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夫而後稽古之業，不如濟世，軒輊之間，斷然捨此而就彼矣。至於魏氏之論，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漢儒之說駁漢學，而若惟莊氏爲得學術之正統。此皆風氣之變，未必即是非之準。乾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轉而不滿於乾嘉，因以推尊莊氏，莊氏亦未必是。莊氏爲學，既不屑屑於考據，故不能如乾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語言文字之表，而徒牽綴古經籍以爲說，又往往比附以漢儒之迂怪，故其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汪中與畢沅書，自謂：「爲考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尙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王引之與焦里堂書，亦謂：「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王念孫拜經日記序，亦謂：「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細而忽之。」惠學流弊，當時已多能言之者。其實則清代漢學考據之旁衍歧趨，不足爲達道。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徬徨同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爲公羊，又轉而爲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卒之

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爲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方耕有姪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埶宧叢書，頗究明堂陰陽，亦蘇州惠學也。葆琛有甥曰劉逢祿申受、宋翔鳳于庭，葆琛稱之，曰：「吾諸甥中，劉申受可以爲師，宋于庭可以爲友。」常州之學，蓋至是始顯。

莊葆琛

又陽湖惲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一。與葆琛略同時，著三代因革論，謂：

惲子居

> 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簋鄙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論一。

又曰：

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三代因革論八。）

其言極悍廉明盡，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領，遂輾轉牽引，至於以二千年前漢博士專門絕業，掇拾補綴，謂可以當二千年後經世之大任，則何啻所謂「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如漢博士之所爲哉？夫蘇州惠氏專門之學，其意本在於考古，而常州諸賢，乃尊之爲大義，援之以經世，此則其蔽也。

二　劉宋

劉逢祿，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進。幼傳外家莊氏之學。葆琛故有意治公

羊，而中受成其業。謂：

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為首，於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嘗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適焉？公羊何氏釋例敍。

條例與家法

又曰：

余嘗以為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無二三。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於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為完具。然毛公詳故訓而略微言，虞

君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邵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鄭康成二氏為宗。喪服之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綱羅衆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敍。）

公羊春秋特盛之背景

申受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戴望劉先生行狀，記嘉慶五年，劉舉拔貢生入都，父執故舊徧京師，不往干謁，惟就張惠言問虞氏易、鄭氏三禮。張氏為學亦由惠氏家法入也。劉氏有虞氏易言補，卽補張氏書；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劉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條例，則徽州戴氏之說；又主微言大義，撥亂反正，則承其外家之傳緒；值時運世風之變，而治經之業乃折而萃於春秋，（因其備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趨於公羊焉。（因其具師傳，詳條例。惠士奇論春秋，曰：「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此與申受專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異，然無害謂常州之學原本惠氏。）

孔巽軒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廣森巽軒，（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為方耕門人，而亦從學戴氏，為公羊通義，已不遵南宋以來謂春秋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義，然於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盡守。至申受乃舉何氏「三科九旨」為聖人微言大義所在，特著春秋論上、下篇，極論春秋之有書法，（上篇針對錢竹汀潛研堂集春秋論而加駁難。錢氏文例證堅明，而劉氏非之，此如莊方耕不斥古文尚書，實同為考證學之反動。近人乃

認晚清今文學爲清代經學考證最後最精之結果，則尤誤也。與條例之必遵何氏。下篇針對孔巽軒公羊通義而發。何氏「三科九旨」不見傳文，而劉氏信之，則以家法師說之論爲辨，此焦里堂所譏爲「據守」之學也。常州公羊學之淵源於蘇州惠氏家法之論，此等處最顯。遂爲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發墨守評、穀梁廢疾申何諸篇，重興何氏一家之言。又爲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謂其書稱左氏春秋，與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同類，非傳春秋，而劉歆增書法，改名春秋左氏傳。又爲論語述何，則並欲以何氏之學說論語。其意若謂孔門微言大義，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于庭

宋翔鳳字于庭，長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一年，卒咸豐十年，年八十五。著論語發微，大意謂論語微言通於春秋，蓋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續經解有宋氏論語說義十卷，乃論語發微之前稿。又爲大學古義說，以明堂陰陽相牽附。此亦吳學惠氏遺風也。

今古文與漢宋門戶

晚年編過庭錄，又深推兩宋道學，以程朱與董仲舒並尊，蓋幾幾泯漢宋之見焉。見過庭錄卷十二「道學」條。乾、嘉學者嚴辨漢、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學轉非所斥，爲一變。乾、嘉研習討論，多在三禮、小學，易與春秋鮮所盡心。易自惠氏開其端，武進張氏繼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於劉氏；宋氏則欲以公羊、易理說論語；自訓詁、考據轉而治易、春秋，爲又一變。此後南海康有爲亦極推易、春秋，遂又以禮運說春秋，不知易傳、禮運皆戰國晚世雜采老、莊、鄒衍所成，豈誠孔門大義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之觀念一脈相承，則彰然可見也。

三　魏默深

魏默深

繼劉、宋而言今文者有龔、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豐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學，後主今文。謂毛詩晚出，據齊、魯、韓三家撰詩古微，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難馬、鄭，爲書古微。又謂孔、劉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於董書未之詳，撰董子春秋發微。嘗謂：

劉魏之異點

> 今日復古之要，由訓詁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古微堂外集卷一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攷敍。

劉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詩並言；魏氏則轉尚西漢，故旣斥毛詩，又尊董於何。魏氏詩、書古微之作，仍不脫家法觀念之作祟，仍落考據窠臼，非能眞於微言大義、經術政事處見精神也。

今文與公羊

然後今文學之壁壘漸立，與常州之所謂公羊者又異焉。劉氏治公羊，不斥毛詩，即是一絕大異點。然默深之求微

言大義，頗不據於傳注，謂：

> 經有奧義，有大義。研奧者，必以傳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經文彙觀而自足。（外集卷一論語孟子類編序。）

又曰：

> 自明以來，學者爭朱陸；自本朝以來，學者爭漢宋。今不令學朱學陸，而但令學孔孟焉，夫何諍？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醜，屏斥躬行，即論洙泗淵源，亦止云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託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為「壹行」，以詁經為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為困勉之學。（同上。按：所譏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說經，本主擺脫傳注，直求經文，（此意較後來陳蘭甫爲强。）又主以躬行踐履求經文也。（此則幾由漢返宋矣。）故曰：

明之季，梁谿、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教於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國初諸子裂之。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塗轍之儒，皆將以撟虛就實，而叩其自得則瞠然，以所見諸用則瞠然。（卷四張鐵甫墓誌銘。按：陳蘭甫提倡鄭康成、朱子，仍不過返諸清初之戶庭塗轍，然如魏氏詩、書古微之作，則路徑更窄，更不實際，更無所謂「體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即其當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論四庫館臣

默深於乾嘉學風頗不滿，（此與定菴態度微不同，以二人環境自異耳。）尤於當時四庫館臣之好譏彈宋儒者致深慨焉。謂：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數語見盡言集提要，魏氏誤記為言行錄。）以私滅公，是用憤懣。」是說也，於茲錄發之，於元城語錄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琰錄發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之誤，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及劉安世，亦魏氏誤憶之也。）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劉安世，惟元城語錄提要有「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蓋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一條，遂以誤憶。）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闢，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

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南宋黃震日鈔亦評騭茲錄諸人，亦厠劉公於王巖叟、范祖禹間，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瞽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為奇貨。至書目於慶元黨禁謂「南宋亡於諸儒，不得委之侂胄」；於龜山集謂「東林起於楊時，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見四庫書目慶元黨禁，楊龜山集無之，魏氏誤憶。亦則固無識焉。卷四書宋名臣言行錄後。按：南宋胡致堂讀史管見，四庫斥其書不入箸錄，提要引王應麟通鑑答問，謂「胡氏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以為篤論。而考答問實無此語，姚椿通藝閣文集卷五書讀史管見後以此為譏。然尚不如默深所發之甚也。魏文亦多誤，然所論提要門戶之見則甚是。李慈銘日記駁魏文，至謂四庫所收言行錄或非足本，則有意迴護矣。夏仲子集卷五讀四庫提要，謂：「國初若張楊園、李二曲、魏環溪、刁蒙吉、左翊宸、耿逸庵諸儒，皆卓然理學，無片紙隻字錄入四庫；其所採國朝之書，朱竹垞、毛西河、閻百詩、萬充宗、萬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書，最為詳備。」譏為「不知體要」。又讀簡明目錄，謂：「各門類書一涉宋儒，即有微詞諷語，至程、朱所訓各經頒在學宮者，僅詳卷什，不置一詞。」謂：「四庫館諸公竟專與宋儒為懟。」要之，提要門戶抑揚之見過深，不足以持平服衆也。

默深論戴東原

乾嘉所以詆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詆乾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見世風之驟變，而是非之無定矣。默深尤力詆東原，謂其「平日譚心性，詆程朱，無非一念爭名所熾，其學術心術，均與毛大可相符」。又歷指其著書之不德。魏氏遺文書趙校水經注後，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時平定張石州穆，有全氏水經注辨

誣，亦證東原攘竊，文見薛刊全校水經注附錄，張氏㐆齋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頗推東原，而王國維氏復有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發其覆，本文見觀堂集林卷十二。至楊守敬最為近代治水經專家，其為水經注疏要刪，亦謂戴竊趙書，此案殆成定論。今大典水經注已由商務影印行世，孟心史告余，曾通體校讀一過，知戴竊趙書確然無疑也。默深又嘗贊賀長齡纂輯皇朝經世文編，著海國圖志及聖武記諸書，感切時變，有志經濟，而晚節仍以辨漢儒經學今古文名家。則甚矣時風世業之難迴，苟非大力斡旋氣運，足以驅一世而轉趨，則仍必隨逐因循至於途窮而後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非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猶較踏實。其先特為考據之反動，其終滙於考據之頹流，魏、龔皆其著例也。

四　龔定菴

常州之學，起於莊氏，立於劉、宋，而變於龔、魏，然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則必以龔氏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學，既主微言大義，而通於天道、人事，則其歸必轉而趨於論政，否則何治乎春秋？何貴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義」，義貴褒貶進退，西漢公羊家皆以經術通政事也。亦何異於章句訓詁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學之精神，其極必趨於輕古經而重時政，則定菴其眉目也。

傳略

龔鞏祚，原名自珍，字璱人，別號定菴。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五十。父闇齋，名麗正，爲段玉裁女夫。定菴天才早秀，年十二，卽得聞其外祖小學之傳。年二十八，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進士，時年三十八。負才氣，久困閒曹，以禮部主事棄官歸，爲道光十九年己亥。越兩年卒。

定菴之論政

清儒自有明遺老外，卽尠談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摧於上，出口差分寸，卽得奇禍，習於積威，遂莫敢談。不徒莫之談，蓋亦莫之思。精神意氣，一注於古經籍，本非得已，而習焉忘之，卽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經學之所由一趨於訓

定菴之明良論

詁考索也。嘉、道以還，清勢日陵替，堅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發舒為政論焉，而定菴則為開風氣之一人。定菴雖自幼濡染於樸學，而早年持論，頗已著眼於世風時政。嘉慶十九年甲戌，定菴年二十三，為明良論，大意謂：

>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清暇之官，知作書法、賡詩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為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萬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尟矣。洪稚存（亮吉）卷施閣文甲集補遺有廉恥論，已先定菴言之，可參看。

蓋定菴一家，自其祖匏伯、（敬身，字屺懷。）父闇齋，兩世仕宦。定菴年十一，即侍父居京師。至嘉慶十七年壬申，其父簡放徽州知府，定菴隨侍南行。居京國適踰十載，當時朝廷士大夫風習，定菴雖少年，英才卓犖，固已得其涯略矣。定菴又夙工韻語，為懷人館詞，其外王父段懋堂為之序，深獎其詞之工，而謂：「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為之愈工，去

定菴與章實齋

道且愈遠。」叮嚀教戒，欲其銳意於經史。（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亦在嘉慶壬申。）又寄書勉學，囑問業於程易田。（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事在嘉慶十八年癸酉。）而其時定菴學問志趣，似不屑屑為經生，而頗有取於其鄉人實齋章氏文史經世之意也。嘉慶十九年甲戌，閣齋議修徽州府志，延歙汪瑩泉、（龍。）陽湖洪孟慈（飴孫。）諸人為纂修，定菴亦預其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有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見定菴文集卷上。）大意謂：「府志非史，特為省志底本，以儲他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其議論已儼然似實齋。而尤著者，則在所為乙丙之際箸議，（此等題目亦倣實齋。）蓋創稿於嘉慶乙亥、丙子間，時定菴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於嫥嫥治古經籍，而有志為昭代治典之探討，暢見其趣於箸議之第六，其言曰：

定菴之治學合一論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

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學也，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為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後之為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耰耡，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覩。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乎？此文亦名治學。

此其陳義至新穎，而實承襲實齋「六經皆史」之說也。定菴外王父段氏，爲東原大弟子，卒於嘉慶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孫屬草箸議之年。學術隨風氣而變，風氣依時代而易，觀於此，而實齋所謂「學術當以經世，勿趨風氣追時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蓋實齋之唱六經皆史，與常州莊氏之所謂「尋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同爲一時之孤徑。方其生，聲名落漠，而終不能抑塞其後世之大行。至定菴之學，雖相傳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門徑，則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學之與常州，若略其節目，論其大綱，則同爲乾嘉經學之反響，故遊其樊而得相通也。定菴之不滿於當時所謂經學者，又見其意於所爲江子屏所著書敍，文成嘉慶二十年丁丑。其言曰：

定菴論漢學師承記

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蘄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詁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

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

此其抨彈漢學，大旨與實齋通義之說絕類。定菴既爲江書作序，又附箋極論江氏書名之不安，謂：

> 大著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實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漢人所能專。……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瑣碎餖飣，不可謂非學，不得謂漢學。……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於經。……大易、洪範，體無完膚。……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泳白文，創獲於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此箋亦在丁丑冬至，卽乙丙著議之後一年也。

定菴之變法論

凡定菴早年深不滿於當時所謂漢學者如是。而定菴之學業意趣，乃亦一反當時經學家媚古之習，而留情於當代之治教。於是盱衡世局而首唱變法之論，其意見於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其言曰：

> 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之改圖，……孰若自改革？……天何必不樂一姓？此文亦名勸豫。管同因寄軒文初集卷一有永命篇，先定菴言之。又安吳包世臣為說儲，在嘉慶辛酉，已切實為清廷擬新制矣。越後以公羊言改制最激者，極於戊戌之變政，然如廢八股、開言路、汰冗員諸要端，包氏書亦一一先之也。

定菴之人才論

然當嘉、道之際，去雍、乾盛世未三十年，一世方酣嬉醉飽，而定菴已憂之，曰「將敗，其豫師來姓」。汲汲爲一姓勸豫，人其孰信？抑且目爲狂。定菴乃深憤懣而見其意於箸議之第九。其言曰：

>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世有三等，……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

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嚮之倫，聒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此文又稱乙丙之際塾議二。）

定菴抱掩世之才，具先覩之識，危言高論，不足以破一世之訑訑。其後三十年而洪、楊難作，定菴所謂不遠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變法則尤有待於一世之人才，人才則有待於百年之培養，而定菴之世何如者？定菴謂世之衰徵於無才，而無才則原於無培養。定菴又微見其意於所為江南生橐筆集敍，謂：「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意管同異之擬言風俗書已暢論之。安吳包愼伯著說儲，主罷八股，以明經術、策時務應之。又主設給事中，以新進茂才除授，直門下，

主封駁詔勅，國有大政、大獄下九卿者，國子監祭酒得手教諸生各以意爲議，呈本師彙擇奏之。其書與管文略相先後。管氏謂清政安靜於廟堂、學校之間，大臣無權，臺諫不爭，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包書則正從正面立法以矯其弊也。包氏已大膽爲清廷草擬改制書矣。經學家承其後，乃以孔子春秋相附會。

清代糾虔士大夫實例

其所謂「糾虔士大夫甚密」者，於定菴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爲太倉王中堂掞。奏疏書後，其文絕瑰麗，如怨如慕，極動宕之致。謂：

王掞

> 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夐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爲例，即羲、炎、頊、嚳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掞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掞疏不止，自攖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耄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按：王掞時年八十四。……恭讀聖祖諭曰：「王掞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請代父謫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即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

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為百神擇主，為先聖擇後聖，為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嘉慶）冊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考抉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勸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俛見抉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為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此文成於丁丑，亦在乙丙箸議後一年。）

又其一則為杭大宗逸事狀，其文絕冷雋，如泣如訴，極淒婉之致。謂：

乾隆癸未歲，（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菴誤記也。）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為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統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

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意解，赦歸里。

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為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此文作年無考，疑亦在定菴入京前。又按：癸巳亦無南巡事，集文蓋出傳述之誤。汪滌源雜記云：「乙酉，四舉南巡，在籍文員迎駕湖上。上顧杭世駿問曰：「汝性情改過麼？」對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對曰：「臣尚要歌詠太平。」上哂之。集或由此誤也。

定菴之廉恥論

定菴又嘅言之於古史鉤沉論之首篇曰：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開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氣節廉恥？又奈何言人才？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本文亦名覘恥。又按：吳昌綬所為定菴年譜，謂：「國朝詩徵序：年三十四（乙酉）著古史鉤沉論七千言，具稾七年，未寫定。乙亥雜詩注則繫於癸巳歲，蓋其時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則刪削多矣。」

定菴又極言之於與人之箋，曰：

> 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於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泥沙。（與人箋。）

定菴之尊隱論

嘻！何其言之沉痛而深刻耶！以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變法？定菴於是又唱爲尊隱之論。其詩謂「少年尊隱有高文」，是尊隱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 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傑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則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

定菴入都

然定菴實不能爲一之民，定菴不能隱，終且如京師。定菴以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鄉試，即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會試不售；又明年，（庚辰。）會試仍不售，僅得爲內閣

中書，眞所謂「京師弗受」矣。然定菴自負其才氣，敢爲出位之言，是年卽爲東南罷番舶議已佚，國學扶輪社本龔集注云：「爲其子所匿。」又按：管同因寄軒文初集卷二有禁用洋貨議，包世臣說儲亦主之。及西域置行省議。及其晚年，猶津津自道之，曰：

定菴之微官吟

> 五十年中言定論，蒼茫六合此微官。己亥雜詩。

其後合肥李鴻章黑龍江述略序亦言之，曰：

> 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刱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此云「道光朝」，誤。

則所謂五十年而論者，固非誇誕。然而定菴終自無奈其爲微官何也。定菴則又嘅言之，曰：

> 東華飛辯少年時，伐鼓撞鐘海內知。牘尾但書臣向校，頭銜不稱網其詞。己亥雜詩。自注：「在國史館日，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職也。乃上二千言。」按：其事在道光元年辛巳，定菴年三十。

定菴之尊命論

其後又三經會試不第，乃稍稍寄媚於經術，又放情於金石，流玩於釋典而終不忘其用世。及道光九年己丑，定菴年三十九，始得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以知縣用，自請仍歸中書原班，則自庚辰以來，適十年矣。其廷試對策，祖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自詠當日事，謂：

霜豪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己亥雜詩。）

其亢傲自喜，不欲中繩墨如此。乃又不勝憤懣，激而爲弔詭，自以楷法不中矩，「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軺車。」（干祿新書自序。）乃託言爲干祿新書，用以嘲世。時已道光十四年，定菴年四十三，其成進士亦六年矣。而定菴終自無奈其爲一微官何。（翼教叢編：「葉德輝識魏默深已試令，有何政績？龔定庵干祿新書序，胸懷猥鄙，何能致用？竊謂懷才憤懣，似不當專以猥鄙說之。」）定菴乃於是而又唱尊命之論。其言曰：

儒家之言，以天為宗，以命為極，以事父事君為踐履。……後之儒者，……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

定菴之賓賓論

奐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衆君媛君孰甚！……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菴之無聊賴，乃欲設此自逃遁。然定菴不徒不能尊隱，抑亦不能尊命，以定菴之聰明才氣，終不能「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菴終自無奈其爲微官何。困鬱閒曹，既不得一伸意，乃於是又激而爲賓賓之說。其言曰：

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耇，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

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顑頷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也。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為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闥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此篇又名古史鉤沉論四。

定庵之唱為賓賓之義者如是。則其先所謂六經皆史，士大夫皆當守本朝之法以為本朝之用者，至是乃不得不轉而謂生乎本朝，仕乎本朝，而上天有不專為其本朝生是人者焉。

其人則賓，其學則史，其所待乃在後起之新王。此其爲說，固斷斷非章氏初創「六經皆史」論之所知，亦非定菴早年著議乙丙之際時所能自逆料者矣。（古史鉤沈論創始於乙酉，完成於癸巳，已在乙丙著議後十年至十七年。）故定菴謂：「六經，周史之宗子；諸子，周史之小宗。」（見古史鉤沈論二。）此皆章氏之緒論，而定菴襲之。定菴又謂：「孔子述六經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乃異名而同實。」則奇思奧旨，別開天地，前人所未敢知。然而其氣激，其志憤，其意亦可哀矣！而定菴終亦未能守其賓賓之道，終亦未能知止、知足，不憔悴、不悲憂。

定菴出都

道光十八年戊戌冬，林則徐拜欽差大臣，赴粵，定菴爲文送行，（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復申之以手書，則徐覆之曰：「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旌旆之南，事勢有難言者。」（原書附定菴集。）蓋定菴不得志於朝廷，欲求一試於疆吏。至是又不售，乃浩然有歸志，終不得不折而逃於往者所爲尊隱之高文焉。而定菴又不甘心於終隱，其已亥之棄官而歸也，又賦詩以見意，曰：

定菴之棄婦吟

> 棄婦丁寧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鹽種種家常話，淚濕紅裙未絕裾。

又曰：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

是定菴雖棄官去，終不忘朝廷，異乎其所謂隱，又異乎其所謂賓也。且定菴亦若有不甘於其所自謂隱與賓者。而既終不得志於朝廷，於是乃橫逸斜出，爲紅粉知己之想。其詩曰：「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又曰：「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娥眉。」又曰：「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卽是蒼生。」又曰：「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可謂咏嘆淫佚，情不自禁矣。然定菴又不欲以美人金粉風流放誕終。蓋定菴既少受家訓，長染時風，又不能忘懷於經生之業。故曰：「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删定答親慈。」又曰：「仕幸不成書幸成，乃敢齋祓告孔子。」於是定菴乃仍不失爲一當時之經生。而定菴之治經，又一如其論政，往往有徬徨歧途，莫審適從之概。

定菴之經學意見

定菴之論學

定菴雖自幼得其外王父段氏之誘引，而若終不欲拘拘治小學，蓋定菴之精神意趣，自有

不甘同於乾嘉正統之轍迹者。其不樂經生之媚古，不徒見之於乙丙之際箸議，及其中浙江鄉試再進京師，猶時時言之，其意可徵於所爲陳碩甫所著書序。其言曰：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者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為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之，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有高語大言者，則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若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為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後，既省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

於治天下。……」兵部主事姚先生學塽，鏡塘。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承珙，墨莊。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閡，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閡，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為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龔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此文作年無考，然碩甫以丁丑來京師，定菴以戊寅來京師，文殆作於此時；去所為江子屏所著書序不一二年也。魏默深評此文云：「空談性理，非學也。乃樸學之士，矯空疏之弊太過，又謂學盡於是，是古有六書九數而無天人性命也。此云天人性命之學從小學入手，小學者，實兼禮經十七篇、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與六書、九數而言，此儒者家法，本末體用備具，千古可息爭端矣。此文恐是古今一關鍵。」蓋當時議論，不僅不以六書、九數盡學問，並不敢以六書、九數盡小學矣。戴望為陳碩甫弟子，再從此一轉身，遂折入顏、李路上，則此文誠當時一關鍵也。

常州學之自樸至奇

碩甫乃懋堂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學自限，乃蘄通於治天下，雖同時猶有「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之論，而定菴則徘徊無所一是，且無寧謂其同情於碩甫也。定菴既來京之翌年，己卯，遂從學於劉逢祿，習公羊春秋。又深愛宋翔鳳，謂其「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壬午又稱其「樸學奇材張一軍」。蓋常州之學，固已與乾嘉樸學諸前輩不同，固已自樸而轉於奇，定菴之所謂樸學而必奇材者，常州公羊之學有之。

定菴亦以奇自負，既不滿於其外王父所治小學之循謹，而欲高談性天、治道，則聞劉、宋之說而喜之。道光壬午，定菴年三十一，從劉學之三年。乃爲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極推其所爲尙書旣見。其言曰：

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勿復言。古籍墜湮十之八，頗籍僞書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

夫而後闇百詩、惠定宇諸人所畢精力辨於尙書古文之眞僞者，乃曰其術淺且近，今之魁碩勿言。夫亦曰可以通治道，則已矣。此常州公羊之學，所由與乾嘉樸學考訂異趣也。

定菴治經，既務求其通治道，乃曰「瑣以耗奇，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銘座詩。定菴不樂

大與瑣之兩途

「借瑣耗奇」，四字亦詩語。乃務益爲其大。癸未有五經大義終始論，此物此志也。陳蘭甫評此文云：「孔子至聖，但爲易傳，七十子以下至漢之大儒所著者，禮記、春秋傳、書大傳、詩傳、外傳，從無極五經之義以著論者。但觀此題，卽知其人之無學問，直狂妄而已！」陳氏論學與龔不同，然若使乾、嘉諸老見之，恐亦首肯此說。顧治五經大義以求通於治道，而爲之朝廷天子者弗受，則其道終絀。定庵不能不有以耗其奇，耗其奇者不能不終以陷於瑣，此則非盡定庵之過也。道光丁亥，定庵年二十六。賦常州高材篇，其辭曰：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始見臧庸，在東。顧子述來哀哀。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季逑。最後乃識掌故趙懷玉，味辛。獻以十詩趙畢酬。……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窔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道。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讐。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

凡此所舉，惟算學非定庵所習，其他則定庵皆擅其能事。所謂「借以耗奇」者，其究不得不歸於瑣；及其瑣，乃不得不落於小。逮定庵晚年，而重有抱小之論。其言曰：

定菴之抱小論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創，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創則勦，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中，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為人也，淳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奧，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著書，以小學名。（此文著作年無考，然謂「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則至早在道光壬辰後也。）

定菴言當時小學家者如此，可謂精美矣。定菴自謂「年十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郎授以

許氏部目」，是其浸潤於小學家之庭訓者至深且久，宜其言之精美若是也。定菴之舉浙江鄉試，高郵王引之伯申實爲其座主，所謂「王尚書」是也。尚書既卒，而定菴爲之銘墓表，（王伯申卒在道光十四年甲午，定菴墓表銘作於十五年乙未。）自述平日所聞於尚書者，曰：

「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伯申季子壽同觀其自養齋燼餘錄，有擬復龔定菴書，謂：「先人於先秦諸子、史記、漢書皆有校正，其說皆在讀書雜志中；至廣雅疏證末卷，則直著文簡公名；何閣下曰先君有言『吾於百家不暇治，獨治經』耶？」）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所著書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壽同書云：「先君著經義述聞，名述聞者，善則歸親之義。其中凡先光祿公說十之三，先文簡公說十之七，其書閣下亦既讀之矣。今不別其辭，而渾舉曰述聞於兵備，則先君述聞一書，不僅寫錄之勞乎？又閣下獨舉述聞而遺釋詞，竊恐後之讀定菴文集者，就文以考先人之書，必曰釋詞非王文簡公著也。」按：定菴此文，實爲對其理想中小學家之風度爲一種極好之描寫，觀於壽同之縷辨，益見龔文剪裁有深趣也。）又曰：「吾著書不喜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慄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異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

此文語意與抱小篇相足，知抱小篇亦略同時也。

定菴之善言當時小學家風格與意度者，乃又若不禁深寓其愛慕之意焉。故曰「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删定答親慈」，亦有意乎其人也。然則定菴之爲學，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於治經媚古；其治經也，其先主大義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於瑣而抱其小焉。自浙東之六經皆史，一轉而爲常州公羊之大義微言；又自常州之大義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壇、高郵之小學訓詁；此則定菴之學也。以定菴之才，遇定菴之時，而遂以成其爲定菴之學。定菴之詩又有之，曰：

>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定菴之宥情論

若定菴可謂不拘一格之人材矣。然定菴似不能善自用其才，既奔迸四溢而無所於止，乃頹然自放而有宥情之說。而又不能以宥情終，定菴乃益傍徨無所寧。故己亥雜詩三百一十五首，而終之曰：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定菴之卒

則定菴亦於是乎卒矣！定菴以暴疾終。其已亥出都，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不携眷屬傔從，倉皇可疑。雜詩謂：「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又曰：「一生還重喜酧金焦。」其年十月北上迎眷，謂「陳碩甫爲予規畫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徵良友之愛」。自駐任邱縣，遣一僕入都，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乃又進次固安。（均見雜詩自注）自必有甚不得已者。張孟劬告余，定菴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傳顧太淸事非實也。張家與龔世姻，故知之。又曰：「定菴爲粵鴉片案主戰，故爲穆彰阿所惡。」余謂定菴若爲顧太淸出都，其詩中不應反復自道，若惟恐後人之不知，則傳說自未可信。若孟劬說，定菴終爲不能守賓賓之道自全也。惟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云：「讀會眞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定菴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則其論至深酷，又爲更進一層之責備，定菴亦無以自解也。大抵定菴性格，熱中傲物，偏宕奇誕，又兼之以輕狂。定菴謂：「起而視其世，亂亦竟不遠。」定菴殆亦此時期一象徵之人物乎！

定菴之佛學

定菴自言：「江鐵君沅，是予學佛第一導師。」鐵君乃江艮庭之孫；艮庭師事惠定宇，亦小學名家。鐵君既傳其家學，又師事彭尺木學佛；定菴有知歸子讚，即尺木，而定菴自號懷歸子，識其慕尺木也。定菴自謂「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爲師」。然余觀定菴之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開風氣，定菴特沿襲乾嘉以來全盛之學風，而不免露其蕭索破敗之意象者也。定菴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謂：

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

定菴之時代

瓶水冷而知天寒，揚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覘國運。（揚州盛衰，可參看阮元揅經室再續集卷三揚州畫舫錄二跋。第一跋在道光十四年；第二跋在道光十九年，即己亥也。）當定菴之世，固是一初秋之世也。定菴卒年，林則徐廣東事敗，不十年洪、楊亂起，定菴所謂莫善於初秋者，其境乃不可久。湘鄉曾氏削平大難，欲以忠誠倡一世，而晚境憂讒畏譏，惴惴不可終日。異姓之賓，雖掬忠誠以獻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鄉之倡導忠誠，亦及身而歇，無救於一姓之必覆。（龔、曾二氏爲人、治學俱絕不同，然其論當時之風俗與知命之說，則居然相似，此可以徵時變。）自是而公羊之學附會於變法，而有南海康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鉞，身則奔亡海外，僅全腰領，猶且昌言保皇，識出定菴賓賓下遠甚。而定菴治春秋，知有變法，乃不知有夷夏。其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乃謂：「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定菴又言尊史，乃知有乾、嘉不知有順、康，故止於言賓賓而不敢言革命。然則定菴之所譏「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者，正彼之所以得夷踞於賓之上，而安爲其主者也。嚮使聖清之列祖列宗，亦效「三代

神聖，不忍棄才屏智士而厚豢駑羸」，（亦乙丙塾議第二篇中語。）則何以使定庵生初秋之世，酷熱已消，衰象已見，方治春秋，而猶不敢游思及於夷夏，顧惟以賓賓、尊命之說自慰藉哉？然而定庵猶知倡賓賓之說，要已為一代之奇才矣！定庵集他高論尚多有，然如平均篇則本之唐大陶，（唐甄潛書極行於吳，定庵必見之；又許周生有禮論三篇，亦發不平召亂之義。定庵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論西北水利，許周生答丁子復書已言之。（鑑止水齋集卷十）定庵文字往往有來歷也。）公私篇則頗似洪江北，（意言眞僞篇。定庵熟常州文獻，又交其子，亦必見之。）散而無統，不足成一家之言矣，此故不備論。

五　戴子高

戴子高

為常州公羊學後勁者，尚有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生道光十七年，卒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七。或作三十五。）年十四，偶讀顏習齋書，大好之。中更習為詞賦家言、形聲訓詁校讎之學，從遊於陳奐、宋翔鳳，治西漢經說，欲以窺孔門微言大義。為顏氏學記凡十卷，謂：「習齋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顏氏學記序。）又為論語注，謂：

戴氏論語注

「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為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

顏李與公羊

說不可。顧其書皆約擧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檃栝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傳。」論語注序。是子高之意，仍欲遵西漢博士章句家法治論語，而特墨守齊學一途。此其牽强附會，未能盡當於論語原旨，可不煩擧證而知也。習齋論學，本可與章氏「六經皆史」之說相通。戴氏書顏、李而終歸於常州之公羊，此猶如定菴之自實齋而折入公羊也。惟子高旣好顏、李，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義爲幟志，顏氏學記成書在同治八年六月，莊棫戴子高哀辭謂「論語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則論語注成書應在學記後。而又拘拘於漢儒之章句家法，則面貌雖殊，精神猶昔，終不脫蘇州惠氏漢學之牢籠矣。

子高嘗與友人論學，謂：

世事紛紜，師資道喪，原伯魯之徒，咸思襲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於前，無知之人和之於後，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黨振而興之，徵諸古訓，求之微言，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則救世弊而維聖教在是矣。此札與張星鑑，即據張氏戴子高傳轉錄。

此則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陳蘭甫，雖知漢學考據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據則逃於空疏不學，故乃徊翔於漢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秋、論語以接徑於政事。不悟訓詁考

據可言家法，（如乾、嘉學者所唱「以漢還漢，以宋還宋」之論，即以家法治訓詁考據也。）政事義理不可言家法，（政事義理貴能通今而實踐，訓詁考據已不夠，何論守家法！）若言政事義理而尊家法，則其極必近於宗教。其後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視孔子，子高所嘆「勢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實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顏、李之與章句家法，此乃絕相違異之兩事，子高好顏、李，由激於時病；而治公羊，則逐於時趨；治公羊而歸宿於西漢之家法，則困於傳統。子高智不及此，尚不能辨西漢章句家法與顏、李事物身世之乖異，而兼信並好之，則子高亦爲一不脫時代束縛之學人也。

戴子高之制行

（俞樾序戴氏管子校正，謂：「子高，陳碩甫高足，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此見子高仍爲乾、嘉漢學傳統也。惟陳氏以家法求毛詩，猶未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則失之甚遠耳。又李慈銘日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戴望子高，湖州附學生，游匄江湖，夤緣入曾湘鄉偏裨之幕。嘗冒軍功，詭稱爲增廣生，改其故名，求改訓導。又竊軍符，徑下湖州學官，爲其出弟子籍；學官以無其人申報，湘鄉大怒，將窮治之，叩頭哀乞乃免。」則子高制行多可議。大抵道、咸以下學人，雖薄考據，轉言義理，而其行己操心，尚頗有不逮乾、嘉考據樸學諸先生者。風俗之日趨卑汚，正足以證見考據樸學之流弊也。）

六　沈子敦

沈子敦

當嘉、道之際，尚有一人焉，雖不爲常州公羊之學，而其砭時論世之風，頗有似於定菴者，其人曰沈垚，字子敦，浙江烏程人。生嘉慶三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一七九八—

一八四〇。年四十三。游京師，館徐星伯松。家，星伯極推其地學之精，然子敦之學實不僅於此。其居京師，爲徐星伯、姚伯昂元之。沈匏廬濤。徐蓮峯寶善。諸人修書，惟以糊口，頗欲別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論兩篇，一曰立名，一曰風俗，則子敦論學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沈氏論學大意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飾虛名之謂。……古今治亂之故，繫於當時之好尚。周、漢而下，大概人爭立名則世治，人爭殖利則世亂。西京盛時，爭為長者名，東都則以至行過人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業濟世為名，宋之士大夫以節高古人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則一。以濟世為名，則隨時隆汙，惠澤必思及下，故其功豐。以節高為名，則遇賢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節，故其望峻。……二者雖異，有裨于世道人心則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實士大夫砥礪名節之效。……若夫殖利之禍，有不可勝言者。戰國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禍起。魏、晉之人好利，而劉、石之禍起。後魏宣武後，朝士多貪鄙而河陰之禍起。唐大中後，令孤綯以賄用方鎮，而龐勛、朱溫之禍起。劉刻落帆樓集卷四。

沈氏對於當時風俗之記載與批評

其風俗篇云：

天下之治亂，繫乎風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宛轉於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厲風俗為先務。（卷四）

阿諛輕薄苟且

子敦二論之意，蓋特有感於時病而發，嘗謂：

覽觀史冊，於古今利病，亦略識其梗概。今日風氣，備有元、成（西漢兩帝。）時之阿諛，大中（唐宣宗年號。）時之輕薄，明昌、（南宋時金章宗年號。）貞祐（金宣宗年號。）時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風俗如此，實有書契以來所未見。嗚呼！斯非細故也。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之不信古人，有一於此，即不可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風俗，一世之人心。嗚呼！斯豈細故也！（卷八）

又曰：

看到風俗人心，可懼之至！……都下無一事不以利成者，亦無一人以真心相與者，如此風俗，實有書契來所未見。有元、成時之阿諛而無其經術，有大中時之輕薄而無其詩才，至明昌、貞祐時之茍且，則全似之矣。卷十與吳半峯。

無性情節概

又曰：都下人物，祇是無性情節概。今所以發靡騁之嘆者，亦廉恥道喪、風俗頹敗故也。卷八與張淵甫。

愛財

又曰：𡍮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卷八與張淵甫。

仕途之剝取與護持

又曰：來諭述里中錢糧，日重一日，此事今日無可告愬。中朝貴人取給於方面，方面取給於州縣，州縣取給於小民，層層剝取，卽層層護持。都下衣冠之會，無有一人

言及四方水旱者。終日華軒快馬，馳騁於康莊。翰林則謁拜閣師，部郎則進謁臺長。公事則胥吏持稿，顧名畫諾；私退則優伶橫陳，笙歌鼎沸。其間有文雅者，亦不顧民生之艱難，惟有訪碑評帖，證據瑣屑而已。卷九與許海樵。

又曰：

大概近日所謂士，約有數端：或略窺語錄，便自命為第一流人，而經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術也。或略窺近時考證家言，東鈔西撮，自謂淹雅，而竟無一章一句之貫通，此又欺人之一術也。最下者，文理不通，虛字不順；而秦權、漢瓦，晉甓、唐碑，撮拾瑣屑，自謂考據金石，心極貪鄙，行如盜竊，斯又欺人之一術也。三者同一欺人，而習語錄者最少，習考證者亦以無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術，則貴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膴仕者，踵相接。卷八與孫愈愚。

此子敦對於當時學術風氣所下之讞辭也。問其何以致此，則子敦頗歸咎於乾、嘉以來考

證之學。嘗曰：

學術人才衰壞之原

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考證於不必考之地，上下務為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卷八與孫愈愚。

又曰：

今人之通遠不如前明人之不通

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飾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嶽嶽，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室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嘗憤激，言今人之通，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經，原求有益於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於天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卷九與許海樵。

又曰：

前明人學問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亂得失之故，大率有得於中，故

立朝則志節凜然，宰一鄉一邑，亦有實政及民。今人動詆前明人為不通，而當世所推為通士者，率皆冒於貨賄，昧於榮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覺，是尚可為通乎？譬之於身，前明人於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滯，而心體通明，自足以宰世應物。今人於一拇一指，察及羅紋之疏密，辨其爪之長短厚薄，可謂細矣；而於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偏識，況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尚可為通乎？……居家則父子責利，處世則勢利相傾，貪冒之習，紕繆之論，積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卷八與張淵甫。）

夫治學而專務為瑣屑之考據，無當於身心世故，則極其歸必趨於爭名而嗜利，而考據之風亦且不可久。子敦又言之曰：

數十年來學者，……聞見自誇之人多，讀書貫穿之人少。聞見須有所憑藉，故奔走形勢之人，既得潤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學自命。貫穿非空山靜坐，默而好深沉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餓死於荒江老屋之中。……無怪好學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卷八與張淵甫。）

小學金石非通儒

又曰：

讀書二字，今殆將絕矣。夫小學特治經之門戶，非卽所以為學；金石特證史之一端，非卽所以治史。精此二藝，本非古之所謂通儒，況但拾其唾餘，以瓦礫炫燿耶！然能以此炫燿者，羣奉為讀書人。而不工世俗之書，不為昏夜之乞，雖有瓦礫之燿，終於進取尺寸無獲。故以瓦礫燿者，亦落落不數見。（卷八與張淵甫。）

子敦寒士濩落，其言容有過激，而當時官方之頹敗，學風之墮退，與夫世亂之不終日而起，亦從此可見矣。然子敦論學，似仍主從當時所謂漢學者入手，非能別闢一新徑也。故曰：

今世原無通經之士，少知讀書者，不過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謂形聲訓詁非君子進德修己之學則可，謂窮經而可不先從事於形聲訓詁則不可。（卷八與孫愈愚。）

又曰：

沈氏之入室操戈

君子有高世之才學，必先能為時賢之所為。夫唯為時賢之所為，而覺不安於心，乃能創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為疑；成一己之獨是，而在人不以為惑。韓昌黎唯能為世俗之文，故能獨創為古文，程朱唯能貫串注疏，故能獨成己說。遺書具在，不可誣也。（卷九與許海樵。）

沈氏論宋儒

蓋當時樸學風氣已衰，子敦交游中，頗有欲唱高論，棄訓詁考訂不務者，故子敦言之如此。此猶方植之所謂「人心厭於考據，則且逃而爲虛無，故先爲之羅以張之」也。然則子敦論治學，實仍遵乾嘉舊轍，非能有所摧陷。其論立身行世，亦不願輕尊宋儒爲名高，謂：

宋儒先生律己甚嚴，自處甚高，而待人則失之不恕。……今之士大夫，其賢者每皮傅宋儒，……言語步趨，矜矜以宋儒為繩。而其居官也，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民之厄困不能救，處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函，辭官之牘，若未嘗見而讀者，而於無甚關係之事，言必稱朱子。凡所以求於人者，無以甚異於利祿之徒；而其出於給人之求，轉不及利祿之徒猶有豪俠之舉。則是陰用小人

之術以圖利，而陽借君子之名以蘊利。宋儒先生有靈，必疾首痛心於斯人……矣。……然而宋儒實有過高之弊，……先辨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二字，如何可以責人？（按：「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有此訓。宋儒亦以自勵，非祇以責人也。）……嘗謂東漢之人清，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務責己而不責人者，東漢之人也。人、己俱安於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處於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世而欲振厲之，惟東漢處士之行，責己而不苛求於人，最為踐履篤實而無弊耳。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實儒者之急務，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為食力之計。宋儒復生於今，亦無以易斯言。（卷九與許海樵。）

其論宋儒流弊，頗似戴東原，而當時所謂「宋學家」底裏亦從可見。（卷七有記湯侍郎告門生語一篇，尤證當時治理學者之僞而陋。）其主儒者當躬耕習藝以治生爲急，又似顏習齋。惜乎子敦寄餐於達人，弊心力於故紙，不能如習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東漢人之踐履篤實，則義理之於制行，猶樹木之有根，必擁植之以土，今不究義理之源，而空羨制行之美，是無土以培其根，而望樹

龔沈兩氏之相似點

木之長養，不可得也。然則子敦雖蒿目時艱，而亦無以爲易也。

子敦與定菴同爲浙人，生同世，（龔先沈生六年，沈先龔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邊事。而尤似者，則同以不工小楷困於場屋，定菴既爲干祿新書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謂：

> 近日風氣，於進取一無可望，非賄屬公行，卽擇取吏胥俗書。君子處此世，但可讀書自淑以求無媿而已。……今世不工胥吏書，卽一領青矜，恐亦不可得。（卷十與丁子香。）

又自謂：

> 吾書札每多沉痛語，後人觀之，當深悲其所遇。……與故人諸札，雖未得性情之正，然與時下不著痛癢語大異。（卷十與丁子香。）

子敦之所遇，卽龔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爲得性情之正，然皆與同時不著痛癢者異矣。

七　潘四農

龔、沈同時，復有議論時風可相參證者，曰山陽潘德輿，字彥輔，別號四農。生乾隆五十年，卒道光十九年，年五十五。詩文有養一齋集二十五卷。其言曰：

今之士大夫，學愈博，愈薄程朱為迂疏空陋不足仿傚，遂致一言一動，疾趨捷徑，攫取勢利。世方安平無事，而士已浮偽不可託矣，此旰衡風俗者所深憂也。養一齋集卷十八陸丞相集序。

又曰：

昔勝國之士，以好講學為風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惡講學為風尚而行亦衰。……數十年來，承學之士，華者騁詞章，質者研考據。……為士者必惡講學，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關慮，即倫紀理亂、官守清濁、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於子

弟，未敢相詔告敦勗，況師友間哉！風尚既成，轉相祖襲，……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為切己，廉恥為務名，攫利祿為才賢，究義理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計絀，獄訟繁，百害藉藉乘此而起。救之者嚴氣厲色，胥以峻刑，亦莫能勝。徒發憤太息，不知由於數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學者率深嫉講學，成此風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後官箴、民俗、生計、獄訟交受其弊也。（卷十八晚醒齋隨筆序。）

又曰：

合四海之衆，數十年之久，爭為考據、詞章與八股文之皆異乎聖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學術，而求其心之必惡利、必嗜義，是猶射魚而指天也。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欲救學術，則非重定取士之制不可。不重定取士之制，士習所趨，如衆水洶洶東下，欲以孑然一人之脩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澆俗，是又以簣障土河也。（卷二十二與裔通甫書。）

四農固以老孝廉，久不得志於有司，所遇與龔、沈似也。四農之言政制，主革科學，此

並世前後言者多矣，（尤著如包世臣、陳蘭甫。）其言學術則一主程朱，與依違於博雅考訂者異焉。其言曰：

> 程朱之學，近則目為空疏迂滯而薄之，其說豈必無所見，然人心風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者，殆無一不取而則倣之。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合乎聖人之罅隙，又笑其於經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覈。不知此特文學有所不備，其德行、言語、政事，犖犖大者，固孔孟以後不可無之人。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為不足道，無怪其制行之日趨於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卷十八任東澗先生集序。按：此頗似沈氏「今人之通遂不如前明人不通」之論，皆開陳蘭甫之先聲也。）

然四農極推程朱，而亦言程朱之失，與拘固稱「正學」者復不同。其言曰：

> 世無虛靜之聖學，而宋、明儒者好言之。馴至講「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虛至靜、無中含有當之者。……此陸、王之學，與佛、老何異？（卷十六天下之大本說。）

又曰：

凡言「靜存養，動省察」者，宋、元、明諸儒之言，漢、唐之儒未之言也。……言存養始孟子「牛山之木」章，……養與不養，全在旦晝之所為，……未嘗云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天地無一時不行，而不動之理自在其中，……聖賢功夫只在已發時。……自程子有存養未發之說，……遂有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者矣，……遂有教學者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者矣。……以予意斷之，不如幷去存養未發之說，為更截然無流弊也。卷十六戒慎恐懼卽慎獨說。按：此篇辨朱子解中庸此語之誤，遂推論及於程子。

又曰：

程子謂孔子聖人，顏子亞聖，孟子大賢。……又曰：「學者必學顏子，方不錯。孟子才高，學之恐無依據。」又曰：「孟子有英氣，最害事，不若顏子之渾厚。」夫孟子之博學詳說，所以能知言者，卽顏子之博文。孟子之存心養性，所以能養氣者，卽顏子之約禮。……今以此論學，乃東漢黃叔度、陳仲弓之行徑，

……非聖人所謂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在春風中坐一月」之說，遂有「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之說，遂有「教人且靜坐」之說，遂有「聖人怒在物不在己」之說，遂有「主一無適為居敬」之說，遂有「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之說，遂有「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之說。皆非聖人之教之綱宗也。卷十七讀孟子。

四農所以辨正程朱之失者在是，然曰：

孔孟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程、朱識其大者，漢、唐諸儒識其小者。同上。

則四農論學，依然偏向此邊也。四農又善論文，曰：

文於士大夫之行為末，……然文乃氣之所為也。一人之文，觀一人之氣；一世之文，觀一世之氣。假使一世之文，至於媕阿纖仄，悉無直氣，則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於尊崇其廉恥，培養其直氣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士氣之信屈，天下之利病治忽係焉。……居京師數年，所見士大

魯通甫

夫，多假詩古文以鳴，而明白正大之氣，與古人彷彿者，未之獲也。卷二十二答魯通甫。

四農邑人有魯一同通甫，尤相得。四農以諸葛武侯、陸宣公期之，然亦未有所申展，要之皆江、淮間志士也。

張越來

又按：道光以來，言士風積弊而推本於漢學者，其例尚多不勝舉。吳江張海珊，字越來，謂：

> 談經訓者，專攻宋人，浸淫至今日，而其禍烈。穿鑿於故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鄙理學為空言，斥廉恥為小節；嗜貨利，競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為「利祿之途然」者，豈不信歟？小安樂窩文集記收書目錄後。

陳恭甫

福州陳壽祺，字恭甫，謂：

> 昔者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程、張、朱子闢禪學。然楊、墨以下，其人率嚴取與、謹出處，與陋儒薄夫相去千里。……今則皆無患此，舉世攘

攘熙熙，為利往來，耽耽儳儳，而無所止，尚何暇偽忠信，貌廉潔，標為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辨而已。左海文集卷三義利辨。

又曰：

嗚呼！今日士行之媮，尚可言哉！自其束髮知書，父兄師長汲汲然日督以科舉之業，其子弟俛首聽命，亦皇皇以一衿一第之得喪為榮辱。倖而弋取之，一旦蒞官臨政，內競職司之涼熱，外揣土地之肥瘠。凡其遷升沉得失，日往來胸中至熟；禮義廉節之大防，蕩然頹潰而莫知所守；立人濟物之要道，概乎未之有聞也。故其人率貪詬亡恥，媕婀苟安。卷七書雷翠庭先生閒見偶錄傳鵬起事後。

又曰：

儀徵阮夫子、金壇段若膺寓書來，亦兢兢患風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儀徵曰：「近之言漢學者，知宋人虛妄之病，

而於聖賢修身立行大節，略而不談，乃害於其心其事。」二公皆當世通儒，上紹許、鄭，而其言若是。卷七孟氏八錄跋。

又曰：

近日學者，文藻日興而經術日淺，才華益茂而氣節益衰，此人心世道之憂也。卷四答段懋堂先生書。

此皆可與龔、魏、潘、沈之說相闡證也。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羅羅山

傳略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年六十二。家世力農，五、六百年無以科目顯者。及其祖始向學，父老儒，縣學生員。先生以道光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七遷爲禮部侍郎。咸豐二年丁母憂歸，遂起鄉兵討太平軍。先後在軍中十三年，卒平大難，稱清代中興首功焉。

曾氏學術淵源

桐城派論學意見

滌生爲晚清中興元勳，然其爲人推敬，則不盡於勳績，而尤在其學業與文章。其爲學淵源，蓋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聞於其鄉先輩之風而起者。初乾隆時，海內爭務博雅考訂，號爲漢學，而桐城姚鼐姬傳，獨以古文辭名，學者相從，稱桐城派。其持論頗與漢學家異。嘗謂：

姚惜抱

> 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踐行其言，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皆以其學取士。自利祿之途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來之陋習。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專宗漢學，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惜抱軒文集六復蔣松如書。

又曰：

>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

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墻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其弊也，雜以讖緯，亂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為高，以章句為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定為義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至今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為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闚隙攻難為功，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歟？（文集七贈錢獻之序。）

又曰：

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為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途說，正使人厭惡耳。

管異之

姚氏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有上元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尤稱高足。按：此據曾氏歐陽生文集序。方植之年譜以管、梅、方及劉開孟塗爲姚門四大弟子，不數石甫。管氏集中屢言士習吏治，謂：

世事之頽，由於吏治；吏治之壞，根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因寄軒集初集卷六與朱幹臣書。

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為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為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二集卷二說士上。

又曰：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饑寒，使其冤抑。天下幸無事，畏愞隱忍，無敢先動；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為是言。初集卷六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

而其擬言風俗書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歷歷不爽。清承明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宁、學校之間，安且靜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愞，臺諫不爭而習為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

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國家之於明，鑒其末流而矯之過正，是以成爲今之風俗也。……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爲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

初集卷四。又與朱幹臣書，謂「鄉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壞於好議而嗜利」云云，與此可互觀。

梅伯言

異之有深識能持論，惜乎未極其年壽。姚氏卒後，其輩行最尊推祭酒者爲梅伯言。梅氏亦本其師姚氏之言以爲言，嘗謂：

昔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間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其解經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應經義、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

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賢義理之學，涉之惟恐其汚，矯之惟恐其不過。因便抵巇，周内其言語文字之疵，以詆責名義，駭誤後學，相尋逐於小言辟說，而不要其統。黨同妒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於空疏不學者也。（柏梘山房集卷五姚惜抱九經說書後。）

此即姬傳贈錢獻之序之意也。又曰：

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節亢行，無所激而施，而專務於通經博古之學，則大科鴻博之士彬彬出矣。豈非士之趨舍，一視乎時之所貴賤為盛衰哉！

又曰：

以一時之習尚，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為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卷四書復社人姓氏後。）

又曰：

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為大患。（卷一臣事論。）

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而謂用商賈負販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卷一士說。）

此等即異之擬言風俗書之旨也。今讀其集，於當時吏治之窳，民心之不就寧，大禍猝發之無日，無往而不流露其深憂焉。（桐城派古文家，議者病其空疏。然其文字中尙有時世，當時經學家所謂「實事求是」者，其所爲書率與時世渺不相涉。則所謂「空疏」者究當何屬，亦未可一概論也。）

朱伯韓

同時有臨桂朱琦伯韓，亦爲姚氏學，爲名實說，亦足見當時士風之一斑。其言曰：

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為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為天下長計；身之便安不暇計，世之指摘不敢逃也。謹厚、

廉靜、退讓三者，可以安坐無患，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不爭趨此？故近世所號為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為多。當其峨冠襜裾，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沉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撟舌莫敢言，而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其究鄉愿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

姚石甫劉孟塗

而姚瑩石甫，與其邑人劉開孟塗，於漢宋是非，主持益堅，諍辨尤力。李慈銘日記有評石甫中復堂集一則，於石甫尊宋詆漢門戶之見，頗有糾彈。謂：「其覆黃又園書謂：『自四庫館開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廉恥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人為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毀訕宋儒之過』云云，尤猖狂無理。道光中年以後，時事日亟，正坐無讀書人耳。夷變時，當國者潘、穆二公，非能為漢學者也。廣事壞于耆齡、琦善、奕山，江事壞于牛鑑，浙事壞于烏爾恭額、伊里布、奕經、文蔚，閩事壞于顏伯燾、怡良，皆不識一字者也。而御史陳慶鏞一疏，最足持當時朝局之弊，陳固漢學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謂：「惜抱先生孤立于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持異趣。夫惜抱以郎中告歸不出，誠為恬漠。然漢學諸賢中，若西莊（王鳴盛）以閣學左遷光卿時，仕僅五稔，年力方盛，遽遂廢門。竹汀（錢大昕）以少詹，抱經（盧文弨）以學士，皆清華首選，畢志名山。蘭臯（郝懿行）官戶部十餘年，不轉一階。此豈皆出姬傳下者？他若顨軒（孔廣森）之純孝，北江（洪亮吉）之孤忠，臯文（張惠言）之鯁直，虛谷（武億）之廉峻，鄦齋（李賡芸）之循良，南江（邵晉涵）之清介，以論風節，奚媿宋儒？而槃齋（金榜）、左海（陳壽祺），則脫屣詞林；子田（任大椿）、頤谷（孫志祖），則投簪臺府；小雅（丁杰）、孝臣（李惇），終身進士；里堂（焦循）、叔辰（汪龍），絕意公車；懋堂（段玉裁）、申耆（李兆洛），宰縣而早歸；溉亭（錢塘）、仲子（凌廷堪），注令而改教；又豈以鄭、許為繫援，蟲魚為釣弋者乎？」李氏所擊，頗足為漢學雪誣。門戶之見，持之已甚，均足以啓不平，易地則皆然也。又劉孟塗文集卷二學論上、中、下，卷三上萊陽中丞書，卷四與蔣礪堂、上

汪瑟庵，卷五與朱魯岑，卷六姚姬傳壽序、沈曉堂壽序，卷七論語補註自序諸篇，於人才風俗、教化政術之間，頗善持論。劉氏以才氣爲干謁，同時儕偶或未之推敬，要亦足見當時桐城派古文家持論之一面。

湘學之兩派

程朱理學

經世致用

此一派也。清儒考證之學，盛起於吳、皖，而流衍於全國，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嘉、道之際有善化唐鑑鏡海，以篤信程朱倡爲正學，蒙古倭仁、六安吳廷棟、昆明何桂珍、羅平、竇垿皆從問辨，滌生亦預焉。唐氏爲學案小識十五卷，以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四人爲傳道，餘爲翼道、守道，滌生爲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賀長齡與唐氏相友善，倡爲經世致用。邵陽魏默深受知於安化陶澍，爲賀長齡編輯經世文編。湘陰左宗棠亦客陶氏，相與締姻；而胡林翼則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孫鼎臣芝房，亦治經世學，爲芻論，至以洪、楊之亂，歸罪於乾、嘉之漢學。湖、湘之間講學者一時風氣如此，此又一派也。吳廷棟字竹如，生長桐城，持論亦頗有與管、梅諸人近者。其復沈舜卿書，謂：

> 來書所示官場之弊，謂士大夫無恥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實深中今日人心風俗之弊。欲挽回盡人之無恥，必先視乎一二人之有恥。權足以有爲，則挽回以政教；權不足以有爲，則挽回以學術。即伏處一隅，足不出里閈，但使聲氣應求，

能成就一二人；卽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將必有聞風興起者。縱不幸而載胥及溺，猶將存斯理於一線，以為來復之機。是亦與於維持補救之數也。

其於當時風俗之頹敗，與夫賢有志者之所以爲自處之道，尤可謂言之深切而著明也。

曾氏之風俗論

轉移習俗 陶鑄人才

滌生之來京師，蓋猶得接聞桐城諸老緒論，又親與唐鑑、吳廷棟諸人交游，左右采獲，自成一家。其論學，尤以轉移風俗、陶鑄人才爲主。其言曰：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嚮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嚮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

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然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文集一原才。）

此文所論，與上舉吳竹如復沈舜卿書，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篤。所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此即其畢生學術所在，亦即畢生事業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遺老如亭林諸人知之，乾、嘉鴻博尚考訂者已不知。此種意念之復活，則唐、吳諸人相從討論之效也。然將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滌生之言曰：

剛直

> 天之生賢人也，大氐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幹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菴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為一切，不可久長者也。（文集一陳仲鸞父母七十壽序。）

又曰：

> 朝有媕婀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為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為利害也。（同上）

夫將以己之所趨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剛直之性，所謂「寸衷所執萬夫非之不可動」者固不勝其任。至於媕婀回枉柔靡之徒，極其至不過如朱伯韓氏之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而止，決不足以轉風習而振人才可知也。滌生之所提倡，其秉諸性者曰剛直，其見之事業者則曰忠誠，滌生又言之曰：

>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

（文集二湘鄉昭忠祠記。）

拙與誠者之處世，又有其必具之心理焉，曰不求報。滌生於此尤力言之曰：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竊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以相證慰，何其陋歟！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

不問收穫
但問耕耘

俯不怍，樂也。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文集二聖哲畫像記。）

器識

滌生又有一名言，曰「不問收穫，但問耕耘」，此卽其不祈報之理論，實卽歷古儒家相傳義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書亦謂：「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毀譽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此實曾氏一至堅確之觀念，亦卽其畢生事業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積其不求報之心理，而漸濟之以學業，則其見之於外者曰器識，滌生又言之曰：

>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文集一黃仙嶠詩序。）

凡滌生理想中之人格，將求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者，其規模大率如是。則

曾氏對於世風之慨嘆

試問當時之習俗又何如乎？滌生復賀耦庚書有云：

竊以謂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為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為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為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尚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書札卷一。

此書在道光庚子，按：是年即沈子敦卒歲。當時官方士習，可參讀子敦章。猶遠在大亂未起之前也。其復彭麗生書有云：

足下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國藩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

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書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書有云：

>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則已在咸豐癸丑，洪、楊過長沙而北，奉命辦團防之後矣。又曰：

>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輭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書札四覆黃子春。道光三十年，咸豐初立，滌生應詔陳言，謂：「京官通病退縮瑣屑，外官通病敷衍顢頇。故習相沿，但求

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難，國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與朱伯韓名實說並觀，皆足爲當時官方士習之寫照也。

又曰：

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與劉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姁步，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覆龍翰臣。

又曰：

方今世變孔棘，而官場泄沓之風，曾無少爲振作。有識者以是深懼，皆懷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書札五與胡詠芝。

又曰：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書札九覆吳竹如。

又曰：今日局勢，若不從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滌腸盪胃，斷無挽回之理。書札二十與胡宮保。

又曰：天下滔滔，禍亂未已，吏治人心，毫無更改。軍政戰事，日崇虛偽。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樸誠，導之以廉恥，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無挽回之理。書札十二覆陳俊臣。

此則已在咸豐辛酉，胡潤芝、唐鏡海卒年。軍興逾十年，而言之猶如是，則當時人心世習積弊難返之情，概可見矣。自此以往，滌生名位日高，責望日重，馳驅軍旅，雖大難幸平，而憂讒

畏譏，日惴惴於晚節之不終保。己未覆胡宮保，已有「我輩指目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為佳」之語。又辛酉覆胡宮保，謂「亂世之所以彌亂，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之語。又覆毛寄雲，謂：「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貽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覩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此亦辛酉語。則滌生態度之趨而益謹，尙不待平難後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氐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立制，所謂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則曰：「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船山）氏之說尤為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孰視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此皆可見滌生之處境及其意態之逐漸轉變也。蓋轉移習俗以陶鑄一世人才之至願，在滌生固未盡酬。此所以滌生個人，雖竟其戡平大難之勳業，而晚清中興，仍未有起衰轉泰之新機也。又曾氏與袁小午，謂：「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迴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援資按序，各循常調。即昔之勳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末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飫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孱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消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為罕覯。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媿引針拾芥之無具也。」此函寫出曾氏晚年世態及心境，尤可含味。

曾氏之禮論

乾、嘉以來，士習官方日壞，其弊由於學術之偏蔽，而其徵見於當時漢學家之好詆宋

曾氏對於漢學家之箴砭

儒，滌生於此，頗致箴砭，謂：

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剌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為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為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文集一朱慎甫遺書序。

又曰：

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按：此說本方植之。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文集二書學案小識後。

然於漢學家長處，亦不一概抹殺，嘗謂：

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為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並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惆也。文集二漢陽劉君家傳。

又曰：

天下相尚以偽久矣！陳建之學蔀通辨，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為儒林傳中人物。……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綿莊，率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太過。……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足以羽翼傳注，當亦程朱所心許。……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書札二十覆穎州府夏教授書。

又曰：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文集一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其言皆極持平，與當時牢守漢、宋門戶互相輕薄者不同。又進而為漢、宋謀會通，則歸其要於禮家。其言曰：

乾、嘉以來，士大夫為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為空疏；為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為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書札十三覆夏弢夫。

又曰：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

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為己任。江愼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傅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文集一孫芝房芻論序。）

又曰：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褎然冠首，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按：蒿菴與亭林同時。）及江愼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

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思精矣。文集卷二聖哲畫像記。

本此以衡量清儒，故爲聖哲畫像，首顧亭林，次即秦蕙田，而又以杜、馬與許、鄭並列，謂：

> 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同上

又曰：

> 許、鄭、杜、馬、顧、秦、姚、鼐王，念孫、引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同上

滌生此種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其論清儒實事求是即朱子格物窮理之旨，與章實齋論漢學爲朱子嫡傳之說，不謀而合。其論亭林學術，推本扶植禮教之意，較之四庫館臣論調，超越甚遠。以杜、馬補許、鄭之偏，以禮爲之綱領，綰經世、考覈、義理於一紐，

尤爲體大思精，足爲學者開一塊境。其據秦蕙田五禮通考定禮之輪廓，較之顏、李惟以六藝言古禮者，亦遙爲恢宏。且其言禮，又能深領「禮，時爲大」之意，以經世懸之的，與嘉、道漢學家繼東原後，專以考訂古禮冗碎爲能事者，迥不侔焉。嘗謂：

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軍禮居五禮之一，……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古禮殘闕若此，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書札二十七覆劉霞仙中丞。）

劉茮雲

滌生同時交游中，有漢陽劉傳瑩茮雲，持論與此絕相類似。滌生謂：

劉君為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亭林。）以理義為歸，而考之實事，不尚口辨，不

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書札一與洪琴西。

龍翰臣

又曰：

往者漢陽劉傳瑩茮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閒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為？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為知言者徒也。文集一孫芝房芻論序。

此皆二人議論之極相似者。大體論之，滌生論學態度，以當時漢、宋畛域言，毋寧謂較近於漢學，此尤見其能自樹立，別擇審當，非媛媛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者所可比也。又其言禮，本之杜、馬、顧、秦，亦幾幾乎捨經而言史矣。蓋苟求經世，未有不如是。同時龍啓瑞翰臣，有致馮展雲侍讀書，亦謂：

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為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迹，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然……如徒

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則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故空談經學，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

此種意見，漸成爲道、咸以下一般之通見，惟所以猶必徘徊於經、史之間，以經世歸之禮者，其間蓋有微意。竊謂國史自中唐以下，爲一大變局，一王孤立於上，不能如古之貴族世家相分峙；衆民散處於下，不能如今歐西諸邦小國寡民，以輿論衆意爲治法。而後天下乃爲舉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統，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宋儒亦時運所湊，非程朱私意所得而把持驅率也。故若捨經術而專言經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尙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爲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曾氏之文章論

文章與訓詁

滌生論學，尤重文章，謂：

>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故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為要務。（書札一致劉孟容。）

此蓋本當時漢學家「訓詁明而後義理明」之說，而微變焉者。求明古書之精義，固不能專治其訓詁而忽略其文章也。又曰：

> 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

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同上。

此等議論，皆所謂毋寧較近漢學之例也。故曰：

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鬨。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同上。

滌生論學規模，大體如此。雖自謂「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聖哲畫像記。然平日持論，並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與亭林、蕙田、王懷祖父子同列考據之門，尤爲隻眼獨具。語亦見聖哲畫像記。姚氏在文學上之貢獻，本在其古文辭類纂之選集。凡其明流變，定類例，亦皆不越考據一門；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經義耳。故曾氏亦謂姚氏雖不能比於古之作者，而終以百年正宗推之也。　雖極推

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漢學家、古文家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爲傳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卽論學之平正通達，寬閎博實，有清二百餘年，固亦少見其匹矣。曾氏與何廉舫書謂：「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經則十三經，史則廿四史暨通鑑，子則五子暨管、晏、韓、呂、淮南等，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于集部之書皆贋作，皆勦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另行編列；其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淸，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今按：滌生之學，務爲通大體而致於用，故能融會羣籍，采其精英。稍前惟章實齋，同時如陳蘭甫，所見有與此略似者，然猶皆偏於讀書人氣味，故事業之成就不大。此雖運會所湊，而學術精神之輕重向背，亦非偶然也。

附 羅澤南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咸豐六年丙辰，一八〇七—一八五六。年五十。幼貧甚，十歲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親爲典質者六、七次。年十九卽訓蒙餬口。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繼逝者十一人。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然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也。年踰三十，始補學官

附生；踰四十，始補廩膳生，舉孝廉方正。未幾洪、楊兵起，以諸生從軍，屢建大功。在軍四歲，自江西回援武漢，卒於軍。其後湘軍將帥有名成功業者，大率其弟子也。

羅氏學術大要

羅山交於同邑劉蓉孟容，又館善化賀修齡、賀長齡家，與唐鏡海及湘陰郭嵩燾兄弟往來，其爲學主於性理，而求經世，蓋一時湘學風氣然也。其與郭意城書云：

功利與性分

學問之道，至今日卑陋極矣。詞章之士，奉對偶音律之文以為掇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異之士，語品行則涉於福田果報，……語經濟則惟考求海防、河務、鹽法、水利，以待用於斯世。……迹其所學，但勝於竊取富貴者之所為，……要皆從功利上起見，是以所見日陋，所行亦日卑。不知君子之學，淑身淑世，為性分內所當為。……苟不務此，徒向枝葉上用功，縱做得偉然可觀，終是三代以下品詣，三代以下作用；況乎以利己之心行

之，尤終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羅山嘗謂：「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貴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羅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謂：

> 道德圓於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於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戶蕭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復，人欲日以淨，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備之於草野之中。及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色，已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書。）

羅山與橫渠

其素所抱負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確然有以自建樹，異於常人。然則所謂人才本於學術，而當時漢學家徒事訓詁考訂，蔑棄義理不談者，其弊害亦從可推見矣。羅山之學，大率推本橫渠，歸極孟子，以民胞物與為體，以強勉力行為用。嘗謂：

> 人之所以稟乎氣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嘗或異。有人於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損抑，其人則為和平之人；其性柔緩，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

作，其人則為剛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

賢人以健行，故能盡道義而全性天。……凡扶綱常，傳聖學，位天地，育萬物，莫非分內當為之事，亦莫非盡人所能為之事。然而……求其能盡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菴說。

又曰：

人之所以能撑持世運者節義，節義豈必時窮而後見哉？天下無事，士人率以名節相尚，處則浴德澡身，出則為斯民興利除害，斯世必不至於亂。卽亂矣，相與倡明大義，振厲士氣，當萬難措手之際，從而補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於未亂之先，弭於既亂之後者，惟賴有此耿耿之心為之維繫其間耳。卷五重修謝疊山先生祠引。

作，其人則爲剛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

賢人以健行，故能盡道義而全性天。……凡扶綱常，傳聖學，位天地，育萬物，莫非分内當爲之事，亦莫非盡人所能爲之事。然而……求其能盡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菴說。

又曰：

人之所以能撑持世運者節義，節義豈必時窮而後見哉？天下無事，士人率以名節相尚，處則浴德澡身，出則爲斯民興利除害，斯世必不至於亂。卽亂矣，相與倡明大義，振厲士氣，當萬難措手之際，從而補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於未亂之先，弭於旣亂之後者，惟賴有此耿耿之心爲之維繫其間耳。卷五重修謝疊山先生祠引。

學術與世難　左季高

道光戊申，課徒左氏芭蕉山房，日與諸生講小學、大學之方。諸生以朱子小學一編，為人生必讀之書，惟……小兒初入學，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為之撮其大要，輯為韻語，……方欲鋟之木，而粵匪之禍起矣。自戊申以來，迄今九年，一夫倡亂，禍延東南，天下弦誦之聲，或幾乎熄。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馳驅於吳、楚之間，而其一時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難，一死生，履險蹈危，絕無顧惜，抑何不以利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辭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人或以為迂。一日有變，昔之所謂迂者，奮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謂其愚不可及者與！亦由其義理之說，素明於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竊幸諸生克自奮發，不負其平日之所習。尤願其益相策勵，日親當代崇實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難有不難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戰已也。

咸豐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謂：「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蝕盡。無他，學術不明，天理澌滅故也。」又答胡潤芝，謂：「世之言吏事者，動言才情，不知才生於情，情苟不至，才於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聰明才力，用之於揣摩迎合、承奉竿牘之間，而實意之及於民者益鮮。即有時勉自振作，奮欲有為，亦動於近名干譽之心，非其隱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此等見解，均可與羅山正學術之旨相發明也。

惜乎羅氏獻身鋒鏑，一時羣從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於兵戎之間。禍難雖平，而當時師弟子所欲正之於學術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於世，使晚淸世運，如沉痾之偶瘥，積痗之小間，撐持之力有已，傾覆之勢未變。此則治曾、羅諸人之學術者，所尤當爲近世中國命運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朱鼎甫

傳略

陳澧字蘭甫，學者稱東塾先生。生嘉慶十五年，卒光緒八年，一八一〇——一八八二。年七十三。少肄業粵秀書院，年二十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中。爲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老爲菊坡精舍山長。

著書大要

東塾之時代

東塾生當乾、嘉盛極之後，身值鴉片戰爭及洪、楊之亂，正樸學考據盛極趨衰風氣將變之候，而東塾爲其過渡之人物。自謂：「少好爲詩，及長棄去，泛濫羣籍。」自述「凡

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塡詞，無不硏究。」（東塾集與人書。）「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程。」（自述）

東塾之著述

其書著者，有聲律通考十卷、（書成於咸豐八年，東塾年四十九。）切韻考六卷、（書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東塾年三十三。）外篇三卷、（書成於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書成於道光二十八年，東塾年三十九。）又著漢儒通義七卷、東塾讀書記十五卷。

漢儒通義

通義創始咸豐四年，（自記）刻成於咸豐八年。（據胡錫燕跋文。）時北方亂正熾，英、法聯軍於七年十一月陷廣東省城，總督葉名琛被捕，東塾挈家避於橫沙村舍。（年四十八。）通義大旨謂：「漢儒善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儒，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自述及通義自序。）其意與乾、嘉盛時惠、戴所唱「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者迥殊焉。其書僅亦纂輯之體，自著條例，謂：「凡所錄皆經部書，史、子、集皆不錄。又漢儒說經多有本，如韓詩外傳多荀子語，但韓氏既取入外傳，則是漢儒之書，故亦錄之。」又謂：「集衆家之說分類爲書，漢有白虎通，宋有近思錄，今兼倣其例。專采經說，白虎通之例也；題某家之說，近思錄之例也。每一類中，各條次第以義相屬，則倣初學記之例。」（通義序錄。）初稿凡三千條，嗣乃多所刪削，而成今書。其刪削亦具微意：其於諸家書，如孟、京易說存者寥寥，猶采錄一二，而馬融之說則不采。其於一家之書，何氏公羊注則采之，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不采。其於一字之義，白虎通訓「臣」爲「堅」則采之，說文訓「臣」爲「牽」則不采。此於人品、學術及當世之弊，各有深意存於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義之相屬，尤取兩義之相輔。蓋取漢儒二十二家之說，會萃精要，以成一家之書。（胡錫燕跋。）其論撰之用心如此，與當時學者嫥嫥於字義訓詁，名物考訂，以及斷斷爲漢宋門戶之辨者，固自異焉。惟其書旣限於輯錄，又所錄專采說經之書，於兩漢學術精要所在，尚未能發揮呈露。又排比眾說，不欲講家法而但求通義，其意雖是，而於兩漢四百年諸儒，流變派別，因亦無所發明。其去取抉擇，在作者雖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則其書亦不得爲研治漢儒思想者一完備之參考書也。

東塾讀書記

然通義特東塾中年一纂輯之書，尚非東塾重要之著述。論其精心結撰，爲畢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東塾論學之全部意旨者，當推其晚年所爲之讀書記。其書遠始咸豐六年，（東塾年四十七。）初爲學思錄，至同治十年（東塾年六十二。）大病幾殆，撰自述，述生平著書學行大要，則讀書記尚未成書也。（今自述刊讀書記首。）自後乃思力疾綴學思錄旨要爲讀書記，至光緒五年（東塾年七十。）自訂讀書記凡十五卷付刊。（行狀。）及七年，（年七十二。）又自定讀書記西漢一卷。（其卒後門人廖廷相編錄付梓。）翌年而卒。其書良可爲東塾晚年巨著。首孝經，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也。（此據鄭康成六藝論。）

次論語，謂論語乃五經之錧鎋也。（此據趙邠卿孟子題辭。）首辨論語「學」字義旨，次及「仁」及「一貫」，又次論孔門四科成材之大要，又次爲論語言五經，又次爲孔門諸賢，又次爲歷代注說論語諸家；全書條理俱如此。所論皆各書宏綱巨旨，要義大端，融會貫串，有本有末，不尙空談，不事繁證，而一字一句之音訓，一名一物之考究，有不務焉。卷三爲孟子，尤東塾所好。（自述）首論性善大義，次孟子述五經，次孟子稱述古人，次孟子論狂狷，次孟子論治亂，闡發詳明，指陳剴切，尤東塾論學要旨所寄也。卷四至卷十爲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亦皆擧大綱，删小節，而於乾嘉諸儒爲學偏弊，尤多諍辨。如論易駁惠定宇，駁張臯文。論尙書駁江艮庭，謂：「蔡傳亦有易僞孔傳而甚精當者，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論詩，謂：「有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拘守毛、鄭，不論是非，爲漢學之病。」論周禮，謂：「周禮乃古之政書，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論儀禮，謂：「近儒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又謂：「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論禮記，謂：「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此尤有關千古學術。」論春秋三傳，主參取不主墨守。

此皆針對乾、嘉以來學風而發也。卷十一為小學，謂：「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傳其精意」，此則傳述阮氏意見者。卷十二為諸子，備引各家可取語而折衷於儒。卷十三為鄭康成，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其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按：陳壽祺恭甫刻五經異義疏證序已論及鄭、許異同，方植之書林揚觶「著書爭辨」條下引之。此層東塾乃沿恭甫之意而益進者。又謂：「自非聖人，孰無參錯？辨其參錯，不可沒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邵公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覩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卷十四三國，多辨鄭玄、王肅異同。卷十五朱子，謂：「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又謂：「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若專意於其近者。」又曰：「朱子時為考證之學甚難，今則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見成物事矣。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至專意於其近者，尤為切要之學。

而近百年來，爲考證之學者多，專意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又謂：「朱子既謂窮理必在乎讀書，又以讀書爲第二事、第二義，窮理爲第一事、第一義，然則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捷徑。若以爲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凡讀書記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語、孟兩卷精言義理，鄭、朱兩卷極論方法，尤爲全書骨幹。其五經諸卷則對當時經學上諸重大問題，綜述前人成績，附以己見，雖亦箴切時病，而與方植之輕肆詆訶者不同，亦與章實齋之主於史學而評經學者有異也。

東塾遺稿

東塾讀書記主漢、宋兼采，勿尙門戶之爭，主讀書求大義，勿取瑣碎之考訂，而其書本身，即爲一至佳之榜樣。蓋東塾不欲以空言啓爭端，而求以實績開先路。故其書對當時學風弊端爲東塾所不滿者，僅時時露其微辭，引而不發，不肯爲直率之攻擊也。然東塾讀書記本由晚年整理平時劄記諸稿而成，而其平時積稿，爲讀書記所未收者尙多，今猶

東塾未刊稿

往往流傳人間。近年廣東嶺南大學購得東塾遺稿鈔本六百餘小册，標題有默記、學思自記、學思錄序目、雜論學術，及經史子集諸目，皆讀書記之前身也。（曾摘要刊載其一部於嶺南學報之第二卷第三、四期。）其中議論，雖讀書記所未收，而實可說明東塾論學意趣，為讀書記已刻諸卷之引論。且其暢言當時學風流弊，尤為考論乾、嘉以下漢學所以窮而必變之絕好材料。其書流布未廣，故重為摘錄以見梗概。讀者持此以讀讀書記之刻本，必更有以見其著書立說之所以然。而東塾之有意於引人入鄭君之宗廟，不願示人以何氏之武庫者，其意尤可思也。

東塾論漢學流弊

東塾與實齋

東塾論漢學流弊，本已見旨於讀書記，然大率引而不發，婉約其辭，讀者或不識。其意乃暢寫之於未刊之遺稿。此如章實齋譏彈漢學，著文史通義，書不遽刻，而待之身後。然今觀實齋全書，其評騭漢學，大抵辭旨隱約，非善讀者不深曉。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學者盡推章氏文史見解，而當時所以挽風氣、砭經學之深衷，則知者尚尠。

東塾論漢學流弊

東塾之生，尙在實齋卒後九年，及其中歲，漢學流弊益彰著，故東塾之筆於書者，與實齋顯晦大異。然其書亦未刊，使其遺稿不復見於今日，則讀其讀書記者，亦不必盡能揣見當日論學之淵旨。蓋深識之士，彼既有意於挽風氣，砭流俗，而又往往不願顯爲諍駁，以開門戶意氣無謂之爭，而惟求自出其成學立業之大，與一世以共見，而祈收默運潛移之效。此在實齋、東塾靡不然。若袁簡齋、方植之，則態度迥異，亦可以窺學者深淺之一端也。

忽忘義理

經學家所以自張其門戶者，則曰古聖賢之義理存是爾。然經學之流弊，則極於專務訓詁考據而忘義理。東塾論之曰：

謂經學無關於世道，則經學甚輕。謂有關於世道，則世道衰亂如此，講經學者不得辭其責矣。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以警覺世人；其所訓釋考據，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經學之書汗牛充棟，而世人絕不聞經書義理，此世道所以衰亂也。

又曰：

今人只講訓詁考據，而不求其義理，遂至於終年讀許多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此真與不讀書者等耳。此風氣急宜挽回。

專務說經而不讀經

經學家既專務考據訓詁而忘義理，遂至有不讀經、不讀注疏者。東塾論之曰：

近人講訓詁者，輒云：「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詁者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讀經傳之言，固多古今不異，不必訓詁而明者，何不先於此而求其義理乎？漢儒訓詁精矣，唐人訓詁雖不甚精，然亦豈盡不識訓詁者？何不先於漢、唐注疏訓詁不誤者而求其義理乎？

又曰：

試問今之說經者，非欲明其文義乎？明其文義之後，將再讀之乎？抑置之不讀乎？若置之不讀，則明其文義何為也？若明其文義，將再讀之，則注疏文義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讀之乎？何以文義已明者不讀，而獨覓其文義未明者而讀之乎？願經師有以教我也！

又曰：

說經者，欲經文明白無疑也；欲經文之明白無疑者，將以諷誦而得其義也。若旣解之明白無疑，而不復諷誦以求其義，則何必解之乎？且經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讀也；而惟於其難明者解之，旣解亦仍歸於不讀而已矣。解經而不讀經者，其必曰：「我旣解之已皓首矣，使後之人讀之而無疑可也。」然而後之人又慕其解經，於是又解經，而又不讀經，不知待何人而始讀之也！

故初務於訓釋考據者，其意在求經籍之易讀，而風氣所播，相率以趨於訓詁考據者，其弊必至於置經籍而不讀。此猶章實齋所譏，「專尚襞績補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今苟專尚訓釋考據，則使聖人遺經大義明白，無待考釋，彼亦且無所用心也。繼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則曰好難而忽易。東塾論之曰：

學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朱子亦嘗言之。近人則先其

難者，故大誤也。

專務訓詁考據，則遇明正通達處轉不留意，惟擇其難曉者，以可施考釋之功也。循此為之，流弊又起。一曰瑣碎，不務明正通達而務其難，則往往昧其大體而玩其細節，其必陷於瑣碎無疑也。東塾論之曰：

> 韓非子曰：「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行有拂難堅确，非功也。」外儲說左上。今之講經學、小學者，往往纖察微難而非務。余非不能考據繁瑣者也，水道、聲律、切韻三書，可謂繁瑣矣，特不欲效近人說經解字繁瑣之習氣耳。東塾論清儒，頗推江永、程瑤田，此等處路徑極似。

又曰：

> 漢書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缺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

也。」此一段竟似為近代經學言之，句句字字說著近儒之病。

其又一弊則曰好勝，苟專務其難以求施我考釋之功，則前人學術大體有不暇問，而惟求於小節僻處，別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此又自然必至之勢也。東塾論之曰：

王西莊云：「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謂博學以知服。（讀書記卷十三鄭學篇，論近儒失博學知服之義，開露才揚己之風一條，已見上引。又卷八儀禮下引毛西河、汪堯峯、程易疇，皆著其輕議古人之失。）

鑿空翻案

又曰：

讀書者若平心靜氣，自首至尾讀之，於其誤者考而辨之，則雖言經誤可也，況注疏乎？若隨手抽閱，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則言注疏之誤亦僭也。

隨手抽閱

又曰：

若真讀注疏，自首至尾，於其疎誤而駁正之，雖寥寥數語，亦足珍。若不自首至

尾讀之，隨意翻閱，隨意駁難，雖其說勝於先儒，而失讀書之法。此風氣之壞，必須救。東塾集卷四與王峻之書：「經學者，貴乎自始至末讀之、思之，整理貫串發明之，不得已而後辨難，萬不得已而後排擊。惟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古人，有裨後人，此之謂經學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闕之，此之謂經學。」

又曰：

高郵王氏述聞之書善矣，學之者則有辨。如十三經注疏，卷卷讀之，句句讀之，不紊不漏，其無疑者熟而復之；有疑，然後考之；考之而有悞，然後駁之，然後自為說以易之。既自為說矣，而又思彼說果誤，我果不誤歟？然後著於書，如是則善矣。若隨手翻閱，搜求古人之悞而駁之，而自為說，雖條條的確，弗善也。若乃古說不誤，而自為說誤，則更不足言矣。讀書記卷十一小學下極推阮元，而於王氏不甚諛。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有一條，謂：「二王治經，精審無匹，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可參看。

又曰：

節取一二語爲題目不融會全體

朱子云：「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捽得幾句，西邊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隨書。朱子論當時道學之弊如此。然今之說經者，尤多此病。凌次仲與焦里堂書云：「足下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一二語，宜乎多窒礙也。」論路寢書。此最中近人學問之大病。但能全觀禮經者已少，況欲其融會乎？皆節取一二語爲題目，作經解耳。

浮躁

此皆言以好勝之心讀書，專務小節，不暇通體細玩之病也。繼此則復有一病相連而俱起者，曰浮躁。東塾論之曰：

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自注：「阮文達公題凌次仲校禮圖詩云『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爲經生而未讀一部注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耳。此條見讀書記卷九禮記。

東塾又曰：

余嘗言近人多言樸學，然近人之經學，華而非樸。

又曰：

近來朋友說經者，只乾隆、嘉慶數十年間學派，若與論康熙、雍正以前學問，便不曉得，何況漢、唐、宋耶？云漢學者，妄語耳！

媚近忽遠

此皆箴當時學風浮躁不實之病也。李慈銘日記有一條云：「嘉慶以後之爲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徧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徧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偸矣。道光已下，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爲不學，許君爲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嘗見一誤字，以爲足補經注矣。間購一缺折之贗器，亦未嘗辨也，隨摸一刻劃，以爲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册，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爲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必問也，但取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爲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爲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觀此云云，正與東塾爲同感矣。

總說經學諸弊

又嘗列舉當時經學諸弊而總言之，曰：

今時學術之弊，說經不求義理，而不知經。好求新義，與先儒異，且與近儒異。

著書太繁，誇多鬬靡。墨守。好詆宋儒，不讀宋儒書。說文字太繁碎。信古而

迂，穿鑿牽強。不讀史。以駢體加於古文之上。無詩人。門戶之見太深。輯古書太零碎。原文下有「漢易、虞氏易、泰誓、孟子字義疏證、孫淵如講天文」凡十九字。蓋東塾於此諸端均不滿，特舉示例，擬加箴砭也。今論惠氏漢易、張氏虞氏易，見讀書記卷四；論戴氏孟子字義疏證，見讀書記卷二，已引見戴東原章。

凡此諸端，皆爲當時漢學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則以風尚既成，俗士羣趨，淳者漸漓，眞者日僞，學術之變，必至於弊，固不獨清儒考證之學爲然也。東塾又論之，曰：

> 講道學者以經書爲講學話頭，作時文者視經書爲時文題目，講經學者看經書爲經解題目，而五經之道亡矣。

此言道學、經學與夫時文科舉之學三者之異途同歸也。故曰：

以講經爲名士招牌

> 彼徒以講經學為名士，則其所作經解，不過名士招牌而已。卽使解說可取，而其心並不在聖賢之經書，此不得謂之讀經書之人也。試問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經書所言以做人否？因讀震川論科舉之學，感而書此。

> 科舉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時文；經學之士，以一句經書為題，作一篇經

解。二者無以異也，皆俗學也，其心皆不在聖賢之經書也。

故一種學術之漸盛而成爲風尚，乃至爲俗士所羣趨，則必漓其本眞，而終變爲爭名逐利之具。雖其流弊之爲態有不同，而其情則一。學術之弊至於是，而復有一象必相隨以俱來者，曰貴近而賤遠。蓋近者卽風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爭名逐利之心趨風尚，自亦以爭名逐利之心貴乎其主風尚者爾。東塾論之曰：

貴惠戴而詆宋儒

> 我未見貴遠而賤近者也，大都貴近而賤遠耳。於近時之風氣，則趨而效之；於古人之學術，則輕而蔑之。自宋以來皆如此。宋儒貴周、程而輕漢儒，近儒貴惠、戴而詆宋儒，吾安得貴遠賤近者而與之論學問哉！

是又漢、宋學術末流同歸之一例也。東塾深歎之，曰：

少躬行心得

> 解釋辨論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歎！雖聖賢復起，殆亦無如之何。宋、明講理學如此，今人講經學亦如此，卽晉之清談、唐之禪宗亦如此。

由是觀之，不徒清儒經學、宋儒理學爲然，即推而上之，以至於唐之佛學、魏晉之玄學，及其成風尙而爲俗趨，則學術全成口說，而躬行心得者少，雖聖賢無如何，是又末流同歸之一例也。學術之弊至是，則非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東塾又言之曰：

> 四庫全書野趣有聲畫簡明目錄曰：「元楊公遠撰。其詩不出江湖之派，蓋風氣所趨，非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經學、小學，尤爲風氣所趨，其有絕世之姿，毅然有志於古而自拔之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又曰：

> 風氣之壞，至今日而極，無事不壞，蓋數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當其間，雖發憤著書，豈爲過乎？

故知東塾之在當時，實目擊漢學家種種流弊，而有志於提倡一種新學風以爲挽救者也。

趨風氣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

東塾提倡之學風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果何如？東塾嘗自言之，曰：

> 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為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為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東塾集卷四復劉叔俛書，時為同治十二年，東塾年六十四。）

尋求大義

蓋當時經學流弊，專務為零碎之考解。東塾亦固習為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經學之微言大義，與其源流正變得失所在，以為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東塾所謂「考之不勝考，解之不勝解」，方植之亦有此論。東塾又謂：「訓詁考據有窮，義理無窮。『終風且暴』，訓為『既風且暴』，如是止矣。『學而時習之』，『何必曰利』，義理愈紬繹，愈深愈博，眞無窮矣。」蓋捨義理大體而為瑣碎之考釋，則漫無統類，考釋不可

勝窮。而自考釋本身言之，則「終風且暴」訓爲「旣風且暴」，其事卽窮，後來者不得不別尋材料，別爲考釋。故專惟考釋是務者，其事乃以有窮而無窮，非愈趨於繁碎無統類不止也。東塾又曰：

讀書記與日知錄之比較

> 僕近年爲學思錄，……以擬日知錄。……日知錄上帙經學，中帙治法，下帙博聞；僕之書但論學術而已。僕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術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聞。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今於此書之末，凡時文、試律詩、小楷字，皆痛陳其弊。其中發明經訓者，如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愿，言之尤詳，則吾意之所在也。（東塾文集卷四與胡伯薊書。時爲同治三年，東塾年五十五，上距始爲學思錄已八年。）

政治人才學術三者之關係

但論學術，不尙博聞，尙博聞往往瑣碎無統類，論學術則務乎大體；尙博聞往往與身世無涉，論學術則所以作人才、經世務。此又不同之一端也。東塾又明辨之曰：

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近人幾無士大夫之學。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亦難自立矣。此所以近數十年學問頹廢也。

昌黎答侯繼書云：「僕少好學問，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此即所謂略觀大意，士大夫之學也。漢書藝文志云：「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此即所謂略觀大意，不求甚解。不獨士大夫之學為然，即老博士之學亦然。老博士專明一藝，其餘諸書豈能皆求甚解哉？

士大夫之學在觀大意，而博士之學在精考釋。然考釋必依附於大義。大義既昧，則考釋無統，而陷於瑣屑。故曰「士大夫之學更要於博士之學，士大夫無學，則博士之學難自立」也。然東塾重大義，亦不廢考據，其言曰：

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古而得。學思錄說微言大義，恐啓後來不讀書、不考據之弊，不可不慎。必須句句說微言大義，句句讀書考據，勿使稍墮一偏也。（讀書記全書體例即如此。）

又曰：

本朝諸儒考據訓詁之學，斷不可輕議；若輕議之，恐後來從而廢棄之，則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國初以來之淵博，斷不可順其風氣而一空之也，但當取義理以補之耳。學思錄必須有一段說明此意。今讀書記卷十五論朱子，謂「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是也。已見上引。

又曰：

近人有詆漢學而以程朱為言者，試問為程朱之學，能不讀程朱之書而考證之乎？原注：「嘗見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蹟者。」務科舉而荒陋，因嬾惰而空疏，而以程朱藉口，程朱豈荒陋空疏者？試問其曾讀程朱之書否，則無可置喙矣。然人多好嬾惰而安於空疏，將來此等議論盛行，讀書種子絕矣。大可憂也！

又曰：

世之不學者，或以務科第，或以乏書籍，而欲入於作者之林，則詆考據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疇、阮文達，則可以詆漢學矣。

又曰：

凡風氣必有所因而轉之，若今忽然舉程朱道學以教人，則必無應之者。且講道學而不讀經，則亦非程朱之學也。專經而明理教行，此漢以來學術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讀書記用意，實欲因當時共尚之經學，轉移當時共尚之風氣，所由與章實齋、方植之諸人不同也。又按：此兩條意近沈子敦。

又曰：

漢儒之書，有微言大義，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頗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謂「微言絕，大義乖」矣。宋儒所說，皆近於微言大義，而又或無所考據，但自謂不傳之學。夫得不傳，卽無考據耳，無師承耳。國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葉以來，拾漢儒之遺，於微言大義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學思錄，求微言大義於漢

儒、宋儒，必有考據，庶幾可示後世耳。原注：「漢儒得傳，宋儒得不傳，皆未可盡信。」

東塾論學淵源

此東塾所主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之說也。余觀東塾立說，其力主大義，以及挽救風氣之說，頗似章實齋；其論漢學流弊，頗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襲。實齋導源浙東；植之本於桐城；而東塾之學，淵源似在學海堂。象州陳獻甫小谷避亂至粵，與東塾交好。其補學軒文集，議論與東塾相通者甚多，東塾爲序盛推之。小谷卒，東塾爲之傳，獨舉其經世之見，擬之東漢王符、仲長統；而東塾著書頗不涉經世，此則其異。要之一時風尚之變可徵也。其浸沉於漢學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謀爲轉變。故其論學尊阮元，阮元建學海堂在甲申，時東塾年十五。十七應學海堂季課。二十五總督盧坤選高才生肄業學海堂日專課生，而東塾爲舉首。三十一歲舉爲學海堂學長，自是遂爲學長十數年。（以上均見學海堂志）三十二歲赴會試，過揚州謁阮元。（自記）三十五歲又以赴會試，謁阮元於揚州。四十歲復北上，阮元已卒。阮元曰：

> 阮文達公詩書古訓，後之講經學者，當以爲圭臬。此真古之經學，非如宋以後之空談，亦非如今日所謂漢學之無用也。我輩宜崇尚之。讀書記小學卷極尊阮元，已見上引。

是則東塾講學，所謂漢、宋兼采以求微言大義者，其實仍是經學盛時惠、戴所稱「古訓明而後義理明」之見解。東塾之意，不過欲挽漢學末流弊病，勿使放濫益遠，成所謂零

碎纖屑、無關要緊之經學，此亦東塾語。而惟以發明古訓大義爲經學考釋之範圍耳。故曰：

余爲學思錄，凡無當大義者皆刪。

此一語可見東塾講學宗旨。而所以求大義者，則東塾之意，似仍不出於古訓。本此而有教人細讀注疏之說，東塾集卷四與王峻之書：「於切要處用心力，於不用心力處惜精神。愈繁難，愈從容爲之。耐繁難者養性之功，求易簡者心得之學。見解貴高貴通，功夫貴平貴鈍。」此即由細心求大義之教也。曰：

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釀之文，無益無用者，置之。」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原注：「師心之說，無本無原者，棄之。」此學思錄大指也。讀書記論語卷即主以讀書解「學」。

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

又曰：

宋儒經說，正當擇而取之，以為漢注、唐疏之箋，豈可分門戶而一概棄之乎？讀書記朱子卷有「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一條，已見上引。

學者嬾而躁不肯讀一部書其病使天下亂

則東塾所謂漢、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義理，而當時經學家則專務訓詁考據而忽忘義理，故兼采宋儒以爲藥。至於發明義理之道，大要在讀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說下儕於漢注唐疏之箋焉。故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與其謂之兼采宋儒之義理，毋寧謂其特重漢、唐之注疏也。今讀書記中推尊漢、唐注疏之意隨處可見。其言曰：

讀注疏既明其說，復讀經文者，經學也；不復讀經文者，非經學也。讀注疏自首至尾讀之者，經學也；隨意檢閱者，非經學也；讀之而卽寫一簡題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經學也。學者之病，在嬾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

東塾集卷四示沈生：「經學者，非謂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說；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擇一家爲主而輔以諸家；此之謂經學。若隨意涉獵，隨手翻閱，得一二句，輒自出其說以駁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駁我，我能勝之否？卽勝之矣，先儒解全經，我但解一二句，相去豈不遠哉？奉勸足下，收斂聰明，低頭讀一部注疏，勉爲讀書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讀一部，輒欲置喙於其間，此風斷不可長，戒之愼之！」

又曰：

讀注疏使學者心性靜細，大有益。學思錄必須說此，不止知經學之本原也。

又曰：

> 毛、鄭、趙、何、王、孔、賈七家注疏，須發明其精善處。

此皆東塾提倡讀注疏之說也。東塾謂「學者之病，在嬾而躁，不肯讀一部書，此病能使天下亂」。東塾勸人讀注疏，可使心性靜細，此當時學者之實病，亦即東塾之苦心。然何以勸人必讀注疏？東塾之意，在使人求義理，求義理必於經，注疏則說經之書也。宋人非不言義理，然或無考據，（語見前引。）故不如注疏之依經爲說。此東塾之旨。故東塾又言：

不講理學但欲讀經

> 余不講理學，但欲讀經而求其義理；不講文章，但欲讀經而咀其英華；不講經濟，但欲讀經而知其所法戒耳。

此徹頭徹尾之讀經主義也。又曰：

人通一經

> 能尋味經文，則學行漸合爲一矣，經學、理學不相違矣。（按：此仍是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見解矣。）

人通

一經而詳味之，此真漢學也。學思錄當大提倡此學。

又曰：

專習一經以治身心。吾之學，如此而已，此學思錄宗旨歸宿處。

然則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扼要言之，可謂是人通一經之學也。何以謂之人通一經？易辭言之，即人讀一部注疏之意也。東塾自標學思錄大指，其首條即為勸經生讀一部注疏，故知人通一經，即是勸人讀一部注疏也。何以必勸人讀一部注疏？以當時學者嬾而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東塾謂足以亂天下，故特舉此以為對症之藥也。東塾又自言之，曰：

學思錄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術治天下也。排王肅而尊鄭君者，欲救近時新說之弊也。排陸王而尊朱子者，恐陸王之學將復作也。另一條云：「姚姬傳、方植之、李申耆，陸、王禪學將興。」今按：方植之攻漢學考據，亦恐此後陸、王禪學將興，東塾此條意不知何指？豈謂似姚、方、李之反對漢學，則此後陸、王禪學將作乎？故今讀書記仍是十分漢學考據之

面目也。凡此等處均見當時學者目擊漢學流弊而無從開闢一新門徑，徬徨煩悶，莫知所適之概。著此書非儒生之業也，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也。

懲今弊防後弊

東塾講學精神，在懲今之弊，且防後人之弊。今經學之弊已極，然若徑捨經學不講，則恐陸王復起。欲懲今弊且防後弊，則莫如勸人讀注疏。故東塾又曰：

鄭朱並行漢宋兼采

> 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則有如乾、嘉以來之膚淺矣。況漢、宋各有獨到之處，欲偏廢之而勢有不能者。故余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此見東塾講學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謂講鄭學、講朱學，在東塾之意，仍是勸人讀注疏耳。（此細讀讀書記鄭學、朱子兩卷自見。）故我謂當時學者之嬾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實當時之實病，亦即此見東塾之苦心也。當時學者既若是其嬾且躁，至於不肯讀一部書，而專涉獵小節，尋其碎義，不問其平正通達之大意，而惟擇取難解難詳之訓詁考據，以見己長而求勝乎古

人，縱博學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於心術，而害及人才。故東塾論學，常求一反其弊，歸本乎心術、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此條見讀書記卷三。

東塾讀書記所以擬日知錄，其意亦欲轉移人心，自比於孟子、亭林。而東塾又謂「大凡變法者，漸則行，驟則不行」。文集卷二科場議。東塾乃欲以漸變。當時學者方相矜以經學，故東塾以讀注疏通一經之說進。其言則在注疏，其意則在心術，此又東塾論學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治經，則東塾亦不以讀一經注疏爲說。其文集有與周孟貽書云：

前者在學海堂，足下問讀書法，……因勸足下專治一經。……歸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專經非性所近也。……凡為學者當於古人中擇師，僕為足下擇之，

師法必宜守

其昌黎乎？……僕勸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讀之，又取尚書、春秋、左氏、易、詩、莊、騷、太史、子雲、相如十書熟讀之，然後披覽百家，提要鉤玄，一一如昌黎之所為，而尤以孟、荀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學，一一奉以為法。積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雖與李習之、皇甫持正如驂之靳不難也。僕嘗嘆天下之言文者，誰不稱昌黎？……昌黎誠不易學，而亦實無學昌黎者。此等議論極通明，其主因才成學之意頗似章實齋、焦里堂。東塾早年為學從詩文入，與樸學家專治經籍、小學者意識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稱昌黎，而實無學昌黎者，其病正猶言經學者之不讀經、不讀注疏也。東塾論學，既主於古人中擇師，故亦重視師法。其言曰：

> 師法必宜守而不失。蓋學問文章議論能為人師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雖大，而其人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謹守其法耶？

東塾本論語而言四科，使學者各就其性之所近以專攻乎其一，又言博學知服，欲學者博學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極言師法不可廢，欲學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學。凡此云

東塾論學眞意

云，皆深砭乎當時之懶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務於碎義以求勝古人者，而特擧讀注疏以示例。今善推東塾之意，特謂未有不肯細心讀一部書，專摘小節以難前人，而可以謂之學。則眞學者自必細心讀書，求其大體，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虛心獨學，而無先以求勝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術正，學風變，而人才自此出，世運自此轉。此東塾提倡新學風之微旨也。東塾以此深推鄭君與朱子，不僅以鄭、朱弭漢、宋之門戶也。以兩人之學，皆深細博大，足以藥當時之病。否則以懶且躁之心習，而驟開之以微言大義之說，彼且捨其繁碎，逃入空疏，則爲陸王矣。東塾蓋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陸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懶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鄭學，則兼宗主與不同；言朱學，則兼考證與義理，（其詳已見上引。）此等處皆見東塾論學之斟酌盡善，博通而無偏礙也。東塾又自言其爲學曰：

> 時習論語、孝經、孟子，粗覽諸經注疏、宋儒理學、周秦諸子，略涉禮樂、律數、訓詁、音韻、天文、地理、文章、詩詞。余之學如此耳。

何以曰時習論語、孝經、孟子，此東塾反約窮源之說也。東塾謂：

反約與時習

書以甲部為主，疏解繁多，約之以鄭君、朱子。經文浩博，約之以孝經、論語。約而又約，則學而一篇而已。

博學知服

約之於孝經、論語者，即采取鄭君、朱子之意見也。何以於粗覽諸經注疏之外，復旁及諸子、理學以至天文、地理、訓詁、音韻、文章、詩詞之繁博，此東塾博學知服之說也。其博學之精神，亦有似於鄭君、朱子。遺稿有學思錄要指一則，可以見其為學之涯略。今復摘錄如次：

學思錄大旨

學思錄大指：

勸經生讀一部注疏。見上引。救惠氏學之弊。見讀書記卷四、五。救高郵王氏學之弊。見上引。闢王陽明之誦。分別士大夫之學、老博士之學。見上引。辨語錄不由佛氏。參讀文集卷四復戴子高書。明朱子之為漢學。見讀書記卷十五。於晉人尊陶公，明其非詩人，非隱逸。闢老氏流為申、韓、李斯。見讀書記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發明狂狷之說。見讀書記卷三。發明性善。見讀書記卷三。發明論語學而章。見讀書記卷二。發明學記。見讀書記卷九。發明四科之說。見讀書記卷二。拈出以淺持博。參讀文集卷四復王倬甫書。又與王峻之有云：「淺非淺陋之謂，卽約之謂，約而易知之謂也。」尊胡安定。見讀書記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歐陽之病。

參讀文集卷四跋歐陽文忠公集。發明昌黎之學。參讀文集卷四與周孟貽書。昌言科舉八股之害。參讀文集卷二科場議三篇。明訓詁之功。見讀書記卷十一。分別內傳、外傳之不同。見讀書記卷六。指漢易之病，拈出費氏家法。見讀書記卷四。標出禮意之說。見讀書記卷八。標出詩譜大指。見讀書記卷六。辨周禮之誖。見讀書記卷七。按：「誖」字似誤。發明禮記之體裁。見讀書記卷九。標舉孝經爲總會根源。見讀書記卷一。標出中庸「博學」五事爲中庸之要。此字似誤。辨格物。見讀書記卷九。辨明德。同上。引申格物補傳。同上，卷十五。感時事。辨別先師名臣之不同。拈出陸清獻「書自書，我自我」之語。考周末儒者。見讀書記卷十二。說自己著書之意。明鄭學維持魏晉南北朝世道。見讀書記卷十三。引申阮文達春秋學術之說。見讀書記卷十。辨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見讀書記卷二論語言理欲一條。明輯古書之功與其誤處。明讀書提要鉤玄之法。

以上三、四十條乃其犖犖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見於讀書記，其爲學之精細廣大，博通而無偏礙，蓋誠深有得於鄭君、朱子之風者。東塾嘗自言：

四十歲以前，不知讀書；十年來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時只開得基址頗大

而不能起屋，墾得田地頗寬而不能種禾。

觀其學思錄要旨，眞所謂「基址頗大，田地頗寬」矣。此等氣象，與東吳惠氏之專言漢學者不同；與高郵王氏之專事訓詁者亦不同；與休寧戴氏之別闢新說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義疏證之所為者又不同；與當時經學家之各為經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於屑碎不務得其大意者復不同；與同時及其後起之所謂公羊今文學派，專講孔子微言大義，而發為非常可怪之奇義者更不同。而讀東塾之書者，皆確然認其為一經師，終不得擯而不預之經學家之列也。凡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論之：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惟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實齋；治經籍一依注疏，謂宋儒義理特如漢、唐注疏之箋，其說更可商。觀其讀書記所得至明通，至堅實，而仍無以出當時經學家之範圍，以視顏、章諸人，戶牖一新，以豁人明照於天地之別一方者，固稍遜矣。然其砭流俗，挽風氣，防弊杜漸之意，則與二家皆近，而於實齋為尤似。今日者，學風之壞，有甚於東塾之當年。士情之嬾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好以勝古人，東塾憂之，所謂足以亂天下者，方

復見於今日。安所得東塾其人者，以上挽之於朱子、鄭君，相率趨於博學知服之風，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此余於東塾之一編，所尤拳拳深致其嚮往之意也。

附　朱鼎甫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義烏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四六——一八九四。）年四十九。光緒二年進士。官至陝西監察御史，上疏論事，劾及內侍李蓮英，降主事，告歸。張之洞聘至粵，任端溪、廣雅兩書院山長。

鼎甫論學語

鼎甫論漢學流弊

鼎甫至粵，陳蘭甫卒已五年，然兩人論當時漢學流弊頗相合。鼎甫謂：

> 有學問，有學術。學問之壞，不過弇陋而已，於人無與也；學術之壞，小者貽誤後生，大者禍及天下。（無邪堂答問卷一明儒學案質疑。）

嘉道後無名臣名儒

又曰：

李次青國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後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瑣瑣者當之。經學雖盛，亦復得失參半。學術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漢學諸公不得辭其咎也。（佩弦齋雜存卷下評某生論科舉。）

而於乾、嘉諸儒尤嚴詞呵斥，不稍假借，謂：

乾、嘉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離，甚且恣肆無忌者，誠為經學之蠹。（雜存卷下復王子裳。答問評漢學弊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道，訓詁皆博文之資；畔道以言文，訓詁乃誤人之具。」（卷一）「近人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卷二）又曰：「惠氏九經古義、臧氏拜經日記，殆類劉昭注後漢書，所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卷一）又曰：「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偽而辯；中受、于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文存卷上）

推其弊源，則在門戶之見張皇之已甚，故曰：

學得其正，則識日以明；不正，則識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為蔽也

彌甚。乾、嘉後經學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數。古之儒者，通經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窮經乃以自蔽，豈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謂形聲、訓詁、校勘、名物、天算、輿地之學，古人亦曷當不從事於斯？俛焉孳孳，博觀約取，漢、宋鉅儒，蓋無不如此；而近時學者，流弊獨多，則以其張皇過甚之故也。天下事張皇過甚，則百弊叢焉，豈獨學術為然歟？（文存卷下復濮止潛同年書。）

門戶之見張皇過甚

而鼎甫以為乾、嘉以下漢學最大流弊，尤在其蔑棄心性而不談。謂：

言心言性，乃大義所從出，微言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書專明性道，卽四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聞，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藉口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顧亭林謂：「學者辨辭受取予，不當言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遺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薉不治也。

亭林習齋皆矯枉過正

戒人言心

近儒乃專取之以佐其私說，不亦傎乎！原注：「顏習齋之學，大旨與亭林略同，皆矯枉過正者。」

又曰：

王學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則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無所與。此其為說，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於理欲之辨，未嘗禁人言心，此則並心而去之，古所未聞也。按此：自阮氏以來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訶以為釋氏之說。……嗚呼！誤天下後世，而驚於口耳，相率為破碎無用之學者，非此言歟？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尊，大體立，而後學問有所附麗，破碎支離，固不足以言學也。陸象山以此為宗旨，本不誤，而欲以六經注我，則流弊甚大。聖門教人，學、問與思、辨並重。……去思以言學，近儒乃始有之，盍弗與讀孟子？

其他鼎甫論漢學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論考證則謂：

宋學以闡發義理為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也。（按：此言略近東塾，而較湛密矣。）……若漢之董江都、劉中壘、匡稚圭、揚子雲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出東漢也。

考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考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傾羣言之瀝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為議論也。此其功視考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學愈愚，雖考據精博，顓門名家，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紬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

又曰：

引書與暗襲

錢氏史學及王氏經學之短長

引書備著出處，近例始嚴，以為可免暗襲。然暗襲與否，仍視其人，吾見著出處而暗襲尤工者多矣。古惟疏體如是，傳注不拘。

論校讎則謂：

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為後世校讎之祖。班志撮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徹源流。……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讎也。國朝諸儒，於此獨有偏勝，其風盛於乾、嘉以後。其最精者，若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嘉定錢氏兄弟之於史，皆凌跨前人。竹汀史學絕精，即偶有疏誤，視西莊輩固遠勝之。第此為讀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盡於此也。王文肅、文簡之治經亦然，其精審無匹，視盧召弓輩亦遠勝之，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為穿鑿，則經學之蠹矣。……此學終古不廢，……第以此為登峯造極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則所見甚陋。漢學家訶佛罵祖，不但離文與行而二之，直欲離經與道而二之，斯其所以為蔽。若舍其短而

專取其長，庸非三代小學之遺法乎？原注：「習齋於射與數略有所得，此亦藝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異，毋乃虛驕之氣未除歟？」

又曰：

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為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多識書名，辨別板本，一書估優為之，何待學者乎？

其論博約，則謂：

宋學有宗旨，猶漢學有家法。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故學雖極博，必有一至約者以為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苟徒支離曼衍以為博，捃摭瑣碎以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論虛實則謂：

虛實之辨

異端以虛無立說，其弊固不勝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無」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虛」以言「實」。……不知……凡物皆有虛有實，非實無體，非虛無用，以實觸實，未有不激者也。近人以「虛靈」二字出於道家，不可以狀心體，然則心體固當實而蠢乎？……讀書窮理，實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讀書實也，窮理虛也；實事實也，求是虛也；虛實相資為用。……近人惟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學所以可貴者，以其本末兼盡也。……孫夏峯言：「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當瀉，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當補。」此夏峯述張蓬元之言。竊謂夏峯之言未盡確，若漢學家乃正當瀉者耳。

漢宋兼采

鼎甫之見，仍主漢、宋兼采，謂：

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此較戴東原、姚惜抱所舉，多經濟一類，可徵當時思想風氣之變。故漢學必以宋學為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之弊。此仍主漢、宋兼采之說。……如黃梨洲、顧亭林、江慎修，

東原與西河

皆漢、宋兼治，學博而識精，……故國初學術為極盛。乾、嘉以後精深過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與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見解相反。）……戴東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氣，博辨之詞，與毛氏西河相近。當時海內翕然從風，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詆之已無完膚矣。此知學貴定識，不必隨時俯仰也。（按：此即章實齋勿趨風尚意。雜存卷上復傅敏生妹壻。）

蓋清初學術所以勝乾、嘉者，正以其猶有宋學之精神；而乾、嘉以下尊漢斥宋之見，則亦不得不謂清初諸儒已開其兆，故曰：

漢學家以漢儒專言訓詁，此淺陋之說，不足信也。（此陳蘭甫所以有漢儒通義之作。）以宋儒為不講訓詁，此矯誣之說，尤不足信也。（此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所為作。）漢、宋諸儒，無不學貫天人，門徑不同，及其成功則一。而宋儒義理之學，繭絲牛毛，析之不極其精，斯發之不得其當。黃、顧二先生學問為本朝諸儒弁冕，高風亮節，亦足興起百世，而持論時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後學相承，誤人不淺。（原注：「亭林不喜宋儒；梨洲雖承學姚江，而論義理多粗淺。」雜存卷下評某生論科舉。）

此鼎甫自據乾、嘉以下學風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責備清初諸儒之說也。鼎甫又謂：

> 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囿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既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答問卷一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此則非在漢學風氣已衰、人心向厭之後，不能道此。不僅章實齋時絕不如此說，即陳蘭甫著書，亦尚不如此說也。即此可見當時漢學頹波日衰日落之態。而鼎甫主張所以轉換學風以開此後之新趨向者，則在史不在經。其言曰：

治經不如治史

> 嘗謂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徒沾沾名物器數，繁稱博引，震炫一世，而治術、學術之廣大精微者，轉習焉不察。國事、人心，亦復何補？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齋雜存弟懷新跋。

鼎甫論史學，清代惟佩錢竹汀，宋儒頗推鄭漁仲。其言曰：「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為超絕，其精審固視漁仲遠勝，而孤懷閎識，亦遠不逮漁仲。」又曰：「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為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皆見答問卷一。又曰：

漢時史學未興，太史公書、漢著紀之類，班志皆附於春秋。其經學卽其史學。而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爲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國朝掌故必須講求，明史亦須熟讀。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明耳。答問卷二評讀漢書藝文志。又曰：「竹汀史學絕精，第此爲讀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盡於此也。杜君卿通典、秦文恭五禮通考，通經於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論學恆推之。」朱氏此等處頗與湘鄉爲近。

鼎甫此論極得實齋「六經皆史」之意。又謂：

學者不致力羣經而專講六書，不博稽諸史而搜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小道可觀，賢於博弈。若時當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異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堅卓，乃能爲學。……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用之物哉？答問卷四問金石。

蓋清自道、咸以下，內憂外患，病象日顯，一時學者，羣悟文字考訂之業不足挽世運，乃轉而求為致用淑世。陳蘭甫極言於先，鼎甫又繼之於後，惟蘭甫主教人治注疏，仍不脫經學牢籠，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經之論，更為透切也。鼎甫又謂：

> 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蓋亦未嘗不分。逮至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藝與道分，一若終古不能合并者。然竊考董、鄭、程、朱之所以為學，進而求諸聖門之所以教人，則但有本末先後之分，而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潛同年書。）

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為纖兒細士，與天地世界無預，此在黃梨洲已深論之，漢學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論，蓋有鑒於當時漢學分析瑣碎之病，而求有以為之合。不徒求學術與治術合，又求學與行合。蓋仍主宋儒以來以修、齊、治、平為學之全量者。故曰：

> 學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際，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齊、治、平之實。（文存卷下答濮止潛

同年書。

無邪堂答問

此可見鼎甫論學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無邪堂答問五卷。無邪堂者，南皮張之洞督粵時關廣雅書院課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緒己丑十五年。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秋十八年。成此書，自言：

> 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鈔錄成帙。其中有訂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劄記非劄記。漢、宋學術，務持其平，……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詁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詁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汩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必求可行，……言時務必明大勢。……此書與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文存卷下答龔菊田刺史書。

此鼎甫自道其書之大略也。又兩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問爲書，不能如東塾讀書記之湛

深而堅實。蓋蘭甫治學，仍循乾、嘉以來經學塗轍，而稍變其體，前有所承，易於為力；鼎甫欲移治經為治史，蹊徑別闢，事待創探，難於為功。故自鼎甫論學之態度言之，尚不能跨出蘭甫以至實齋範圍之外。如其崇宋學，尊朱子，見雜存卷下答陳生鍾璋問王陽明學術。發明孟子性善，見雜存卷下答周生梁基問蘇穎濱駁孟子性善之說。因以辨戴氏字義疏證之失，答問卷四。其論旨大體，皆近蘭甫。其主治史通今以致用，遂力辨老、釋虛無之義，答問卷二。因深駁顏習齋之泥古無變，雜存卷上答某生。而並及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答問卷三。其大意在規崇古而獎達變，亦無以異乎實齋之所持。而年僅中壽，無以赴其所志。故答問一書，遂若抨彈之高，過於建樹，氾濫之廣，勝其持守，徘徊漢宋，出入經史，博而無統，雜而寡要，舊轍已迷，新軫尚遠，終於為一過渡之學者。同時兩浙學人如李慈銘、愛伯。譚獻復堂。之流，皆不免也。

鼎甫與康長素

當鼎甫時而清代二百年經學復有軒然大波起為最後之一浪者，厥為公羊今文學之說。鼎甫親與南海康有為相識，上下辨難，其事亦可記。將以並著於康篇，此故不具。



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

傳略

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厦，號長素。廣東南海人。生清咸豐八年戊午，卒民國十六年丁卯，（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七十。祖贊修，官連州教諭，治程朱學。有爲親受教，有志爲聖人，開口輒曰「聖人聖人」焉，里黨戲號之曰「聖人爲」。年十九，遊同縣朱次琦門。六年而次琦卒。光緒十四年戊子，有爲年三十一，初至京師，上書請變法，格不達。乙未，中、日和議成，有爲集各省公車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事。是年，成進士，復獨再上書。南返，於上海開强學會。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膠灣事起，適有爲又赴京，上書陳事變之急。翌年戊戌，光緒命王大臣傳見有爲於總理衙門，有爲上疏，論變法須統籌全局。又立保國會於京師。是年得蒙召見，命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專摺言

事。旋召侍讀楊銳、中書林旭、主事劉光第、知府譚嗣同參預新政，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方銳意爲維新。有爲又奏請行憲法，開國會。未幾而政變作，有爲出亡。蓋所謂新政之設施，先後僅三月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遊者十六年，足迹所至，遍十三國。組保皇黨，與革命黨相抗衡。民二歸國，刊行不忍雜誌，唱虛君共和之說。多掎摭時病爲箴砭。民六，結張勳謀復辟，事敗，避居美使館，著共和平議一書，仍持夙見不少變。蓋當前淸時力主維新，舉國目之爲狂，至是力主守舊，舉國又目之爲怪云。所著書有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孟子微、大學中庸禮運注、大同書諸種。

康氏之長興講學

言近三百年學術者必以長素爲殿軍，而長素學術生命可記者，則始於其長興之講學。長興，羊城里名，長素以陳千秋、梁啓超請，講學於里之萬木草堂，著長興學記爲學規。時光緒十七年辛卯，長素年三十四也。陳千秋爲學記作跋，謂：

顧亭林為近代學術之功首罪魁

孔子剏造六經，改制聖法，傳于七十，以法後王。雖然，大義昧沒，心知其意者蓋寡。漢之學發得春秋，宋、明之學發得四書，二千年之治賴是矣。國朝之儒，剗心絀性而宋學亡，經師碎義逃難而漢學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盜猖披，國命危阽，民生日顇，莫之振救，儒效旣覩，而世變亦日新矣。吾師康先生，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憤，思易天下。……爰述斯記，……其詞雖約，而治道、經術之大，隱隱乎撥而樓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幾煥炳。……綴學之士，知所趨嚮，推行漸廣，風氣漸移，生民之託命，或有賴焉。

此當時師弟子長興講學之精神也。長素亦自言之，曰：

顧亭林鑑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後進沿流，以講學為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絕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

爲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荊棘，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

時長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劃一境界，以自別於亭林以來淸儒博雅之學矣。其所謂「孔子講學之舊」者，大意謂：

天下道術至衆，以孔子爲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爲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言爲至該。按：長素此時，尚未尊以禮運、公羊說孔教，故仍尊論語，與以後見解不同。逮既取公羊，則不得不捨論語。劉逢祿述何、戴望論語注，早已走上絕路，長素亦無從再進也。

因學四言爲綱，分注條目如下：

志於道，四目：

一曰格物。言爲學之始，首在扞格外物。樂記：「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不爲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厲節。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卑汙柔懦，終難振起。按：此說後亦不取，謂東漢雖美，未足盡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獨。劉蕺山標為宗旨，以救王學末流。按：格物、慎獨皆宋學語，長素此後亦不取，謂孔子決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實行，不主訓詁考訂，與乾、嘉以來風尚絕異。宋儒理欲之辨，爲戴東原所極詆，今則以「存天理，去人欲」訓「格物」，奉爲入學之首義焉。因字義明經訓，爲惠、戴所盛唱，今則謂其決不能冒大道之傳焉。曰厲節、愼獨，則求返之晚明東林、蕺山，亦乾、嘉諸儒所絕口不道也。

據于德，四目：

一曰主靜出倪。

二曰養心不動。

三曰變化氣質。

四曰檢攝威儀。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廣宣教惠。

四曰同體飢溺。

游于藝，四目：

一曰義理之學。原于孔子，析于宋賢。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經世之學。經世之學，今今可行，務通變宜民。

三曰考據之學。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

四曰詞章之學。

學與時異，周人有六藝之學為公學，有專官之學為私學，皆經世之學也。漢人皆經學，六朝、隋、唐人多詞學，宋、明人多義理學，國朝人多考據學，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學，較之戴東原、姚惜抱，多經世一項；此遠起道、咸以來，近如朱一新諸人皆然。又以義理歸宋，考據歸清儒，皆其卓然異於乾、嘉者。又曰：

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宋學本於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衆子孫也。多于義理者也。漢學則本于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劉向為穀梁嫡嗣，凡漢學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近于經世者也。……夫義理卽德行也，經世卽政事也。（言語、文學亦發明二者。按：此亦長素初見，後乃專就公羊一路，謂論語非孔教正統矣。又此處所舉尚不及禮運，知以春秋三世會通禮運講大同，尚是後事。）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經世之學，在于春秋。……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經學者，僅為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關也。……

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于孔子，譬猶導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是謂漢、宋經世義理，分得孔門四科之旨，而清儒經學，實不得謂漢學。（孔門四科之教，陳東塾已言之，然東塾不輕言經世，又以鄭、朱並學，不敵西漢，仍不脫乾、嘉諸儒牢籠，故不免以勸人讀注疏終。康說微近東塾，然舍鄭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漢議政易東漢之說經，以經世、義理爲孔學兩幹，局度恢張，意趣宏括，實較東塾爲勝。）此長與講學之綱領也。至其教人讀書則曰：

本原既舉，則歷朝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鑑著治亂之統，通考詳沿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為別派，四朝學案為薈萃。至于諸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博稽而通其變，務致之用，以求仁為歸。

梁啓超初見康有為時之情景

此處所舉，首史籍，次理學，又次諸子，而乾、嘉以來一切考據訓詁必治之書不得與，此亦當時講學態度之絕異於乾、嘉者也。梁啓超記初見長素之情景，謂：

余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歲中舉，時年十八。）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於南海之門。

又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先生為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日課則宋元明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梁氏三十自述。

當時長興講學，卓然與乾、嘉以來學風劃一新線之情景與其意義及影響，亦俱可見矣。然長素長興規模，蓋有所受之，受之其師朱次琦也。

朱九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學者稱九江先生。亦南海人。生嘉慶十二年丁卯，卒光緒七年辛巳，年七十五。一八〇七——一八八一。以早慧受知於阮元，為學海堂都講。其學亦主融漢、宋，嘗謂：

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朱子，百世之師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

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考據爲宗，則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彼考據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瑣文，蠹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是哉？……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講學大旨。）

禮山講學規模

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爲見復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於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於朱子。故曰：「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會同六經，權衡四書，爲百世師。」故東塾教人，不免於讀注疏，而子襄居九江，講學禮山下，詔學者以四行五學焉。其言曰：

修身之實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年譜講學大旨。）

此四行五學，卽長興學記之所本。節目之間，大同小異，要之萬木草堂之規模，襲取之於禮山，其事甚顯。長素年十九，始從子襄問學，自謂：

未冠，以回、參之列，辟咡受學，（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則先生年垂七十矣。（光緒二年，九江年適七十也。）

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厲節行於後漢，探義理於宋人。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以孔子為歸。

朱九江先生遺集序。按：朱卒光緒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謂在八年春，一誤也。簡朝亮編集九江詩文付梓，在光緒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緒三十四年，謂「先生卒，同門友議遺文，簡竹居、胡少愷相約勿刻，至於今又垂三十年」，二誤也。康謂朱氏舍康成，釋紫陽，恐特由融漢、宋之說而鑿深揚高言之耳；亦不如簡譜論學要旨一節為得朱氏眞意。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謂：「朱先生極推尊韓昌黎，先師（康）謂昌黎道術淺薄，朱先生素方嚴，責為獨狂，同學亦暗譏之。是年冬卽欲東裝歸，明年別禮山草堂歸臥」云云，見康氏在朱門，實未深契。

此長素自述師門宗旨，亦與長興學記所倡導者大體脗合。故學記開首卽云「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爲二三子言之」也。竊謂九江之有南海，蓋猶蕺山之有梨洲，問學請業，皆在早年，而晚歲聲名，遠越師門。三百年學術，有此遙遙相對，足成佳話。惟梨洲自言：「始學於子劉子，志在擧業，不能有得，聊備門人之一數。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今不論朱、劉造詣深淺，惟九江之死，既盡焚其遺書，而南海奔波海內外，從政

問俗之心殷，講道治學之日淺，亦似無梨洲晚年一番境界。此則長興學舍之成就，所由不能與證人並論也！

康氏之新考據

新學僞經考

抑長素長興講學，所可大書特書者，厥爲力反乾、嘉以來考據之學，而別求闢一新徑。然長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方長素講學長興，而已有新學僞經考之作。學記成於光緒十七年二月，僞經考序在四月，相差僅兩月。僞經考刊成在七月。「新學僞經」者，謂東漢以來經學，皆出劉歆僞造，乃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其書亦似從乾、嘉考據來，而已入考據絕途，與長興宗旨並不合，而長素不自知。且僞經考大意，亦已粗見於學記，謂：

劉歆挾校書之權，偽撰古文，雜亂諸經。……鄭康成兼糅今古，盡亂家法，深入歆室。……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盛言漢學，天下風靡，然日盤旋許、鄭肘下而不自知。於是二千年皆為歆學。……諸儒用力雖勤，入部愈

深，悖聖愈甚。……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況足與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欲知聖人之道，在通聖人之經；欲通聖人之經，在識諸經之字。」於是古音古義之學，爭出競奏。以此求道，何異磨磚作鏡，蒸沙成飯？西漢之學，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諫，以洪範說災異，皆實可施行。自歆始尚訓詁，以變異博士之學，段、王輩扇之，乃標樹漢學，聳動後生，沉溺天下，相率於無用。可為太息！

推其意，不過謂乾、嘉以下段、王所治古音古義之學，悉無當於治道世事耳。乃以牽涉於今古文家法，歸罪於劉歆，若乾嘉漢學導源皆在歆，非無根不經之譚乎！漢儒家法，特博士章句之學，班孟堅所譏「祿利之途然」者。至當時治古學者，大率務通大義，不事章句。莽、歆緣飾經術，施之政事，正是禹貢行河、洪範說災異之類耳。長素以變亂博士之學罪歆，亦未深曉漢代學術真相。蓋長素僞經考一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於川人廖平。猶長興學記之言義理，皆有所聞而張皇以為之說，非由寢饋之深而自得之也。朱重義理，融漢歸宋，廖主考覈，蔑宋伸漢，精神意趣絕不同，長素左右牽引，知其於兩家所涉皆淺。學記先云：「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為可尊。」而其下即云：「論語為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一篇之中，自為矛盾，則已露兩家衝突之破綻矣。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生咸豐二年，卒民國二十一年，年八十一。自稱早年研求

宋學，漸而開悟，主張尊孔。又謂：

幼篤好宋五子書、八家文。丙子，（光緒二年，廖氏年二十五。）從事訓詁文字之學，博覽考據諸書。庚辰（光緒六年，廖氏年二十九。）以後，厭棄破碎，專求大義。（按：廖氏又稱庚辰在家時專治春秋，則所謂「專求大義」者，卽指治春秋也。此蓋已受劉、龔諸家影響矣。）

國朝經學，顧、閻雜事漢、宋，惠、戴專申訓詁，二陳（左海、卓人。）漸及今、古。（論學三書與宋芸子論學書。）

而及其成學，則專以分析今古爲說。謂：

其分今、古也，又自稱有五變。

癸未：今古。（光緒九年，廖氏年三十二。）

戊子：尊今抑古。（光緒十四年，廖氏年三十七。）

戊戌：小大。（光緒二十四年，廖氏年四十七。）

壬寅：天人。（光緒二十八年，廖氏年五十一。）

今古學考

此所謂「經學四變」也。（見四益館經學四變記序目，劉申叔摘本。）及戊午，（民國七年，廖氏年六十八。）改去「今古」名目，歸之「小大」，專就六經分天人、大小，則謂之經學之「五變」。（五變記。）其書最先成者曰今古學考，（在光緒十二年丙戌，廖氏年三十五。）自謂「不過初變、二變萌蘖之生耳」。（五變記小注。）其書

> 據五經異義所立今、古二百餘條，專載禮制，不載文字。定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

古學考

然不久即變其說，謂六藝皆新經，非舊史。以尊經者作知聖篇，闢古者作闢劉篇。則所謂「尊今抑古」之候也。又後有古學考，謂：

> 丙戌刊學考，……謹守漢法，中分二派。八年以來，歷經通人指摘，不能自堅前說，謹次所聞，錄為此冊。以古學為目者，既明古學之偽，則今學大同，無待詳說。（古學考成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四月，廖氏年四十三。）

此季平治經學，初主今、古中分，既則尊今抑古之大略也。

長素辨新學偽經，實啓始自季平。此為長素所深諱，而季平則力揭之。謂：

廣州康長素，奇才博識，精力絕人，平生專以制度說經。戊、己間，從沈君子豐處得學考，謬引為知己。及還羊城，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按：趙豐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長素返粵，在光緒十五年己丑之冬；而移居羊城安徽會館，則在十六年庚寅之春。」季平己丑在粵，庚寅至鄂，二人初晤，應在己、庚冬春之際。余以知聖篇示之。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為好名騖外，輕變前說，急當焚毀。當時答以面談再決。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按：此在庚寅春。兩心相協，談論移晷。明年，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而新學偽經考成矣。甲午，晤龍濟齋大令，聞孔子會典已將成，……然則王制義證可以不作矣。生公說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長素刊長興學記，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教者乎？經話甲編一。

又曰：

己丑在蘇，晤俞蔭甫先生，按：此當廖先生在蘇，後至粵也。極蒙獎掖，謂學考為不刊之書。語以已經改易，……先生不以為然，曰：「俟書成再議。」蓋舊誤承襲已久，……一旦

欲變其門戶，雖蔭老亦疑之。乃闢劉之議，康長素踰年成書數冊。

又曰：

外間所祖述之改制考，卽祖述知聖篇；僞經考卽祖述闢劉篇，而多失其宗旨。

又曰：

戊子以前，尊經友人撰王制義證，蒐已及半，後乃散失。……繼聞康長素會典卽是此意，卽決意不作。

又曰：

丁亥，（光緒十三年，廖氏年三十六。）廖作今古學考。（按：廖氏古學考序，自稱今古學考刊於丙戌，此又云作於丁亥，必有一誤。）戊子成為二篇，述今學為知聖篇，古學為闢劉篇。（按：據此則知聖、闢劉兩書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蘇見俞蔭甫，曰俟書成再議」乎？抑猶未為定稿乎？大抵廖旣屢變其說，又故自矜誇，所言容有不盡信者。昔李恕谷欲為毛西河作年譜，若其自述先後紊亂不可據而止。以廖視毛，尤甚。）庚寅，晤康長素於廣州，議論相克。逾年，僞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經話甲篇卷二。）

季平既屢屢自道其事，又親致書長素爭之，曰：

龍濟之大令來蜀，奉讀大著偽經考、長興學記，按：學記成書在康、廖會談之後，所以中亦采及廖說也。並云孔子會典已將成書。彈指之間，遂成數萬寶塔，何其盛哉！……後之人不治經則已，治經則無論從違，偽經考不能不一問途，與鄙人今古學考，永為治經之門徑，欣忭何極！惟庚寅羊城安徽會館之會，鄙人左傳經說雖未成書，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學列入新莽，則殊與鄙意相左。……今觀偽經考，外貌雖極炳烺，……而內無底蘊，不出史學、目錄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懷也。當時以為速於成書，未能深考，……乃俟之五、六年，仍持故說，殊乖雅望。昔年在廣雅，足下投書相戒，謂今古學考為至善，以攻新莽為好名。……今足下大名，……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斂。……又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余不願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按：應作郭象。之謗。每大庭廣衆中，一聞鄙名，足下進退未能自安，淺見者又或以作俑馳書歸

告，鄙人難於酬答，是吾兩人皆失也。天下之為是說，惟我二人，聲氣相求，不宜隔絕，以招讒間。其中位置，一聽尊命。謂昔年之會，如鄧、程也可，如朱、陸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稱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聞，患難與共。且吾之學詳於內，吾子之學詳於外，彼此一時，未能相兼，則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務，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四益館文集致某人書。）

龍濟之至蜀在甲午，（據前引經話甲編。）古學考刊於甲午四月，已引及僞經考，則龍之至蜀，應在甲午初春也。長素僞經考後序，謂「僞經考初出時，海內風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仁鑄督學湖南，以之試士，而攻之者亦羣起，朝野譁然」。故季平謂「今足下大名，震動天下，百倍鄙人」也。是年二月，長素入京會試未第，六月歸粵，七月清廷卽下諭燬禁其書。季平與長素書當在其時；故有「久宜收斂」又「患難與共」之語，而猶未知燬禁之令，故書中亦未及。其曰「稱引必及」，蓋名士相標榜之故智。僞經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稱引，自顯姓字，故為古學考先兩引長素僞經考云云，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報。蓋長素驟得盛名，全由僞經考一書，（公車上書，尚在明年乙未。）宜季平健羨不能置。而長

素則深諱不願自白。然季平亦震於盛名，方期相爲桴鼓，故書辭亦遜，而古學考亦未及長素攘己書事。及戊戌，長素得罪，季平亦盡棄舊說，則經學之三變，不復爲今古之辨矣。

僞經考一案，凡季平之斷斷於其事者，具如上述。而長素則藏喙若噤，始終不一辨。及民國六年丁巳爲僞經考後序，始稍稍道及之，其言曰：

吾嚮亦受古文經說，然自劉申受、魏默深、龔定菴以來，疑攻劉歆之作僞多矣，吾蓄疑於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銀塘之鄉，讀書澹如之樓，臥七檜之下，碧陰茂對，籐牀偃息。藏書連屋，拾取史記，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偶得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讀之，乃無「得古文經」一事，大驚疑。乃取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對較史記讀之，又取史記、漢書兩儒林傳對讀之，則漢書詳言古文事，與史記大反，乃益大驚大疑。（按：此實無足驚疑者，辨詳後。）……於是以史記爲主，徧考漢書而辨之；以今文爲主，徧考古文而辨之。……先撰僞經考，粗發其大端。（按：撰僞經考在羊城，不在銀塘，上文皆飾說也。長素又謂撰禮運注亦在銀塘澹如樓七檜之下，亦飾說，辨詳下。）……今世亦有好學深思之士，談今古之辨，或

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僞周官以為皇帝王霸之運，矛盾自陷，界畛自亂。其他所在多有，脈絡不清，條理不晰，其為半明半昧之識，與前儒雜糅今古者無異，何以明真教而導後士？或者不察，聽其所言，則觀其尊僞周禮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也。按：長素先亦尊信僞周官，聞廖氏之論而變，今乃轉以譏廖，亦一奇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文有之。其回翔瞻顧，誠如季平所謂「進退未能自安」者。謂自劉、魏、龔以來疑攻劉歆者多矣，此特微見彼之所爲不必出自季平，抑不悟其與僞經考初成書時所言異也。長素當日之言曰：

> 始作僞，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僞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閱二千年，……咸奉僞經為聖法，……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為瞀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冤，出諸儒於雲霧者，豈聖制赫闇，有所待耶？

又曰：

孤鳴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難。然提聖法於旣墜，明六經於闇曶，……吾雖孤微，烏可以已！

則長素在當時，應不知有廖季平其人，不知有知聖、闢劉其書，且不知有劉、魏、龔諸氏而可。不然，知聖、闢劉之篇，固足以助我之孤鳴矣。此無怪乎季平之喋喋而道也。長素謂「道不相謀，翩其反而」，事亦有之，惟其事在後不在前。卽季平亦自言之，謂：

> 憶昔廣雅過從，談言微中，把臂入林。彈指之頃，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巍然大國，倡壓彈丸，鄙人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太歲再周，學途四變。由西漢以進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鄒、魯，言新則無字不新，言舊則無義非舊。前呈四變記摘本一冊，求證高明，周璞鄭鼠，不知何似？與康長素書。文載中國學報第八期，民國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蓋時過境遷，季平已不守舊解，而猶未忘夙恨，故如此云云也。然謂「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則亦一時之遁辭。此已在季平經學四變之後，有與江叔海書，謂：

憶昔治三傳時，專信王制，攻左氏者十年，攻周禮者且二十餘年，抵隙蹈瑕，真屬冰解。後來改左傳歸今學，引周禮爲書傳，今古學說，變爲小大，化朽腐爲神奇，凡昔年之所指摘，皆變爲精金美玉，於二經皆先攻之不遺餘力，而後起而振救之。伍氏曰我能覆楚，申氏曰我能興楚，合覆、興於一身，以成此數千年未有之奇作。說詳二變、三變，無暇縷述。四益館雜著答江叔海論今古學考書。作於民二癸丑夏六月四變記刊本初成之時。

是則積二十餘年之攻駁，而一旦盡變其故說，此固三百年來考證諸家所未有。季平不自慚恧，轉以爲伍胥能覆，申胥能興，覆、興之能事萃於一身，自詫爲數千年未有之奇，是何其與乾、嘉以來所謂「實事求是」之意相異耶！夫既昔年之所指摘皆變爲精金美玉，則方者尊今抑古之見，固宜如鷃鶉之翔寥廓矣。故季平又言之，曰：

> 足下謂吾崇今擯古，以周禮、左傳爲俗學云云。案學考平分今古，並無此說；此乃二變，康長素所發明者，非原書所有。舊說已改，見於四變記中。答江叔海書。

至是而又以尊今擯古之見，推爲長素所發見，不惟不顧貪天功，抑若不欲分人謗，出朱

入素，前後判若兩人矣。夫考證之事，貴乎有據，所據苟確，則積證益富，歷年益信。未有前據必搖，後說必移，一人之學，若四時之代謝，以能變爲出奇者也。而季平顧不然，其言曰：

> 爲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

不幸而季平享高壽，說乃屢變無已，既爲五變記，又復有六變。先號「四益」，後改「五譯」，繼稱「六譯」。及其死，而生平之所持說，亦爲秋風候鳥，時過則已。使讀其書者，回皇炫惑，遷轉流變，渺不得眞是之所在。蓋學人之以戲論自衒爲實見，未有如季平之尤也！而長素以接席之頃，驚其新奇，穿鑿張皇，急成鉅著，前後一年外，得書十四卷，竟以風行海內，驟獲盛譽。及戊戌毀版，至丁巳復辟既敗，幽居美使館，不忘前業，重付諸梓，距書之初成，則既二十有七年矣。顧獨如呂覽之懸書咸陽門，一字不易，則何其成書之迅，造說之確！與六譯善變，其事雖異，蓋可俱譏矣。

抑長素書出於季平，長素自諱之，長素弟子不爲其師諱也。其書亦本由其弟子助成之，

而其弟子卽不盡以師書爲然。梁啓超曾言之，曰：

> 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廖平晚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按：此指戊戌三變，廖氏自飾謂「志欲圖存，別構營壘」者也。）其人固不足道，然有為之思想，受其影響，不可誣也。……有為弟子陳千秋、梁啓超，並夙治考證學。……偽經考之著，二人多所參與，亦時時病其師之武斷，然卒莫能奪。實則此書大體皆精當，其可議處乃在小節。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此其所短也。（清代學術概論。是書成於民十辛酉，在復辟失敗後四年。謂有為受廖平影響為不可誣，不啻針對其師之自辯發也。）

梁氏之言如此，然而猶未盡。僞經考所持，爲事理之萬不通者尙多，論大體亦無是處。昔全謝山謂毛西河著書，僞造證據，然毛書固多可傳，不如長素抹殺一切，强辯曲解，徒亂後生耳目也。方植之有言：「考證學衰，陸王將興。」若康、廖之治經，皆先立一見，然後攪擾羣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注脚」矣，此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而考

證遂陷絕境，不得不墜地而盡矣。昔萬充宗有云：「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此數言者，蓋不啻爲清代經學開先河。自公羊家專以一經之義說羣經，而通諸經以通一經之意失。又主口說家法爲微言大義所在，而以經通經以悟傳注之誤之意亦失。而後說經者皆爲小夏侯之「左右采獲，具文飾說」焉。至於長素則並不說經，洵如季平所譏爲「史學、目錄二派竄臼」者，特以己意進退諸經，以赴我之所欲云云，經學烏得而不趨絕境哉！

孔子改制考

長素書繼新學僞經考而成者，有孔子改制考，亦季平之緒論，季平所謂僞經考本之闢劉，改制考本之知聖也。今刻知聖篇，非廖氏原著；原書稿本，今藏康家，則頗多孔子改制說。顧頡剛親見之。季平必謂孔子造六經者亦有說。彼謂：

經非古史論之背景

> 以經為古史，則芻狗陳迹，不足自存，故必以孔子為空言待後。四益館叢編尊孔篇。

又曰：

> 海外法政學說昌明，因時立法，三王且不同禮，五帝且不襲樂，果係古史，芻狗糟粕，今日已萬不能見之實行，更何能推之萬世以後？此必須改為至聖立言，師表萬世，決非已往陳迹，而後經乃可以自立。民二癸丑在北京世界哲理進化退化演說辭。

又謂：

凡屬史事成迹，芻狗糟粕，莊、列攻之，不遺餘力。孔經新非舊，經非史。四益館雜著舊說以經為史之弊十條。

此季平必主孔經非史之微意也。又謂：

學經四變，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尊孔篇。

蓋季平必求所以尊孔者而不得其說，乃屢變其書以求一當。其學非考據，非義理，非漢，非宋，近於逞臆，終於說怪，使讀者迷惘不得其要領。其弟子亦言之：

海內讀四譯書者，每苦不得門徑。蓋自考據、義理專行已久，學者先入為主，於四譯新解，輒多扞格。故初學尚易領悟，……從事漢、宋工深者，轉多迷罔。四譯宬經學穿鑿記二卷姪師政跋。

此可謂眞率之言也。

朱一新對康說之諍辨

長素剽竊廖說，倡爲僞經、改制之論，當時有遺書相糾匡者曰朱鼎甫。其言曰：以下所引，雜採佩

史記漢書之詳略並非劉歆作偽之證據

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闊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丘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為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偽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留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偽周官、偽左傳、偽毛詩、爾雅，互相證明，並點竄史記以就己說；則歆之於古文，為計固甚密矣，何於此獨疏之甚乎？（按：史記不言而漢書言之者甚多，即如淮南王傳不言淮南著書，而漢書有之，固不得以此疑淮南王書為偽也。長素自謂著新學偽經考動機始於讀河間一傳，可證其思理之粗矣。）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為證，忽斥之為偽，意為進退，初無證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相傳之史記矣。（按：崔適依長素意為史記探源，較長素益專輒。誠如康、崔說，將史記中彼輩所謂偽者抹去，史記當全部改觀，且不可讀矣。長素又謂漢書非班固作，班固只得二萬許字，此更謬。長素一面根據史、漢，以證劉歆之偽，其與己說相衝突者，亦一併偽之。凡有一條可以證古文非劉歆偽造者，彼即可曰此亦劉歆之偽造也。如此為辨，將永無止息之日。）（弦齋文存及無邪堂答問。）

此言偽經考所用考證方法之不可恃也。又曰：

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傳經，非謂其書之偽也。左氏與國語，一記言，一

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複見，若改國語為之，則左傳中細碎之事將何所附麗？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即多據左氏，若左氏係國語改為，則必謂國語本係編年，可乎？且國語見采於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之書，歆如離合其文以求勝，適啓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為。……史記多采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稱左傳為國語則有之，謂歆改國語為左傳，殆不然也。儀禮、左傳、國語、戰國策，皆後人標題，故無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遷本名，即稱「太史公書」者亦楊惲所題，史遷當時初不立名也。

左氏書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張禹以言左氏為蕭望之所薦，其事實不能偽造。尹更始、翟方進、賈護、陳欽之傳授，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講習，耳目相接，不能鑿空。歆是時雖貴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從風，羣誦習其私書耶？按：余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即專從漢書事實駁康說。推極康論，非謂漢書亦劉歆偽造不可。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為殷後，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為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中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傎甚矣！

此言左氏春秋未必爲歆僞，不可深斥也。按：余有周官著作時代考，證周官出六國，非歆僞書。

以春秋為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秦人焚書，……儒術久遏不行。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為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

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尚無改制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迹五運，乃始以是羼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為僞作，實非也，嚴鐵橋漫稿已詳辨之。

此推證春秋公羊改制說之所由來也。

春秋改制說之無稽

且亦惟公羊為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

文以就己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又曰：「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為而有六？」

公羊改制包括不得六經大義

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為一。……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嘗通六經為一乎？ 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為粗迹而略置之。夫曰以制作為事，而不顧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人而有是乎？按：譚復生仁學謂改制必先改教，亦見及此矣。後長素不忍雜誌諸論，亦轉與朱合，惜悟之不早也。

此言公羊改制，特一家之言，未可推之六經，而偏以為說也。

王制晚出不盡合於公羊

王制一篇，漢儒後得，為殷為周，本無定論，康成於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於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又曰：「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明言之。當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肖孝昭冠辭略同。太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節目，謂亦贅文耶？」又曰：「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為在孟子之後。」

論語與公羊亦難合

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輅」、「文王既

沒」數言，然既通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為而類及之？……近儒為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於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辭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溝通之；戴子高復推衍之，謂論語當如是解，然乎否乎？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為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菴、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未有甚於此者！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篳路藍縷，例尚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為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定菴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皆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足下羣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書之學，……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奚為必欲合之？

此言論語、王制之未可與公羊強通也。

漢學家走上公羊之背景

漢學家瑣碎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

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為此。

此指陳晚清公羊學驟盛由來也。

推公羊家法說羣經之非是

公羊家言，如以祭仲為行權，乃假祭仲以明經、權之義，非真許祭仲；以齊襄為復九世之讐，乃假齊襄以明復讐之義，非真許齊襄。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惟公羊為然，近儒乃推此義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為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

按：長素改制考卽由此誤。

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年歲舛謬，事實顛倒，皆所不計。或且虛造故事，……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世為詞章者亦多此體。至劉子政作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蓋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六經與諸子體製迥殊，……近人惑於諸子之恢怪，以為聖人立言亦復如是，……謬尤不待辨矣。

按：長素以諸子創教改制證孔子之創教改制，讀朱說自見其誤。

今文十四博士並不同條共貫

此言引申公羊家法謂儒家六經爲託古改制之無當也。

今文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亦有今古耶？按：鼎甫「傳述歧互，非關制作異同」一語，已足盡破廖氏之古今學考而有餘矣。廖氏亦知以古學爲孔子中年思想，今學爲孔子晚年思想之說不能成立，乃始一轉而爲今學乃孔子真傳，古學盡劉歆偽造，彼不知傳說之本可有歧互也。

足下謂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偽造。夫……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尚書復立大、小夏侯，一師所傳且如此，況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共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乎？「如魯詩說關雎與齊、韓異，此類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條共貫也。乃執所見以概所不見，未免輕於立說矣。」又曰：「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采有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況許、鄭之辨，不盡傳於今者乎？」西漢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

辨今古文無益時用

非以古文為不可從，必澌滅之而後快也。公羊「通三統」之義，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漢時近古，猶有欲其行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凡學以濟時為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於紹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為優於漢儒者亦以此。質文遞嬗，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於今，況夏、殷之制為孔子所不能徵者乎？穿鑿附會之辭，吾知其不能免也。按：鼎甫舉學以濟時為說，而竟謂宋儒優於漢儒，則此意湛深，雖陳蘭甫亦所不憭，遙遙二百年，成隻眼矣。夫今之學者，義理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為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速化為工，謂富強有立致之術，人心日偽，士習日囂，是則可憂耳！不此之憂，而憂古、今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興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二千餘載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取於斯！按：鼎甫此論，正是朱子襄、廖季平兩人學術不同之點，亦是長素長興學記與新學偽經考兩書中之歧趨，惜乎長素不能自辨耳。

此言剖辨漢儒今古文家法之無益時用也。

按：治公羊「通三統」之說，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義焉，則帝王非萬世一姓，及其德衰，必擇賢禪讓是也。此漢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極於王莽之代漢，亦自公羊通三統之義而來。長素盛尊公羊而力詆莽、歆，高談改制而堅主保皇，則義不條貫，非眞能知漢儒公羊家精神也。鼎甫所辨亦不及此。

義理風俗為制度之本不可徒言變法

乾、嘉諸儒，以義理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侈言義理之變。將以吾聖賢經傳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為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義理殊斯風俗殊，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法之弊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於功利，則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

按：定制必先以精義，而行法尤待乎美俗；非精義則制不立，非美俗則法不行。當時治公羊言改制者昧之，流弊迄於今茲。習俗相沿，莫不以改制變法為急，惟易復古為崇外耳。鼎甫之言，雖若平淡，實足為一時之諍友也。民國肇建，百務更張，長素創為不忍雜誌，持論多譏砭，乃與鼎甫之意轉近。

言春秋不當混夷夏

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

按：長素是時單提公羊改制，尚未及禮運大同，故鼎甫得以此折之；及長素倡大同之說，則夷夏之防本屬小康，不足道矣。然長素不忍諸論，仍轉與朱合，不能自守舊見也。

此則言主公羊改制者，實爲援儒入墨，用夷變夏，此尤道著康學癥結所在。凡鼎甫所云云，陳義平實，援證明碻，可謂長素之諍友矣！惜乎長素不之信，及鼎甫卒，長素爲祭文，猶謂：

> 今學口說，三統大義，囊括四海，可掃霾曀。相契遠慮，頻釋宿滯，手出答問，屢商疑異。

又自編年譜，謂：

> 旣請我打破後壁言之，乃大悟。其與人言及見之書札，乃其門面語耳。（此據趙豐田康氏年譜。）

識者譏之，不啻方望溪之於李恕谷矣。鼎甫復長孺第二書，謂：「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若長素書打通後壁，不過如鼎甫所云「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已，不過如譚復生仁學所謂「衝決網羅，以改教而改制」而已。其是非且勿論，要之決非鼎甫所能首肯，而長素云云，爲誣其死友，則極顯也。

又按：無邪堂答問尚多鍼時之見，可取與康書並觀者，如論氣節，謂：

氣節，遇事乃見，平日只有集義養氣之功，無所為氣節也。高談氣節者，不甚可信。……在己只見義理之當言當為，初無氣節之見存，人之聞其風者，乃稱之曰氣節。氣節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襲取也。襲取焉，卽氣易餒，而節不固矣。氣之所以能不餒者，以其於義理確有所見，言之而犂然有當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於利害；……若激於一時，而非裕於平日，乃意氣也，非氣節也。詡詡然以此自矜，乃客氣也，尤非氣節也。意氣有時或可成事，客氣則無不僨事。

朱一新論清議

又論清議名節云：

士人立身，首重名節；名節者，清議之所從出也。……然清議、名節之立，尤在乎厚風俗。……梨洲但知清議出於學校，不知橫議之亦出於學校也。但知陳東、歐陽澈之為太學生，不知為賈似道頌功德者亦太學生也。學校之習一壞，則變亂是非之說，多出乎其中。

此又可與長興學記特勵氣節與提倡晚明之意互觀者也。

康氏之大同書

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序列長素三著；一曰新學僞經考，二曰孔子改制考，三曰大同書。謂：「若以新學僞經考比颶風，則後二書其火山大噴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謂：「僞經考、改制考皆有爲整理舊學之作，其自身創作則大同書也。」梁氏又謂：「大同書全書凡數十萬言。有爲雖著此書，然祕不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啓超。啓超屢請印布，久不許，卒乃印諸不忍雜誌中，僅三之一，雜誌停版，竟不繼印。」

按：大同書屬稿雖早，成書尙遲，有辨詳後。又近有中華書局鉛印本，乃全稿也。梁氏又謂：

大同書最要關鍵，在毀滅家族。有為謂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謂私有財產為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樂有私產？若夫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有為懸此鵠為人類進化之極軌。

今按：大同書目錄凡十部：

甲、入世界，觀衆苦。乙、去國界，合大地。丙、去級界，平民族。丁、去種界，同人類。戊、去形界，保獨立。己、去家界，爲天民。庚、去產界，公生業。辛、去亂界，治太平。壬、去類界，愛衆生。癸、去苦界，至極樂。

長素之言曰：

一覽生哀，總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九界者何？一曰國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級界，分貴、賤、清、濁也。三曰種界，分黃、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婦、兄弟之親也。六曰業界，私農、工、商之產也。七曰亂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類界，有人與鳥、獸、蟲、魚之別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傳種無窮無盡，不可思議。

而救苦之道，則在破除九界。梁氏記大同書條理如下擧：

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
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
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産事業。
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為最嚴之刑罰。
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院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

大同書思想之來歷

此大同書內容大體也。梁氏謂：「有爲著此書時，固一無依傍，一無勦襲，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陳義之高且過之。眞可謂豪傑之士已！」然自今論之，近代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之產生，皆有相當之背景，及其逐步實現之方法；當長素時中國固無應趨大同之需要，亦無可向大同之步驟，而無端發此奇想，何也？陳義雖高，唐大不實，亦幾於以空想爲游戲而已。且此等思想，亦自有其來歷，並非絕無依傍勦襲也。朱鼎甫嘗論之，謂：

聞見雜博與揚高鑿深

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譔，皆為一世人心風俗計。……然冀足下剷去高論，置之康莊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原足下之所以為此者，無他焉，蓋聞見雜博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於外夷一日之富強，謂……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於聖人之言爍著六經者，悉見為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鑿之使深。（佩弦齋文存卷上復長孺第四書。）

鼎甫此言，雖不指大同書，然可謂洞窺康學隱微，而有以發其蔽矣。長素論學極尊孔

子，乃持論若高出孔子遠甚，與己不合者則以爲僞書俗說，若惟己始得孔學之眞傳。實則凡彼所謂孔學者，皆雜取之孔子以外一切新奇可喜之理，不問其合否、通否，而並以歸諸孔，遂使孔子爲高出一切之聖人也。梁氏以「男女同棲當立期限」爲大同書第一眼目，此已非孔子所傳之敎義，亦非長素特創之新思，特長素偶感於西人婚姻自由之制，而故爲此揚高鑿深之言耳。梁氏又言：「康氏謂佛法出家，不如使其無家可出」，則其主毀滅家族，又是對佛法爲揚高鑿深矣。至於去國界、去種界，長素粵人，適處中外接觸頻繁之點，對於種姓、國別爲揚高鑿深，故云然。長素思想之來歷，在中國則爲莊子之寓言荒唐，（論語注卷五，謂：「孔子大同之道，再傳爲莊周，在宥天下，大發自由之旨。」又曰：「善讀孔子書者，當知六經不足見孔子之全，當推子貢、莊子之言而善觀之。」）又爲墨子之兼愛無等，（禮運晚出，本雜道、墨思想。又譚復生仁學亦力尊墨子，其風亦沿晚淸治子學之遺緒，又附會之於西國耶教而然。）又炫於歐美之新奇，附之釋氏之廣大，而獨以孔子爲說。分析大同書含義，雖若兼容並包，主要不過兩端：一曰平等博愛，此西說也，而揚高鑿深之，乃不僅附會之於墨翟，並牽率之於釋迦。一曰去苦求樂，此則陳義甚淺，僅著眼社會外層之事態，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精微。試問如長素說，無國界、種界，乃至無形界，男女同棲，一年一換，乃至無類界，人與鳥、獸、蟲、魚一視平等，果遂爲至樂矣乎？孔、釋、耶立教，皆有「無我」一義，大同書首曰「入

世界觀衆苦」，此等描寫，乃佛書濫套耳。苟會得孔、釋、耶之無我，則此所謂衆苦者，或皆非苦矣。長素獨不慮此，雖打破國界、種界、形界、類界，苟使有我見尙存，恐終難覓極樂之趣。要之長素此書，其成之於聞見雜博者，乃長素之時代；其成之於揚高鑿深者，乃長素之性度。三百年來學風，久務瑣碎考據，一旦轉途，篳路藍縷，自無佳境。又兼之時代之劇變，種種炫耀惶惑於其外，而長素又以好高矜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成此侈張不實之論也。張氏南海康先生傳，謂：「先師年二十七，以法越之役，粵城戒嚴，還西樵，居一樓，名曰澹如。涉獵西書，並研究佛典。上自婆羅門，旁通四教，萬緣澄絕，所悟益深。因顯微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因電機、光線而悟久速齊同之理。既知無去來，則專以現在爲總持；既知無無，則專以生有爲存存；既知知氣神精無生死，則專以示現爲解脫；既知無精粗、無淨穢，則專以覺悟爲受用；既以畔援、歆羨皆盡絕，則專以仁慈爲施用。其道以元爲體，以陰陽爲用，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爲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務致諸生於極樂。抉經、子之奧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賾變」云云，其敍述大同書思想來歷，至爲明備。又云：「先師年二十八，從事算學，以幾何理著人類公理，並手定大同之制。」可見大同書思想，實自涉獵西書與研究佛典，二者相合，又適以兵禍戰亂，多所根觸，遂爲此大同至樂之遊想，而附會於中國經典，則以周易「元」與「陰陽」，春秋之「三世」，論語之「仁」爲說。鼎甫所譏「聞見雜博，揚高鑿深」者，正爲深中其病候。至其書初名「人類公理」，並不名「大同書」，其取名大同，又附會之於禮運，事尙在後，辨見下文。然康氏此書，在當時非無其深重之影響也。梁氏言：「初得讀此書，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爲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爲。後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今梁氏所謂急欲宣傳之一部，其詳已不可考。至當時有切實發揮大同書含義，著書而傳誦一時者，

譚復生

則為譚嗣同之仁學。

譚嗣同，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人，生同治四年乙丑，卒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年三十四。中壽罹禍，不得竟其學，然所著仁學特聞。

仁學宗旨在衝決網羅

仁學宗旨，在於衝決網羅。自敍謂：

> 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

名教

其書大意如是，而尤致憤於世俗之所謂名教。謂：

> 仁之亂也，則於其名。名忽彼忽此，視權勢之所積；名時重時輕，視習俗之所尚。……俗學陋行，動言名教。……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

……忠孝，臣子之專名，終不能以此反。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敢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尚。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曰怏怏，曰腹誹，曰訕謗，曰亡等，曰大逆不道。以為當放逐，放逐之，當誅戮，誅戮之，曾不若孤豚之被縶縛屠殺，猶奮盪呼號以聲其痛楚，而人不之責也。

此較之戴東原所謂「宋儒言理以意見殺人」者，憤激猶過之。晚近世以來，學術思想之路益狹，而綱常名教之縛益嚴，然未有敢正面對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復生始也。復生之言君臣，曰：

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

又曰：

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穢壤也，其人羶種也，其心禽心也，其俗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礪貙貐之巨齒，效盜跖之肝人，馬足蹴

君臣與夷夏

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乃猶以為未饜，峻死灰復燃之防，為盜憎主人之計。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王道聖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與彼愈切近者，受禍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衣冠文物之藪澤，詩、書薰輸之津逵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古之暴君，以天下為己私產止矣；彼起於游牧，直以中國為其牧場耳。……雖然，成吉思汗之亂，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亦有號為令主者焉，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太義覺迷錄也。

又曰：

君主之禍，無可復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惟變法可以救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私其智、富、強、生於一己，而以

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究之智、富、強、生，決非獨夫所任為，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水草，寧與之同為齏粉而貽其利於人，終不令我所咀嚼者還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試徵之百年之行事，及近今之政治及外交，……其迹較然不可以掩。東事亟時，……且曰：「寧為懷、愍、徽、欽，決不令漢人得志。」固明宣之語言，華人寧不聞而知之耶？乃猶道路以目，相顧而莫敢先發。……故華人慎無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亦撥亂之具也。……儒者輕詆游俠，比之匪人，烏知困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又曰：

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為可長恃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不稍蘇。

此則自君臣而及於種族之見，大體似呂晚村，而憤激亦過之。以當時情勢言，非革命排滿，無以變法，復生見之甚透，論之甚切。又復生主以暗殺伸民氣，亦爲此後革命黨人成功一因。然復生仁學成，不二年，即膺薦至北京，爲軍機章京，同罹戊戌之禍，是終未能自踐其衝決網羅之見也。復生論君臣，又推及於父子、夫婦，謂：

> 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幷錮其心使不敢涉想。……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破之；至於父子，則眞以爲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議。不知天命者，泥於體魄之言也，不見靈魂也。子爲天之子，父亦爲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莊曰：相忘爲上，孝爲次焉。相忘則平等矣。雖然，又非謂相忘者遂有不孝也。……孝且不可，何況不孝哉？梁傳謂復生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之苦，故言此尤慨切。

又曰：

> 自秦垂暴法，於會稽刻石，宋儒煬之，妄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瞽說，直

於室家施申、韓，閨闥爲岸獄。是何不幸而爲婦人，乃爲人申、韓之！岸獄之！

五常

復生既論三綱，又及五常，謂：

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兄弟於朋友之道差近，……餘皆爲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

又謂：

今中外皆侈談變法，而五倫不變，則舉凡至理要道，悉無從起點，又況於三綱乎？

變法必先變教

然則變法者，其本要歸乎變教，教不變而徒變夫法，盡無當也。本此而論儒、墨之是非，則尤深斥夫禮焉，曰：

儒之末流，亦專主體魄爲教。其言曰：「……彼墨子之兼愛，亂親疏之言也。」

禮與仁

墨子何嘗亂親疏哉？親疏者，體魄乃有之，……若夫……通天地萬物人我為一身，復何親疏之有？……不能超體魄而生親疏，親疏生分別，分別親疏，則有禮之名，自禮明親疏而親疏於是乎大亂。心所不樂而強之，身所不便而縛之，則升降拜跪之文繁，至誠惻怛之意汨，親者反緣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親。日糜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陰，以從事無謂之虛禮。……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禮依仁而著，仁則自然有禮，不待別為標識而刻繩之，亦猶倫常親疏亦自然而有，不必嚴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禮與倫常皆原於仁，而其究可以至於大不仁，則泥於體魄之為害大矣哉！

孔教與君統

然復生雖深病禮與綱常名教，而並不以此爲孔教病，其言曰：

以公羊傳三世之說衡之，孔最為不幸。孔之時，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謂倫常禮義一切束縛箝制之名，既已浸漬於人心，而猝不可與革。既已為據亂之世，孔無如之何也。其於微言大義，僅得託諸隱晦之辭，而宛曲虛渺以著其旨。其見於雅言，仍不能不牽率於君主之舊制，亦止撥亂之世之法而已。……

後之學者，不善求其指歸，則辨上下，陳高卑，懍天澤，定名位，祗見其為獨夫民賊之資焉矣。

又曰：

孔雖當據亂之世，而黜古學，改今制，託詞寄義於升平、太平，未嘗不三致意焉。……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意。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詆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荀乃乘間冒孔之名，敗孔之道。……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箝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為李斯，其為禍亦暴著於世矣。……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相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執託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又曰：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唱民主，變不平等爲平等，亦汲汲然勤矣。豈謂爲荀學者，乃盡忘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爲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爲據亂世之法也。……彼爲荀學而授君主以權，愚黔首以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罪哉？

故曰：

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僞學亡之也，復之者尚無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

又曰：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乃若區玉檢於陳編，拾大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爲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黃出於陸王，陸王將纘莊之彷彿；

王出於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為顧炎武。顧出於程朱，則荀學之雲礽也，君統而已，豈足道哉！

柔靜儉

凡復生之所以判孔教者若此，而復生又深不喜夫老。曰：

> 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之淪陷於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儉之與奢，吾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本無所謂奢儉，而妄生分別以為之名，又為之教，曰：黜奢崇儉。……推此，雖矔離朱之目，攦工倕之指，猶患不給。凡開物成務，利用前民，勵材獎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為、經營區劃，皆當廢絕。……而奸猾桀黠之資，憑藉高位，……陰行豪強兼幷之術，以之欺世盜名焉。此鄉愿之所以賊德，而允為僉人之尤矣！

故曰：

言靜者，惰歸之暮氣，鬼道也；言儉者，齷齪之昏心，禽道也。

復生既力斥柔、靜、儉，而又痛病於機心焉。曰：

吾觀中國，知大劫行至矣，不然，何人心之多機械也？西人以在外之機械製造貨物，中國以在內之機械製造劫運。今之人莫不尚機心，其根皆由於疑忌。乍見一人，其目灼灼然，其口緘默，其舌蹻蹻欲鼓，其體能卑屈，而其股肱將欲翱翔而攫搏，伺人之瑕隙而蹈焉。吁！可畏也！談人之惡則大樂，聞人之善則厭而怒，以謾罵為高節，為奇士，其始漸失其好惡，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黨之中又有黨，黨之中又自相攻，一人而前後歧出，一時而毀譽矛盾。如釜中蝦蟹，囂然以鬨，火益烈，水益熱，而鬨益甚。故知大劫不遠矣！且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劫象焉。試以擬諸西人，則見其委靡、猥鄙、粗俗、野悍，或瘠而黃，或肥而弛，或萎而傴僂，其光明秀偉有威儀者，千萬不得一二。或曰：「中國人愁困勞苦，喧隘不潔，易生暗疾，固也。」然使既以遭遇攻其外，不更以疑忌巧詐自盡其中，彼外來之禍患猶可祛也；豈非機心之益其疾耶？無術以教之，亦惟以心解

之，緣刼運旣由心造，自可以心解。

嗚呼！何其言之慨切而沉痛耶！復生所謂以心力解刼運者，仁卽心力也。心力之表見曰通，其所以害夫通者則曰禮、曰名。蓋通必基於平等，而禮與名皆所以害其平等之物也。禮與名之尤大者則曰三綱五常，曰君臣、父子、夫婦；而君臣一綱尤握其機樞。心力之不得其通而失於長養遂達，則變而爲柔、靜、儉，鬱而爲機心，積而爲病體，久而成刼運，其禍皆起於不仁。求反於仁而强其心力，其首務在於衝決網羅，而君統之僞學尤所先。而不幸爲之君者，猶非吾中國之人，徒以淫殺慘奪而得爲之。斯所以變法必待乎革命，必俟乎君統破而後僞學衰，僞學衰而後綱常之敎不立，綱常之敎不立而後人得平等以自竭其心力而復乎仁，然後乃可以爭存於天下而挽夫刼運。此復生仁學要旨也。

嗟乎！卓矣！雖語有過激，而憂深思遠，上媲梨洲明夷待訪錄，無媿色矣。不幸而復生不能自抱其孤懷，遂以至京師，以變法改制之說，獻於向者彼所謂斯人受禍最烈之君，卒不旬日而斬其頭以殉焉。雖然，亦幸而後有此，而後三百年之淸社終屋，二千年之君位終絕，我民乃稍稍其有紓。不然，使彼滿后，與子同心，嚮意變法，或者聖淸、聖天

仁學與大同書思想之一原

子之歌頌拜舞，猶將在吾儕之耳目也。

今試進而一究仁學思想之來歷，則仁學者，實無異於大同書也。大同卽仁之境界；衝決網羅，卽大同書之破除九界。去國界、去級界，則無君臣矣；去形界，則無夫婦矣；去家界，則無父子、兄弟矣。九界盡去，尙無人、禽之別，何論三綱五常？故非衝決網羅，卽無以企大同。長素之書玄言之，而復生之書篤言之，其實一也。梁氏爲復生作傳，謂其「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三十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與余梁氏自謂。初見，極推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易、春秋之義則大服。又與金陵居士楊文會游，所得日益精深」。此據戊戌政變記。仁學首頁譚傳詞略異，謂「初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尊佛，不尊孔子，既而深窺易、春秋之奧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繼又探華嚴性海之理」云云。然則復生亦融儒、釋、耶三教，通中外古今，爲聞見雜博之學。仁學自敍謂：「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此卽其思想來歷之最好自道也。其曾讀長素大同書否不可知，其曾知長素大同書理想無疑也。今仁學中屢有明引公羊三世大同太平之說者，卽其證。

朱鼎甫無邪堂答問卷二謂：「西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

凡所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者，彼皆未之前聞。而復以利爲重，利盡則交絕，父子、夫婦，邈若途人，更何有於朋友？」此說可代表當時一輩篤舊者對西洋倫理之看法。復生則代表維新派之見解，故謂五倫惟朋友爲無弊。蓋復生論三綱五常，其背後實有一西洋倫理爲之張本，故五倫獨重朋友，而以平等自由爲說，意至顯也。

西洋倫理與譚氏思想

然復生固未能自踐其衝決網羅之見也。復生極不喜死節，謂：

> 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民之與民，無相爲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爲死之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夫曰共擧之，猶得曰吾死吾所共擧，非死君也。獨何以解於後世之君，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況又有滿、漢種族之見，奴役天下者乎？

譚氏戊戌之死難

由是論之，復生決不甘爲滿廷死節明矣。然梁啓超戊戌六君子傳，謂：「復生被逮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流血者，請自嗣同始。』卒不去。」復生豈不知變法大業，無望於淸廷，而必有

待於陳涉、楊玄感，及是脫身，猶得爲陳、楊也？豈君臣知遇之感，亦終不能自解，故臨時慷慨而出此耶？梁氏又記當日復生之語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康先生生死未可知，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共勉之。」則復生果以旬月知遇，遽忘其二千載君主之慘毒，三百年滿廷之酷烈，竟自沒齒效忠，稱聖天子如常俗矣。復生自七月辛未由江蘇候補知府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至八月甲午見殺，前後凡二十四日。然則復生之死，以仁學所謂衝決網羅，毀滅君臣、父子之倫常言之，不將爲無意義之徒死乎？又按：張氏南海康先生傳云：「先師弟廣仁，屢勸先師出都，曰：『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一家之祚，犧牲無益。』」又事後淸廷諭旨有云：「據兩廣總督譚鍾麟奏：『康有爲本籍抄出逆黨來往信函多件，並石印呈覽。』查閱原信，悖逆之詞，連篇累牘。甚至推譚嗣同爲伯里璽之選，謂本朝爲不足輔，各函均不用光緒年號，但以『孔子後幾千幾百幾十年』大書特書」云云。是康黨在當時，即對光緒亦未嘗有十分忠良之意，保皇旗幟，特以後事勢推遷所演成。復生之死，固非有意爲殉節，實其心力自然至高之呈露，而遂若與其極端之衝決網羅論，爲心跡之兩違也。然復生身後，所謂衝決網羅之思潮，則演進無已。辛亥革命，君臣一倫終於毀滅，平等、自由之聲浪日呼日高。凡仁學與大同書之所嚮，方一一演出，而其時乃有大聲疾呼爲反抗之激論者，其人繫何？曰康長素是。其書繫何？曰康長素之不忍雜誌是。

康氏思想之兩極端

光緒十四年戊子，長素以布衣伏闕上書，極論變法圖强，一時目爲病狂，不顧也。乙未，復至京師，適和議甫成，卽上萬言書，力言變法不可緩，得宸眷，是爲清廷有意議變法之始。及丁酉，膠州事起，長素又赴京陳請變法，得召見，而清帝變法之意遂定。長素遂以統籌全局之議進，其言曰：

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强，小變仍亡。……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旣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然變其甲不變其乙，擧其一而遺其二，枝枝節節而爲之，逐末偏端而擧之，無其本原，失其輔佐，牽連並敗，必至無功。……今天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變一事者，

必變速變全變

徵特偏端不舉，卽使能舉，亦于救國之大體無成。

長素之意則在於籌全局而全變。其言曰：

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上皇帝書，據梁氏引。

又按：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述王氏與康有為戊戌年一番談話：王謂：「今日惟有盡力多設學校，逐求擴充，俟風氣漸變，再行一切新政。」康謂：「列強瓜分，卽在目前，此路如何來得及？」今按：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第二章新政詔書恭跋，謂：「三月之間所行新政，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記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則當時變政運動之激進可知。長素以一無權無位之人，欲藉軍機四章京之力，一旦盡變百年之成法，宜其難矣。近人王蘧常嚴幾道年譜載：光緒三十一年嚴氏在倫敦遇孫中山，談次，嚴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卽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孫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長素主速變，頗近中山；惟不務革命而謀之清廷，則雖欲速變、全變，又如之何其可速且全也！

不變與漸變

則長素主張變法之極端激昂，居可見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歸國，而其思想乃以極端守舊聞。民國二年癸亥，長素創爲不忍雜誌，著論大率篤舊之譚也。著中國還魂論，曰：

「利不十，不變法」，此我先民閱歷極深，經驗極審，而後為此言。凡行變有

漸，蛻化無跡，而後美成。

又曰：

多行歐美一新法，則增中國一大害。此其明效大驗，雖有蘇、張之舌，不能為之辯護。

夫立國各有本末，不能以歐洲之良法舉而行之於我，遂為良法也。苟非習於其俗，雖有嘉肴，不能適口；雖有美寢，不能安臥；雖有美服，不能適體。中國為數千年之老大國，……變而宜民，至難也。審其積弊，……不得已而議變之。苟非然者，可勿變以增擾。

此與往者「必變、速變、全變」之說，先後判若兩人。甚至夙所主張力變之科學，亦爲之作平反。曰：

廢科舉而用學校，其愚閉裔僿，殆甚於八股之時。八股之士，尚日誦先聖之經，得以淑身善俗；學校之士，則並聖經不讀。於是中國數千年之教化掃地，而士不

心腹腎腸與丹青藥布

悅學，惟知貪利縱欲，無所顧忌，若禽獸然。

又爲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謂：

凡為國者，必有以自立。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風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鑄冶其羣俗，久而結固，習而相忘，謂之國魂。國無大小久暫，苟舍此乎，國不能立。……人有病足者，削足而代以木，雖巧工必不良於行，況剖心腹腎腸，而欲代以丹青藥布，其有不死？中國近歲以來，舉國狂狂，搶攘發狂，舉中國之政治、教化、風俗，不問其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歐美之政治、風化、禮俗，不問其是非得失，皆服而從之。……覩歐美之富強，而不知其所由，襲其毛皮，武其步趨，以為吾亦歐美矣。豈知其本原不類，精神皆非，凡歐美之長，皆我所不得焉；而於吾國數千年之政治、教化、風俗之美，竭吾聖哲無量之心肝精英而皆喪棄之，所謂學步於邯鄲者，未得其國能，先失其故步也。

則長素亦主有國界矣。又曰：

政俗與道德

今所模歐師美者，皆其法制，而無有道德也。夫有法制而無道德以為之本，則法律皆偽，政治皆敝，無一可行也。人無忠信之心，徒增其才智，授之以銀行、鐵路，則彼偷盜之；令之將兵，則彼中飽而遁逃之；令之牧民，則必暴民而取其脂膏焉。若為拔用無方，則鑽營奔競之夫，駔儈強盜之魁，皆獵大位矣。立辯護士以救冤獄，則辯護士反覆是非，詐取民財。今為日至短，已彰彰於視聽矣。夫歐美之政俗，自有其道德維持之，今但模倣其政俗之末，而失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歐美為成功之效，而在我為敗壞之由。同方異效，良有由然。

夫政治非空言理想所能為也。政治、法律皆施於人民，必與人民之性情、習俗相洽相宜，……非可執歐美之成文，舉而措之中國，而即見效也。豈徒不效，其性情、風俗不相宜者，且見害焉。……夫驟食異國之食，於胃必不諧；易寢他人之床，於睡必不美；則其斤斤於變法，施之中國，必不安矣。……今吾國一知半解之士，於歐美之立國根本茫然也，乃大聲疾呼，曰一切法歐美；又操觚執簡而為憲

紙上空文與政治實事

法、律令，曰法歐美。抄某國之條文，則曰足為自由之保障矣；學某國之政俗，則曰足致國民之治安矣。若是則數留學生稍抄寫各國憲法、法令、章程，而中國已治、已安、已富、已強，無如皆為紙上之空文，而非政治之實事也。……蔽於異族之虛文，而束制全國之心思，曰：「是歐美之良法也，吾國不能不學也」，而中國可亡矣！

兩化俱無而爲縱欲橫行

文藝，至末業也，然驟舍己之長而學人，猶不能至，且見惡焉，何況國家之大乎？何況能立數千年之國，能治萬里之土，能育四萬萬之民乎？民生其間，習與俱化，能易其面目，不能易其心靈也；能易其禮容，不能易其性質也。拗木使圓，製器使曲，猶須之以時日，何況欲拗四萬萬之民乎？……然而歐美之美，不能得而受用，而中國數千年聖哲賢豪之美化，則已滌蕩掃除而無所留。……兩化俱無，則為暴戾恣睢縱欲橫行而已。

則長素亦主法制未能徒變，而當推本於民情風俗之與道德矣。又曰：

中國之代議政治

夫尊民意、民權者，不能直達而以代議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議，何權之有？

……故萬數千人選一議員，號稱代議，說已大謬。雖然，若英國三萬人選一議員，三萬人者，亦如吾粵一巨鄉耳；……其有才賢，鄉人略皆知之，……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舉，亦可謂之民舉也。德、法以十萬人舉一人，日本以十三萬人舉一人，……彼憲政既久，選舉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謂之民舉焉，亦未嘗不可。至於中國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選舉法，以八十萬人選一人。夫八十萬人之多數，地兼數縣，或則數府，壤隔千里，少亦數百里，吾國道路不通，山川絕限，人民無識，交遊未盛，選舉不習，則八十萬人之中，渺渺茫茫，既為大地選舉例之所無，而曾謂八十萬人者能知其人而舉之，其人又能代達八十萬人之意乎？……徒資數萬之暴民而已！……我國地等全歐，人民倍之，國與民相去至遠，民意、民權不可得。而信歐美人之謬說，大聲疾呼曰民意、民權，我今質問四萬萬人：汝有何權？所選舉者，誰為汝意？……今之國會，……代金錢、代勢力而議則有之矣，代民議則未之見也。今以師法歐美之盛意，乃徒為代金錢、勢力而議，以此詡為五千年所未有，誇為共和之新政。欲為歐美之妙法，乃敢於掃棄數千年聖哲所遺貽之教化風俗、典章制度，而盡付此代金錢、勢力者議之，舉國

> 仰之，亦舉國攻之，開國會數月，一政不能議，其為是非得失，非吾所及知也。

是則並民權、民意之說而亦非之矣。又繼而言政黨，曰：

> 夫政黨何為而有也？以憲法至公，許民之預聞政治也。而後集大衆而成政黨焉。英國之為政黨三百年矣，然英人猶自以為未良，甚且以為毒物焉。今吾憲法未成，而政黨先出，於政治之本，已反因為果矣。……未有政黨之前，凡國之才賢，皆可以任政；既有政黨之後，則雖有魁碩，於政無與。……而惟金錢、勢力乃得。舉少年令嬰之夫，鄉里豪暴之士，語學問則為沒字之碑，問閱歷則為乳臭之子，但入為黨人，即可上為執政，中為議員，下為庶僚。既非博學之儒，亦尠道德之士。以此而望其任國濟民，必無是理。且政黨之為俗，賄賂相爭，奸詐相傾，勢脅相刼，罵詈相攻，皆視為固然。賄賂成風而廉潔失，傾詐成風而正直失，蠻野成風而禮儀失，勢脅成風而氣節失，故政黨之與聖教，幾不相容。

此長素對於當時政制之見解也。其論禮俗，則曰：

中國禮俗之歐化

今之禮儀，舍揖拜而握手免冠鞠躬矣。夫歐人握手，始於方戰而言和，乃軍容，非國容也。紐約一名醫，曾語我執手不若中國對揖之為恭。又云：「凡遇大會，迎送者千數百人，一一握手，費時失事，又不若中國一環揖即可了之。」美人方自欲而羨吾之禮，吾豈可舍而從之乎？日本人相見，皆用其國俗鞠躬之禮而不握手，吾何為獨去其國俗而媚人乎？無恥甚矣！免冠者，郤至見楚子免冑而趨風是也。歐人之王侯，自十八紀前千年間，皆擐鐵甲冑，兩目之間，數孔如豆，人不得見。乃至數齡之王子，亦甲冑蔽首，吾常憐彼小王子生遭亂世之不幸，若生中國，冠裾從容，豈有此乎？故欲相見，非免冑不可，其後無冑者相見之際，亦復免冠，此尤以軍容入國容也。……夫日人變歐法不握手，突厥變歐服不免冠，日、突之變，皆有損益折衷。即印度之衣服行禮，亦不變焉。其全變歐禮免冠黑衣而握手無不師歐美人者，惟尼固乎？尼固，美洲之黑人而為奴者。凡尼固不得入旅館，不與美人並坐而食。今之學者所主持學歐美者，不過學尼固而已。……且歐人廢一切之拜跪者，欲專其敬於天與教主耳，今吾國乃至不拜教主之孔子，而與教主鞠躬，則失歐人制禮之本矣。……今日本人相見，長跪拜叩首無

數，豈於日人所謂獨立不羈、自由自立者有損也？推求其故，以為凡中國之禮必去之，凡歐美之禮必師之云爾。嗚呼！爾何無恥！

至此則長素又十分眷戀於種姓之見矣。自是以往，殆無往而不流露其懷舊之思，亦無往而不流露其厭新之情。謂：

方今志士，感激於風俗之隳壞，亦多欲提倡道德以救之。然空言提倡，無能為也，必先發明中國教化之美，知孔教之宜於中國而光大之，歐美雖有美，不宜於中國，勿妄法也，而後庶乎其有救也。（以上各節，均見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於是長素又進而為共和平議，立言尤憤激。謂懸此論於國門，有能證據堅碻破吾論文一篇者，酬以千圓。大意謂求共和而適得專制，號民國而無分毫民影也。而於當時官方士習尤痛詆，懷舊之情亦益深。謂：

昔有科舉之時，……當其盛，則文學昌明。即其衰，而郡邑郊野，執經而哦，擁書而諷者相望。其長老紳士，居於其鄉，教其後生子弟，調和其爭訟，整理其

康氏對於中國文化墮落之描寫

地方。賢者以道德節行化其鄉人；中才以下，亦復有文采風流之美；……平民望風，亦知所景從感化。……今科舉既絕，人士自弱冠出學，非鑽營權貴，憑藉黨人，不能入仕。若是皆聚於京、津、滬，而不能散居其鄉。……於是各省鄉縣，曠邈千里，寂然無士，四民只餘三，無講學，無談道，無窮經，無讀書，甚至無賦詩者，無寫字者，更無藏書者。豈無故家遺俗舊士夫？隱處則生計不足，日以鬻所藏書畫古董為食。於是盡數千年之美術品，皆流於外，精華既竭，褰裳去之，再過六年，一切盡矣。（按：此文成於民國六年也。）後生無所覩聞，長老無所指示，黃茅白葦，沙漠彌望，舉國人士，夷為野蠻。若夫游學之士，近已萬數，然連歲譯書，未見一二。……蓋甫離橫舍，即登膴仕，……車馬煊赫，印綬照耀，旦夕翱翔，高飛刺天。……誰肯誦譯，篝青鐙而攤黃卷者乎？……合中國人而棄學，盡以麻雀代之。其遺老所逍遙，人士所寄傲，舟中枕畔，茶餘飯後，萬籟皆寂，魂靈有所託，……則瑣碎之掌故書、輕薄之詩文集、淫亂之小說，聊以迷醉其腦焉，而小說為徹上徹下之大宗矣。

民國初年政俗之一斑

又曰：

日本維新老輩，皆由宋學、陽明學而來，……吾國先棄孔子之教，惟權利是尚。……民國開創之初，總統以詐欺譎詭得國，以金錢利祿誘人，……奔競無恥之徒，險詖無良之輩，皆得意高翔，……徒屬師之，蕩成風俗。義理既盡，雖位至公卿，尚言為貧而仕。……或歸自外國游學，率多排孔棄教。或起卒伍擁軍符，或由徒步取卿相，公行賄賂，縱肆嗜慾。新律既改，舊禮盡除，……託於歐風，肆行無忌。於是中國千年之禮教，掃地盡矣。父喪不服，……女姦狎縱，……家庭構亂，母子仳離。……或以禮義廉恥為宜棄，……或以孝弟忠信為舊德，……朝秦暮楚，咸以力而轉移；入主出奴，視時勢為去就。……無三日之諾能踐，無十夫之黨能圜，以變詐為良知，以反覆為能事，以無良為大義，以無恆為圓通，以無恥為俗尚，以無是非為公論。……信義既亡，禮教皆墮，遂致人無可恃之黨，國無不二心之臣。太行險巇，不足喻傾詐之人心；灩澦崎嶇，不足擬此萬惡之人道。其奸回貪亂，為從古所未有也！

不忍雜誌與大同書之極端衝突

長素於是乃反民主而昌言君主，欲戴衍聖公為中國以後萬世一姓之王室，不久而隨和張勳為復辟焉。於父子、夫婦之舊倫，亦擁護備至，斥短喪，譏自由婚制，凡譚氏仁學所欲衝決之網羅，長素一一為之張設而護衛；凡大同書所欲毀滅之界劃，亦一一為之浚深溝、築高壘焉。然民國以來一切情狀，則誠有如其所描繪者。不忍諸論不難得，讀者試搜而一披覽焉，知長素亦非好為頑固。然若以大同書、仁學之所斬斷繩之，則民國之於晚清，要不可不謂向大同太平之境邁進，抑去所謂無國界、種界、形界、家界尚萬里，去衝決名教網羅尚千里，不謂長素乃如此其屑屑然而驚，憤憤然而歎也。然長素復自言之，曰：

> 昔吾著三書，曰官制考，曰物質救國論，曰理財救國論。以為能舉三者，中國既富既強矣，然後開國會焉，故一切自由、自治、平等之說，未敢發也。吾少著大同書，於世界將來之事，蓋無不思及，而於一切革命共和社會之說，未敢妄出。豈不知他日之有然，而夏葛冬裘，非其時不宜用也。

大同書第一章即曰「人有不忍之心」，雜誌取名「不忍」，則長素固並不以大同書與不忍諸論為衝突。

三百年學術之掃地赤立

梁氏之稱之，則曰：

自發明一種新理想，自認爲至善至美，然不顧其實現，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類秉性之奇詭，度無以過是。清代學術概論。

然此亦非稟性之奇詭。當長素時，師友交游，言考據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譚復生，皆可謂橫掃無前，目無古人。廖氏之考據，廖氏已自推翻之；譚氏之持論，譚氏亦自違抗之。長素之於考據如廖，於思想如譚，更所謂橫掃無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於後。凡其自爲矛盾衝突抵消以迄於滅盡，則三百年來學術，至是已告一結束，掃地赤立，而繼此以往，有待於後起之自爲。此所以康、廖、譚三家之書，適成其爲晚淸學術之末影，非有所謂奇詭也。

康氏之孔教論

國魂卽孔教

長素自維新一變而爲頑固，又各趨其極端，而尙有一始終不變之說聯繫其間者，曰尊孔。方其講學長興，固以光昌孔道自任矣；及創爲不忍諸論，仍以尊孔爲幟志。謂孔教卽國魂也，曰：

夫所謂中國之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倫、物理、國政、天道，本末精粗，無一而不擧。中國學會報題辭。

又曰：

中國之人心、風俗、禮義、法度，皆以孔教為本。若不敬孔教而滅棄之，則人心無所附，風俗敗壞，禮化缺裂，法守掃地，雖使國不亡，亦與墨西哥等。亂後罪言。

何以謂與墨西哥等也？曰：

墨西哥國未亡，而古墨之文字圖畫，皆為班人所焚。今墨人所誦服，皆班人之先哲遺言也。是所謂永亡也。（覆教育部書。）

墨西哥為班所滅，至古文字圖畫而滅之。今墨人面目，雖為墨之遺黎哉，而所述之聖哲豪傑，往訓遺徽，皆班人之賢哲豪傑也，則是全滅也。故滅國不足計，若滅教，則舉其國數千年之聖哲豪傑、遺訓往行盡滅之，所祖述者，皆謂他人父也。是與滅種同其慘禍焉！今之人不自愛國，乃並數千年之文明教化，與其無量數聖哲之心肝，豪傑之骨血，而先滅之。彼以孔教為可棄，豈知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繫相因；若孔教可棄，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卽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孔教會序。）

又曰：

吾之所亟採於歐美者，物質最要。宮室、圖畫、音樂、戲曲四者，皆不如歐人。

醫術，吾本有之，雖有增補，非吾所急。此外則教化、文章、衣服、飲食，皆我之國粹，我所獨長，保之守之，廓之充之，方且為萬國法，而安有舍棄之乎？今無論土地已滅否，人民已奴否，若吾五千年之文明禮教，無量數聖哲之心肝精英，則確然已滅矣，已奴矣。今孔子已見廢矣，他日文字又廢，已而書史又廢，則不及百年，吾四萬萬人，服歐衣，食歐食，行歐禮，學歐學，然而為歐美之奴，不與彼平等並坐並食也。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

此長素尊孔一義始終不變之證也。孔何以尊？曰讀經。光緒二十年長素爲桂學答問時已言之，曰：

天下之所宗師者，孔子也。義理、制度皆出於孔子，故學者學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學何在？曰：在六經。……故凡為孔子之學者，皆當學經學也。

及民國二年爲參政院提議立國精神議書後又言之，曰：

中國捨尊孔子而何尊也？今欲導揚立國之精神，捨尊孔子何從也？若尊孔而不讀

讀經

康氏對於孔教經典之評騭 論語

經，則……雖欲尊之而無從。歐美學校不讀經，一以基督之經多言神道，少言治道，與孔子之經浹洽於人道者不同；一則教會之學校甚多，必讀其經，而基督七日之祈禱，人人必得聽講經讀經。吾國學校不讀經，即全廢孔教，即全廢孔子。全廢孔子，即全亡中國之人心風俗，即全亡中國之土地種族。

此長素尊孔當讀經之說，亦始終未變也。然一究長素讀經之見解，則又有甚可異者。方其講學長興，謂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爲可尊，然於論語已不甚尊信，謂：

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顏子得之，子貢知之，餘皆因其質之所近，各得其一體。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邵公公羊傳解詁序。以春秋傳商，孝經傳參。孝經緯。孝經，義理也；春秋，經世也；二書皆曾子、子夏得之。又最老壽，弟子最衆，諸賢皆不及也。按：是時歷數孔子弟子，不及子游，知長素尙未尊禮運。二家弟子集爲論語，論語讖，鄭康成論語序，程子說。故論語者，曾子、子夏之學。葉水心謂曾子……未爲知道，……蓋堅毅自守之士，其於孔子思易天下、吾爲東周……之說，概乎無所得。子夏洒掃進退之教，喪明之哭，蓋當孔子沒後，境詣尙狹小如此。故孟子謂曾子與子夏皆守約之人，誠篤論

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論語，然實出二子門人之手，其傳聞附會，誤當不少。……今言孔子義理之學，悉推本六經，而易為孔子自著之書，尤以為宗。論語為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按：語錄不盡可據，而必以自著之書為宗，此亦一說。然長素尊公羊口說，口說與語錄豈非一事？謂口說可信，語錄不可信，尚成何理論耶？長素思想全如此。

此謂論語未盡可據也。又曰：

孔子經世之學，在於春秋；春秋改制之義，著於公、穀；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然古今遞嬗，事變日新，故春秋立三統之法以貽後王。漢儒篤守春秋，……然三統之義，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窮、變、通、久之理，求孔子經世之學，亦以易為歸焉。

是又以漢儒言春秋為未足憑也。夫既謂孔學只有漢、宋，又謂漢學在春秋，宋學在論語，今論語既不得孔門大義，漢儒又未會春秋精微，是漢、宋皆不足循，說春秋、論語者皆未全是矣。故長素當時論孔學最尊易。何以獨有取於易？以其為孔子之自著，而發

公羊

明窮、變、通、久之理也。然長素於易，實未見有所深得。不久而爲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則六經皆孔子託古改制，不獨易爲孔子之自著，於是全變其說，而一以春秋爲主。其說見於桂學答問，謂：

> 孔子雖有六經，而大道萃於春秋。若學孔子而不學春秋，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又曰：

> 學春秋者在其義，不在其事與文，則公、穀是而左氏非也。
>
> 春秋微言大義，多在公羊而不在穀梁。
>
> 孔子所以為聖人，以其改制。……春秋所以宜獨尊者，為孔子改制之蹟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專信者，為孔子改制之說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則六經之說，莫不同條共貫，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

至是而尊孔惟在尊公羊，尊公羊惟在尊改制，其言至明白矣。按：是時尚不及禮運又可知。迄其奔亡海

康氏之四書新注

外，其評騭上下諸經，又復一變。光緒二十七年壬寅，長素居檳榔嶼，既爲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又成中庸注。其序曰：

中庸注

鄭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孔子之道大矣，……惟聖孫子思，親傳文道，具知聖統，其云「昭明聖祖之德」，猶述作孔子之行狀云爾。子思既趨庭捧手，兼傳有子、子游之統，（按：子思傳子游之統有辨詳後。）備知盛德至道之全體。……尚恐法久生弊，又預為三重之道，因時舉措，通變宜民。

按：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長素注：「重，復也。三重者，三世之統也。孔子之法，務在因時。當草昧亂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當升平世而仍守據亂，亦生大害也。譬之今當升平之時，應發自主、自立之義，公議、立憲之事，若不改法，則大亂生。人情蔽所習，安於一統一世之制，見他制即驚議之，此所以多過也。若知孔子三重之義，庶幾不至悲憂眩視乎！」按：宋儒尊中庸，不尚失中庸原義，長素以「三重」附會「三統」，曲解至此，並非尊中庸，直強援中庸尊己說，三百年來重視訓詁遺風，不謂成此結果也！

……天下欲求大道之歸，至教之統者，亦可識所從事矣。去聖久遠，僞謬滋熾，如劉歆之派，既務攻今學而亂改制之經，（按：長素謂康成亦歆學，何為又表章中庸耶？）……宋、明以來，又皆僅知存誠明善之一旨，而遂割棄孔子大統之地，僻陋偏安於一隅。……聖道不明，為害滋大。

孟子微

是歲冬，又成孟子微。序之曰：

顏子早歿，而孔子微言大義不能盡傳，荀子傳禮，孟子傳詩、書及春秋。禮者，防檢於外，行於當時，故僅有小康據亂世之制，按：孔門仁、禮，內外交盡，未可以大同、小康說之。老、莊及魏、晉皆深斥禮，未嘗破仁也。復生仁學、長素大同書，皆崇仁黜禮，必打破一切界限等次而後有以全我之仁，非孔門之仁矣。長素不尊信論語，宜乎於孔門仁、禮交盡之旨不能憭也。而大同以時未可，蓋難言之。按：若大同以時未可而難言之，則荀未必非，孟未必是矣。且孟在先而荀在後，荀子尚知以時未可而難言之；何以孟子獨守此種不合時宜，不可推行之學說焉？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該人事，故兼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按：長素謂論語出曾子，非孔門正統。然孟子屢言曾子而少及子游乃事實，今謂孟子得子游之傳，其證何在？兩漢以來五經諸儒，凡言春秋公羊，有謂孔子傳子夏者矣，不聞公羊傳於子游也。長興學記亦尚謂子夏傳春秋，今徒以比傳於禮運之故，而謂春秋傳子游、子思，奈無徵不信何！……傳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撥亂，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惟其時宜。……誠當亂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亂而已。按：誠如此說，大同書、仁學，皆徒為致亂之書也。……宋時心學大盛，於是獨尊孟子。按：長素又謂二千年來皆荀學、歆學，何以宋時又獨尊孟子？必二千年學人盡詐欺不信，否則盡盲瞽不智而後可。……夫孟子不傳易，寡言天道之精微，於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幾焉。按：長素既謂論語不足盡據，又謂孟子未幾孔子之全，而長素於易義，亦未見有所發明，大抵只是下文「羣龍無首」及「變化通久」等諸義而已。然則孔子之道，豈果僅有此「窮變通久」之虛說，專為長素提唱改制之張本者耶？雖然，孟子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雖荀子非難之，亦齊之於聖孫子思，以為傳仲尼、

子游之道。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又屢稱「仲尼、子弓」，獨子思、孟子一節有「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句，郭嵩燾謂「子游」乃「子弓」之誤，蓋是也。此據誤文飾說。且荀既傳小康據亂，何知大同太平之傳統？荀斥思、孟，明指「五行」，不指「大同」，豈五行亦卽大同耶？今考之中庸而義合，本之禮運而道同，證之春秋公、穀而說符，然則孟子乎，真傳子游、子思之道者也。……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以為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按：長素所謂易義深妙者，原來如此。然不忍雜誌諸論，力主立君，是康亦荀學，故學矣。復辟失敗，又翻印新學偽經考，是長素一面力主小康撥亂之治，一面又深排小康撥亂之學也。以君之矛，陷君之盾，而長素不自知其矛盾，真怪事，亦趣事也！……雖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於渾儀；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於孟子。

論語注

此與長興學記、桂學答問時全不同，蓋其前不知有子游禮運，今始知之，故其上下進退諸經傳者又變也。明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長素居印度大吉嶺，春三月成論語注。其序曰：

論語輯自曾門。按：長興學記謂論語輯自曾子、子夏之門人，此獨云曾子，不及子夏者，方為學記時尚以春秋、論語並重，又因子夏傳春秋，故論語亦據舊說稱引及子夏；至是以春秋公羊推附禮運，不謂子夏傳春秋，因遂并其論語之一席而奪之。曾子之學，專主守約。觀其臨沒鄭重言君子之道，而仍

僅在顏色容貌辭氣之粗；乃啓手足之時，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毀之戒。所輯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約身篤謹之言，與戴記曾子十篇相符合。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殆非過也。曾子學術如此，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其為一家之學說，非孔門之全，亦可識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曾門弟子宗旨學識狹隘如彼，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其必謬陋粗略，不得精盡，不待言矣。假顏子、子貢、子木、子張、子思輯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輯之，吾知其微言大義亦不止此。長興學記亦據孟子謂子夏守約，論語為子夏與曾子門人所成，此處殆已忘前說矣。但傳守約之緒言，少掩聖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論語之學實曾學也，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宋賢推求遺經，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遂以為孔學之全。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為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蓋千年來皆奉論語為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氏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按：如此說，則不當云二千年皆荀學、歆學，而又復為曾學矣。

七月，又為大學注。序曰：

大學，……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篇中僅一指曾子，亦無曾子所作之據，（按：大學縱非曾子作，然大學果言大同，何以不引獨傳大同之子游，而顧稱引小康守約之曾子？）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庸與此篇，誠為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鬱而不發，二千年矣。（按：宋儒以語、孟、學、庸為四書，遂以孔、曾、思、孟為道統。葉水心不認朱子道統見解，故於曾、思、孟皆有排擊。今長素兩取晦翁、水心之說，四書取其三，退論語而進禮運，孔、曾、思、孟之傳統，變而為孔、言、思、孟。李光弼入郭子儀軍，旌旗一新，論學考古，恐不易如此！況學、庸本在戴記，即西漢公羊盛時，亦未奉為聖門寶典，宋儒提倡，始見尊崇。今長素仍只守此幾篇文字，而謂孔學鬱閟二千年，至己始發，亦何以服異而起信？）方今大地棣通，據亂之義，尤非所以推行也。（按：長素所取於大學者，不過有「平天下」一節尚在「治國」之上，可以比傅其大同太平耳。然不忍諸論即全與此背，然則將令人日讀大同實典而安守小康據亂之陋局歟？）

禮運注

至是而語、孟、學、庸各有新注，然其所大書特題者，則不在四書，而在禮運。又為禮運注而序之，曰：

予小子六歲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且劬。始循宋人之途轍，炯炯乎自以為得之，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紛紛乎自以為踐之，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亂也。乃離經之繁而求之史，……

東漢為美矣，以為未足盡孔子之道也。按：此略當長興講學時境界。既乃去古學之偽，而求之今文學。凡齊、魯、韓之詩，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禮，公羊、穀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陰陽之變，春秋三世之義。曰：「孔子之道大，雖不可盡見，而庶幾窺其藩矣。」按：此略當桂林風洞著答問時境界。惜其彌深太漫，不得數言而賅大道之要也，乃盡舍傳說而求之經文。讀至禮運，乃浩然而嘆曰：「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是矣。是書也，孔子之微言真傳，萬國之無上寶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神方哉！」按：此略當檳榔嶼、大吉嶺成四書新注時境界。

其推尊禮運者如此。何以獨尊禮運？則爲其言大同。長素又言之，曰：

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不別其真偽、精粗、美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羣經諸傳所發明，皆三代之道，亦不離乎小康。按：宋儒自荆公、明道以至考亭，皆鄙薄漢、唐為

小康，而盛尊三代，於是有王霸之辨。今長素則幷薄三代而言大同，亦揚高鑿深之一例矣。

……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樂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禮運注序。）

禮運注之倒填年月

今試進而一究長素提倡禮運之年月，則其事又有可異者。據禮運注序，其文成於光緒十年甲申冬至，時長素年二十七。又據長素自編年譜，（此據趙氏譜引。）是歲秋、冬始演大同義，翌年著人類公理，後乃擴充爲大同書。竊疑長素大同書思想，其來甚早，有梁氏語爲證，無可疑矣。至長素以禮運爲孔門教典，其事似不應在早年。誠如禮運注序云云，長興學記已無是處。學記以董仲舒、劉向、朱子並尊，以春秋公羊傳、論語並提；而禮運注序乃以荀卿、劉歆、朱子之說爲小康，明以董仲舒言公羊三世義爲大同，故貶辭不及。學記與禮運注序見解絕不同，豈有積年艱劬，得此絕大發明，而越後六、七年，正式開始講學，以復興孔道自任，轉於孔門最大寶典、最上妙義獨祕不宣之理！若謂其時尚不合宣揚大同，則禮運注序何以云「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乎？今再退一步，謂此是長素二十七歲時思想，越後六、七年，講

學萬木草堂，始悟尙非宣揚大同教義之時；則學記所重應在小康義，應先講荀卿、劉歆、朱子一套，不應故作鶻突，以董仲舒、劉向、朱子並提，且亦不應著新學僞經考，力詆小康學說之大本營一切劉歆古文經也。今於小康旣力詆，大同又不能宣述，而孔門教義，依長素說惟分小康、大同，試問此外尙講何事？今與其信禮運注之年月，不如信長興學記之年月。兩書相較，禮運注定在後，且應在新學僞經考後，更應在桂學答問後。殆長素欲自掩其僞經考剽竊之迹，故爲此序倒塡年月以欺人耳。長素嘗謂劉歆僞造經典，本屬無據，不謂長素乃躬自蹈之。然此等僞迹，破綻昭然，明眼人自能見也。

然則禮運注應在何時？曰：會長素前後諸書觀之，必與其爲四書新注相先後，決不在僞經考、改制考以前，殆戊戌逃亡海外，行蹤稍定，在辛丑、壬寅間，而大同書亦於是時成書也。竊觀序文謂「子弟成人，尙必服以襁褓；寒邪盡去，尙必補以參苓；泥守舊方而不知變，非徒不適於時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云云，小康隱指專制政體等而言，大同隱指立憲政體等而言。是長素其時尙主追步西化，而不過以復昌孔教爲之門面，故爲此大同小康、三世之說相附會。大抵言公羊改制在前，言禮運大同在後。言公羊改制，終不脫廖季平牢籠；言禮運大同，乃始見爲自闢之天地，宜乎長素

之必篝火狐鳴爲神怪也。實則季平亦言禮運大同，康、廖仍在同一圈套中；正如長素力唱大同而仍爲四子書作新注，則仍不免與宋儒同一圈套，抑且不免與荀卿、劉歆仍落同一圈套中也。

康氏大同思想之來歷

又按：大同書初名人類公理，始著於光緒十一年乙酉。時長素年二十八。及光緒十三年丁亥，仍編人類公理，復推孔子據亂、升平、太平之理以論地球，是長素至是始用公羊三世義，而尙未援用大同、小康之別，故書名亦不爲「大同」。辛卯成新學僞經考，丙申成孔子改制考，此數年皆講今古文分別，亦未言大同、小康。長素大同書成題詞云：「吾年二十七，當光緒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銀塘鄉之七檜園澹如樓，感國難，哀民生，著大同書。」梁氏按語云：「彼時尙未成書也。至辛丑、壬寅之間，先生避地印度時，始著成之。」其言較師爲信矣。今按：長興學記祇言論語及仁，又言春秋與改制，獨不言禮運及大同。朱鼎甫與長素往復四書，亦不及禮運大同一語。桂學答問專主公羊言改制，以白虎通與春秋繁露爲孔門眞傳祕本，賴此以見孔學，並不及禮運。梁氏本長素意爲讀書分月課程，經學首春秋，先讀劉申受公羊釋例，次讀公羊傳及何君注，次春秋繁露，次禮記王制，次穀梁傳。至讀禮記法，先王制，次禮器、郊特牲，次儒行，次檀弓，次禮運、中庸，次以原序讀諸篇。是當時康門學術，尙是廖季平範圍，並不特提禮運爲孔學最上寶典也。桂學答問在甲午，時長素尙不言大同禮運。

康氏著書七檜園澹如樓之眞假

纂聖統僞經典爲康氏自道

長素到處結會，如强學會、聖學會之類，亦無大同學會。知長素甚深妙義，其時尚未到手。譚復生仁學，言大同、小康，亦偶及之，並不鄭重而道也。仁學成於光緒丙申。然則康門稍稍言及大同，應在乙未時乎？

又按：長素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自序，成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時長素在檳榔嶼。文中有云：「天未喪斯文，牖予小明，得悟筆削微言大義於二千載之下。既著僞經考別其眞贋，又著改制考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仲之口說，知微言大義之所在，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知筆削改本之所託。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撰始於廣州之草堂，纂成於桂林之風洞。」全文只言春秋，不及禮運，迹始在廣州草堂，不在七檜園澹如樓也。若禮運大同早已發明在前，此乃孔學最上、最高、最後之極詣，春秋三世，乃其到達之層累而已，不應於此仍不溯及七檜澹如一番大徹大悟境界。然則長素禮運注至此尚未有，又一證矣。其春先爲中庸注，多又爲孟子微，始尊及子游，謂其獨傳孔子之道，則已駕乎公羊、董、何之上矣。蓋長素至是始另得一把柄，可以超出廖氏今古學之外也。然則梁氏謂康氏大同書著成在辛丑、壬寅之間避地印度時，其說信而有徵。長素必自謂在甲申居七檜園澹如樓者，與其禮運注之倒塡年月，同一篝火狐鳴，所謂「國師公欲纂聖統而僞造經典」，正不啻其自供狀也。

康氏學說之到底矛盾

今推長素大同禮運之說，則長素所謂「中國之國魂」，所謂「中國之人心、風俗、禮義、法度」，所謂「無量數聖哲之心肝，豪傑之骨血」，其實皆小康也。凡癸丑以來不忍諸論，不過曰復君主之名位，保中國之疆土，存黃種之文明，亦不過欲力背大同趨小康耳。然則長素之尊孔子，雖先後未變，而所以尊孔子者已變，仍自見其爲矛盾衝突矣。不忍附頁康南海生先所撰孔子新教禮運注廣告，謂：「徧考遺經，大書特書發明大同之道者，惟禮運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僅有小康，則君臣之義被攻，而孔教幾倒。中國禮文，皆與孔爲緣，隨之同盡，則中國爲墨西哥矣。」此文不知出何人筆，然殊可窺當時長素講大同、尊禮運之一種背景也。長素以西洋有耶穌，而中國無之，遂尊孔子爲教主；以西洋有美、法共和無君臣等級，而中國無之，遂以中國爲小康而別創大同一境，以禮運爲之證。此等思想自饜驚西化而來，與以後不忍時期所深譏於一輩維新分子者，其實無大差異也。不忍十期參政院提議立國之精神議審後一文，謂：「孔子爲道，有據亂，有升平，有太平。君臣爲據亂之制，孔子尊堯、舜之共和，倡湯、武之革命，萬法俱備，衆方並陳，何嘗有所偏倚？且孔子言君臣，如主伯亞旅云耳。秦、漢人相稱皆曰君臣，漢人於郡將無不待以君禮，以臣道事之，此猶店肆有股東、夥計。古者君見卿降階，在輿爲下，拜必答拜，酒則親獻；後世專制太甚，與孔子無關。」則依然騎牆之見，謂尊君不足爲孔病而已。彼所以自掩其矛盾衝突之點者，則謂孔子本有三世之義。方其主「必變、速變、全變」，則曰今者中國已小康矣，當以大同之道進；及其主復君主，保國粹，則曰中國今方據亂世，何得遽企大同？此彼所以自處於矛盾之兩極，而仍以尊孔一念爲之貫也。

尊孔與尊西洋

三世之義，本之春秋，長素曰：

春秋之作，何為也？鄭玄謂「大經春秋」，大經，猶大憲章也。緯稱「孔子制法」，所謂憲法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知世運之變而與時推遷，以周世用，故為當時據亂世而作憲法。既備矣，更預制將來，為修正憲法之用，則通三統焉。孔子又為進化之道，而與時升進，以應時宜，故又備升平、太平之憲，以待將來大同之世修正憲法之時有所推行。各國之為憲法，限於一國及一時，春秋之為憲法，則及於天下與後世。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

西洋有教主，長素則以孔子爲教主；西洋有憲法，長素乃以春秋爲憲法。然長素既主國魂之論，謂立國各有本末，獨謂春秋之爲憲法，不限於一國一時，此則中國有國魂，而西洋可以無國魂，又推孔子太過，仍陷於矛盾衝突之例也。長素又謂：

春秋為文數萬，其指數千，今所存大義微言，皆憲法原理之落落者。惜以口說不成文，而致鬱而不發，闇而不明。同上

漢世廷臣引春秋之義，奉為憲法實行之，此皆成文憲法也，公、穀寫傳之，在孔門名為大義，皆治據亂世之憲法也。但孔子以匹夫制憲法，貶天子，刺諸侯，不

能著之書，而口授弟子，師師相傳，以待後世，故藉口說以傳。今董仲舒、何休之傳口說，所謂不成文憲法也，在孔門謂之微言，則多為升平世、太平世之憲法焉。今舉國言共和，人士皆曰孔子升平、太平之義。然是義也，不著於羣經，惟著於春秋；其於春秋也，又不見於經傳，惟見於董、何之口說。若不信公羊，不信董、何，何為傳七十子後學師師相傳之口說，則何依焉而妄傳述乎？且夫升平、太平之義不著，則二千年皆據亂之說，宜近人之疑攻孔子也。然則孔子之道，何以通於新世，行於大地乎？若不信此篇，則孔子之道將墜於地。（同上）

長素不知國人言共和，乃從西洋來，非從孔子來。長素必欲推本於孔子，而經傳無證，乃附會之於董、何之口說。然則長素之意，不啻謂孔門諸經傳以及中國自孔子出世以來二千年，皆據亂之世，皆非升平、太平之道，惟董、何之口說有升平、太平義，而今日之共和即是。然則仍不過如其爲大同書之例，仍是震驚於西化而發。依長素之言，不啻若謂孔子之大義在中國，而微言則入西洋矣。明白言之，苟非禮運，則孔教嫌於爲專制；苟非春秋，則孔教嫌於無共和。則孔子亦一時代之人物，其教義亦無以通古今中外而皆

準。此則長素之言孔門經典，所以必取於禮運之與公羊家者，其意仍與廖季平之爲見無大異也。

故康氏之尊孔，並不以孔子之眞相，乃自以所震驚於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是長素尊孔特其貌，其裏則亦如彼不忍諸論所譏之無恥媚外而已耳。長素何以必奉孔子爲教主？以西人有教主故。此梁氏已言之，謂：

> 有為誤認歐洲之尊景教為治強之本，故恆欲儕孔子於基督，乃雜引讖緯之言以實之。

此長素貌爲尊孔，實則尊西俗之證一也。故其爲孔子改制考，梁氏云：

>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劉逢祿、龔自珍、陳立輩皆言改制，而有為之說實與彼異。有為所謂改制者，則一種政治革命、社會改造的意味也。

故彼謂中國二千年所行皆孔門之小康，而非大同，實則大同卽西俗，小康則中國之固有而已。請更擧數例證之：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長素謂：

文明既進，則亂世之奢，文明以為極儉。世愈文明，則尚奢愈甚。孔子為文明進化之王，非尚質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義，令人道退化。今中國之文明不進，大損所關，豈細故哉！

蓋長素心目中，奢為西俗，儉則中化。長素謂中國文明不如西歐，即儉不如奢之證。故論語明云「與其奢也寧儉」，而長素則倒為「與其儉也寧奢」，謂所以主寧儉者，罪在宋儒。近人所以盛推戴東原，以東原高提人欲，人欲與奢侈相適，亦謂由是可以企及西洋之文明也。近人見解，仍沿長素而來。其所唱非忠孝、非節義諸端，即譚氏仁學「衝決網羅」之教；所主「全盤西化」，則尚不過到達長素大同書境界應有之一級，（以其無國界、種界故。）而尚不足以企及大同書之最高層。（以其尚有人、禽之別等故。）則長素仍安據最近思想界之峯巔也。

又「奢則不孫，儉則固」，長素云：

孔子尚文，非尚儉也。後儒誤以孔子惡奢為惡文，中國文物，遂等野蠻，則誤解經義之故也。此處又認孔子為惡奢矣。

此明明以中國為野蠻，言外則指西洋為文明也。惟長素不謂孔子之過，乃謂後人誤解孔子之過，此與直捷歸罪孔子者，略迹論心，無大殊也。故近人所主「打倒孔家店」者，與長素之尊孔，實同一見解，無大異也。康、譚論

奢儉，全由震驚西化而來。今國人風尚日奢，然文明未見遂進，若康、譚見之，不知又將何說？

「子見南子」，長素以爲乃大同之道，子路篤守小康，故不能明。蓋彼心目中，亦以西俗男女社交爲文明，中俗「男女授受不親」爲野蠻。今以子路爲小康，孔子爲大同，此又以尊西俗者爲尊孔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長素曰：

> 孔子之言夷狄、中國，卽今野蠻、文明之謂。野蠻團體太散，當立君主專制以聚之，據亂世所宜有也。文明世人權昌明，同受治於公法之下，但有公議民主，而無君主。亂世野蠻有君主之治法，不如平世文明無君主之治法。

長素之意，以有君主爲中俗，爲野蠻；以無君主指西洋美、法諸邦，爲文明。孔子謂「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長素則變爲「諸夏中國有君，不如夷狄西洋美、法諸邦之亡」矣。此又以尊西俗者爲尊孔之明證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長素云：

無爲之治，君無責任，此明君主立憲及民主責任政府之法。今歐人行之，爲孔子預言之大義也。

然則孔子預言大義在西洋，不在中國，（中國二千年來皆小康。）此長素尊孔實爲尊西洋又一明證。

尤可笑者，論語：「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長素注作：

天下有道，則政在大夫。

康氏之校勘

曰：

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政在大夫，蓋君主立憲。有道，謂升平也。君主不負責任，故大夫任其政。

又「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長素注作：

天下有道，則庶人議。

曰：

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大同，天下為公，則政由國民公議。蓋太平制，有道之至也。若如今本「庶人不議」，則專制防民口之厲王為有道耶？與羣經義相反，固知為衍文之誤也，或後人妄增。

長素博雅，不知其所據舊本爲何種本？要之以歐洲西俗代表天下有道，則顯然不容疑。此又其以尊西俗爲尊孔之明證也。

又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長素云：

此竄改之僞古文也。雖非全行竄入，則孔子以不作、好古稱老彭，而劉歆增改「竊」字，原文或是「莫比」二字。春秋緯曰：「天降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測無窮，故作撥亂之法，載之春秋。删書則民主，首堯、舜以明太平。删詩則君主，首文王以明升平。禮以明小康；樂以著大同。繫易則極陰陽變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作春秋以明三

統、三世，撥亂、升平、太平之法。故其言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又曰：「天生德於予。」雖藉四代爲損益，而受命改制，實爲創作新王教主，何嘗以述者自命，以老彭自比乎？劉歆欲篡孔子聖統，必先攻改制之說。（按：王莽篡漢，正援公羊改制義耳。）故先改國語爲左氏傳，以奪口說之公、穀。公、穀破而微言絕，大義乖。故自晉世，公、穀廢於學官，二家有書無師，於是孔子改制之義遂湮，三世之義幾絕。孔子神聖不著，而中國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運，皆劉歆爲之。劉歆旣亂羣經，以論語爲世所尊信，因散竄一二條以附合其說，惑亂後學，茲罪之大，不可勝誅也。

此明以西洋民主爲太平，中國君主爲升平，卽朱鼎甫所譏「用夷變夏」也。因其不可通於論語，而引緯書以疑之，乃蔽罪於劉歆之竄改。以如是之校勘，爲如是之訓釋；以如是之考訂，明如是之大義；清代漢學二百年，實所未有。譚復生仁學亦及論語此章，云：

孔子刪書則自唐、虞，存詩則止乎三百，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

掩涕於獲麟，默知非變法不可，於是發憤作春秋，悉廢古學而改今制，復何當有「好古」之云云也？□□□曰：「論語第七篇，當是『默而第七』。劉歆私改『默』為『述』，竄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以伸其古學，篇名遂號『述而』矣。其甘為莽、歆之奴隸也乎？則好古亦其宜也。」

康氏思想之到底矛盾

此處所引，未知何人語，疑非康卽梁。要之，當時言維新改制，凡以好古、不作諸說歸罪劉歆，已成風氣，亦所謂非漢、非宋，非義理、非考據，而別自成其爲一時之學術者。不謂時過境遷，今學者言考據，治漢人經說，尚守其論不變，則所謂惑亂後學之罪，長素亦不幸終不得而辭也。

今爲長素明白分析其思想，彼蓋一領袖慾至高、自信力至強之人。彼先認定中國二千年歷史爲野蠻，而歐洲現況爲文明，遂以中國二千年歷史皆孔子之小康，皆劉歆之僞說，而孔子別有大同一義，則實與彼所見西俗暗合，此長素主「必變、速變、全變」時之說也。及爲不忍諸論，則所以尊孔與所以評西俗者已大異乎是，而其必力反一世之祈向以惟我馬首是瞻之概，則猶夫昔日。惟昔者一世爲守舊，則長素鼓之向新；今已一世尚維

新，長素又督之返舊；而一以孔子爲標幟。惜乎「臣精消亡」，日力不足，今不忍所刊諸經典，遂與其所懸之教義，一爲大同，一爲小康，令人有邈若隔世、不相酬接之憾。此長素所以雖始終尊孔，而終不能掩其先後之相矛盾也。

明神宗萬曆元年癸酉（一五七三）		文震孟文起生
二年甲戌（一五七四）		曹學佺能始生 鍾惺伯敬生 黃姬水志淳卒（年六十六） 錢德洪緒山卒（年七十九）
三年乙亥（一五七五）	王元美撰定前後詩、賦、文說四部稿。	嚴衍永思生 鹿善繼伯順生 沈國模求如生 魏良弼水洲卒（年八十四）
四年丙子（一五七六）	王元美前後詩、賦、文說四部刻成，凡八十卷。	劉永澄靜之生 趙貞吉大洲卒（年六十九）
五年丁丑（一五七七）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		吳鍾巒霞舟生

六年戊寅（一五七八）		劉宗周念臺生 呂潛愧軒卒（年六十二）
七年己卯（一五七九） 正月，毀天下書院。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姚希孟孟長生
八年庚辰（一五八〇）	顧叔時成進士。	
九年辛巳（一五八一）		陳仁錫明卿生
十年壬午（一五八二）		錢謙益牧齋生 史孝咸子虛生 張居正太岳卒（年五十八） 張節介夫卒（年八十）
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		楊彝子常生 王畿龍溪卒（年八十六）
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孔廟。		孫奇逢夏峯生 黃尊素眞長生

年		
十三年乙酉（一五八五）		黃道周石齋生 顧夢麟麟士生 胡直廬山卒（年六十九）
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		
十五年丁亥（一五八七）		王襞東崖卒（年七十七）
十六年戊子（一五八八）		華允誠鳳超生 王世懋敬美卒（年五十三）
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	高景逸成進士。	
十八年庚寅（一五九〇）		王世貞元美卒（年六十五）
十九年辛卯（一五九一）		
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		王時敏烟客生 孫承澤退谷生
二十一年癸巳（一五九三）		倪元璐鴻寶生 鄧元錫潛谷卒（年六十六） 徐渭文長卒（年七十三）

二十二年甲午（一五九四）		談遷孺木生
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		楊廷樞維斗生
二十四年丙申（一五九六）		
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	孫夏峯與鹿伯順論交。	項聖謨孔彰生 陳宏緒士業生 范文程輝嶽生
二十六年戊戌（一五九八）		金聲正希生 萬泰履安生
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		毛晉子晉生 費經虞鮮民生
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	利瑪竇至北京。	朱之瑜舜水生
二十九年辛丑（一六〇一）		惲日初遜庵生 茅坤鹿門卒（年九十）
三十年壬寅（一六〇二）		張溥天如生 李清映碧生

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		萬壽祺年少生 閻爾梅古古生 刁包蒙吉生 程智雲莊生
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	顧叔時、高景逸始講學東林書院。 陳季立訪焦澹園於金陵，借閱所藏書，成毛詩古音考四卷。	陳貞慧定生生 陳確乾初生 許孚遠敬庵卒（年七十）
三十三年乙巳（一六〇五）	顧叔時作學蔀通辨序。 利瑪竇刊布幾何原本。	顧柔謙剛中生 王時槐塘南卒（年八十四）
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		朱鶴齡長孺生
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		傅山青主生 姜埰如農生 錢肅樂虞孫生 胡承諾石莊生 沈壽民眉生生 顧允成涇凡卒（年五十四）

年份		人物
三十六年戊申（一六〇八）		金人瑞聖歎生
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		吳偉業梅村生 邵曾可子唯生
三十八年庚戌（一六一〇）		黃宗羲梨洲生 彭士望躬庵生 利瑪竇卒（年五十九）
三十九年辛亥（一六一一）		張履祥楊園生 祝淵開美生 冒襄辟疆生 陸世儀桴亭生 徐夜東癡生 方以智密之生 杜濬茶村生

年份	事蹟	生卒
四十年壬子（一六一二）		錢澄之飲光生（原名秉鐙） 周亮工櫟園生 錢陸燦湘靈生 張爾岐稷若生 劉永澄靜之卒（年三十七） 顧憲成叔時卒（年六十三）
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	孫夏峯寓京師，與鹿伯順讀傳習錄。	顧炎武亭林生 歸莊玄恭生 孫默無言生 曹溶秋岳生 陳瑚言夏生 劉汋伯繩生
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		邱維屏邦士生 宋琬荔裳生 馮班定遠生

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		應撝謙嗣寅生 王餘佑介祺生 龔鼎孳芝麓生 李明性洞初生
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	黃尊素成進士。	劉理超宗生 魏裔介石生生 黃宗炎晦木生
四十五年丁巳（一六一七）		閻修齡再彭生 魏象樞環極生 于成龍北溟生 萬斯年祖繩生 陳第季立卒（年七十七）
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		侯方域朝宗生 施閏章愚山生 黃宗會澤望生 何汝霖商隱生 沈昀朗思生 尤侗西堂生

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 六月，熊廷弼經略遼東。		陸嘉淑冰修生 申涵光鳧盟生 周容躄翁生 王夫之船山生 劉源淥崑石生 唐鶴徵凝庵卒（年八十二）
四十八年庚申（一六二〇） 光宗泰昌元年。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		魏際瑞善伯生 毛先舒稚黃生 張煌言蒼水生 馬驌宛斯生 焦竑弱侯卒（年八十）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一六二一） 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死之。 以王化貞巡撫廣甯。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爲兵部尚書。		曹本榮厚庵生

二年壬戌（一六二二）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鄒南皋、馮少墟建首善書院。 吳梅村始受業於張天如。	張烈武承生 李鄴嗣杲堂生 吳蕃昌仲木生 李之芳鄴園生 徐枋俟齋生 王弘撰山史生 黃生扶孟生
三年癸亥（一六二三）		毛奇齡西河生 嚴繩孫蓀友生 伍定相學父卒
四年甲子（一六二四）	陸桴亭與盛聖傳定交。 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諸人始立應社。	汪琬鈍翁生 魏禧叔子生 范承謨螺山生 吳炎赤溟生 鍾惺伯敬卒（年五十一）

五年乙丑（一六二五） 左、魏被逮，孫夏峯營護藏活兩家子弟。 八月，毀天下講學書院。 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 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代爲經略。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計東改亭生 陳維崧迦陵生 李蔚坦園生 費密此度生 許三禮酉山生
六年丙寅（一六二六） 三月，高第罷，以王之臣督師，袁崇煥巡撫遼東。 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等，攀龍自沈於池。黃尊素下獄死。		王士祿西樵生 黃尊素眞長卒（年四十三） 高攀龍景逸卒（年六十五）

年代・時事	學術	生卒
七年丁卯（一六二七）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法。	陸桴亭與陳言夏定交。	湯斌潛庵生 李顒二曲生 朱用純柏廬生
莊烈帝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 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黃梨洲袖長錐，草疏入都訟冤。	薛鳳祚儀甫生 姜宸英西溟生 王錫闡曉庵生 潘檉章力田生
二年己巳（一六二九） 五月朔，日食失驗，詔西洋人龍華民等推步，以禮部尙書徐光啓爲監督。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	劉念臺講學蕺山，黃梨洲侍講席。 張天如、張受先擧復社成。吳江令熊開元迎天如爲尹山大會，集者遠自楚、豫。	朱彝尊竹垞生 呂留良晚村生
三年庚午（一六三〇） 八月，殺前督師尙書袁崇煥。	張天如爲金陵大會。	陸隴其稼書生 唐甄鑄萬生

年代			
四年辛未（一六三一）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作亂。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十一月，孫承宗罷。	黃梨洲以遺命發憤讀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兩年而畢。陳乾初始與祝開美定交。	顧祖禹景范生 徐乾學健庵生 彭孫遹羨門生 陳恭尹元孝生 吳兆騫漢槎生 儲欣同人生
五年壬申（一六三二）		張天如爲虎邱大會。	
六年癸酉（一六三三）		陸桴亭延陳確菴於家，相與閉戶讀書。是年秋，行袁了凡功過格。	惲壽平南田生 徐秉義果亭生 胡渭朏明生 萬斯大充宗生 李因篤天生生 梅文鼎定九生 靳輔紫垣生
七年甲戌（一六三四）			徐元文公肅生 王士禎阮亭生 宋犖牧仲生 徐辭敬可生 陳錫嘏介眉生

年代	事蹟	生卒
八年乙亥（一六三五）		熊賜履青岳生 李天馥湘北生 顏元習齋生
九年丙子（一六三六） 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胡石莊中舉人。	閻若璩潛邱生 黃儀子鴻生 陳仁錫明卿卒（年五十六） 姚希孟孟長卒（年五十八） 鹿善繼伯順卒（年六十二） 文震孟文起卒（年六十三） 董其昌思白卒（年八十二）
十年丁丑（一六三七）	陸桴亭始著思辨錄。	邵長衡青門生 韓菼慕廬生 鄭梁禹梅生 秦松齡對巖生 顧貞觀梁汾生

十一年戊寅（一六三八） 九月，清兵入塞；冬，下畿輔城四十八，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死之。 南京諸名士顧果等百四十人爲防亂公揭，黃梨洲與焉。	孫夏峯避入五峯山。	萬斯同季野生 于成龍振甲生
十二年己卯（一六三九）	顧亭林始撰肇域志。	王掞顓菴生 陳廷敬說巖生
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		汪懋麟蛟門生 顏光敏修來生 吳之振孟舉生
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		梁份質人生 張溥天如卒（年四十）
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 清兵下錦州。 十一月，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高棄旃爲湖南學使。 呂晚村年十四，始識黃晦木於東寺。	喬萊子靜生 李光地晉卿生 王原祁麓臺生

十六年癸未（一六四三） 十月，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三月，孫夏峯守五峯得全。 陳乾初與祝開美入剡，從學於劉蕺山。 張獻忠陷衡州，王船山父見執。船山詣賊中；翌晨，父子俱以計得脫。	
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 清世祖順治元年。 三月，李自成陷京師。 明莊烈帝殉難。 四月，吳三桂乞清軍，破李自成於山海關。 五月，清兵入京。 福王即位於南京。	孫夏峯膺地方人才薦，敦促就道，以病辭。 黃梨洲至南京，罹閹黨禍，避歸浙東。 顧亭林南都詔授兵部司務。	孫在豐屺瞻生 倪元璐鴻寶卒（年五十二）

年代	時事	學術	生卒
二年乙酉（一六四五）	四月，清兵屠揚州，史可法道鄰殉難。（年四十餘） 五月，清兵渡江，南京陷。下令薙髮。 六月，唐王即位福州，魯王監國紹興。	孫夏峯屢膺薦舉，均以病辭。 劉念臺、祝開美殉難。 陳乾初棄經生業，山居著書。 黃梨洲兄弟糾合子弟軍，號世忠營。 四月，顧亭林應薦赴南京。六月歸里，起兵吳江，事敗。七月，亭林嗣母王氏絕食三十日，遺命勿事二姓。是年，亭林作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 湯若望修補新曆全書成。 魏叔子、彭躬菴諸人結廬翠微。 魏叔子作制科、限田、奄宦三策。	高士奇江村生 彭定求南畇生 王鴻緒儼齋生 祝淵開美卒（年三十五） 黃淳耀陶庵卒（年四十一） 金聲正希卒（年四十八） 楊文驄龍友卒（年四十九） 劉宗周念臺卒（年六十八） 嚴衍永思卒（年七十一）
三年丙戌（一六四六）	三月，唐王殉國汀州。 十月，桂王即位於肇慶。 始開科舉。	黃梨洲入四明山寨，後避居化安山丙舍。 魯王遙授顧亭林為職方司主事，亭林以母未葬，弗就。 清師南下，毛西河依保定伯毛有倫，事敗亡匿。 王船山始有志注易，復奉父命編春秋家說。 萬年少祝髮為僧。 魏石生成進士。	潘耒次耕生 華學泉霞峯生 黃道周石齋卒（年六十二）

四年丁亥（一六四七）	孫夏峯纂輯理學宗傳。 黃梨洲居山中，注授時曆。 陳臥子、楊維斗死難。	徐潮青來生 姚際恆立方生 陳子龍臥子卒（年四十） 楊廷樞維斗卒（年五十三） 曹學佺能始卒（年七十四） 王朝聘脩侯卒（年七十八）
五年戊子（一六四八）	王船山舉兵衡山，軍敗，走桂林，遂至肇慶。	劉獻廷繼莊生 王源崑繩生 邵廷采念魯生 蔡廷治瞻岷生 陳厚耀泗源生 錢肅樂虞孫卒（年四十二） 張采受先卒（年五十三） 華允誠鳳超卒（年六十一）
六年己丑（一六四九）	孫夏峯南徙至祁州，刁蒙吉掃室留止。 黃梨洲有日本乞師紀、海外慟哭紀。 瞿起田薦王船山於桂王，爲行人司行人。	

七年庚寅（一六五〇） 八月，清兵陷舟山，魯王出奔。 十一月，清兵克桂林，瞿起田殉難。	孫夏峯至蘇門。 黄晦木被捕，脫免。 黄梨洲至常熟，讀書絳雲樓。十月，絳雲樓火。 陳乾初著叟實論、葬論、女訓。 王船山以王化澄構陷去官。 顧亭林變服出遊，避怨家構陷。	臧琳玉林生 查愼行初白生 瞿式耜起田卒（年六十一）
八年辛卯（一六五一）	顧亭林至金陵，初謁孝陵；至淮安，與萬年少定交。 毛西河避讎出遊淮上。 王山史始遊吳。 王船山間道歸楚，遂決計遯隱。	張伯行孝先生 程智雲莊卒（年四十九） 吳鍾巒霞舟卒（年七十五）
九年壬辰（一六五二） 科場獄起。	孫夏峯移居夏峯。 黄梨洲著律呂新義。 顧亭林自常熟唐市返千墩，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方恆。	馮景山公生 萬壽祺年少卒（年五十）

十年癸巳（一六五三）	陳乾初著大學辨。 呂晚村應試爲諸生。 顧亭林至金陵，再謁孝陵，並謁明祖御容於靈谷寺。十月，三謁孝陵。 顧亭林至太倉訪陸桴亭，桴亭適至唐市訪亭林，遂兩不相値。 歸玄恭至太倉謁陸桴亭，願執弟子禮，桴亭固讓，敍爲兄弟。 顏習齋爲諸生。 吳梅村徵爲國子祭酒。 孫退谷致仕，築室西山，自號退翁。	戴名世南山生 毛乾乾用九生 顧夢麟麟士卒（年六十九）
十一年甲午（一六五四）	春，顧亭林徧遊沿江一帶，抵蕪湖；秋，遊燕子磯。	潘天成錫疇生 納蘭性德容若生 侯方域朝宗卒（年三十七）

十二年乙未（一六五五）	陳乾初、張楊園、沈朗思諸人會於翠薄山房。 顧亭林四謁孝陵。自金陵還崑山，投僕陸恩於水，叛黨訟之；歸玄恭營救於錢牧齋。 陸桴亭刊論學酬答。 閻潛邱始疑古文尚書。 王船山始作周易外傳，始撰老子衍。	勞史麟書生 汪份武曹生 胡煦滄曉生 徐元夢蝶園生
十三年丙申（一六五六）	黃梨洲遭名捕脫死，弟晦木被捕，亦得免。 五月，顧亭林鍾山遇刺客，家遭刼盜。是月，五謁孝陵。 王船山黃書成。 沈求如卒，史子虛繼主半霖義學。 朱竹垞遊粵。 吳梅村丁母憂歸。 王阮亭詩編年始此。 費此度定居維揚。	湯右曾西崖生 王心敬爾緝生 吳蕃昌仲木卒（年三十五） 陳貞慧定生卒（年五十三） 沈國模求如卒（年八十二）

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	孫夏峯中州人物考成。 陳乾初著性解、禪障諸篇。 元旦，顧亭林六謁孝陵。赴山東即墨，遊勞山。於萊州交任子良唐臣；濟南交張稷若。北遊經燕、趙，抵塞外，舍長白山。是年始校讀吳才老韻譜。 史子虛等重修半霖義學爲姚江書院。 唐鑄萬在蜀中舉。	朱書字綠生 萬泰履安卒（年六十） 談遷孺木卒（年六十四）
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 治科場獄。	孫夏峯畿輔人物考成。 顧亭林登泰山，至曲阜，過鄒平，始交馬宛斯；長山交劉果菴；入都，至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 朱竹垞自粵歸。 馬宛斯始學於鄉。 吳漢槎以科場事戍邊。	陳汝咸心齋生 汪士鋐退谷生 劉捷古塘生 秦道然雒生生 項聖謨孔彰卒（年六十二）

年代及政治	學術	生卒
十六年己亥（一六五九） 鄭成功兵圍南京。	孫夏峯四書近指成。 顧亭林初謁天壽山。是年著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其次甥徐公肅中進士一甲一名。 陸桴亭、陳言夏、歸玄恭、王石隱會講郁儀臣家靜觀樓，至者百餘人。 呂晚村、黃晦木相遇，始訂交。 潘用微寓吳郡。 顏習齋始交王五修（夏峯門人），時在易水。 馬宛斯舉進士。	李塨恕谷生 萬經授一生 顧鰲恆惺生 洪昇昉思生 邵曾可子唯卒（年五十一） 毛晉子晉卒（年六十一） 史孝咸子虛卒（年七十八）
十七年庚子（一六六〇） 江南奏銷案起。	黃梨洲遊匡廬，柬方密之，有匡廬遊錄。 呂晚村、黃晦木、高旦中、朱聲始、黃麗農共約賣藝，晚村作賣藝文。 顧亭林寓淮上，潘力田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之。其長甥徐健庵中順天舉人。 毛西河復出遊，自此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 顧景范始創爲讀史方輿紀要。 楊光先抗疏論耶穌教及湯若望時憲書之非。	楊名時凝齋生 鄭元慶子餘生

年代及時事	學術	生卒
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 鄭成功取臺灣。 蘇州諸生以聚哭文廟坐大辟，死者十八人，金聖歎與焉。	孫夏峯聖學錄成。 黃梨洲著易學象數論。 三月，呂晚村至虞山紅豆村莊謁錢牧齋，時牧齋年八十。 顧亭林至紹興謁禹陵。十二月，山東考古錄成書。 陸桴亭刊思辨錄。 顏習齋始謁刁蒙吉，得其所輯斯文正統。 閻潛邱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	何焯義門生 金人瑞聖歎卒（年五十四） 楊彝子常卒（年七十九）
清聖祖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 明桂王爲吳三桂所害。 鄭成功卒，年三十九。	孫夏峯書經近指成。 黃梨洲著明夷待訪錄。 夏，呂晚村課兒讀書於其家之梅花閣，高旦中、黃晦木皆來，以詩文相唱和。 顧亭林以正月由山東入都，三謁天壽山。五月，至山西謁北嶽。七月，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閻潛邱至京師。 魏叔子始遊江、浙。	趙執信秋谷生

二年癸卯（一六六三）

吳赤溟、潘力田以莊氏史獄，同磔於杭州之弼教坊。

禮部遵旨議覆鄉、會試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論表判，以甲辰科爲始，從之。

孫夏峯四書近指刻於大梁。傅青主過夏峯。

四月，黃梨洲至語溪，館於呂晚村家之梅花閣，有水生草堂唱和詩，並共選宋詩鈔。

黃梨洲明夷待訪錄成。

陳乾初設姚江、山陰兩先生像，作詩祭奠，並呈性解兩篇。

顧亭林作五臺山記。於太原訪傅青主；五臺交李天生；遊西嶽太華，訪王山史；至盩厔，訪李二曲。

顏習齋始交王法乾。

閻潛邱返太原，訪傅青主。

王山史至金陵。

陳鵬年滄洲生

陸奎勳星坡生

潘檉章力田卒（年三十六）

吳炎赤溟卒（年四十）

黃宗會澤望卒（年四十六）

三年甲辰（一六六四） 張蒼水被擒，卒於杭州。	黃梨洲、晦木兄弟至語溪，與呂晚村同赴虞山，訪錢牧齋。是年冬，晚村請張楊園館其家，楊園屢辭，虛席待二年，乃就。 十月初，黃梨洲復之語溪。十二月初，返里。 顧亭林至河南，訪孫夏峯。 顏習齋又約王法乾訪孫夏峯，未果；同訪王介祺。 冬，朱竹垞之雲中。 楊光先著摘謬論，摘湯若望新法十謬上之。	費錫璜滋衡生 曹本榮厚庵卒（年四十四） 張煌言蒼水卒（年四十五） 劉汋伯繩卒（年五十二） 錢謙益牧齋卒（年八十三）
四年乙巳（一六六五） 鄉、會試復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 洪承疇卒。	黃梨洲之語溪，呂晚村自平湖來。 萬充宗、季野兄弟受業於黃梨洲。 歸玄恭始見潘用微，讀其著道錄，北面稱弟子；既而悔之，致書質辨。 顧亭林置田舍於章邱大桑家莊。游闕里，交顏修來。 毛西河客廬陵，與施愚山講學白鷺洲；已而去游淮西。 顏習齋訪李孝慤。 湯若望得罪；楊光先爲欽天監正。	方舟百川生 鄭性義門生 朱軾若瞻生 儲大文六雅生 顧柔謙剛中卒（年六十一） 陳宏緒士業卒（年六十九）

范文程卒。

五年丙午（一六六六）

孫夏峯至內黃，講學於明倫堂，舉論語「學而時習之」義。

湯潛菴至夏峯問學。

理學宗傳刻於內黃。

黃梨洲館語溪；訪陳乾初於海寧；買祁氏澹生堂書。

呂晚村棄諸生，以不應試除名。與張楊園、何商隱、張佩葱發明洛、閩之學。

顧亭林遊太原，交朱竹垞、屈介之。與李天生鳩資墾荒雁門之北。入京師，復往山東，遊泰山。十月，注吳才老韻補正成，并弁以序。兗州守署度歲。

朱竹垞遊晉。八月，訪碑於蒙山。

陸稼書舉鄉試。

顧景范初刻二十一史方輿紀要五卷。（即今刻歷代州域形勢九卷之祖本。）

劉繼莊始寓吳中。

朱澤澐止泉生

杜詔紫綸生

范文程輝嶽卒（年七十）

六年丁未（一六六七） 陳濟生詩案發。	孫夏峯訂家禮酌成。 黃梨洲與姜定菴、張奠夫復興證人書院講會。 張楊園至語水。 顧亭林南旋，始刻音學五書，張力臣任校寫役。 馬宛斯選授淮南府推官。閻潛邱與宛斯相識當在此年。 熊青岳著閑道錄成。	徐文靖位山生
七年戊申（一六六八）	黃梨洲在甬上，始有講經會。是年始選明文案。 七月，王船山編春秋家說成；又成春秋世論。 顧亭林自投濟南府獄，半年獄解。 毛西河遊睢州，爲湯潛庵母作崇祀祠記；嗣返浙。 邵念魯始見毛西河於古小學講會。 顏習齋居朱媪喪，一遵朱子家禮，遂悟宋學之非，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 王崑繩遺書閻潛邱問左傳。 吳良樞刻朱子年譜。 王山史入都。	王懋竑白田生 方苞望溪生

八年己酉（一六六九）	張楊園館語水。晚村刻二程、朱子遺書數十種。 顏曰彬會潘用微於證人書院，讀其書，大服，北面執弟子禮。 顧亭林入京，館徐健庵家。潘次耕來受學。 馬宛斯移官靈璧。 顏習齋著存性編、存學編；更「思古齋」曰「習齋」。 王山史在京師。 韓仁父主講姚江書院。自史子虛卒，至是輟講十年矣。 南懷仁上書言曆法，授欽天監副。楊光先放歸，卒於途。	顧嗣立俠君生 蔣廷錫南沙生 刁包蒙吉卒（年六十七）
九年庚戌（一六七〇）	高旦中卒，黃梨洲爲作墓誌銘。 顧亭林初刻日知錄八卷。是年在山東度歲。 馬宛斯繹史付梓，李映碧爲作序。 顏習齋與孫夏峯書論學。 毛西河復遊淮西。 徐健庵登一甲三名。張武承、陸稼書成進士。 朱竹垞入京。 王山史在浙。	任啓運釣臺生 陳景雲少章生

年	事	生卒
十年辛亥（一六七一）	黃梨洲作壽張奠夫八十序。 張楊園在語溪呂氏力行堂。呂晚村、何商隱以楊園年老，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各具脩金資其家用，請往來語水、半邏間。 顧亭林入都，主徐公肅家。熊青岳欲薦亭林修明史，亭林堅辭之。 李二曲赴襄城覓父骨，遂遊吳。 毛西河復遊淮安。 魏叔子重至揚州。	惠士奇天牧生 沈近思闇齋生 方以智密之卒（年六十一） 吳偉業梅村卒（年六十三） 費經虞鮮民卒（年七十三） 韓孔當仁父卒（年七十三）
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	顧亭林入都，館其甥徐健庵家。遇閻潛邱於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 李二曲講學毘陵。 顏習齋與陸桴亭書，自述存性、存學大旨，並稱譽桴亭之思辨錄。（習齋記餘在甲寅，此據年譜。） 閻潛邱古文尚書疏證卷二有「今歲壬子」一條。 陸稼書、呂晚村始相見，論學甚洽。 魏叔子客揚州，又至毘陵。 王山史遊焦山。	黃叔琳崑圃生 張廷玉衡臣生 王步青己山生 蔣衡湘帆生 華希閔豫原生 李文炤恆齋生 周亮工櫟園卒（年六十一） 陸世儀桴亭卒（年六十二）

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 十一月，吳三桂雲南起兵。	孫夏峯寄理學宗傳，爲黃梨洲母八十壽。 孫夏峯命魏蓮陸輯北學編，湯潛庵輯洛學編成。費此度至夏峯。 顧亭林成日知錄續錄六卷。是年之德州，訂州志。在京度歲。 冬，毛西河還蕭山。 閻潛邱應山西鄉試，歸見馬宛斯繹壁署中，論古文尚書。 魏叔子客吳，始見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 詔徵李二曲，稱疾不就；過王山史，論爲學出處。 毛孝章於萬季野處見潘用微書，時用微已卒。 熊青岳以閑道錄進呈，得御筆題籤。	李紱穆堂生 沈德潛歸愚生 王士祿西樵卒（年四十八） 馬驌宛斯卒（年五十四） 龔鼎孳芝麓卒（年五十九） 宋琬荔裳卒（年六十） 歸莊玄恭卒（年六十一） 姜埰如農卒（年六十七）
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 吳三桂軍略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耿精忠據福建應之。	李二曲有旨復徵，促舁榻就道，以死自矢而免。 萬充宗治三禮諸書，皆此年後作。	崔渭源清夫生 張履祥楊園卒（年六十四）

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	黃梨洲明文案選成，後廣為文海。 毛西河客汝寧。 陸稼書為嘉定縣知縣，商出處於呂晚村。 李晉卿為蠟丸疏，密陳破閩策。	方世舉息翁生 藍鼎元玉霖生 陳瑚言夏卒（年六十三） 沈壽民眉生卒（年六十九） 孫奇逢夏峯卒（年九十二）
十五年丙辰（一六七六） 尚之信起兵，尋歸降。 耿精忠降。	黃梨洲再至海昌，欲訪陳乾初，未果；有留別海昌同學序。 黃梨洲始見陳乾初性解諸篇，遺書論難。是年梨洲明儒學案成書。 顧亭林作日知錄自序。是年在京度歲。有與潘次耕札、與黃太冲書。 徐健庵母卒居喪，為讀禮通考。 李杲堂序萬季野歷代史表。	陳祖范見復生 楊椿農先生 計東改亭卒（年五十二） 范承謨螺山卒（年五十三） 孫承澤退谷卒（年八十五）
十六年丁巳（一六七七）	黃梨洲序萬充宗學禮質疑。 陳乾初卒，黃梨洲為作墓誌銘，收南雷餘集。 王船山編禮記章句成。 顧亭林入關，止宿王山史家，復訪二曲。 魏叔子客揚州，介王崑繩識顧景范，則是年景范亦遊揚。	魏際瑞善伯卒（年五十八） 申涵光鳧盟卒（年五十九） 張爾岐稷若卒（年六十六） 陳確乾初卒（年七十四）

十七年戊午（一六七八） 八月，吳三桂死於衡州。	是年以纂修明史，開博學鴻詞科，徵舉海內名儒李二曲，促迫就道，死拒始免。葉訒庵、韓慕廬爭舉顧亭林，亭林遂絕迹不至京。浙省以呂晚村薦，亦不赴。 閻潛邱入都，始識王山史，數相往返；又交汪鈍翁，指正汪之五服考異。 湯潛庵遊江、淮，遇姜西溟於錫山，見方盦山於金陵；冬，歸睢州，應徵入京。	孫默無言卒（年六十六） 惲日初遜庵卒（年七十八）
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	王船山著莊子通。 顧亭林卜居華陰。是年開局修明史，葉訒菴爲總裁，欲招亭林，復力卻之。 萬季野入京，黃梨洲作詩送行。 王崑繩、洪去蕪訂交於廣陵。 李恕谷始問學於顏習齋。 彭躬庵序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 召試博學鴻詞，一等彭羨門、張武承等二十人，二等潘次耕等三十人。閻潛邱報罷。	沈炳震東甫生 顧棟高震滄生 浦起龍二田生（卒年不詳，約八十餘歲。） 曾靜蒲潭生 方貞觀履安生 周容鄮翁卒（年六十一） 邱維屏邦士卒（年六十六） 閻爾梅古古卒（年七十七）

年代	事蹟	生卒
十九年庚申（一六八〇）	黃梨洲自訂南雷文案，授門人萬充宗校，鄭禹梅序。 顧亭林復遊晉。是年三月，著音學五書後序。 夏，呂晚村削頂爲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 顏習齋賣側，李恕谷諫止之。是年恕谷始效習齋立日記自考。 閻潛邱客徐健菴家。 顧景范客崑山徐氏傳是樓。 應嗣寅序萬充宗儀禮商。 魏叔子遊無錫，赴揚州，卒於中途。 李晉卿上書論治統道統。 萬授一補諸生，始還杭州。	薛鳳祚儀甫卒（年五十三） 魏禧叔子卒（年五十七） 李鄴嗣杲堂卒（年五十九） 沈昀朗思卒（年六十三） 王時敏烟客卒（年八十九）
二十年辛酉（一六八一）	王船山爲僧開先編相宗絡索。 王山史在江南。 張武承著王學質疑。 陸稼書著三魚堂四書大全初稿成。 萬充宗周官辨非應成此時前後。 湯潛庵典浙試，黃梨洲遣子百家奉書。	江永愼修生 馮班定遠卒（年六十八） 胡承諾石莊卒（年七十五）

年代·時事	學術	生卒
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 殺耿精忠。 朱方旦刻秘書，被殺。	王船山編說文廣義。 顧亭林在曲沃墜馬，疾作，次日捐館。 閻潛邱客福建。 王山史客揚州。 陳夢雷被逮下獄，作書與李晉卿絕交。 陸辛齋序萬充宗禮記偶箋。	史貽直鐵崖生 向璿惕齋生 吳廷華林壁生 蔡世遠聞之生 王錫闡曉庵卒（年五十五） 陳維崧迦陵卒（年五十八） 顧炎武亭林卒（年七十） 朱之瑜舜水卒（年八十三）
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 臺灣鄭克塽降。	王船山編制義、俟解，又編噩夢。 呂晚村作祈死詩六篇。 陸稼書始至京師，見張武承王學質疑。冬，赴靈壽縣任。是年有與湯潛庵書論朱陸異同；又爲文弔呂晚村喪。 閻潛邱以徐健菴招，重至京師。秋月，北上武進，覆舟。時尙書古文疏證第一卷成。從吳任臣學曆。始晤胡朏明。 朱竹垞入直南書房。 萬充宗春秋隨筆止昭公。	萬斯大充宗卒（年五十一） 呂留良晚村卒（年五十五） 施閏章愚山卒（年六十六） 李明性洞初卒（年六十九） 應撝謙嗣寅卒（年六十九） 徐夜東癡卒（年七十三） 彭士望躬庵卒（年七十四） 朱鶴齡長孺卒（年七十八） 李清映碧卒（年八十二）

年代	學術事件	卒
二十三年甲子（一六八四） 始南巡，還幸曲阜，謁孔林。	顏習齋出關尋父。 閻潛邱初晤黃子鴻於徐健庵家。 萬季野爲徐健庵輯讀禮通考。 呂晚村弟子周在延編行晚村之四書語錄。 熊靑岳下學堂箚記成。 湯潛庵撫吳。	吳兆騫漢槎卒（年五十四） 李霨坦園卒（年六十） 于成龍北溟卒（年六十八） 王餘佑介祺卒（年七十） 傅山靑主卒（年七十八）
二十四年乙丑（一六八五）	王船山編楚詞通釋，作周易內傳。 顏習齋得親蹤於瀋陽，已沒，尋其墓，哭奠如禮。 張孝先成進士。 徐敬可爲高江村撰春秋地名考略。 熊靑岳學統成。 黃梨洲至吳，晤湯潛庵。	納蘭性德容若卒（年三十一） 張烈武承卒（年六十四） 曹溶秋岳卒（年七十三）

二十五年丙寅（一六八六） 詔購遺書。	徐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 毛西河歸里。 閻潛邱父再彭七十，潛邱自京師南歸。 呂晚村門人陳鏦編刊晚村之四書講義。 戴南山入京師。 何義門遊山陽，買得困學紀聞。 湯潛庵還京，爲工部尚書。	錢陳羣香樹生 岳鍾琪容齋生 鄒一桂小山生 顏光敏修來卒（年四十七） 黃宗炎晦木卒（年七十一） 魏裔介石生卒（年七十一）
二十六年丁卯（一六八七）	黃梨洲刊子劉子集。 閻潛邱云：「疏證第四卷成書，一寄太華山頂王山史，一寄羅浮山屈介之；其二本寄千頃堂、傳是樓主人宦長安者。」據是疏證前四卷成書應在丁卯前。 劉繼莊北上應徐健庵聘，參明史館事。 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成。	金農冬心生 陳錫嘏介眉卒（年五十四） 湯斌潛庵卒（年六十一） 閻修齡再彭卒（年七十一） 魏象樞環極卒（年七十一） 杜濬茶村卒（年七十七）

年份	事蹟	生卒
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	黃梨洲自訂南雷文定。（梨洲爲閻潛邱疏證前四卷序，不收文定，而在文約，知文成此年後。） 閻潛邱四至京師，在卯、辰之間。 閻潛邱尚書古文疏證第五卷成。 范彪西寄理學備考於陸稼書，稼書覆書討論。	馬日琯嶰谷生 沈彤冠雲生 汪懋麟蛟門卒（年四十九） 毛先舒稚黃卒（年六十九）
二十八年己巳（一六八九） 二次南巡。	王船山編識小錄。 閻潛邱南歸。 李恕谷投受業刺於顏習齋，以瘳忘編、恕谷集爲贄。 呂無黨見陸稼書，稼書謂：「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嵇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梅定九入都訪南懷仁。 孔聘之至江寧，與王山史交遊。	謝濟世梅莊生 孫在豐屺瞻卒（年四十六） 陸嘉淑冰修卒（年七十一） 何汝霖商隱卒（年七十二）

二十九年庚午（一六九〇）	王船山編俟解，又夕堂永日緒論內外篇。 徐健庵歸里，設一統志局於洞庭東山，延閻潛邱、胡朏明、顧景范、黃子鴻、姜西溟分纂。 胡朏明、徐敬可讀書莫釐峯下，相與論易。 萬季野館王鴻緒家。 劉繼莊返吳。 李恕谷鄉試中式。 王山史遊金陵。	盧見曾雅雨生 惲壽平南田卒（年五十八） 汪琬鈍翁卒（年六十七）
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	顏習齋南遊，至開封，張醫卜肆。 顏習齋至商水，訪大俠李子青，深相結。 京師旱，命廷臣直陳利弊，陸稼書獻三議，又上速停保舉先用疏，得罪出京。 劉繼莊至漢口，遂南遊衡岳。 馮山公在淮安，讀閻潛邱尚書古文疏證，作淮南子洪保辨。 方望溪、王崑繩始訂交。 毘陵金閣齋、無錫顧俟齋諸人創共學山居。	程廷祚綿莊生 尹會一健餘生 張照得天生 王汲公潔卒 徐元文公肅卒（年五十八） 許三禮酉山卒（年六十七）

年代	學術事項	生卒
三十一年壬申（一六九二）	黃梨洲著今水經成。 賈醇庵梓行明儒學案。 劉繼莊遇梁質人於長沙，手錄其西陲今略，又定新韻譜於衡州署中。	厲鶚樊榭生 汪紱雙池生 汪由敦謹堂生 靳輔紫垣卒（年六十） 顧祖禹景范卒（年六十二） 陸隴其稼書卒（年六十三） 王夫之船山卒（年七十四）
三十二年癸酉（一六九三）	黃梨洲明文海選成，又爲明儒學案序。 冬，閻潛邱遊西泠，與姚立方相交，見其攻僞古文書十卷，繕寫散各條下。（疏證第八卷應成是年後。） 劉繼莊郴州度歲。	鄭燮板橋生 徐大椿靈胎生 是鏡仲明生 徐善敬可卒（年六十） 萬斯年祖繩卒（年七十七） 劉珵超宗卒（年七十八） 錢澄之飲光卒（年八十二） 冒襄辟疆卒（年八十三）

三十三年甲戌（一六九四）	閻潛邱初交王草堂。 李晉卿母喪不去任，言官交章論，刻令解任，留京守制。 劉繼莊離郴東歸。	王安國春圃生 萬斯選公擇卒 喬萊子靜卒（年五十三） 徐乾學健庵卒（年六十四） 李之芳鄴園卒（年七十三） 徐枋俟齋卒（年七十三）
三十四年乙亥（一六九五）	潘次耕始刻日知錄於閩中。 李恕谷初至桐，錢曉城首以弟子禮來謁。又遊杭，交王草堂。是年歸。	丁敬敬身生 劉獻廷繼莊卒（年四十八） 黃宗羲梨洲卒（年八十六）
三十五年丙子（一六九六）	顏習齋應肥鄉漳南書院聘。 閻潛邱初刻四書釋地。 毛西河以駁太極圖、駁河圖洛書二種寄李恕谷。 王山史遊吳、越十餘載，至是始西歸。 方望溪作讀周官文。	杭世駿大宗生 胡天游稚威生 陳宏謀榕門生

年	學術事項	生卒
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閻潛邱爲臧玉林序經義雜記。 萬季野六十在京師，王崑繩有季野六十序。 李恕谷選陶詩、韓文。是年再至桐鄉，與錢曉城辨古文非僞。至杭，交毛西河、王草堂、姚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 胡朏明禹貢錐指二十卷成，又易圖明辨成書五卷。 徐敬可已先卒。	惠棟定宇生 雷鋐貫一生 梁詩正薌林生
三十七年戊寅（一六九八）	李恕谷至桐鄉，得見思辨錄。如杭，再晤毛西河，投受業刺。著大學辨業。 朱竹垞、查初白同遊閩。	劉大櫆海峯生 方觀承宜田生 楊述曾企山生 夏之蓉醴谷生 朱用純柏廬卒（年七十二） 錢陸燦湘靈卒（年八十七）

三十八年己卯（一六九九） 三巡江、浙。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成，王掞等主撰。	康熙南巡，毛西河迎駕於嘉興，以聖諭樂本解說及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三種進，溫諭獎勞。是年，西河有寄潛邱古文尚書冤詞書，附李恕谷寄去。 李恕谷北返，至淮安，訪閻潛邱，論古文尚書，出示毛西河新著古文尚書冤詞。 朱竹垞經義考成。 胡朏明再入京。 姚立方成儀禮通論。 邵念魯初謁毛西河，自稱門下。	劉統勳爾鈍生 法坤宏鏡野生 李天馥湘北卒（年六十五） 姜宸英西溟卒（年七十二）
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	閻潛邱刻四書釋地續。 李恕谷入京會試，始交王崑繩、萬季野、胡朏明。是年十一月，恕谷著禘祫郊社考辨。 萬季野爲胡朏明易圖明辨序。 洪去蕪刻朱子年譜。	沈大成沃田生 陳兆崙星齋生 于成龍振甲卒（年六十三） 彭孫遹羨門卒（年七十） 陳恭尹元孝卒（年七十） 劉源淥崑石卒（年八十二）

四十年辛巳（一七〇一）	胡朏明作禹貢錐指例略。 李恕谷大學辨業付梓，先袖稿就正於萬季野，季野稱服。 萬季野修明史紀、傳成，尚缺表、志，王鴻緒招李恕谷同修，恕谷弗就。 戴南山刻南山集。 李穆堂遊學蘇州，始交惠天牧。	吳敬梓敏軒生 吳穎芳西林生 彭啓豐芝庭生 方舟百川卒（年三十七） 費密此度卒（年七十七）
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	閻潛邱遊杭。 李恕谷歸里。 查初白、何義門入直南書房。	秦蕙田味經生 沈廷芳畹叔生 姚範薑塢生 萬斯同季野卒（年六十五） 嚴繩孫蓀友卒（年八十）
四十二年癸未（一七〇三） 四巡江、浙。	四月，閻潛邱命子詠進呈萬壽詩及四書釋地。九月，清帝自口外回京，詠至石匣口山邊跪迎河干，爲其父懇賜御書，未得。 王崑繩介李恕谷見方望溪。恕谷介崑繩執贄於顏習齋。	齊召南瓊臺生

年代	學術大事	生卒
四十三年甲申（一七〇四）	正月，閻潛邱以雍正召，力疾進京，卒以不起。 二月，李恕谷至京，訪閻潛邱病。	陳黃中和叔生 高士奇江村卒（年六十） 邵長蘅青門卒（年六十八） 韓菼慕廬卒（年六十八） 閻若璩潛邱卒（年六十九） 顏元習齋卒（年七十） 唐甄鑄萬卒（年七十五） 尤侗西堂卒（年八十七）
四十四年乙酉（一七〇五） 五巡江、浙。	梅定九召見直隸舟次，得「績學參微」額。 胡朏明詣行在，獻平成頌及禹貢錐指，得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朱竹垞明詩綜成。 李晉卿拜文淵閣大學士。 臧玉林作尚書集解序。	全祖望謝山生 李顒二曲卒（年七十九）

四十五年丙戌（一七〇六）	胡朏明易圖明辨刊行，自爲題辭。 毛西河書勉李恕谷習禮樂，李覆稱樂書已成六卷，學禮亦有論著。 李恕谷注易繫辭，並寄大學辨業於毛西河。 呂晚村長子葆中（原名公忠）舉進士。	王又曾穀原生 儲欣同人卒（年七十六）
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 六巡江、浙。	李恕谷與馮辰言正學難合。 姚立方成春秋通論。 張孝先爲福建巡撫，建鰲峯書院。	朱書字綠卒（年五十一） 蔡廷治瞻岷卒（年六十）
四十七年戊子（一七〇八）	毛西河編四書改錯。（據李恕谷年譜甲申毛年八十二推。） 李恕谷始爲傳注，並重著學樂卷三、卷四。 謝梅莊領鄉薦第一。	錢載坤一生 潘耒次耕卒（年六十三）
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	戴南山、李穆堂、惠天牧成進士。 胡朏明洪範正論成。（書始甲申。）	熊賜履青岳卒（年七十五） 朱彝尊竹垞卒（年八十一）

年		
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		王源崑繩卒（年六十三）
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一） 南山集獄興，戴南山獲罪，方望溪亦牽連入獄。	王山史寓維揚。	嵇璜拙修生 趙一清東潛生 邵廷采念魯卒（年六十四） 王士禎阮亭卒（年七十八） 徐秉義果亭卒（年七十九）
五十一年壬辰（一七一二） 特升朱子配享孔廟；續修朱子全書。 治江南科場獄。	毛西河聞朱子配享，自斧四書改錯版本。 方望溪在獄中著禮記析疑、喪禮或問。	萬光泰循初生 裘曰修諸皋生 陳廷敬說巖卒（年七十四）
五十二年癸巳（一七一三） 御纂朱子全書成。 刑部擬戴名世大逆凌遲，上諭寬免，處斬。	李晉卿承纂周易折中。 方望溪免死出獄，隸籍漢軍，以白衣入直南書房。 是年閻官辨成書。 張孝先撫吳。	勞史麟書卒（年五十九） 戴名世南山卒（年六十一） 臧琳玉林卒（年六十四） 鄭梁禹梅卒（年七十七） 宋犖牧仲卒（年八十）

年代	事蹟	生卒
五十三年甲午（一七一四）		賈田祖稻孫生 鄭虎文誠齋生 秦松齡對巖卒（年七十八） 顧貞觀梁汾卒（年七十八） 胡渭朏明卒（年八十二）
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 御纂周易折中成。	李晉卿承纂性理精義。秋，歸閩。 汪雙池在江西景德鎭爲書傭。	褚寅亮鶴侶生 朱仕琇梅崖生 秦大士秋田生 馮景山公卒（年六十四） 徐潮青來卒（年六十九） 王原祁麓臺卒（年七十四）
五十五年丙申（一七一六）	方望溪成春秋通論。 汪雙池自樂平轉客萬年、弋陽諸縣。 楚邵車雙亭編刻呂子評語。	袁枚簡齋生 顧鏊恒惺卒（年五十八） 陳汝咸心齋卒（年五十九） 毛奇齡西河卒（年九十四）
五十六年丁酉（一七一七） 御纂性理精義成。	鄭義門刻潘用微求仁錄。 方望溪成春秋直解。 汪雙池自江西入福建。	盧文弨抱經生 蔡上翔元鳳生 吳之振孟舉卒（年七十八）

年	事	生卒
五十七年戊戌（一七一八）	王白田成進士。 顧畇滋、朱止泉諸人會講於無錫共學山居。 惠定宇自序春秋左傳補注。 汪雙池授徒楓溪。	程晉芳魚門生 邵齊燾叔宀生 李光地晉卿卒（年七十七）
五十八年己亥（一七一九）	鄭義門晤李恕谷，以所刻潘用微求仁錄贈。	莊存與方耕生 劉墉石庵生 謝墉金圃生 彭定求南畇卒（年七十五）
五十九年庚子（一七二〇）	朱止泉成朱子未發涵養辨。初見顧畇滋於無錫。 程綿莊始讀顏習齋存學編。 方望溪成周官集注。	竇光鼐東皋生 錢維城稼軒生 華學泉霞峯卒（年七十五）
六十年辛丑（一七二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成。（王頊齡、王鴻緒等主撰。）	李穆堂充會試副考官，用唐人通榜法，被論罷官，發永定河效力。 方望溪成周官析疑。 江慎修成禮書綱目八十八卷。	江聲艮庭生 童鈺二樹生 汪份武曹卒（年六十七） 梅文鼎定九卒（年八十九）

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 陳夢雷父子發往關外。	王白田授安慶府儒學教授到任。	王鳴盛西莊生 汪肇龍稚川生 顧嗣立俠君卒（年五十四） 何焯義門卒（年六十二） 湯右曾西崖卒（年六十七） 陳厚耀泗源卒（年七十五）
世宗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	朝臣欲徵李恕谷修明史，方望溪言恕谷老病，乃止。 王白田奉特旨進見，以教授改官翰林，入上書房行走。 李穆堂得旨復職。 汪雙池詩韻析成。	戴震東原生 陸燿青來生 梁同書山舟生 莊培因本淳生 陳鵬年滄洲卒（年六十一） 汪士鋐退谷卒（年六十六） 王鴻緒儼齋卒（年七十九）
二年甲辰（一七二四） 刊布聖諭廣訓。 御製朋黨論，頒示羣臣。 陸稼書從祀兩廡。	李穆堂署廣西巡撫。	紀昀曉嵐生 王昶蘭泉生 王掞顓庵卒（年八十六）

年代	政治及學術事件	著述	生卒
三年乙巳（一七二五）	汪景祺以征西隨筆梟斬。	施虹玉刻朱子年譜。	程瑤田易疇生 汪縉大紳生 王杰惺園生 蔣士銓心餘生 張伯行孝先卒（年七十五）
四年丙午（一七二六）	錢名世以作詩稱頌年羹堯功德革職，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匾額張掛居宅，並命在京現任官由舉人、進士出身者，各爲詩文刺惡。 禮部侍郎查嗣廷以所作日記有悖亂語，下獄死，戮尸梟示。 御史謝梅莊坐參田文鏡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		汪梧鳳松溪生 劉捷古塘卒（年六十九）

年代	事蹟	生卒
五年丁未（一七二七）	方望溪邀李恕谷入京論學。 李穆堂廷議大罪二十一款，當死，獲赦。 曾靜徒張熙至浙江，得呂晚村題如此江山圖及錢墓松歌詩。 袁簡齋爲縣學生。 汪雙池六禮或問成。	趙翼甌北生 孔繼涑信夫生 趙佑鹿泉生 阮葵生唇山生 沈近思闇齋卒（年五十七） 潘天成錫疇卒（年七十四） 查愼行初白卒（年七十八）
六年戊申（一七二八）	李恕谷語黎長擧以「顧諟明命」之功。 汪雙池樂經或問成。 秋，曾靜命其徒張熙投書陝督岳鍾琪。	錢大昕竹汀生 鮑廷博淥飲生
七年己酉（一七二九） 謝梅莊以註釋大學毀謗程朱罪，奉旨免死。 曾靜案發，刊布大義覺迷錄，呂晚村戮屍。 陸生枏以通鑑論正法。	李穆堂以參譖田文鏡舊案廷召詰責，旋寬免。	朱筠竹君生 吳省欽白華生 周春松靄生 梁份質人卒（年八十九）

八年庚戌（一七三〇） 曾任庶吉士徐駿以詩獄斬。	全謝山入都，上書方望溪論喪禮或問。	畢沅秋帆生 汪輝祖龍莊生 周永年書昌生 王文治夢樓生 周廣業耕崖生 崔渭源清夫卒（年五十七）
九年辛亥（一七三一）	汪雙池四書詮義成。	姚鼐姬傳生 朱珪石君生 曹仁虎習庵生 嚴長明冬有生 彭元瑞芸楣生 向璿惕齋卒（年五十）
十年壬子（一七三二）	全謝山舉鄉試，李穆堂招寓紫藤軒。 汪雙池自序詩經詮義。	余蕭客古農生 魯九皋絜非生 沈業富既堂生 蔣廷錫南沙卒（年六十四） 朱澤澐止泉卒（年六十七）

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	全謝山仍居紫藤軒，與李穆堂論陸氏學案，有五書。（萬孺廬亦同寓。） 汪雙池自序書經詮義。 顧棟高自序司馬溫公年譜。	羅聘兩峯生 翁方綱覃溪生 吳騫兔床生 蔡世遠聞之卒（年五十二） 藍鼎元玉霖卒（年五十九） 李塨恕谷卒（年七十五）
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	汪雙池自序易經詮義。	陸錫熊耳山生 李惇成裕生 羅有高臺山生
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 殺曾靜、張熙。	顧棟高自序王荊公年譜。	段玉裁懋堂生 金榜蕊中生 錢塘學淵生 余廷燦存吾生 曾靜蒲譚卒（年五十七） 李文炤恒齋卒（年六十四）

高宗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試博學鴻詞。	李穆堂奉旨召見，授戶部侍郎。 全謝山成進士。 李穆堂、全謝山相約共鈔永樂大典。 方望溪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奏請出祕府永樂大典，取宋、元人經說。 三禮館檄縣抄送江愼修禮書綱目稿本。 汪雙池自序禮記章句或問。始作書與江愼修。	桂馥未谷生 王琨次瑤生 翟灝晴江生 杜詔紫綸卒（年七十一） 朱軾若瞻卒（年七十二） 楊名時凝齋卒（年七十七） 胡煦滄曉卒（年八十二）
二年丁巳（一七三七）	汪雙池再作書與江愼修。 全謝山左遷，南歸。	孫志祖詒穀生 謝啓昆蘇潭生 沈炳震東甫卒（年五十九）
三年戊午（一七三八）	江愼修作書答汪雙池。汪三作書與江。	任大椿幼植生 章學誠實齋生 丁杰小雅生 錢伯坰魯斯生 陸奎勳星坡卒（年七十六） 王心敬爾緝卒（年八十三）

四年己未（一七三九）	方望溪仍在三禮館。 江慎修再答汪雙池書。	孔繼涵葒谷生
五年庚申（一七四〇）	程綿莊易通成書。（始丙辰。） 汪雙池授經楓溪，至是凡二十三年。 戴東原隨父客南豐。課蒙於紹武。	錢灃南園生 彭紹升尺木生 崔述東壁生
六年辛酉（一七四一）	方望溪主纂周官義疏成。 江慎修遊京師，與方望溪論儀禮數事；又著周禮疑義舉要。 汪雙池始授徒於家塾。	馮應榴星實生 惠士奇天牧卒（年七十一） 王懋竑白田卒（年七十四） 萬經授一卒（年八十三） 徐元夢蝶園卒（年八十七）
七年壬戌（一七四二）	方望溪解書局回籍。 江慎修成近思錄集注十四卷。 戴東原自邵武歸。 沈果堂始著周官祿田考。	彭績秋士生 汪龍蟄泉生

八年癸亥（一七四三）	汪雙池成理學逢源，又樂經律呂通解初稿成。 杭大宗坐時務策言滿漢畛域革職。 惠定宇始見閻氏古文尙書疏證。（時尙未刻。）	邵晉涵二雲生 秦瀛小峴生 陳昌齊觀樓生 鄧石如完白生 崔邁德皋生 蔣衡湘帆卒（年七十二） 鄭性義門卒（年七十九） 儲大文六雅卒（年七十九）
九年甲子（一七四四）	戴東原成籌算一卷。（後經增改名策算。）	汪中容甫生 王念孫石臞生 錢坫獻之生 莊有可大久生 錢大昭晦之生 梁玉繩曜北生 任啓運釣臺卒（年七十五） 趙執信秋谷卒（年八十三）

十年乙丑（一七四五）	閻潛邱尚書古文疏證刻成。 汪雙池春秋集傳成。 王西莊草創尚書後案。 戴東原成六書論三卷。（已佚。）	武億虛谷生 張照得天卒（年五十五）
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	全謝山增修宋儒學案。 戴東原成考工記圖。（後附注成二卷。）	洪亮吉稚存生 吳錫麒穀人生
十二年丁卯（一七四七）	戴東原成轉語二十章。（已佚。段懋堂年譜稱此書未成，戴氏遺集亦不見。） 全謝山至金陵，館於方望溪之湄園。	趙懷玉味辛生 張雲璈仲雅生 方貞觀履安卒（年六十九） 陳景雲少章卒（年七十八） 秦道然雒生卒（年九十）
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	沈果堂周官祿田考成書。 顧震滄自序春秋大事表。 徐位山始爲竹書紀年統箋。	梁履繩處素生 尹會一健餘卒（年五十八）

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	方望溪儀禮析疑成。 戴東原成爾雅文字考十卷。（未刊。） 程易疇、戴東原初相識訂交。 是仲明遊徽州。	黃景仁仲則生 方苞望溪卒（年八十二）
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	沈歸愚以年八十予告歸。 方樸山主紫陽書院，見戴東原文，大讚服。東原從江慎修遊當亦在是年，時俱客汪松溪家。 是仲明再遊徽州，遇戴東原；索觀其詩補傳，當在是年。 全謝山爲五校本水經題詞於錢塘之篁庵。	倪模迂存生 莊述祖葆琛生 張宗泰筠巖生 萬光泰循初卒（年三十九） 李紱穆堂卒（年七十八）
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 第一次南巡江、浙。	程綿莊大易擇言成書；（始壬戌。）又爲象爻求是說。 戴東原補休寧縣學生。	劉台拱端臨生 祁韻士鶴皋生 王步青已山卒（年八十）
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	全謝山適廣東，時水經注已七校。 戴東原教讀汪松溪家。 休寧旱，戴東原窮居，成屈原賦注九卷，又音義三卷，假名汪君。 錢竹汀始入都。	孔廣森顨軒生 趙紹祖琴士生 章宗源逢之生 沈彤冠雲卒（年六十五）

年代	學術事項	人物生卒
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	汪雙池重訂律呂通解成。 全謝山自粵歸里。 戴東原爲詩補傳。（未成書。）	孫星衍淵如生 唐仲冕陶山生 陳鱣仲魚生 楊芳燦才叔生 朱彬武曹生 厲鶚樊榭卒（年六十二） 楊椿農先卒（年七十八）
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	汪雙池重著書經詮義成，又讀近思錄、讀問學錄、參讀禮志疑成。 全謝山居揚州，仍治水經，兼補學案。是年秋，與趙東潛遇於杭。東潛依謝山說，改正所校水經注。冬，東潛自序水經注釋。 戴東原避訟入都，寓歙縣會館。造錢竹汀廬，談竟日，竹汀歎其精博。明日，言於秦味經，即日同車親訪，因爲延譽，遂知名。是年東原館秦氏味經軒。 紀曉嵐、王西莊、錢竹汀、王蘭泉、朱竹君俱成進士。	張敦仁古餘生 伊秉綬墨卿生 李賡芸許齋生 吳敬梓敏軒卒（年五十四） 岳鍾琪容齋卒（年六十九） 陳祖范見復卒（年七十九）

年代	學術大事	生卒
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 湖南學政胡中藻坐詩獄斬。 禁滿、漢人文字往來。	程綿莊始爲論語說。 江艮庭自稱年三十五師事惠定宇，見其古文尚書考而善之，後自爲尚書集注音疏。（創自辛巳。） 戴東原作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各二篇。紀曉嵐始識東原，東原改館紀家。作句股割圜記三篇，秦味經全載於通考。紀並爲東原序梓考工記圖。 戴東原與姚姬傳書論學。姚時爲孝廉，欲師東原，東原約爲友。	凌廷堪次仲生 吳鼒山尊生 曹振鏞儷笙生 張海鵬子瑜生 全祖望謝山卒（年五十一） 馬曰琯嶰谷卒（年六十八） 吳廷華林璧卒（年七十四） 張廷玉衡臣卒（年八十四）
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	汪雙池易經詮義定本成。 戴東原館於王春圃家，教其子。（石臞。）	石韞玉琢堂生 謝濟世梅莊卒（年六十八） 黃叔琳崑圃卒（年八十五） 徐文靖位山卒（年九十）

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 二次南巡。	汪雙池讀困知記成，儒先晤語成。 戴東原南遊，居揚州，識惠定宇於都轉運使盧雅雨署內；又獲交沈沃田。自是客揚州凡四年。是年東原成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又作金山志一小册。 紀曉嵐散館一等，授編修。 錢竹汀始收藏金石文字。 王蘭泉至江寧，與程綿莊論易。	惲敬子居生 郝懿行蘭皋生 胡克家果亭生 王安國春圃卒（年六十四）
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	程綿莊論語說成，凡四易稿。又始爲尙書通議，閱三載而成。 江愼修春秋地理考實成。 戴東原句股割圜記刊行。	徐養原新田生 姚文田秋農生 惠棟定宇卒（年六十二） 胡天游稚威卒（年六十三） 汪由敦謹堂卒（年六十七）
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	戴東原鄉試落第。	錢泳立羣生 莊培因本淳卒（年三十七） 汪紱雙池卒（年六十八） 顧棟高震滄卒（年八十一） 方世擧息翁卒（年八十五）

年份	事蹟	生卒
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	戴東原屈原賦注刻成。有與盧紹弓書論校大戴禮事。 任幼植與戴東原書論禮。 章實齋出遊，至北京。 段懋堂入都，始見顧氏音學五書，遂有意爲音均之學。 凌次仲六歲而孤。	鈕樹玉匪石生 莊逵吉伯鴻生 王曇仲瞿生 孫原湘心靑生 曾燠賓谷生 夏鑾朗齋生 秦恩復敦夫生 王紹蘭畹馨生 雷鋐貫一卒（年六十四）
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	江艮庭始草尙書集注。 戴東原再與盧侍講書論校大戴禮事。 是仲明倡復共學山居。 蔡元鳳成進士。	江藩鄭堂生 張惠言皐文生

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 三次南巡。	戴東原始獲鄉薦。是年作江愼修先生事略。	錢林東生生 顧鳳毛超宗生 嚴可均鐵橋生 王又曾轂原卒（年五十七） 陳黃中和叔卒（年五十九） 江永愼修卒（年八十二）
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	戴東原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段懋堂往從講學，投札稱弟子，東原謙辭。夏，東原出都，赴江右。 段懋堂抄謄戴東原原善三篇，及尙書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 紀曉嵐陞侍讀。	焦循里堂生 黃丕烈蕘圃生 莫與儔猶人生 嚴杰厚民生 梁詩正薌林卒（年六十七） 史貽直鐵崖卒（年八十二）

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章實齋參編天門縣志；作修志十議。	阮元芸臺生 鮑桂星覺生生 張問陶船山生 李富孫薌沚生 趙一清東潛卒（年五十四） 秦蕙田味經卒（年六十三） 金農冬心卒（年七十八）
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 四次南巡。	戴東原入都，過蘇，題惠定宇授經圖。定水經一卷，示紀曉嵐、錢竹汀、姚姬傳、段懋堂。 章實齋始覩史通。 劉端臨始見王白田、朱止泉書，研程、朱學。	李鑿介石生 舒位鐵雲生 洪頤煊筠軒生 丁敬身卒（年七十一） 鄭燮板橋卒（年七十三）
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	戴東原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嗣館裘日修邸，成杲谿詩經補注。（又聲韻考成，書凡四卷。） 段懋堂入都會試，見戴東原。原善三卷或即是年成書。 章實齋依朱竹君，始識東原於休寧會館。 凌次仲學賈。	王引之伯申生 顧廣圻千里生 姚學塽鏡塘生

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	江艮庭尚書集注成。 錢竹汀告病南歸。是歲始撰二十二史考異。 湖南學政盧抱經交部議處。 侍郎齊瓊臺革職。	臧庸鏞堂生 吳德旋仲倫生 郭麐頻伽生 江沅鐵君生 楊述曾企山卒（年七十） 程廷祚綿莊卒（年七十七）
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	戴東原應直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未成而方卒，東原辭職入都。 紀曉嵐遣戍烏魯木齊。	許宗彥周生生 周中孚鄭堂生 陳用光碩士生 彭兆蓀甘亭生 汪萊孝嬰生 李銳尚之生 陳鴻壽曼生生 錢東塾石橋生 齊召南瓊臺卒（年六十六） 方觀承宜田卒（年七十一） 盧見曾雅雨卒（年七十九）

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 下命撤毀錢謙益詩文集。	戴東原會試不第。山西布政使朱石君聘，與段懋堂偕往。段主講壽陽書院。東原客署中，嗣應汾州聘，修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修竣。）是年東原始草緒言，並爲余古農序古經解鉤沉。 段懋堂謁戴東原，又稱弟子，東原勉從其請。 錢竹汀再入都。 汪龍莊始交羅臺山。章實齋謁朱竹君。 汪容甫遊幕太平。	李兆洛申耆生 朱珔蘭坡生 邵齊燾叔宀卒（年五十二） 是鏡仲明卒（年七十七） 沈德潛歸愚卒（年九十七）
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	戴東原修汾州府志蕆事，又點校壽陽縣志。是年還京，待會試。 錢竹汀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 段懋堂銓得貴州玉屛縣。	洪震煊百里生 李黼平繡子生 丁履恆若士生 康紹鏞蘭皋生

年代	事蹟	生卒
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	戴東原會試，仍不第。復遊晉，修汾陽縣志。 紀曉嵐自戍所召還，授編修。 錢竹汀始成金石文跋尾六卷。 朱竹君爲安徽學政，章實齋、邵二雲、洪稚存、黃仲則、汪容甫均從遊。（實齋與二雲尤相得，因同治史學。）是年竹君奏請開館校書。	黃承吉春谷生 陳壽祺恭甫生 金鶚誠齋生 李鍾泗濱石生 汪梧鳳松溪卒（年四十六） 姚範薑塢卒（年七十） 沈大成沃田卒（年七十三） 陳兆崙星齋卒（年七十二） 陳宏謀榕門卒（年七十六） 徐大椿靈胎卒（年七十九）
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 購訪著作遺書。	戴東原寫定緒言。是年自汾陽入都會試，不第。段懋堂見之於洪初堂寓。嗣南歸，主講浙東金華書院。 錢竹汀擢詹事府少詹事。 王石臞亦至皖朱竹君幕，始與劉端臨、汪容甫訂交。 章實齋始草文史通義；有上錢辛楣宮詹書。 畢秋帆爲陝西巡撫。	方東樹植之生 陸繼輅祁生生 錢維城稼軒卒（年五十三） 沈廷芳畹叔卒（年七十一）

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 開四庫館。	南巡，見杭大宗迎駕名，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麽？」大宗返舍，是夕卒。 江艮庭尚書集注音疏成。 章實齋、戴東原在寧波道署相遇，（先已相識。）論史不合，論修志亦不合。是年實齋作和州志例。 四庫館開，紀曉嵐爲總裁。特詔徵戴東原、邵二雲、周書昌等入館編校。 王石臞在朱竹君幕，爲朱校刊許氏說文。	吳榮光荷屋生 嚴元照久能生 洪飴孫孟慈生 端木國瑚鶴田生 裘日修諾皋卒（年六十二） 劉統勳爾鈍卒（年七十五） 杭世駿大宗卒（年七十八）
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 山東王倫倡亂。	戴東原在四庫館，校成水經注、九章算術、五經算術。 章實齋作和州志四十二篇。	錢陳羣香樹卒（年八十九） 鄒一桂小山卒（年八十九）

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	戴東原會試，又不第；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校儀禮識誤、海島算經。 錢竹汀在廣東學政任，丁父艱歸里。 段懋堂六書音均表成書。 江鄭堂在吳，始從余古農學。	俞正燮理初生 包世臣慎伯生 凌曙曉樓生 徐同柏壽臧生 汪家禧漢郊生 梁章鉅茝鄰生 沈欽韓小宛生 鄧廷楨嶰筠生 胡世琦玉樵生 林春溥立源生
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 命國史館立貳臣傳。	程易疇影抄戴東原緒言寫本。 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成書。 段懋堂始作說文解字讀。	劉逢祿申受生 宋翔鳳于庭生 胡承珙墨莊生 臧禮堂和貴生 姚元之伯昂生

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 新昌舉人王錫侯以刪改康熙字典論斬。	戴東原作聲類表九卷。 章實齋中順天鄉試舉人；修永淸志。 錢晦之爲後漢書補表。	姚椿春木生 鄧顯鶴湘皋生 戴震東原卒（年五十五） 秦大士秋田卒（年六十三） 賈田祖稻孫卒（年六十四）
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 徐述夔坐詩獄戮屍。	江鄭堂從江艮庭學，受惠氏易。 錢竹汀爲鍾山書院院長。重訂廿二史考異。 章實齋成進士。續修永淸志。	唐鑑鏡海生 陶澍雲汀生 呂璜月滄生 許桂林同叔生 余蕭客古農卒（年四十七）
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	王西莊尙書後案成，自稱就正於江艮庭，乃克成編。 談階平從遊於錢竹汀。 章實齋修永淸志成；又成校讎通義四卷。 汪容甫博考三代以上學制廢興，論古之所以爲學者，撰述學，未成書。 焦里堂應童子試。受知於督學劉石庵。歸後始治經。 王西莊序錢晦之兩漢書辨疑。	羅有高臺山卒（年四十六）

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 第五次南巡。	錢竹汀自序廿二史考異。 李成裕、莊葆琛成進士。	管同異之生 張維屏南山生 汪肇龍稚川卒（年五十九） 朱仕琇梅崖卒（年六十六） 劉大櫆海峯卒（年八十三）
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 尹嘉銓因爲其父會一請謚，且乞從祀孔廟，坐著書狂妄悖謬罪處絞。	錢竹汀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 章實齋遊河南，遇盜，文稿均失。 凌次仲遊揚州，在詞曲館校讎，始與阮芸臺相識。 孫淵如、吳竹嶼、嚴冬有、錢獻之、洪稚存諸人均在西安節署畢氏幕。	劉開孟塗生 張澍介侯生 周濟保緒生 徐松星伯生 崔邁德臯卒（年三十九） 朱筠竹君卒（年五十三） 吳穎芳西林卒（年八十一）
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 續繕四庫全書三分，分庋揚州、鎭江、杭州。	錢竹汀廿二史考異百卷成書。	胡培翬竹村生 馬瑞辰元伯生 張海珊鐵甫生 童鈺二樹卒（年六十二）

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	凌次仲至京師，翁覃溪教以舉子業，始應試。讀戴氏遺書而好之。 崔東壁始從事著考信錄。	苗夔先簏生 李貽德次白生 張聰咸阮林生 錢儀吉新梧生 黃景仁仲則卒（年三十五） 孔繼涵葒谷卒（年四十五）
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 第六次南巡。	汪容甫介凌次仲與江鄭堂定交。 凌次仲重遊揚州，與阮芸臺定交。	王筠菉友生 包世榮季懷生 李惇成裕卒（年五十一） 蔣士銓心餘卒（年六十） 程晉芳魚門卒（年六十七） 鄭虎文誠齋卒（年七十一） 彭啓豐芝庭卒（年八十四）

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 四庫全書續繕三部告成。	錢竹汀長婁東書院。 畢秋帆爲河南巡撫。 凌次仲在京師。	潘德輿四農生 林則徐少穆生 姚瑩石甫生 賀長齡耦庚生 程恩澤春海生 彭績秋士卒（年四十四） 陸燿青來卒（年六十三） 法坤宏鏡野卒（年八十七） 夏之蓉醴谷卒（年八十八）
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	凌次仲下第，南歸。 阮芸臺以舉鄉試，初入京師，得交王石臞、邵二雲、任幼植。 梁曜北人表考成書。	梅曾亮伯言生 陳奐碩甫生 汪喜孫孟慈生 孔廣森顨軒卒（年三十五）

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 臺灣林爽文結天地會反。	章實齋至河南，依畢秋帆。 王石臞始作廣雅疏證。 凌次仲始為禮經釋名。是年夏，從翁覃溪在南昌；秋，至大梁，依畢秋帆。	方申端齋生 張金吾月霄生 曹仁虎習庵卒（年五十七） 嚴長明冬有卒（年五十七）
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錢竹汀長紫陽書院，纂撰金石文跋尾六卷。 畢秋帆自河南巡撫擢督兩湖。 章實齋主編史籍考，校正校讎通義。 凌次仲自大梁入都應試，中副榜。	薛傳均子韵生 朱駿聲允倩生 顧鳳毛超宗卒（年二十七） 翟灝晴江卒（年五十三） 莊存與方耕卒（年七十）
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盧抱經主講常州龍城書院，李申耆從受業。 章實齋在安徽學使署，成姑孰夏課二十三篇。 汪容甫遊武昌畢秋帆署，為撰黃鶴樓銘。 王石臞與段懋堂初晤於京師。 凌次仲領江寧鄉薦。	劉文淇孟瞻生 夏炘心伯生 黃式三薇香生 侯康君模生 胡紹勳文甫生 任大椿幼植卒（年五十二） 阮葵生厝山卒（年六十三）

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	趙甌北始刻陔餘叢考。 朱石君爲安徽巡撫。 章實齋成亳州志。至武昌，始編史籍考，並助畢秋帆編續通鑑。 汪容甫夏自武昌歸里。 凌次仲成進士。 焦里堂作羣經宮室圖。 王伯申入都，始著周秦名字解詁。	錢塘學淵卒（年五十六） 褚寅亮鶴侶卒（年七十六）
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	段懋堂古文尙書撰異成；又爲王石臞作廣雅疏證敍。 崔東壁洙泗考信錄初稿成；復補爲上古考信錄。	劉寶楠楚楨生 毛嶽生生甫生 董祐誠方立生 錢泰吉警石生 周永年書昌卒（年六十二） 孔繼涑信夫卒（年六十五）

年	學術事件	生卒
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畢秋帆續通鑑成書。章實齋代草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段懋堂編東原先生文集。（去東原卒十六年。）十月，移家蘇州，始識黃蕘圃、顧千里。 章實齋始任湖北通志事。 崔東壁至京師，陳履和讀其上古、洙泗考信錄，遂請師事。 汪容甫寫定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刊行。 淩次仲始易禮經釋名爲禮經釋例。 包愼伯讀書白門，始見壽買新雕日知錄。	龔自珍定庵生 姚配中仲虞生 梁紹壬應來生（卒年不詳） 宗稷辰滌樓生 陸錫熊耳山卒（年五十九） 汪紹大紳卒（年六十八）
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莊方耕刊尙書既見。 汪龍莊撰學治臆說。 姚姬傳主講鍾山書院。 段懋堂自爲周禮漢讀考序。 淩次仲在京師，有與胡敬仲書；冬，出都。 阮芸臺督學山東，撰山左金石志。 包愼伯成兩淵十六篇。	黃爵滋樹齋生 吳廷棟竹如生 祁寯藻叔穎生 梁履繩處素卒（年四十六） 錢載坤一卒（年八十六）

年代	學術紀事	生卒
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	段懋堂始以說文解字讀櫽括作注。 章實齋湖北通志脫稿。 孫淵如始著尚書今古文注疏。 阮芸臺督浙江學政。 劉孟塗始從遊於姚姬傳。	魏源默深生 汪遠孫小米生 丁晏柘堂生 梅植之蘊生生 汪中容甫卒（年五十一） 魯九皋絜非卒（年六十三） 嵇璜拙修卒（年八十四）
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	趙甌北自序廿二史劄記。 王石臞廣雅疏證成書。 凌次仲赴寧國教授任。 焦里堂在山東，作書與孫淵如論考據與著作。	陳慶鏞乾翔生 柳興恩賓叔生 凌堃仲訥生 夏炯仲文生 徐繼畬健男生 錢澧南園卒（年五十六） 竇光鼐東皋卒（年七十六） 謝墉金圃卒（年七十七） 盧文弨抱經卒（年七十九）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白蓮教事起。	章實齋初刻文史通義。冬，至皖撫署。 崔東壁謁選得福建羅源縣知縣，時唐虞考信錄亦成書。 王石臞自序廣雅疏證。 劉申受爲穀梁廢疾申何。	汪文臺南士生 吳式芬子苾生 邵晉涵二雲卒（年五十四） 彭紹升尺木卒（年五十七）
二年丁巳（一七九七）	錢竹汀爲畢秋帆校刊續通鑑。 章實齋在安慶；五月，至揚州。 陳履和刊行崔東壁上古、洙泗考信錄於南昌。 張皋文爲周易虞氏義。 焦里堂加減乘除釋成。 王伯申自序經義述聞付梓。 包愼伯客朱石君皖署。（此時應識章實齋。）	畢沅秋帆卒（年六十八） 王鳴盛西莊卒（年七十六） 袁枚簡齋卒（年八十二）

年代	學術事蹟	生卒
三年戊午（一七九八）	章實齋補修史籍考。又爲詩話等三篇，攻擊袁簡齋。 凌次仲在寧國。 阮芸臺督學浙江，聚諸生於孤山，成經籍籑詁百十六卷。 王伯申經傳釋詞成。 包慎伯遊楚。	沈垚子敦生 余廷燦存吾卒（年六十四） 周廣業耕崖卒（年六十九）
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錢竹汀編定十駕齋養新錄；又成金石文跋尾三集。 錢竹汀、王伯申爲阮芸臺經籍籑詁作序。 崔東壁調署上杭縣。 翰林院編修洪稚存上書，極陳時政，有「視朝稍晏，小人熒惑」語，得罪擬斬，奉旨免死，發戍伊犁。 凌次仲禮經釋例成書。 焦里堂成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二卷；又成天元一釋。 包慎伯遊蜀。 張皋文、王伯中、吳山尊、許周生皆成進士。（座主阮芸臺。）	黃汝成潛夫生 侯度子琴生 何紹基蝯叟生 吳熙載讓之生 王柏心子壽生 顧觀光尙之生 武億虛谷卒（年五十五） 羅聘兩峯卒（年六十七） 江聲艮庭卒（年七十九）

年代	學術大事	生卒
五年庚申（一八〇〇）	趙甌北廿二史箚記刊行。 崔東壁選羅源縣任。 洪稚存釋放回籍。 惲子居著三代因革論一之四。 阮芸臺撫浙，焦里堂、李尚之同客武林節署。 劉申受舉拔貢生，入都應朝考，就張皋文問虞氏易、鄭氏三禮。	譚瑩玉生生 徐有壬君青生 章宗源逢之卒（年四十九） 趙佑鹿泉卒（年七十四）
六年辛酉（一八〇一）	崔東壁辭去羅源縣事。 凌次仲在皖，始識姚姬傳。 焦里堂成開方通釋。 阮芸臺在浙，立詁經精舍，延王蘭泉、孫淵如主講席。 包慎伯教授鳩茲半年，爲說儲一篇。冬，遊江、浙，至揚州。	蘇惇元厚子生 湯鵬海秋生 鄭獻甫小谷生 馮應榴星實卒（年六十一） 章學誠實齋卒（年六十四） 孫志祖詒穀卒（年六十五） 金榜蕊中卒（年六十七）

七年壬戌（一八〇二）	崔東壁遊大名，始撰訂夏、商、豐鎬諸錄。始得張鈞巖校補竹書紀年。 焦里堂會試不第；秋，赴浙；冬，歸，遂決意家居，成禹貢鄭注釋。 包愼伯至常州，主李申耆家；七閱月，得盡讀日知錄。 龔定庵侍父闇齋入都。	汪士鐸梅村生 張惠言臯文卒（年四十二） 謝啓昆蘇潭卒（年六十六） 王文治夢樓卒（年七十三）
八年癸亥（一八〇三）	程易疇自序通藝錄。 段懋堂授其外孫龔定庵說文部目。 郝蘭臯始撰山海經箋疏。 焦里堂成毛詩地理釋。 蔡元鳳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二十六卷。	朱琦伯韓生 吳嘉賓子序生 彭元瑞芸楣卒（年七十三） 吳省欽白華卒（年七十五）

年代	事蹟	生卒
九年甲子（一八〇四）	凌次仲燕樂考原書成。 焦里堂著論語通釋。 阮芸臺成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款識。 臧鏞堂入京，寓王伯申家，著皇朝經解。 周保緒訪包愼伯於白門。	湯球伯玕生 倭仁艮峯生 錢大昕竹汀卒（年七十七） 劉墉石庵卒（年八十六）
十年乙丑（一八〇五）	王蘭泉金石萃編百六十卷刻成。 段懋堂說文解字注成。是年有朱子小學跋。 崔東壁考信錄成書。是年撰讀風偶識。 阮芸臺丁父憂歸里，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包愼伯遊袁浦，常往來揚州，初與凌曉樓相識。 劉申受爲公羊何氏釋例。	魯一同通甫生 張穆石州生 鄒漢勛叔績生 吳敏樹南屏生 臧禮堂和貴卒（年三十） 劉台拱端臨卒（年五十五） 鄧石如完白卒（年六十三） 桂馥未谷卒（年七十） 王杰惺園卒（年八十一） 紀昀曉嵐卒（年八十二）

十一年丙寅（一八〇六）	唐陶山刻紀年經緯考。	鄭珍子尹生 錢坫獻之卒（年六十三） 王琨次瑤卒（年七十一） 朱珪石君卒（年七十六） 王昶蘭泉卒（年八十三）
十二年丁卯（一八〇七）	段懋堂、顧千里辨王制郊學起爭。	羅澤南羅山生 朱次琦子襄生 丁杰小雅卒（年七十） 沈業富既堂卒（年七十六） 汪輝祖龍莊卒（年七十八）
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	王石臞爲段懋堂作說文解字讀敍。 郝蘭皋山海經箋疏成；始撰爾雅義疏；撰竹書紀年校正序。 阮芸臺入都，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再撫浙，以毛西河四書改錯及己作論語論仁篇寄凌次仲。 凌次仲遊浙。 包愼伯爲籌河芻言兩篇。	張文虎孟彪生

年	事	生卒
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	段懋堂爲嚴久能作娛親雅言敍。 段懋堂致書梁曜北，辨趙、戴水經注相襲事。 惲子居著三代因革論五之八。 阮芸臺爲郝蘭皋刻山海經箋疏，並撰序。 劉申受爲公羊何氏解詁箋。 龔定庵始識王仲瞿。 包愼伯應試入都。 唐鏡海成進士。	陳立卓人生 陳喬樅樸園生 馮桂芬景亭生 蘇源生菊村生 李鍾泗濱石卒（年三十九） 淩廷堪次仲卒（年五十五） 洪亮吉稚存卒（年六十四）
十五年庚午（一八一〇）	王石臞始爲讀書雜志。 阮芸臺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得百四十六人。 龔定庵中順天鄉試。 包愼伯卜居揚州，作策河四略。	陳澧蘭甫生 胡錫燕薊門生 邵懿辰位西生 李善蘭秋紉生 秦上翔元鳳卒（年九十四）
十六年辛未（一八一一）	包愼伯入都，與惲子居交遊。	吳雲少甫生 曾國藩滌生生 莫友芝郘亭生 臧庸鏞堂卒（年四十五）

年代・政事	學術	生卒
十七年壬申（一八一二） 洪秀全生。	陳碩甫至蘇州，受業於段懋堂。 王石臞讀書雜志先後付梓。 龔定庵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父闇齋簡放徽州知府，定庵侍行。締婚段氏，懋堂女孫也。懋堂爲序定庵懷人館詞。 劉中受爲論語述何、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 包慎伯謁姚惜抱於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	胡林翼潤芝生 左宗棠季高生 江忠源岷樵生 吳可讀柳堂生 薛壽介伯生 錢伯垌魯斯卒（年七十五）
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 滑縣天理教起事。 林清入內城謀亂。	段懋堂說文解字注付梓。 龔定庵在徽州，段懋堂寄書勉學，囑問業於程易疇。 陳恭甫五經異義疏證成。	劉熙載融齋生 陳介祺壽卿生 楊沂孫詠春生 汪曰楨謝城生 汪萊孝嬰卒（年四十六） 莊逵吉伯鴻卒（年五十四） 錢大昭晦之卒（年七十） 吳騫兔床卒（年八十一）

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

段懋堂編戴東原年譜。
焦里堂編次道聽錄五十卷。
阮芸臺調撫江西，刻十三經注疏。
龔定庵作明良論四篇。父闇齋修徽州府志，延汪諧泉、汪孟慈諸人纂修。定庵預搜輯之役，有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劉中受成進士。
魏默深以拔貢入都，從胡墨莊、姚鏡塘、劉中受問學。

龍啓瑞翰臣生
周壽昌荇農生
孫衣言劭聞生
戴鈞衡存莊生
張聰咸阮林卒（年三十二）
張問陶船山卒（年五十一）
鮑廷博淥飲卒（年八十七）
趙翼甌北卒（年八十八）
程瑤田易疇卒（年九十）

二十年乙亥（一八一五）

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成。
焦里堂成雕菰樓易學三書四十卷。

王拯少鶴生
洪震煊百里卒（年四十六）
舒位鐵雲卒（年五十一）
伊秉綬墨卿卒（年六十二）
楊芳燦才叔卒（年六十三）
祁韻士鶴皋卒（年六十五）
段玉裁懋堂卒（年八十一）
姚鼐姬傳卒（年八十五）
周春松靄卒（年八十七）
梁同書山舟卒（年九十三）

年	事	人
二十一年丙子（一八一六）	六月，王石臞爲劉端臨遺書序。 焦里堂成論語補疏二卷。冬，與子虎玉纂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而成。 阮芸臺調撫河南，遷湖廣總督。 龔定庵乙丙之際箸議作於此時。	劉荄霞仙生 彭玉麐剛直生 成蓉鏡芙卿生 汪家禧漢郊卒（年四十二） 洪飴孫孟慈卒（年四十四） 胡克家果亭卒（年六十） 張海鵬子瑜卒（年六十二） 莊述祖葆琛卒（年六十七） 崔述東壁卒（年七十七）
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	焦里堂成春秋左傳補疏；又自訂詩文集二十四卷。 阮芸臺調兩廣總督，於荊州舟中爲王伯申經義述聞作序。 龔定庵致書江鄭堂，論其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並爲江書作序。 陳碩甫至京師。	龔橙孝拱生（卒未詳） 閻敬銘丹初生 嚴元照久能卒（年四十五） 李銳尙之卒（年五十） 王曇仲瞿卒（年五十八） 惲敬子居卒（年六十一） 李賡芸許齋卒（年六十四） 陳鱣仲魚卒（年六十五）

二十三年戊寅（一八一八）

焦里堂羣經補疏成。

江鄭堂在廣州節院，刻漢學師承記八卷。

龔定庵中浙江鄉試，入都。

陳碩甫應順天鄉試，在都得交王石臞、伯申父子。（時伯申爲座主。）又初識金誠齋。

郭嵩燾筠仙生

鍾文蒸子勤生

金和亞匏生

劉毓崧伯山生

劉傳瑩椒雲生

蔣春霖鹿潭生

方宗誠存之生

徐壽雪村生

許宗彥周生卒（年五十一）

孫星衍淵如卒（年六十六）

吳錫麒穀人卒（年七十三）

翁方綱覃溪卒（年八十六）

年代	學術大事	生卒
二十四年己卯（一八一九）	焦里堂孟子正義成。 方植之應粵督阮芸臺召，赴粵任廣東通志分纂，並授經幕中。 凌曉樓撰公羊禮疏序於粵東節署。 龔定庵會試，不售，始從劉申受受公羊春秋。在京並識宋于庭。	孫鼎臣芝房生 鄒伯奇特夫生 金鶚誠齋卒（年四十九） 梁玉繩曜北卒（年七十六）
二十五年庚辰（一八二〇）	阮芸臺始立學海堂。 嚴厚民至粵。 李申耆在粵，選錄駢體文鈔。 方植之在廣州通志局。 劉孟瞻自序左傳舊疏考正。 龔定庵會試，下第，爲內閣中書。有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 汪孟慈撰其父容甫先生年譜。	勞格季言生 丁寶楨稚璜生 薛允升雲階生 沈葆楨幼丹生 焦循里堂卒（年五十八） 陳昌齊觀樓卒（年七十八）

年代	事蹟	生卒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一八二一）	方植之主粵東廉州海門書院。 劉孟瞻爲其舅氏凌曉樓序公羊問答。 龔定庵在國史館，上書總裁，論塞外形勢。又撰蒙古圖志。 沈匏廬自序論語孔注辨僞。	俞樾曲園生 李元度次青生 曾劍勉士生 張海珊鐵甫卒（年四十） 劉開孟塗卒（年四十一） 許桂林同叔卒（年四十四） 彭兆蓀甘亭卒（年五十四） 吳鼒山尊卒（年六十七） 秦瀛小峴卒（年七十九）
二年壬午（一八二二）	郝蘭皋爾雅義疏成。 李申耆在揚州，搜集自漢迄隋八代全文；又編皇朝文典。 方植之復適粵。 龔定庵爲莊方耕神道碑銘，又壬癸之際胎觀九篇。	陳鴻壽曼生卒（年五十五） 莊有可大久卒（年七十九）

年份	學術大事	生卒
三年癸未（一八二三）	徐新田自序論語魯讀考。 李申耆至江陰，主講暨陽書院。 龔定庵爲五經大義終始論。	張裕釗廉卿生 李鴻章少荃生 黃彭年子壽生 桂文燦子白生 董祐誠方立卒（年三十三） 趙懷玉味辛卒（年七十七） 汪龍蟄泉卒（年八十二）
四年甲申（一八二四）	方植之在阮芸臺幕，著漢學商兌，又著待定錄。 李申耆爲劉申受刻公羊釋例。 龔定庵始治釋典。	曾國荃沅甫生 何秋濤願船生
五年乙酉（一八二五）	阮芸臺始輯刻皇清經解，嚴厚民主其事。 方植之在阮芸臺幕，著書林揚觶。 江鄭堂還揚州。 龔定庵始著古史鉤沉論。 包愼伯刻所著言河鹽漕之書三卷，曰中衢一勺。 李申耆纂集八代全文成，凡二部，一以時次，一以類分。	黃丕烈蕘圃卒（年六十三） 徐養原新田卒（年六十八） 郝懿行蘭皋卒（年六十九） 倪模迂存卒（年七十六）

六年丙戌（一八二六）	阮芸臺調雲貴總督。 李申耆刊縮本輿地圖，又繪皇朝一統全圖。 方植之成漢學商兌序例。是年往浙。 魏默深爲賀耦庚編經世文編。 陳蘭甫應學海堂季課。	包世榮季懷卒（年四十三） 姚學塽鏡塘卒（年六十一） 鮑桂星覺生卒（年六十三）
七年丁亥（一八二七）	阮芸臺著塔性說。 方植之在皖。 潘四農始識魯通甫。 包愼伯住吳門，魏默深來晤，述賀耦庚意，代詢山東治要。 龔定庵賦常州高才篇贈丁若士。 陳蘭甫問經學於侯君模。	李垣叔虎生 鈕樹玉匪石卒（年六十八） 姚文田秋農卒（年七十） 唐仲冕陶山卒（年七十五）
八年戊子（一八二八）	龔定庵成尙書序大義一卷、太誓答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 劉楚楨、劉孟瞻、陳卓人相約爲新經疏，楚楨任論語，孟瞻任左傳，卓人任公羊。	黃以周儆季生 董沛覺軒生 錢林東生卒（年六十七）

九年己丑（一八二九）	阮芸臺刻學海堂經解百九十種成。 龔定庵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廷試對策，祖王荊公上仁宗皇帝書。朝考以知縣用，自請仍歸中書原班。	李慈銘㤅伯生 趙之謙撝叔生 張鳴珂公束生 薛傳均子韵卒（年四十二） 張金吾月霄卒（年四十三） 劉逢祿申受卒（年五十四） 胡世琦玉樵卒（年五十五） 凌曙曉樓卒（年五十五） 夏鑾朗齋卒（年七十） 孫原湘心青卒（年七十） 張雲璈仲雅卒（年八十三）
十年庚寅（一八三〇）	林少穆、龔定庵、黃樹齋、彭詠莪、魏默深、潘四農等在京師，結詩社相唱酬。	潘祖蔭鄭盦生 翁同龢松禪生

年代	學術事項	生卒
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	王石臞讀書雜志刊成。 方植之刊行漢學商兌、書林揚觶。	陳寶箴右銘生 管同異之卒（年五十二） 沈欽韓小宛卒（年五十七） 周中孚鄭堂卒（年六十四） 郭麐頻伽卒（年六十五） 江藩鄭堂卒（年七十一） 曾燠賓谷卒（年七十二）
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	章實齋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刊行。 李申耆輿地一統全圖鋟版成。 俞理初客陳碩士家，校顧景范方輿紀要。 包愼伯在京師。 龔定庵陳當世急務八條。（不存集中。）又羣經寫官答問成。 陳卓人在揚州，自序白虎通疏證。 陳蘭甫中舉人。	譚獻復堂生 王闓運壬秋生 黃體芳漱蘭生 丁丙松存生 李貽德次白卒（年五十) 胡承珙墨莊卒（年五十七） 李黼平繡子卒（年六十三） 丁履恆若士卒（年六十三） 張宗泰筠巖卒（年八十三） 王念孫石臞卒（年八十九）

年代	事蹟	生卒
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	黃潛夫箋注顧亭林日知錄，李申耆、吳山子、毛生甫助成之。 兪理初編刻癸巳類稿。 包愼伯有與周保緒論晉略書。 潘四農南歸。 龔定庵成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左氏決疣一卷，又六經正名篇、古史鉤沉論成。（又壬癸之際胎觀，據吳昌綬年譜，應成在前。） 蘇厚子受業於方植之。	洪頤煊筠軒卒（年六十九） 趙紹祖琴士卒（年八十二）
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	李申耆刊日知錄箋注，毛生甫作刊誤一卷附。 龔定庵作干祿新書。 潘四農入都。 沈子敦以優貢入京，館姚薦靑家。 學海堂設專課生，陳蘭甫爲學首，朱九江、侯子琴與焉。	李文田若農生 陸心源存齋生 陸繼輅祁生卒（年六十三） 陳壽祺恭甫卒（年六十四） 康紹鏞蘭皋卒（年六十五） 王引之伯申卒（年六十九） 張敦仁古餘卒（年八十一） 朱彬武曹卒（年八十二）

十五年乙未（一八三五）	阮芸臺拜體仁閣大學士。 包愼伯在京師。 潘四農南歸。 龔定庵爲王伯申墓表銘。	姚諶子展生 吳大澂清卿生 高心夔陶堂生 蕭穆敬孚生 陳用光碩士卒（年六十八） 顧廣圻千里卒（年七十） 王紹蘭畹馨卒（年七十六） 曹振鏞儷笙卒（年八十一）
十六年丙申（一八三六）	魯通甫、潘四農會試，皆報罷。 蘇厚子重編張楊園年譜。 洪筠軒撰諸史考異。（時年七十二。）	汪遠孫小米卒（年四十三）

年份	學術事項	生卒
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	李申耆刊胡石莊繹志成；又刊歷代地理韵編今釋。 潘四農、毛生甫、姚石甫同遊金、焦。姚至臺灣任。 朱亮甫逸周書集訓校釋始屬稿。	戴望子高生 張之洞香濤生 黎庶昌蒓齋生 汪宗沂弢廬生 楊文會仁山生 黃汝成潛夫卒（年三十九） 侯康君模卒（年四十九） 程恩澤春海卒（年五十三） 端木國瑚鶴田卒（年六十五） 石韞玉琢堂卒（年八十二）
十八年戊戌（一八三八）	阮芸臺致仕歸里。 李申耆歷代輿地沿革圖刊成。 潘四農入都謁選，卽南歸。 林少穆爲欽差大臣，赴廣東，龔定庵爲序贈行。是歲成春秋決事比六卷，申劉申受誼。 羅羅山、劉霞仙始訂交。 陳樸園自序魯詩遺說考。	薛福成叔耘生 劉壽曾恭甫生 楊文瑩雪漁生 呂璜月滄卒（年六十一） 江沅鐵君卒（年七十二）

年份	學術事蹟	生卒
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	龔定庵以禮部主事棄官出都，過揚州，見阮芸臺、魏默深。至江陰，見李申耆。有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又重過揚州記。十月，北上迎眷，陳碩甫爲規劃一切。 包愼伯贈龔定庵瘞鶴銘。 鄧湘皋始刻船山遺書百五十卷。	曾紀澤劼剛生 洪鈞文卿生 楊守敬惺吾生 汪鳴鑾郋亭生 潘德輿四農卒（年五十五） 周濟保緒卒（年五十九） 陶澍雲汀卒（年六十二）
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 鴉片戰爭開始。英艦陷定海。	唐鏡海內召爲太常寺卿，倭艮峯、曾滌生、吳竹如諸人在京相從講學。 包愼伯在江西。 宋于庭在耒陽，成論語說義、孟子趙注補正。 劉楚楨成進士。 陳蘭甫擧爲學海堂學長。（自是爲長十數年。） 陳樸園自序韓詩遺說考。	吳汝綸摯父生 沈垚子敦卒（年四十三） 方申端齋卒（年五十四） 俞正燮理初卒（年六十六） 吳德旋仲倫卒（年七十四） 李黻介石卒（年七十六）

年代	學術	生卒
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 英艦陷虎門。	陳蘭甫赴會試，過揚州，謁阮芸臺。	陸潤庠鳳石生 高澍雨農卒 龔自珍定庵卒（年五十） 毛嶽生生甫卒（年五十一） 李兆洛申耆卒（年七十三） 莫與儔猶人卒（年七十九）
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 林則徐遣戍。 南京條約成立。 五口通商。	苗先簏自序說文聲韵表。 魏默深著海國圖志、聖武記。 陳樸園自序齊詩遺說考。 陳蘭甫著切韻考六卷。 朱亮甫逸周書集訓校釋成書。	王先謙益吾生 何維樸詩孫生 黃承吉春谷卒（年七十二）

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	包愼伯爲周保緒序晉略。 魏默深聖武記成，寄包愼伯屬審定。	劉光蕡古愚生 梅植之蘊生卒（年五十） 吳榮光荷屋卒（年七十一） 李富孫薌沚卒（年八十） 嚴杰厚民卒（年八十一） 嚴可均鐵橋卒（年八十二） 秦恩復敦夫卒（年八十四）
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	魏默深成進士。 羅羅山館賀修齡家，著姚江學辨。始識郭筠仙兄弟。 郭筠仙應試入都，主曾滌生寓。始謁唐鏡海，見其所著省身日課。 陳蘭甫再赴會試，再謁阮芸臺於揚州。 包愼伯刻安吳四種。	繆荃孫筱珊生 郭慶藩孟純生 湯鵬海秋卒（年四十四） 汪文臺南士卒（年四十九） 姚配中仲虞卒（年五十三） 錢泳立羣卒（年八十六）
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	唐鏡海清儒學案成書。 羅羅山著孟子解。	王懿榮正儒生 陶方琦子珍生 馬建忠眉叔生

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	宋于庭爲四書纂言。 朱亮甫逸周書集訓校釋付梓。 唐鏡海致仕南歸。	袁昶爽秋生 朱一新蓉生 夏炯仲文卒（年五十二） 鄧廷楨嶰筠卒（年七十二）
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	羅羅山改定人極衍義。始識唐鏡海於長沙。 龍翰臣簡湖北學政，著經籍舉要示學者。	葉昌熾菊裳生 汪喜孫孟慈卒（年六十二） 張澍介侯卒（年六十七）
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	羅羅山與賀耦庚、唐鏡海過從，論學無虛日。著小學韻語成。 劉椒雲爲國子監學正，引疾南歸。 陳蘭甫成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	黃遵憲公度生 孫詒讓仲容生 王頌蔚芾卿生 劉傳瑩椒雲卒（年三十一） 賀長齡耦庚卒（年六十四） 徐松星伯卒（年六十八）

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	羅羅山著西銘講義。 陳蘭甫又北上。 羅椒生爲胡竹村儀禮正義序。	楊深秀漪春生 張穆石州卒（年四十五） 胡培翬竹村卒（年六十八） 梁章鉅茝鄰卒（年七十五） 阮元芸臺卒（年八十六）
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 洪秀全起兵。	戴子高始讀顏、李書。 夏心伯成述朱質疑。 成芙卿自序禹貢班義述。	皮錫瑞鹿門生 柯紹忞鳳蓀生 沈曾植子培生 林則徐少穆卒（年六十六） 錢儀吉新梧卒（年六十八） 朱珔蘭坡卒（年八十二）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	羅羅山館賀耦庚家。	陸恢廉夫生 簡朝亮竹居生 鄧顯鶴湘皋卒（年七十五） 方東樹植之卒（年八十）

年代	學術事蹟	生卒
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太平軍入湖南。	羅羅山、劉霞仙練鄉勇，防守長沙。 郭筠仙避亂山中，讀船山禮記章句；始著禮記質疑。	廖平季平生 林紓畏廬生 姚瑩石甫卒（年六十八） 姚元之伯昂卒（年七十七）
三年癸丑（一八五三） 太平軍下江寧。	宋于庭編定過庭錄。 曾滌生督辦團防，羅羅山等隸焉。	張嗇庵生 嚴復幾道生 陳玉樹惕庵生 江忠源岷樵卒（年四十二） 鄒漢勛叔績卒（年四十九） 黃爵滋樹齋卒（年六十一） 馬瑞辰元伯卒（年七十二） 姚椿春木卒（年七十七）
四年甲寅（一八五四）	羅羅山成周易附說。 陳蘭甫始草漢儒通義。	范當世肯堂生 鄒代鈞甄伯生 丁立鈞叔衡生 曾釗勉士卒（年三十四） 劉文淇孟瞻卒（年六十六） 王筠籙友卒（年七十一） 徐同柏壽臧卒（年八十）

年代	學術事件	生卒
五年乙卯（一八五五）	劉楚楨論語正義成。 魏默深成書古微。	費念慈屺懷生 江春霖杏邨生 戴鈞衡存莊卒（年四十二） 侯度子琴卒（年五十七） 劉寶楠楚楨卒（年六十五） 包世臣慎伯卒（年八十一）
六年丙辰（一八五六）	陳蘭甫始著學思錄。 戴子高始與姚子展相識。	羅澤南羅山卒（年五十） 吳式芬子苾卒（年六十一） 魏源默深卒（年六十三） 梅曾亮伯言卒（年七十一）
七年丁巳（一八五七） 英、法聯軍陷廣州，葉名琛被虜。	戴子高始得讀李恕谷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恕谷集。是年始從陳碩甫、宋于庭遊，治今文。 陳蘭甫避亂，居横村沙舍。 鄭小谷自桂林避亂至廣州，復避至東莞。	楊銳叔嶠生 胡錫燕薊門卒（年四十八） 蘇惇元厚子卒（年五十七） 苗夔先簏卒（年七十五）

八年戊午（一八五八）	陳蘭甫聲律通考十卷成；漢儒通義七卷刊行。 俞曲園始寓吳，讀高郵王氏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諸書，遂有意治經。 李少荃入曾滌生幕。	易順鼎哭庵生 康有為長素生 龍啓瑞翰臣卒（年四十五） 陳慶鏞乾翔卒（年六十四） 朱駿聲允倩卒（年七十一）
九年己未（一八五九）	鍾子勤自序穀梁補注。 李㤅伯入都。 汪梅村遊鄂胡林翼幕。	劉光第裴邨生 梁鼎芬星海生 袁世凱慰亭生 孫鼎臣芝房卒（年四十一） 張維屏南山卒（年八十）
十年庚申（一八六〇） 太平軍破江南大營，陷杭州、蘇州。 英、法聯軍逼北京，焚圓明園。	鄭小谷重至廣州，掌教書院，未幾返桂林。 陳蘭甫為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	汪康年恢伯生 江標建霞生 徐有壬君青卒（年六十一） 宋翔鳳于庭卒（年八十五）

年代	事蹟	生卒
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	俞曲園避地上虞，始假得學海堂經解半部讀之。 譚復堂至廈門，始交戴子高。	端方午橋生 胡林翼潤芝卒（年五十） 邵懿辰位西卒（年五十二） 朱琦伯韓卒（年五十九） 凌堃仲訥卒（年六十七） 唐鑑鏡海卒（年八十四） 林春溥立源卒（年八十七）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	陳樸園自序今文尚書經說考。 俞曲園避寇自滬至津。羣經平議成；諸子平議亦成大半；始刻世室重屋明堂考。 倭艮峯爲大學士。	宋衡平子生 何秋濤願船卒（年三十九） 顧觀光尚之卒（年六十四） 黃式三薇香卒（年七十四） 胡紹勳文甫卒（年七十四）
二年癸亥（一八六三）	郭筠仙權粵撫。 李蒓伯孟學齋日記始此。	魯一同通甫卒（年五十九） 錢泰吉警石卒（年七十三） 陳奐碩甫卒（年七十八）

年代	學術事件	生卒
三年甲子（一八六四） 曾國荃克江寧，洪秀全自殺。	汪梅村歸江寧。	姚諶子展卒（年三十） 勞格季言卒（年四十五） 鄭珍子尹卒（年五十九） 吳嘉賓子序卒（年六十二）
四年乙丑（一八六五）	劉叔俛論語正義始寫定。 俞曲園僑吳寓，主紫陽書院講席。 李㤅伯歸杭州。	譚嗣同壯飛生
五年丙寅（一八六六） 孫文中山生。	曾滌生創設金陵書局，莫邵亭、張孟彪、劉恭甫、戴子高、劉叔俛諸人爲之校勘經籍。	祁寯藻叔穎卒（年七十四）
六年丁卯（一八六七）	俞曲園羣經平議刻成，遂銳意成諸子平議。	唐才常佛塵生 李瑞清梅庵生 劉毓崧伯山卒（年五十） 宗稷辰滌樓卒（年七十六）

七年戊辰（一八六八）	俞曲園改主西湖詁經精舍講席。 戴子高始得全見顏、李書，爲顏李學記。	章炳麟太炎生 蔣春霖鹿潭卒（年五十一）
八年己巳（一八六九）	戴子高顏氏學記成。	陳千秋通父生 鄒伯奇特夫卒（年五十一） 陳立卓人卒（年六十一） 陳喬樅樸園卒（年六十一）
九年庚午（一八七〇）		蘇源生菊村卒（年六十二） 吳熙載讓之卒（年七十二）
十年辛未（一八七一）	陳蘭甫大病幾殆，撰自述。 俞曲園又成第一樓叢書三十卷。	莫友芝郘亭卒（年六十一） 倭仁艮峯卒（年六十八） 譚瑩玉生卒（年七十二） 夏炘心伯卒（年八十三）

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	潘鄭盦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少甫兩罍軒彝器圖識刊行。 吳清卿初刻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孫仲容初撰古籀拾遺。	楊守仁篤生生 薛壽介伯卒（年六十一） 曾國藩滌生卒（年六十二） 鄭獻甫小谷卒（年七十二）
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		梁啓超任公生 戴望子高卒（年三十七） 劉蓉霞仙卒（年五十八） 吳敏樹南屏卒（年六十九） 王柏心子壽卒（年七十五） 何紹基蝯叟卒（年七十五） 徐繼畬健男卒（年七十九） 吳廷棟竹如卒（年八十一）
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		馮桂芬景亭卒（年六十六）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	張香濤提督四川學政，刊行書目答問。	林旭暾谷生 丁晏柘堂卒（年八十二）

二年丙子（一八七六）	朱蓉生成進士。 郭筠仙充出使英、法大臣。 嚴幾道留學英倫。 康長素始從朱九江問學。	陳衡恪師曾生 王拯少鶴卒（年六十二）
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俞曲園成曲園雜纂五十卷。 孫仲容始撰墨子閒詁。	王國維靜安生 鍾文蒸子勤卒（年六十）
四年戊寅（一八七八）		
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陳蘭甫自訂讀書記凡十五卷付刊。 郭筠仙著罪言存略。 俞曲園又成俞樓雜纂五十卷。 王益吾刻乾隆朝東華錄百二十卷成。 嚴幾道卒業歸國。	劉履芬彥青卒（年五十三） 沈葆楨幼丹卒（年六十） 吳可讀柳堂卒（年六十八）
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俞曲園始爲茶香室叢鈔；又有茶香室經說十六卷。 嚴幾道爲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	柳興恩賓叔卒（年八十六）

年	事	生卒
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陳蘭甫自定讀書記西漢一卷。（東塾讀書記始自丙辰，初爲學思錄。）	汪曰楨謝城卒（年六十九） 劉熙載融齋卒（年六十九） 楊沂孫詠春卒（年六十九） 朱次琦子襄卒（年七十五） 湯球伯玕卒（年七十八）
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王益吾編續古文辭類纂成，刊於湘中。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成。	蔡鍔松坡生 劉壽曾恭甫卒（年四十五） 陳澧蘭甫卒（年七十三） 李善蘭秋紉卒（年七十三）
九年癸未（一八八三）		高心夔陶堂卒（年四十九） 成蓉鏡芙卿卒（年六十八） 吳雲少甫卒（年七十三）

年代	學術事項	生卒
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吳清卿說文古籀補刊行。 王益吾續東華錄四百十九卷成。 廖季平經學初變始是。 康長素始演大同義。	劉師培申叔生 陶方琦子珍卒（年四十） 趙之謙撝叔卒（年五十六） 桂文燦子白卒（年六十二） 徐壽雪村卒（年六十七） 周壽昌荇農卒（年七十一） 陳介祺壽卿卒（年七十二）
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吳清卿印行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嚴幾道回籍，治八股文，納粟爲監生，鄉試報罷。 康長素著人類公理。	鄒容蔚丹生 金和亞匏卒（年六十八） 左宗棠季高卒（年七十四） 張文虎孟彪卒（年七十八）
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吳清卿始從事爲愙齋集古錄。 御史朱蓉生奏參李蓮英，以主事降補。 廖季平編古今學考。	丁寶楨稚璜卒（年六十七）
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	張香濤聘朱蓉生至粵。	李元度次青卒（年六十七）

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王益吾皇淸經解續編刊成。 孫仲容改商周金識拾遺爲古籀拾遺，重校付梓。 朱蓉生主講端溪書院。 廖季平分古今學考爲知聖、闢劉兩篇；經學二變始此。 康長素始至京師，上書請變法，格不達。 繆藝風選續經世文編八十卷。	方宗誠存之卒（年七十一）
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吳淸卿古玉圖考刊行。 朱蓉生主廣雅書院講席。 康長素返粵。 廖季平在蘇晤俞曲園；至粵晤康長素。	汪士鐸梅村卒（年八十八）
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	郭筠仙禮記質疑付梓；又成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 張香濤督兩湖。 王益吾主講思賢講舍。 康長素、廖季平再晤於粵垣安徽會館。是年廖赴鄂。	曾紀澤劼剛卒（年五十二） 潘祖蔭鄭盦卒（年六十一） 曾國荃沅甫卒（年六十七） 黃彭年子壽卒（年六十八） 彭玉麐剛直卒（年七十五）

年份	事項	卒
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王益吾荀子集解刊成，自爲序。 康長素講學於廣州之長興里；新學僞經考刊成。	李垣叔虎卒（年六十五） 郭嵩燾筠仙卒（年七十四）
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王益吾合校水經注四十卷刊成。 孫仲容撰尙書駢枝成。 朱蓉生成無邪堂答問。 章太炎肄業杭州詁經精舍，兪曲園爲山長。	閻敬銘丹初卒（年七十六）
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孫仲容撰墨子閒詁成，又撰札迻成。	洪鈞文卿卒（年五十五）
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中、日之戰。	廖季平爲古學考，有致康長素書。 康長素入京會試不第，歸粵。 清廷下諭燬禁新學僞經考。康長素遊桂林，著桂學答問。 梁任公推本康長素意，爲讀書分月課程。 譚壯飛報貝元徵書，極論變法維新。	陳千秋通父卒（年二十六） 朱一新蓉生卒（年四十九） 薛福成叔耘卒（年五十七） 陸心源存齋卒（年六十一） 李慈銘㤅伯卒（年六十六） 張裕釗廉卿卒（年七十二） 孫衣言劭聞卒（年八十一）

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吳淸卿說文古籀補重刊於湘中。 嚴幾道刊布論世變之亟及救亡決論諸文。 譚壯飛遊京師，始交梁任公。 康長素公車上書；開强學會。 吳誦孫攈古錄金文刊行。	王頌蔚芾卿卒（年四十八） 李文田若農卒（年六十二） 董沛覺軒卒（年六十八）
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	吳淸卿自敍愙齋集古錄。 孫仲容逸周書斠補成。 譚壯飛在南京成仁學。 嚴幾道初譯天演論。 康長素爲孔子改制考。 梁任公撰變法通議；與汪恢伯創辦時務報於上海。	郭慶藩孟純卒（年五十三）
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德取膠州灣。	嚴幾道、夏穗卿創辦國聞報於天津。 譚壯飛、梁任公等創南學會於湖南。 康長素至京師，上書陳事變之急。	黎庶昌蒓齋卒（年六十一）

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張香濤刊布勸學篇。 吳至父序嚴譯天演論。 嚴幾道始譯原富；又擬上皇帝萬言書。 譚壯飛應徵至京師，與楊叔嶠、劉裴邨、林暾谷同參新政，下獄見殺。 康長素、梁任公出走。 廖季平經學三變始此。 蘇輿爲翼教叢編。	林旭暾谷卒（年二十四） 譚嗣同壯飛卒（年三十四） 劉光第裴邨卒（年四十） 楊銳叔嶠卒（年四十二） 楊深秀漪春卒（年五十）
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孫仲容撰周禮正義成。 嚴幾道譯穆勒自由論。 濰縣商人初售安陽甲骨。	江標建霞卒（年四十） 黃體芳漱蘭卒（年六十八） 丁丙松存卒（年六十八） 黃以周儆季卒（年七十二）

年代	學術事件	卒者
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八國聯軍。	王益吾刻漢書補注百卷成。王正儒初購安陽甲骨。嚴幾道避亂之上海，開名學會，講演名學。始譯穆勒名學；原富譯竟。唐佛塵起事，被殺。	唐才常佛塵卒（年三十四）袁昶爽秋卒（年五十五）王懿榮正儒卒（年五十六）馬建忠眉叔卒（年五十六）陳寶箴右銘卒（年七十）
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	康長素在檳榔嶼，成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及孟子微。章太炎訄書刊於蘇州。	譚獻復堂卒（年七十）李鴻章少荃卒（年七十九）薛允升雲階卒（年八十二）
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日、俄戰起。	王益吾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成。孫仲容爲周禮政要。嚴幾道爲編譯局總辦。始譯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羣學肄言，又譯甄克思社會通銓；評點老子道德經。廖季平經學四變始此。吳至父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康長素在大吉嶺，成論語注、大學注；又成大同書。	丁立鈞叔衡卒（年四十九）吳大澂清卿卒（年六十八）

年代	學術大事	卒年
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孫仲容撰古籀餘論成。 劉鐵雲藏龜印布。 鄒蔚丹、章太炎下獄。	劉光蕡古愚卒（年六十一） 吳汝綸至父卒（年六十四）
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	王益吾刻尚書孔傳參正成。 孫仲容撰契文舉例成。	范當世肯堂卒（年五十一） 蕭穆敬孚卒（年七十） 翁同龢松禪卒（年七十五）
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孫仲容撰名原成。 嚴幾道赴英倫，晤孫中山。	鄒容蔚丹卒（年二十一） 費念慈屺懷卒（年五十一） 黃遵憲公度卒（年五十八）
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嚴幾道在滬講演政治學。法意譯竟。	陳玉樹惕庵卒（年五十四） 汪宗沂弢廬卒（年七十） 俞樾曲園卒（年八十六）
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		汪鳴鑾郋亭卒（年六十九）

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嚴幾道譯名學淺說。	鄒代鈞甄伯卒（年五十五） 皮錫瑞鹿門卒（年五十九） 孫詒讓仲容卒（年六十一） 楊文瑩雪漁卒（年七十一） 張鳴珂公束卒（年八十）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王益吾刻莊子集解成，自爲序。 嚴幾道欽賜文科進士出身。	張之洞香濤卒（年七十三）
二年庚戌（一九一〇）		宋衡平子卒（年四十九）
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楊守仁篤生卒（年四十） 端方午橋卒（年五十一） 汪康年恢伯卒（年五十二） 楊文會仁山卒（年七十五）

《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書目

①國學概論
②四書釋義、論語文解
③論語新解
④孔子與論語、孔子傳
⑤先秦諸子繫年
⑥墨子、惠施公孫龍、莊子纂箋
⑦莊老通辨
⑧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⑨宋明理學概述
⑩宋代理學三書隨劄、陽明學述要
⑪朱子新學案（一）
⑫朱子新學案（二）
⑬朱子新學案（三）
⑭朱子新學案（四）
⑮朱子新學案（五）
朱子學提綱（存目，不佔册。）
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⑱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⑳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㉑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㉒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㉓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㉔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學籥
㉕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